

王以仁
的

幻滅

文學本

上海博文書店發行

扉 畫

王以仁的幻滅(代序)……許 傑……1——

第 一 卷

- 中遊病者…………… 79—108
冥痕的狼籍…………… 109—138
宅姑之死…………… 139—170
楚 漁…………… 171—200
暮春時節…………… 201—216
枇 杷…………… 217—224
七 夕…………… 225—234

第 二 卷

- 幻 滅…………… 235—434
飄泊的雲…………… 435—478

第 三 卷

- 落花曲…………… 479—436
哀 歌…………… 487—494
林中早行…………… 495—498

讀祈禱後的祈禱	499—502
鷄鳴聲中	503—506
露 珠	507—508
哀中國	509—520
靈魂的哀歌	521—524

附 錄

打聽詩人的消息	郁達夫	525—530
秋夜懷以仁	許 傑	531—538
補 記	劍 微	539—542

王以仁的幻滅

許 傑

“正如鴻飛冥冥，一去不返的孤雁一樣，我們的孤雁的作者王以仁，已經在他的孤雁小說集出版以前，一個夏天的，月色朦朧的晚上，踏着迷茫的月影，走往不可知的世界去了。”

王以仁，浙江天台人，字盟鷗。

說起盟鷗二字，好像便是他一生歸結的讖語。啊！盟鷗。你如今真的與海鷗爲盟，而讓你的靈魂，出沒於白浪如山，綠波如鏡的海天無際的宇宙中

嗎？

以仁的失蹤，至今已足足有兩個年頭了。前年陰歷的六月十九，當着西湖的靈隱寺，不，整個的西湖，被許許多多的人們熱狂的膜拜，熱狂的游夜湖，玩水燈的夜裏，我們這裏的一個孤獨的，失戀的，從失了戀後，覺得整個世界都是灰色的，悲哀的，青年王以仁，便在杭州城內的一條小巷中消失了。如今，今年的六月十九又近在眼前了，而這一箇六月十九，便永久同着西湖的觀音壽誕，用爲我們的可憐的詩人，王以仁君的紀念。

王以仁的一生事跡，雖然沒有什麼驚人出衆的地方，但實在是一部全部的幻滅的歷史。

說起王以仁的幻滅，實在不知要我從何處說起。以仁的一生，生活的突變的迅速，這是出乎人們意料之外的。以仁的生活，雖則突變得這麼迅速，但以仁的靈魂，以仁的人性，還只有一個。

我與以仁相聚最久，相處最深，如果我的觀察是不會錯誤的話；那末，我說：

是一個感情與理智，兩皆十分強烈的青年；同

的又是一個有天才的文人，有勇氣有忠心的靈魂時戰士。

以仁因為感情與理智，兩皆強烈，又因為具的實行的決心與勇氣，所以便造成他一生的奇怪歷史，與奇怪的收場，——即全部的幻滅的歷史。

以仁的最大的幻滅，自然是他的失蹤。在現在，倘使我的推測是不錯的話，我可以說，王以仁的失蹤，就是他自己磨滅自己的遺尸的高明的自殺。但是，我心願我的推測是錯誤了的，因為我的推測沒有正面的證據。並且，我不忍使他的可憐的慈悲的母親，因了這樣一個斷絕希望的消息，而增加悲痛，而打斷了灰色的幻夢。但是，同時，我亦不能證明以仁至今還是生活在人世間的任何一處；倘使我們的反面的推測是沒有錯誤，則我們的詩人，——曾經被郁達夫為文打聽過的詩人，當早已在不能被人們所能打聽到世界了。

一種灰色的，悽然的，使人感到一種說不出有悲哀，便是以仁的失蹤，便是以仁失蹤後，至今已

有足足的兩個年頭，還是生死不明。爽性死了也好，使人們知道你是死了，那也不過使人悲痛一場，也是乾脆的事，悲痛一過，自然也可以把這事丟開。若是失蹤了兩年，而活到如今還沒有死，那末，以仁！你也不應該這樣忍心，害得你的母親父親，你的姊妹親朋，這樣乾想得死。你的母親對我說：

“只要人還活在世上的話，我便可以聽他自由，五年十年不歸家都可以；只是應該給我一個信，便是不告訴我以所在的地址，免得我要通信，免得我要再派人去找他也可以。”

“只要能同出門旅行一樣，遲早點能夠歸來，還我一個以仁，我便拜天地了！”

不是我批評你，以仁，你手段是不乾脆而且是不澈底的。在你，固然說，最澈底的自殺，便是不留形跡在人間；但你要知道，不留形跡，便沒有人能證明你是死了；既然沒有人證明你是死了，社會上的人，對於你難免沒有牽掛。社會上還有許多許多的人在牽掛着你，難道你自己死了，使算澈底了嗎？

至於說你是有意遁跡人世，那也可以；不過以仁！你是太對不起一切的人，不把一切與你有關係的人，放在眼裏了，——除了你所認為宇宙與人生的中心的，被你戀愛，曾經一時戀愛過你（？）的素弟；你覺得你的宇宙與人生的中心搖動了，你的眼前便灰色了，黑暗了，失了生活的趣味，發現了自殺的暗礁了嗎？那裏，那裏，宇宙與人生的中心，根本便不是戀愛，更無論你的素弟。你不是告訴我嗎？你要在你的幻滅中，表現兩種青年的人生觀，就是戀愛與革命。你不曉得你離開社會後，這兩年中，中國社會的進展是如此迅速。你不曉得這兩年中，中國青年的思想已經從戀愛時期完全走入革命時期。革命的巨潮，已經是洪水泛濫一樣，無微不至的，把整個的中國，無論是鄉村僻壤，無論是男女老幼，都深深的受了洗禮。以仁，你不知道罷，便是我們的家鄉，聽說自從長毛以後，——便是長毛時，也沒有受多大損失，——永沒有受過兵燹之禍的天台，也因為國民革命的關係，受了一次兵災；便是我，也因為要實行黨化教育而跟着潮流革

命起來，把幾個老先生的飯碗敲破了，教着許多學生去喊打倒土豪劣紳，把幾個老紳士的地位撼動搖了，便被人說是赤化，賜我在海門東山花園幽游三個星期有另。——說起東山花園，真是我的一個可紀念的特別監獄。這東山花園，你是曉得的，是海門的一個大資本家的別墅。而我這一次的特別監獄，便是其中最幽美的一間，從前他的最受寵愛的第四姨太太的藏嬌金屋；而從前浙江的某軍閥到海門來時，聽說也在這一間房子裏設行轅的。這房裏面有大的籐床，有梳裝台，（雖然是舊了）有茶几和椅子，還有中號的風琴。窗門有四個，都是綠紗窗，窗的正面是花欄，花壇，花壇上有九十盆的紅玫瑰，白杜鵑，還有許多為我所不認識，而資本家却能收集得到的各種盆花。側面的窗外，是山的斜坡，又歪斜着幾枝疏朗的修竹。門開出來是小客堂，客堂的對面，又是同這邊一樣的一間清雅的房間，現在是做了參謀長的會客室了的，房內陳列了許多紅木的器具，與許多名人字畫與古董。我們的房間門口，一刻不離的有一個倚鎗的護兵，鎗上

裝着耀武揚威的閃人的刺刀。如此這般，我們便算是革命的人，算是赤化，給他們關起來了。

以仁，我告訴你我的坐監的情形，有兩個意思！一，你要知道，這兩年中的革命潮流是這麼利害；戀愛是已經成為過時的貨品了。二，你倘使那時還在，你還有與我同坐這樣的監牢的資格。因為你也不是一個好東西，你曾經老早受了新時代的人物的影響，你曾經受了孤鴻中主人的思想的轉變而感動。（孤鴻是郭沫若在創造月刊上發表的一封說明自己思想的轉變的信；那時他在奉化，看了之後，好像很受感動的寫了一封很長的信給我；這信亦有如孤鴻一樣的意思的題名，不過我現在忘記了。那時全平還在辦洪水，他就叫我看了之後，送給全平在洪水上發表。現在，人事變遷，全平早已北走，洪水編者又多次易人，如今又早已停刊；此稿不知還流落在人間沒有？思之，真令人悵然；覺得我的糊塗，真無以對得起以仁。他日全平看見，不知還能告訴我以此稿的消息否？）你曾經幫着任叔，在革命的奉化中學，實行了一次新舊

的鬥爭。(見北新週刊第二十二,三期王任叔懷以仁。)所以我知道你,你倘使不離開了我們到現在,你一定在那時要同我去坐這樣寫意的監獄了。

只要你能革命,戀愛問題,便可請牠坐到第二把高椅上去;你便有了救了。

但是,以仁呵!你却放着光明的,紅色的道路不走,而偏要走上悽然的,灰色的道路呵!

二

關於以仁的戀愛的始末,我從前曾發心要給他寫一篇類於小說體裁的紀事,關於以仁平生的瑣事,我也有心想給他寫成有趣味的短文:只是,一,我是這樣的懶惰,從以仁失縱的消息在人間發現以後,我除了給他做了一篇秋夜懷以仁的雜感式的短文以外,便什麼也沒有動筆過;你看,我這兩年來,有做過一篇好好的文章出來沒有?二,我這兩年來的生活實在也是過得太離奇了;——一直到了現在,生活是沒有安定過。我曾經開過一個多月的書店,終於虧空了二三百元老洋而倒閉;我曾經到過某週報館當過編輯,但事情辦了三個多

月，而薪水却只有領到一個月差不多數目，而終於報館停辦；我也曾經去到家鄉當過二十幾天的校長，領到了七元老洋孝敬我的父親，而自己却用了這七元老洋買了一名赤化的罪名，當日被捉，深夜用一排多名荷鎗實彈的兵士起解；是晚陰雲出沒，殘月慘然，合城之人，都說是許某等幾人已鎗斃於中途，引得許多反對黨的心花怒放，害得我們家庭中的人們眼淚直流，哭得死去活來。（所謂七元老洋買一名赤化的罪名者，是我去做校長很不留情的把一切的老先生都撤換了。因此，這些老先生，都一致的反對我。校長的薪水是二十元大洋一月；但我因為新做了校長，便有許多朋友，來說恭喜恭喜，須要弄點酒吃吃；我是糊塗人，而且又是友性難却，於是叫人去到館子裏掛幾碗菜的帳來吃吃。一月未滿，我自己是坐在東山花園裏了；及到月底把我一個月的薪水算出來時，七折八扣，已經只有七元老洋了。於是這七元老洋便被友人們送去孝敬我的父親大人；而我自己呢，使用這七元老洋的代價，坐二十四日整日的監牢。如今說起來，真是一

笑。)

有了這兩層原因，我那裏還有功夫給以仁做文章呢！

說到這裏，記得我與以仁同居時，即以仁寫神遊病者，落魄等篇時，時常談起一些奇離的談話。譬如說，朋輩當中，某人有幾分之幾有自殺的可能性的，某人的生命如牛皮筋，“皮抽扁認”——這是一句土語，有沾滯，拉不斷，拖泥帶水等意思——的，無論如何也不想自殺，不會自殺的。同時，我批評以仁，說感情強於理智，自殺的可能。同時，以仁又問我自己如何？我說：我自己都不曉得要如何說才是。那時，我們也曾談到死的方法，和地點。我記我們那時有一個決定。就是以仁說，不自殺則已，若要自殺，便應該跳入故鄉城南門外的大橋的潭裏；那時，我是很無心說，若是你跳大橋下的深潭裏，我便在赤城山頂上的塔旁上吊。

隔了多時，我是早把這件事情丟在腦後了，但以仁還記得清清楚楚，逢人便說。并且，他自己還加上玄妙的想像的渲染。他說，每當淡月微茫，陰

雲澹蕩，秋風簫疎，秋涼如水的深夜，我的鬼魂，將出沒於水面漾着幾縷金光，水底藏着千萬神祕的深潭中，橋邊下；那時候，我將拖長了烏黑的頭髮，依着秋風秋水的節拍而歌唱我的靈魂的哀歌。倘使有什麼東西來驚動我時，我便“撲東”的跳入深潭中，讓水暈與水音在空中漸漸的漾開去，漾開去，而至於自然的消滅，而回復到沉寂。那時我把我的靈魂埋葬入水底的天光中伴着浮雲，伴着疏星，伴着淡月，——又在浮雲，疏星，淡月中出沒了。

這便是以仁的想像力的表現。奇怪的人生，纔有奇怪的幻想，纔有奇怪的人生的歸結。

同時，我們也曾預約了，說誰後死，誰便給先死的人作傳。那時我們因為一個朋友陳中舫的死，覺得死的侵蝕是很可怕的，深深的感到一種幻滅的悲哀，所以便有這種預約的說話。我們相信，我們倆的生平，除了我們倆自己以外，再沒有第三人更能了解我們認識我們了；所以我們也不肯把自己的事委之第三人。如今，以仁是失蹤後二年了；我還是安然的沒有把這件事情提起；以仁的殘稿，壓

在我的箱子底下，跟着我東西飄泊，——我在逃難的生活中，雖然還沒有給他丟了，但說起整理及付印，那又有些自己說不過去了。

我只因為是懶，因為是無事忙與生活奔波，所以過過一天，過過一天，終沒有下一些功夫，把以仁在各種雜誌報紙上所發表的東西集攏來；更不能把那些沒有發表的東西，在朋友們的手中集了來。一直攔到現在，我要到南洋來的動身的前一天，因為整理箱子，又在箱底發現以仁的許多殘稿了。啊！到了此時，我難道還可以再把牠帶走到南洋去嗎？南洋是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他們對於智識階級的入口限制，是檢查得非常的嚴厲的；他們這一批走狗的走狗，倘使在我的箱底裏檢查這一大包的稿件，又不知要怎樣對付了呢？因此我是無論如何也應該把這些稿件料理好寄放在中國了。因此，我就進一步，便給牠匆匆的編一個目錄，順一順次序，把牠交代給現代書局。（編者按：此稿現已由明日書店付印出版。）

這樁匆匆編就的東西，當然有許多地方是不

週到和不齊備的。我現在想起來，便有許多東西還沒有收集進去。如果我現在這篇文字，能夠比全書早幾時與讀者諸君相會，我希望許多記念以仁的一切認識或不認識的朋友，檢寄一份給現代書局。

在這裏，我先要告訴我們的精神上的朋友，我在這裏收集的以仁的已經發表過的文章上，除了孤雁自成本單行本外，其餘只一篇神遊病者，淚痕的狼籍七夕。以上兩篇發表在早時的小說月報，以仁本想給牠收集在孤雁裏面終於沒收入的。七夕一篇的稿紙，我這裏所用的是一篇已經經過排字工人之手的原稿，我也沒有詳細檢閱，最好請王任叔能把那一期的錦溪週刊(?)寄一份來。除此以外，據我現在想起的，以仁還存在文學週報(文學研究會)文藝週刊(淺草社)知刊(知社)洪水等刊物上所發表的東西，還沒有收齊。

這裏的編次，第一卷是已發表的小說及散文，第二卷是未發表的小說及長篇殘稿幻滅及飄泊的雲。在這卷裏，我記得還有一篇日記式的體裁的小說，叫定姑的慘死的，應當收入；但現在我這裏沒

有這一篇，不知以友(以仁的弟)可能再在何處檢查得到否？

此外還有一篇長過二萬餘字的小說，題爲幽祕的心跡的，現在也不知埋沒在何處。這一篇小說，是用很幽美的文字，富有詩意的敘述，描寫一個中年女人的已往的戀愛故事。因爲全篇是用那個女人做主體。以第一人稱的自敘體出之，所以鄭振鐸，——那時我們私下笑他自然是自然主義的眼光，鄭振鐸，便說不合情理，不合那女人的身份。第一，那個女人決定寫不出那樣幽美的文字；第二，說是一個女人，——便不是女人，能在一個晚上寫這樣長的二萬多字的敘情自傳，恐怕也不容易做得到，除非是有特異的超人的神力。但是，當以仁送去給郭沫若看時，沫若却說是一篇好東西；他說，就是把全篇一段一段分開來，也是許多能夠獨立的散文詩。這篇東西，以仁曾決意想自費出版的，但現在不知到那裏去了。

第三卷是許多篇不完全的小說。在這裏。據我所看到的，說還有一篇沈家園。沈家園大概是受了

郁達夫描寫黃仲則頹廢生活的采石磯的影響，所以他也想以老年的陸放翁爲題材，描寫他的愛的回憶的悵惘，但這篇的殘稿是沒有了。以仁的文章的優點，應該以文句結構的複雜，與用字的美麗居其大半。所以這幾篇斷稿，我們雖然不能窺其全豹，覺得是一件十分可憾的事。但是，只要我們，稍微轉一個眼光，把讀小說讀故事的心思，換成讀散文的頭腦。那末，我可不客氣的說，現在書坊上有許多出版的散文小集，簡直不曉得是什麼東西；若是拿來與以仁的殘稿來比較一下，那便自然明白了。任叔說：“以仁的殘稿，是每篇都可以獨立的；因爲牠的生命是在文字之美，而在敘事的完缺。”這是很不錯的。

第四卷是詩與殘詩。說起以仁的詩來，我們不得不致一個深深的惋惜！以仁的詩的產生，本來是很多量的，你只要看，郁達夫在打聽以仁的消息時，要說打聽“詩人”的消息，便可深思過半了。以仁最初成功的是一首長詩叫靈魂的哀歌。靈魂的哀歌除序曲外，共有六節。他最先寫成了序曲及上

面的四節，大約是已有了七千字左右的長詩了。那時以仁非常之得意，而我却是十二分的妒忌；兩人懷了一種不同的心情，把牠送到民厚里郭沫若的寓所裏去了。那時成仿吾也住在那裏，一個矮子，頭梳得光光的，（我們回去時還說他像剃頭老司務呢！）在樓板上躡來躡去，一句話也沒有說。郭沫若把這詩接去之後，看了一段，便說：“這是很好的，你放在這裏。讓我細細的看”。

從那時以後，以仁便時常送詩去，不知在創造週報的某一期上，以仁曾發表了一首林中早行。

這首靈魂的哀歌，聽說當時擬在週報上發表的；只因太長了，又想在季刊上發表，一直拖延下來，以仁已經離開上海，郭沫若等遷移了幾次地址。創造週報宣佈停刊，創造季刊的編輯又時常易人而延期，甚至於改成月刊，輾轉復輾轉遷，遷延復遷延，而以仁的靈魂的哀歌，終於不知到了那裏了。一直到了全平要繼續創造週報而辦洪水時，聽說這稿還見一次而。不幸全平的洪水，第一次僅出了一期就停刊了；而我便在已經編好目錄還沒有出版第

二期的殘稿上才找到這靈魂的哀歌的一節。這一節是續着上面說起，送到沫若處的一小本的。但現在，也因我的疏忽，又失落了。啊！說到這裏。我是應該如何的向我的以仁求恕呵！我真對不起朋友呢。

以仁的詩還有許多，但我現在已經想不出來了。我希望海內外的朋友，能夠幫助我收集一下。

又這裏有篇哀中國的殘詩，是我在他的箱子裏面檢出來的。那箱子，是當以仁出走後，還存在那位小姐家中。聽說在這箱子裏面是不見了許多東西，如照片之類，聽說這箱子的寄存，那位小姐與那位小姐的家庭，都不肯承認；說恐怕因這箱子，而惹出人命案的根底來。但是，萬難得很，這一篇哀中國的殘詩，却沒有給他們埋沒掉。

第五卷是以仁給我的短信。以仁給我的信前竄後後，不知有多少，但是我都給他撕掉了。我現在想起來真是好懊悔。我倘使一直到現在還能夠把他給我的信保存着，那簡直可以給以仁編一部思想變遷史。但是，我太糊塗了，當我到了一個學期結束了的時候，總是把滿抽屜裏的信，無論什麼人

的都拿出來撕了的，所以仁給我的信也就沒有了。現在，這裏所留下來的一些短信，是以仁在一九二五年的上學期幾個月當中寫給我的信。因為我實在是寶愛着這些短信了，所以一直給牠保留起來；雖然也有不少散失了的。在這些短信當中，或者是我個人有許多偏見，因為句句都刺入我的心頭，使我心酸，使我流淚，使我每起了一種莫可名狀的感覺；——我認爲的確是很好的東西。以仁知我之深，了解我之切；在這世界上，簡直使我找不到第二個人，以仁的了解我，安慰我，鼓勵我，真使我到死都不能忘記。以仁的這種心情的表現，我們在這些短信就可以看得出來。

第六卷是附錄，沒有什麼話可說。不過，我本來想把以仁的批評文字，編成一卷，作為第六卷的；但這幾篇文章，現在都找不到，暫時只好闕如了。以仁批評文章，我所曉得的一篇，沫若的戲劇，是登在淺草社的文藝旬刊的；還有一篇中舫的詩，是在知社出版的知刊上發表的

以仁在杭州寫孤雁的下半部的時候，同時，也就是他開始戀愛的時候。以仁把他的前半生的幻想的流浪生活，結束在那篇殞落裏以後，他便把他的真實而又是幻滅的戀愛生活開始起來。

以仁的戀愛，說起來真是有趣。當以仁在上海與我同居在一間小亭子間，正如他在神遊病者中所說，只是像一個火柴盒子的亭子間裏寫落魄與神遊病者的時候，便已經變更了他從前道學氣派的性情，染上了現代青年的性慾病，而在唉聲嘆氣了。那時以仁有一個老姊姊在杭州女師讀書，我因為看出以仁的心事，便老實不客氣的寫了一封信給那位老密司。我說：以仁是有了性的煩悶了呢，你做姊姊的，難道就這樣看他煩悶，看他這樣因煩悶而把身體消瘦下去，而不給他介紹一個女學生，你那邊的女同學給他調節調節嗎？他的老姊姊，真的不客氣的，過了幾時她真的給以仁介紹了一個女學生來通信。

那事情真滑稽，當以仁的老姊姊把一個女學生介紹給以仁時，他對以仁的稱呼與關係，却不

說是女友，而是甥女。那個女學生的信給以仁的時候，是叫以仁舅舅的。以後以仁與她通信呢，也是自稱舅舅，稱她為甥女。

這是她們女性的學校裏的把戲。因為以仁的老姐姐的一班裏，還有一個與她一樣老的某夫人。她倆因為在同班為最老，性情且最相得，面孔的美點，且最相等，所以便相互的認做姊妹，而以姊姊妹妹稱呼了。可巧這位某夫人，又有一位年輕的同學，認她做乾娘的。從這樣推開下去，乾娘的姊妹，當然是阿姨；而自己呢，便是甥女了。再連帶的拂行過去，阿姨的弟弟，當然也是甥女兒的舅舅了。

那女士姓Y，我們稱她為Y女士，而以仁却稱她為Y甥女。從那時後，母舅便在戀愛甥女，通了許多的信，母舅與甥女，是不容易提出愛字來討論的；所以以仁同她通了幾封信之後，便覺得很為納悶。在通信的最初，自然是希望有一位女士通信就好了；但到了後來，心裏已經弄得癢癢的了，還不能痛快的去搔一頓，這不是很討厭嗎？以仁時常希望她的來信能夠改了舅舅的稱呼，但終於是沒有一

次，——雖然在她的信中時常有若顯若現的近於戀愛的話。

有一次以仁正在寫一篇近於牢騷的自傳的雜感，那主人翁就用自己的王字的第一個英文字母W來代。但在我們的口頭上，是時常用W來代替wife的省音的，如某人的W如何如何等。我當時看見以仁的W字樣就說是woman，是女性的，是wife。但以仁却在那邊笑，在暗暗的笑，輕輕的說 wife，Y夫。於是我始恍然，知道 Wong 的省寫的W就是Y的夫。

但是，這位W君，終於沒有做成功Y夫。

這不是舅舅與甥女不能說戀愛之故，這是因為甥女已經有了婚約，甚至於她的乾娘，親姨母都不知道的緣故。

有一次，大概是一個什麼假期，我便伴着以仁到杭州去看她的甥女。在以仁的意思，以為在信上因礙於甥舅的關係而不能說出來的，一切將在見面時直說；但是，枉然，因為甥女只是逃避。

以仁回到上海後，正在嗟嘆無聊的時候，又得

到 Y 女士已早爲他人所愛之消息：於是甥舅戀愛的滑稽故事，就停止了。

在這種地方，以仁或者已經覺到一些幻滅的心緒了吧。

過了半年，以仁到杭州教書。這便造成他的戀愛故事，這便注定了他失蹤的命運！

以仁嘗說，自己將隱名做一個女校的門房，而在暗中努力寫作品。那作品是嬌嫩婉轉，很合於女學生的心理的；那作品末後署寫，說是作於某處某女學的。於是，自從這樣的作品發表出來以後，便有許多好文藝的本校的學生或教員，在調查，打聽，究竟這位作者是誰。那時，恰巧有一他理想中女的生，非常之有天才，非常浪漫的女生，因爲有一次跑到門房拿信，他就給他發現了。發現了之後，她使用卓文君逃司馬相如的精神，不顧一切，來與這無聊的門房同居。於是對於文學都有天才的他倆，便共同來辦他們的夫妻文學月刊。

但是，這事情當然是沒有辦到的。因爲第一。雖然說是很浪漫的以仁，若是真的要他去當門房

去，他也覺得有些遲疑的；第二就是他有決心，又有誰是第二個精神經病者給他介紹呢？第三，又有那一個倒霉的女學校會用這樣的門房呢？

但是，以仁雖然沒有做成某女校的門房，以仁在杭州時，却時常在女中的門房出沒。原來以仁的老姐姐還沒有畢業；第一他便可借探望自己的姐姐，時時去坐在會客室裏看看女學生。

第二，呵，第二。那時我們的同鄉，除了以仁的老姐姐以外，還有三位密司。這三位密司又是同鄉，在學校裏又是同班的，所以她們更親近了。以仁也可以揩揩油，探望探望。

可巧，她們中間有兩位密司，已經是我們的另外兩個朋友的愛的對象，而這兩位朋友，又是和以仁非常要好的。這是一個很適當的戀愛環境，於是，以仁就慢慢的與第三個密司戀愛起來了。

這第三位密司，就是曾經成了以仁的宇宙觀與人生觀的中心，而如今却是成了以仁的幻滅的原動力的鄭素蕉女士；以仁稱她為素弟的素弟了。

以上是我在從上海動身到香港的船中寫的，我本來的預算是想在到南洋以前，在這十九日的海途中，把這篇東西寫好的。但是，我是我這樣的糊塗，現在我重新翻開這本簿子，來繼續寫以仁的戀愛的進程時，已經是過了以仁的二週紀念以後，我到了南洋已經有一個多月的陰歷的七夕的前一夜了。在這中間的生活，連我的日記簿都是空白；我從到了香港之後，便神志昏迷的把這件事業丟開了。以後，從香港到廣州，從廣州回香港，再從香港到新加坡，從新加坡到了這裏；這生活簡直是糊塗，簡直是熱昏！現在。我且加緊我的工作吧！

呵！明晚是七夕了。我現任飄流在幾千萬里的海外，一個人每在這舉目無親的星夜的電燈陰暗處的海上渡着，從富有熱帶氣味，表現南洋的特別情調的，高大的椰子樹林中望見偏於西北的天河，望見比我們家鄉還要高了幾丈的南大人（星座）；望見比我們家鄉

還要低了幾丈的北斗星，(北斗星，即大熊星下面的小熊星，在我們家鄉是很能看得見的，但在這裏却低垂到看不見了；而在南天下面，許多大星在我們家鄉是很看不見的，這裏却增加了許多了)。望見天河兩岸的牛女星，心中總起了許多無名的感念與輕輕挑動的帶有淒然的意味的鄉思。如今，明晚又是七夕了，我知我的親人，我的朋友們將對於我作如何感想。我寫到這裏，聽見遠處馬來人的佛殿裏發出來的奇怪的音樂的聲音，深夜不絕的，不禁便起了異地之感。

在我自己的這一生的枯燥生活當中，當然沒有什麼關於七夕的回憶。但是我想起三年以前的以仁來。

三年以前的這時的以仁，正是深嘗着戀愛滋味的時候。這是暑期將過而預備赴校去上課的時期；以仁先在家裏發快信給他的素路，約她某日到海門去等他，同她一道到上海等，送她上了杭州火車之後，他而後乘船返甯

波。但是七月的天公，是風風雨雨毫無一定的，牠却作梗了以仁與素弟中間的約會；這可真使以仁急得不得了；於是以仁又拍電去阻止她；但是，等他的電報拍出去了不久，他又接到她的信說是已經到了海門了，這又使他急得不得了；於是以仁又只好急忽忽的乘夜輪船到海門。大概以仁到了海門的那一夜，恐怕就是七夕罷；我也記不了許多了。只記得當時以仁寫了一篇類似書信體的以自己作主人的小說，中間描寫他自己那時的心裏的過程的實感，十二分的刻劃周詳。至於贊美他的理想的現實化的情人素弟，却到處在詞表上流露出來。這篇文章我是看見過的，但題目叫做什麼，我却忘記了。以仁想交素弟看了後才送去報紙上發表的；但素弟怕倒霉，却不準他發表，並且要求以仁，送給她撕掉了。可憐愚蠢的以仁，以為自己的文章，已經打動了她的心弦；便答應她，給她撕掉。那文章撕掉之後，以仁回到甯波牽化，又寫了一篇七夕。這一篇

七夕現在收在本集裏，我們難以看出來以仁對於他的素弟的戀愛的程度。——這是一篇很難得的作品，因為以仁的文章，以他素弟做題材的，除了那篇被素弟親手撕掉的以外，這一篇七夕是僅有的一篇了。

我的作文，是時常這樣走野馬的；好，現在且帶住吧！

四

以仁與素弟的戀愛，因為有戀愛的肥料的灌溉，所以也滋長得很快。以仁，C君，T君，他們是男性的，是一系；素弟，F女士，P女士又是一系；但他們却各自對方進行，各自在戀愛的進程中表演着各種比賽；但他們的結果，却形成了各人的戀愛的成熟，——自然也是增高了以仁與素弟的愛情的蓬勃的滋長。這其間，在三個很天真的女士當中，我們的女主人素弟，却是更溫文，更自然的一個。

在有一個時候的情形是如此的。C君與F女的戀愛是表明了，T君與P女士的戀愛也積極在

暗中進行着，這就落得素弟的心懸懸起來，急於找着一個依靠。誰知，在這個時候，那位F女士却與另外的我們的朋友發生關係起來；那位朋友呢，也是我們的很好的朋友，——而與他最要好，感情最密切的，却是C君。那位朋友姓S，是在A地讀書，遠離杭州，遠離C君與F女士的；但是他與F女士的愛情，却不知從何時發生起來，到了那時，已經比C君對她還密切。於是C君的戀愛動搖了。

C君與F女士的戀愛的破裂，漸漸的引起朋友們的注意。那時我也偶然的到了杭州便得與正在戀愛的苦悶的C君大談戀愛哲學。

C君與S君是好友，及到他發現了他的愛人與他的好友也是在戀愛關係中，而目形成三角時，他就一面痛責女士，一面寫信去老老實實的告訴S君，說F已是他的愛人，請他不要進行，免得在至友中間發生誤會，造成以後不可解的苦痛。但是因為他的對待F女士的方法對待差了，却恰恰替S君造機會。因S君當發現了F女士與S君有與他同樣的關係時，他便對於她大發脾氣，強迫她

不再同S君通信；如果不然，她在他面前，也應該表明心跡。但是F女士，畢竟是一個弱者，她在此情形之下，只有嗚嗚的痛哭。她真是左右為難，不知丟了那邊為是。她在他面前痛哭了一頓之後，覺得這事情是無處訴說，於是又騙着C君，再寫信去告訴S君。

S君呢，得到她的來信之後，自然只有安慰，自然只有抱歉；——因為他是安慰，是抱歉，於是，在F女士，在飽受了所謂愛人也者，瞪起眼睛來痛責她不應再與他人通信的，無情而粗魯的男女的壓迫的F女士的心中，便是十分的多情。十分纏綿的情書了。於是，C君的政策就愈用愈失敗，簡直是無異乎把自己綿羊，趕入他人的欄裏。

但C君還不知道他自己的政策的失敗，他只是無可如何的情形中苦悶着。正在這個時候，我就到了杭州。我知道C君的情形，我就與他談我的戀愛觀。我說，人是感情動物，戀愛的第一條件就是情。戀愛的手段是懷柔，不是強迫；戀愛的資本與經營是愛情的放債，而不是兌現的收銀。這是在施

愛的一方面的；至於在受愛的一方面呢，——在一個的時候，是感激，而銘感，而同情，而愛情；在一個以上的呢，那便是選擇是柔情與否的選擇，是多情與否的選擇。

我又把愛情比成食鹽，把戀愛比成醬油；我們家鄉有一句土話，說“鹽落醬缸不污惜，”恰正是我的意思的直接的注解。因為你儘管把食鹽放入水缸裏，到了有一個時候，有一個程度，牠自然而然的會鹹起來的。所以，我的結論是這樣說，“戀愛的過程，便是愛的施與，儘量的愛的施與。”

但是，在那個時候，C君已經不能“懷柔，”也不能夠“施與”了；因此，C君就失敗了。

C君的失敗，是F女士的沉金自殺。F女士的自殺雖然沒有殺就，但C君與得了F女士的驚耗便從A地跑來杭州的S，却同齊遭了F的從家裏趕出來的，把她的獨養女當成女兒又當成兒子般看待的寡母；一場大大的痛罵。

C君們的事情過了之後，於是T君以仁都有些自危起來。但是大家都說P女士是很天真的，根

本便是 F 女士多幾根“小肚腸，”至於素弟，那更是她們三人當中，性情頂和睦，頂不會出危險的一個。在這個時候，T 君的預防，便是恐嚇；他說，“若是我是老 C，我便給手鎗與老 S 吃！”但以仁却在極順利之下進行着。

記得不知在什麼時候，我在以仁的一本日記簿的空頁上，偷偷的給他寫上“一帆風順”四個字。以仁看見了，知道是說他與素弟的戀愛，便故意的說，“沒有波折的戀愛是沒有結構，沒有文學意味的呢！”我說，“一帆風順了，又要假裝說這種話。”以仁就沒有說。

以仁在杭州的半年，是過得很好的生活；因為工專裏的功課很少；而薪水一層呢，又能如期拿到。他在那裏，除寫成了孤雁下半本的幾篇文章以外，生活便消磨在看素弟身上。他時常借看他的老姊姊為名而去會他的素弟，甚至弄得全校的同學都曉得了，都來偷看她們的同學素女士的情人，會做嘶窮嘶苦的小說的王以仁了；又因為同學們的偷看，談天，與時常向素女士打趣，弄得學校裏教

員與舍監也曉得了。

這一學期終了，以仁是送素弟回去的。暑期過了之後，以仁是不在杭州教書，而因為鄭振鐸的介紹到了王任叔那邊任功課去了。這一回，他是要到甯波去的；但他也答應了他的素弟，說要先送她到了上海，看她上了杭州的火車，等她的火車開了後，他才返回甯波。那時他們的急於相見的情形，真是形容畢露。他是接連的快信電報，快信電報的來了好幾次，這情形便可想而知了。——那次的情形，便是在上面寫着的關於七夕的一節。

在那年的重陽的時候，以仁又從學校裏請了假，跑到杭州去看素弟一次。那時我也在甯波，他從奉化出發到了我校裏過時，我便很取笑他，說急於要會情人，剛才分別了沒有幾時，又要趕到杭州。但他却什麼也不管，好像有很大的使命一樣，一定要去了。他去了回來時，又是經過了我的學校，帶着一副得意的面孔，時常覺得有所會心似的微笑。我問他對於素弟說些什麼，素弟對他又說些什麼？他却不對我說。後來，我才知道，以仁在這一

次，已經求得素弟的允許，她自己心願嫁給他了，只是還須得父母的同意。

那年十二月，以仁又是先到了上海，打電報叫她來，他在上海車站接她的。接到之後，他倆才一同乘船到海門。

關於他倆的婚姻問題，以仁一方面的家庭，是以仁自己可以作得主，不要緊的；所以，以仁在那年寒假回家，便只有帶回他與素弟合照的一張六寸的照片。在照片中，從渴望的兒子有一個體面的媳婦的以仁的母親的眼中看來，她是一個皮色微黑，面臉胖胖，眼鼻微凹，下頤圓圓的，剪了頭髮的時髦女子。那女子坐在卷背的紅木軟椅上，微微的露着笑容，好像知道立在她的椅後旁他的心事，而在會心的播送無線電報，互達心曲。以仁的母親，看着那坐在他兒子的前面的這位女子的面上兩角灣灣的頭髮，不禁心裏微笑起來。“這就是我的未來的媳婦呵！”她得意的想着：“大家都說女子剪髮不好看，但她這樣梳着，還是很相稱，很美的呢！”

在素弟呢，那一年的寒假回去，也自然負有她使命的。她的使命，便在徵求她的父母親同意。據他倆事前的推測，她說家裏也不成問題的；因為她父親是不管，而她母親呢，她是可以說話的。但是，他倆的推測是差了，因為她的母親想先看一看王以仁，究竟是如何樣子的人。

第二年正月，以仁在海門會到素弟的母親，素弟的妹妹，以及她的隣居的女姑娘。一天中午，素弟的母親，在東山花園的旁邊的一個尼菴裏請以仁吃飯。同席的除了上列幾人之外，還有她的同學，即上面說起的 P 女士與 T 君，至於素弟呢，那自然是列席的，不用說了。這一席的讌會，差不多是以仁的會親酒。因為席間的空氣，差不多都是注意到他兩人的身上，這中間的頂起勁的角色是 P 女士，因為她的戲謔，席間的空氣，差不多完全是承認他倆是一對未來的夫婦似的。

席散以後，以仁與素弟便如新婚一樣的絮絮然說着許多瑣事。那時，各人都有點醉醺醺的走下了東山的幾曲小嶺，沉寂的沒有說話，只是以

仁，是只素弟，他倆却欣欣然的興致剛才來頭，肩並肩，輕輕在前面談心，一步一步的走去。大概是 P 女士吧，她忽然把素弟的母親拉住，要她走得慢一點，不要不知趣，讓他們一對方便一點。但是以仁與素弟還不知道，仍舊是一面談笑，一面走路，走得離開他們很遠很遠了，還不知道。後來及到善於取謔的 P 女士叫了起來，他倆才發覺自己與大家離開太遠了，覺得很難為情。他倆同時抬起頭來看一看遠處的她的母親們之後，又各自回過頭來，互相的凝視了一下。——呵！這一下呀，他倆的心是同時蕩了一蕩呢！

從此以後，以仁已經無形中做了素弟的未婚夫了。在所有知道以仁或者知道素弟的朋輩當中，誰個不是這樣想呢！而且在稍微知道以仁們關係的人，誰個不羨慕素弟的賢淑呢！——我現在說是賢淑，覺得這兩個表面的意義還不甚確當；但當時批評，是說性格很和平，很聰明等，實在也與賢淑二字有些相當的；不過一說到賢淑，就覺得古而且討厭吧了。

素弟的母親，從那次讌會之後，大概是不成問題了；只是她還說要徵求素弟的父親的意見。據素弟的報告，她的父親是吃了鴉片，不營事的，只要母親答應了是不成問題的。她又告訴以仁，要他放心，她自己去要求她父親去。

寒假滿後，素弟的赴杭求學，當然又是以仁送她的。

大概到了三月的時候，以仁在奉化得到素弟從杭州寄來的信。那封信是告訴以仁，說他的父親已經答她與以仁訂婚了。她在信中，說她的父親這樣說：“天台人是要吃粥的呢，你倘使能夠吃粥，你歡喜吃粥；那末，你要嫁給那個天台人，我也聽憑你自己。”自然，以愛情爲本位的結合，吃粥又有什麼問題，琵琶記的女主人不是吃糖嗎？於是，我們的以仁，便在極快樂之下，趕快把這消息報告給他的母親。

那年暑假，就是以仁失蹤的一年暑假，以仁抱着十二分得意的情色，決定先到素弟家裏去度夏。但是，那裏曉得就在那個暑假，就在素弟家裏，以

仁的戀愛忽然從喜馬拉雅山的最高峯掉了下來。他便在這幻滅的悲哀中，吃酒，打牌；他終於在距今兩年以前的一個六月十九日晚上，離開了我們的社會，正如一個幻影之消滅在陽光中。一直到了如今，只有使我們深深的感到幻滅的悲哀，人生的虛妄了。

五

一九二六年六月的一個和平的早晨，以仁從奉化到上海，來學藝大學看我，並且約我一同回家。在學藝大學，我是一個飯桶的職務；而且那時學藝大學的經濟也有一點動搖了，所以我也想提早幾日，同以仁一同回去。

這時以仁對於素弟的熱戀，已經達到最高的頂點，他之急於要見她真是刻不容緩。以仁在我房裏坐了沒有幾時，便催我一同出去，到南火車站去接從杭州來的素弟。原來他是在奉化未動身時，已經用快信寫去，約她在那日早車動身，而他却往火車站去接的。學藝大學的校址是在靜安寺路，要到南火車站，坐坐電車的鐘頭，差不多要四五十分

所以以仁是催我催得很急要動身。我是一個沒有嘗過戀愛滋味，愛的心弦是永沒有緊張過的人，深深的覺得以仁的舉動與性情，未免總有些與從前同我住在A公學的亭子間內來得各異；但我只是不嚮。大概這時的以仁是在笑我不曉得戀愛的心裏的緊張罷；我這樣推想了之後，便說“請你不要在窮人前面，拍着自己的錢袋罷！”但以仁却把嘴扁了一扁，嘴角歪了一歪，不像笑又不像不笑向我表示了一個自鳴得意。

我們到了南火車站之後，車站裏還是冷清清的，時鐘是剛從十一點鐘移過來沒有幾時。杭州的火車應該十二點零五分才到，這差不多是一個鐘頭的無聊時間，這便怎麼挨得過呢。這無聊的時間，在我固然是空虛，而在以仁却簡直是緊張到幾乎爆裂的程度了。在無聊中，以仁同我計劃過暑期的方法；但他並沒有同我講暑期以後的生活問題。

他說他要回到素弟家裏去，住在素弟的樓上，看看書，寫點文章。我問他要不要回到天台去，他

說要到暑期將盡的時候，到家裏走一遭，見一見母親與姊妹們，住兩三日就要出來的。至於下半年的生活問題呢。以仁因為我問到了之後，才這樣的說：“奉化是自然不回去了，因為那邊是老派得了優勝；——我想來上海住着再說呢。我的幻滅已經寫好四萬多字了，我想賣給光華書局，當能拿一點錢來維持幾時的生活……。”大概另外還談一些無聊的事情，終於把這時間挨過去了。

在月台上，漸漸的看見人多起來，漸漸的看見腳夫們勞碌起來，鐵板已經鏗鏘的響起來了，於是看見鐵軌的遠處，幾乎把兩根鐵軌並成一處，小到幾乎沒有的地方，忽然現出一叢黑烟，於是紅色的驚人的火車頭便如猛虎般的疾奔過來。這時的以仁的靈魂，我推想起來，早已飛到車箱裏面，張大了眼睛，在每一個座客的面孔上尋找了。

車漸漸的停了，搭客一闕一闕的出來了，但是女子便是少數，而有些像素弟的女子更是少數。漸漸的車站上鬧了一頓，月台上的搭客已經寥寥了，而素弟的蹤影還是沒有。

這真使人有些惘然了。在無可奈何當中，以仁才勉強把這渴望的心神收起，走回他的旅館。

富於感受性的神經質的以仁，對於這一次素弟之沒有來，自然有許多推測。推測了之後，他決定當即打電報，叫她夜車來。但是，我說，她或者不容你打電報而自己下午快車來呢，這電報費不是白化了嗎？但是，他仍舊要打電報。打了電報之後，到了下午快車要到的時候，我又被以仁拉去同到了南火車站一次。這一次又是空走。這一次的失望，要被中車的一次更甚！因為火車到的時候已經晚靄迷濛，電燈放光的時候。立在火車站的旱橋上看那車站月台上一堆一堆從車箱中鑽出來的人，簡直是一羣在污水中游泳的蝌蚪。緩緩的，緩緩的，車站月台上又有點濼清下去了；而素弟的影子還是沒有。

第二天，以仁自己一人去接了，却終於給他接到了他所視為靈魂的寄托的素弟。他們相會的時候，當然有一番親熱的表示；我到深幸我同去時都沒有給我接到，不然，我在那裏，將給他倆以何等

不便呢！

當天下午，以仁就與素弟下了開往台州的輪船；我也從學校裏把行李搬上了船裏。自然，以仁與素弟是同一間房艙；而我呢，雖然他倆叫我去同住一個房間，但我總是覺得要給他們以不方便的，恐怕他們厭惡，便自己很小心的住在較遠的一間房艙。

在船中，我有時跑去坐在他們的房裏談天，或者談到了他們的戀愛，他們將來同居的生活，他們的幸福的預祝等，素弟總是否認。我的意思，以為她的怕羞，所以這樣，不然，就是因為我在那邊礙眼，所以使他們不能親近；於是我便走了出來。

過了一息，以仁走到我房裏，我問他們談什麼天：他只是抿着嘴，搖搖頭。因為這樣子是以仁的老把戲，我知道他在得意的時候，而偏要不肯說出自己的得意時的表情是這樣的。

在船裏過了一日兩夜，就到了海門。到海門的時候，船並了埠還是夜半。海門是台州的出納口，那裏有支水路，偏於北面的一支是到台州，而偏於

南面的一支却是素弟所居的N縣。那裏往來的內河小輪船行駛的時間都是依着潮水轉移的。那天晚上是子時漲的潮水，我便要乘夜潮上港。而以仁們呢，他們要到N縣城，而N縣城的小火輪却是每日只開駛一次日潮，所以他們明天還可以在海門再玩半日。

已經是夜半一點鐘以後了，上海輪船的搭客，上船的上船了，不上船的呢，也已經入睡了。便在這個時候，以仁却要到小輪碼頭上來送我；而素弟呢，大概因為睡不着，又因為一個人在船上討厭，也來送我了。

雖然是五六月的天氣了，但因為是海岸，又因為是深夜；所以立在碼頭上，都覺得有些冷意。大概是陰歷的初一二的時候，月亮固然是沒有了；但因為天空好像還要落雨的樣子，黑雲時常在頭上蠢動。天空中看不出幾顆星光，海面上却閃着幾點漁火與無力的街燈。涼風從海面襲來，新落了雨沒有多久的地面的溫氣從四週騰起；簡直有一些秋の意味。

在船上未下來之前，我問以仁要用什麼帶給他的母親。他說另外沒有什麼，只有一張素弟的六寸半身照片。這一張照片是舊的，他因為恐怕我不容易帶，便從紙板的襯紙上面剪了下來。他很鄭重的囑咐我不要給別人看，因為素弟只答應給他的母親，並未答應給他的朋友。他囑咐我偷偷的交給他的母親。但是，這樣慎重的東西，我等到要過船時，却在倉忙中忘記了。

如今，我們在黑暗的小碼頭上很沉默的立了多時，等到我們身上覺得發冷，想叫素弟先回去時，却想起那張照片來。

於是我們又差了一個去拿那照片去，我們便站在黑暗的秋の意味的情調中，微微的覺到一點別離的淒然，相互的沉默着。

過了多時，照片才拿來了。在這樣的情景之下，我與以仁便別離了，——一直到了現在，還不知生死存亡的別離了。

啊！那一晚的情形，我至今還是記得清清楚楚的，我將到死也不忘記。天上蠢動着帶有殺氣的黑

雲，海面閃爍兩三點漁火；地面是潮濕得使人淒然，海風却挾着冷意在催人傷感；小輪上有幾個無精打彩的客人，與偶然發出來的賣點心的人的竹管的聲音攙和起來！簡直使人疑心是墓壙。

那時的潮水已經漲到二三分了，小輪催客的汽笛忽然吼了一聲，震得四山寥曠的空虛的回聲，盤旋一種悲慘的情調。就在這樣的背影之下，就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我是不能忘的，我與以仁便永別了。

可憐我是一個別離慣了的人，從小隻身出門，因為足足走了兩日的路途，而在一個異鄉的小麵館裏大流鼻血，——一剎時間，把一碗滿滿的粉麵，頓時染成血條，而自己却昏了過去的事也是有的；所以我對於隨便的別離，簡直引不起多大的感興。

但是，我現在回想起來，那天晚上，我是看着以仁，並着素弟，從那碼頭的踏步上一級一級的升了上去，升到黑暗的陰影中，終於消滅了。呵！這樣，我便與以仁永別了。

在我的理想中，以為以仁在素弟家裏，一定是過得很好的理想生活。我推想，男女的戀愛生活，到了有一個時候，是時常討厭第三者的在場參與的。素弟在輪船上因為我們外人在那裏，所以不同以仁表示親近，大概便是這個原因；所以，這番以仁到了她的家裏，他倆會談的機會當然多了，既沒有第三者參與，自然他們的生活也是過得非常的舒適了。呵！以仁現在真有了福氣呢！不料在一年半以前，還是那麼樣的牢騷的以仁，在三年以前，還是那麼樣守舊固執的以仁；如今却在戀愛的王國中戴起月桂冠來做王子呢！

那時我已在我的老家，我的老家自然有我的山妻；我時常在我的討厭而又可憐的山妻的身旁，想起了得到理想的愛人，過着理想的生活的以仁，未免心中衝出兩股熱氣；這其間的一股，自然是嫉妬與憾恨；那另外的一股呢，却是自卑與自己誹薄了。我甚至於這麼想着，我有什麼及不上王以仁呢，論“權司”我便要比他好一點；其餘的且不必說；但是以仁却有了愛人，而我，（一）世間接近我的女

人，除却了我的從小脚放了出來，而終於是駝脚的山妻以外，沒有第二個。

當我到家裏的第二日，我想把以仁托我帶給他母親的他的素弟，他母親的最近的將來的新娘婦的照片，送給以仁的母親。但是被我的山妻看到了。她只是笑，她說三年前的以仁，是一個無論如何也不肯剪平頭充時髦，而永久剃成如一個搗杵一樣的光頭的以仁，真不相信會變成這樣愛女人，這樣愛講究（指對於穿着），並且有這樣的女人愛他，真是奇怪。她說：“以仁倘使來，我到要問他一下‘仁哥，你從前穿着一件白洋布衫，一雙高底鞋，也不戴帽，只是一個和尚，把一頂笨重的雨傘，不用洋傘，也不用文明傘，挾在腋下，在這裏走上走落的情形還記得嗎？’我要看他怎樣回答”

這是實在的，以仁的守舊與固執，真是無可掩飾的；他非但在行事上守舊，就是思想，在三年前，是也很復古呢！以仁有一個時候，在學校組織詩社，在題做玉梨魂二十首，紅樓夢雜詠等詩；我也學那些古董一樣，自號為愛梅山人。那時，我已在胡謔

着的了呢嗎的新詩了，但以仁還看我不起；我做了一首的呢嗎的新詩送給他，想引起他研究新詩及國語文的興味，他却回我一首古色古香的七古。在那個時候，真是沒有法子。但是以仁是進步的以仁，他的運用語體文的時間，雖然沒有我來得早，但他那美麗而複雜句子，我却無論如何也學不像。他的思想的進步，也不是若我這種“慢馬”所能趕得上。在這種地方，我是知道以仁的；但我的女人，她却不了解這一層，所以便覺得十二分的樣異了。

我到家沒有幾天，便在一個炎夏的下午，在我們因羨慕以仁的幸福而轉出來的嫉妬與批評他的舊歷史的心境中，却接到以仁一封很不調和的信。

那封信的紙面與內容，都是充滿着陰鬱的愁雲，與失望的怨憤。好像是眼裏忍着，口裏含着血，在向人家說話似的。但那信中的大意，是告訴我他到了素弟家裏以後的情形。他說素弟怎樣的冷淡他，最早竟然拒絕他的握手；後來，竟然整日不到他的房間來。他懷疑，他失望，他恐怕素弟另外有

了第三者。他在信中，拉長了可憐的面孔，哭喪着說，“許傑，我恐怕要做老C第二呢！這叫我如何是好？”

但是，我實在對以仁不起，我接到以仁的信時，我只看見以仁的表面，我以爲仍舊還是內部充滿欣笑，而表面上却把嘴巴一扁，嘴角一歪的面孔；所以，我的信，便根據我昔日對C君演說的戀愛哲學，要他看情形努力施愛等語，末後又告訴他一帆風順，平風靜浪之戀愛的不足取，須得經過幾次波浪才是；再末後呢，我說，“我恐怕我這封信到時，你倆的風浪已經過去了；那時接到我的信，你們同看了，還說我是老昏。”

這封信發出的第二日，也不知是第三日，我又接到T君的信，說以仁自素弟家中出來，舉動失了常態，有時大哭，有時狂笑，而且哭笑無常。大家勸也勸不聽，叫他回天台去，他也不肯。前日，他同我與P女士從素弟家中出來，行李也沒有，只有一個人，瘋瘋癲癲的要到上海去。幸好老C也在海門碰到他，說他一個人很危險，大家把他拉回了台州，

住在P女士的家裏。現在，在P女士的家裏，大家是都很謹防他的。最後，他說要我趕緊叫以仁的母親寫一封信，把以仁叫回去。

以仁的母親，自然是希望她的兒子早些回來的。那天，當我把以仁交給我帶的素弟的照片放在身邊，走到她家裏的時候，她笑着說，“傑哥，你來了；我的仁呢，仁要幾時來？”我也含笑的潛入他的客堂；那客堂的從前朽舊的板壁，已經修理得簇新了，但還沒有竣工，有幾個木匠在那邊鏤板。我說：“以仁不來呢，我却給你另外帶了一個新娘子來；不過，你要先給我吃了喜酒，我才把新娘交給你呢！”

當我把素弟的照片交給她，并告訴她以仁的計劃，說是要到七月才回家一次看看母親弟妹們就要回去的。我說：“以仁現在享福呢！”她母親說：“照理，現在還未結婚，是不應當到她家裏去的；——人家說起來也不便。”呵！誰知以仁的母親的這一句話就道破了一切呢！“頂好，你給我寫封信去，叫他快點回來，說你的母親在家盼望！”我笑着

說：“你老人家真不曉得呢。大家說，一個孝字，上面是一個老，下面一個子；年輕的兒子，總是躲在老人的下面，伏在他們的膝前的；這便叫做孝。到了年紀大起來了，他要跑到女人那裏去，和女人站在一處了；你看，一個子字立在女字的旁邊不是一個好字麼？——所以我說你老人家不知道青年的心理呢！你這個老字，還要同那個女字爭兒子嗎；恐怕你用繩來拖都拖不過來呢！”

那時，我接到T君的信，我一面便寫一封快信給以仁，說你的母親要你趕快歸家；一面去告訴他的母親，說以仁便要回來了，那時以仁家裏的房子已經收理好了，木匠已經收了工，房間裏收拾得很清楚的。“仁在家裏的時候，時常說家裏沒有一個清清靜靜的會客間，讓客來好坐坐；現在，傑哥！你來看。”——她領我到了樓上，同時，我順手把以仁的小阿妹也抱上樓，——上了樓之後，果然是一間四壁都是新的小房。——“這一間房間，過日以仁回來，你們朋友們來了，這裏就可以坐坐。”——她又帶我到另外的一間說：“這一間比那一間大一

點，我想將來 N 縣人（即指素弟）倘使來了，便可在這裏住。”我說，“這間是新房呢，應該先來暖一暖房，又要請我吃酒呢！”

以仁家裏的情形，是從以仁的祖母死了之後，中間有些衰落了；他住的屋，是很舊很舊的屋，而且又是受了一次隣家的火災，雖然沒有完全被火燒去，而一部份牆壁，與各處的樓板都是被毀了的。在一直幾年來，他們家裏都沒有什麼振作，端賴以仁的母親調度有方，在表面上還撐持得很可敷衍。及到那時，她恐怕以仁真的戀愛上素弟，把素弟接到家裏，而家裏却沒有一間稍可過意得去的房子，不是要使新娘婦失意，使自己的兒子坍台嗎？所以便在家境還不十分充裕中，竟努力來修理房子。呵！慈母的心腸呵！

從我把以仁將要回來的消息告訴了他母親以後，他們便時常向我探問以仁幾時回來；并且回來的時候，是不是把那個 N 縣人的素弟也帶了回來？

那裏曉得，便是在我們的這樣的渴望的期待

中，以仁失蹤的消息，竟在一個朋友的信中傳到了。這是何等不祥的消息呵！但是，這時以仁的母親，却正在做美麗的幻夢，我有什麼方法可以去打醒她；我怎忍得去把這位站在希望之顛的慈母之心，頓時推入萬丈深淵的失望的深谷呢？我一面便寫信去探問以仁失蹤的詳細情形，一面却極力的祕密起來，希望以仁不會發生怎樣大的變化，免得告訴以仁的母親，深恐碎了她的心，反是多一番心事。但是，日子多過一日，以仁的消息反更壞一日；於是我不得不把這個不祥的消息，先去告訴了以仁的在杭州讀書的那位老姊姊。

以仁的老姊姊得到這個消息後，也很奇怪。她並且告訴我素弟這一次的離杭的情形。原來當以仁到了上海南站去接素弟的時候，素弟在學校裏還沒有接到他的快信。及到以仁發了急打出去的電報被素弟接到之後的兩小時，她又接到他的快信了。那時她的功課雖已攷完，但學校因為要舉行畢業式起見，還不許她們先回去。素弟當接到以仁的電報與快信之後，立刻一面理東西，一面去請假，

但是學校却不準她請假。她爭執了許久，幾乎哭了起來。學校問她爲什麼要這樣急，她只說有親戚打電報來；問她親戚是什麼人，她又不肯說，只是含着眼淚說一定要去。後來經過了許多同學與先生說項，才知道所謂親戚者，就是愛人，於是學校方面，才準許她請假了。

我們在這一段的情形看起來，無論是誰，也不會推想這一個多情的女子，一旦會負情的。

但是，我們那個時候，還希望以仁能夠回來。再過了幾時，消息更惡劣了。以前，我們以爲以仁是一定到上海去的，所以我們便寫信給上海的友人，問他們有沒見到以仁，并請他們留意，但是，他們的回信，却都說並沒有見過以仁。

那時，我又想把這消息告訴以仁的母親，但那時，以仁的弟弟，却正與他的母親爭辯，害得他母親幾日不吃飯。在這個時候，我便是鐵石人，也再不敢把這種消息去傷她的心了。但是，我却進一步，告訴以仁自己的大妹妹。以仁這位妹妹，也是一個神經質的人；她因爲她的父親不許她到學校

裏去讀書，而自己會發愁得吐血的，這便可想而知了。我那時把這消息告訴她，她却告訴我，她自己也正在吐血。呵，以仁的這樣的家庭，真叫我想起以仁的行爲，未免太過分一點了。

又過了許多日子，我實在忍不住了，只得忍着心把這惡消息送給以仁的母親，——那位可憐的慈母，以爲我還騙了他，實在我也不能證明以仁是到了那裏呵，——說，“以仁已經隱山去了，他想隱一隱，同你們捉迷藏呢！”

她大概是曉得了，她說，“他應該早些回來的，誰要他到N縣去呢！”她說時，悲哀含在心裏，眼淚含在眼裏，我便不敢再說。并且我還不敢到她家裏去，又不敢不到她家裏去。到她家裏，自然是要使她觸起傷感；但不到她家裏，她又耍觸起傷感，說以仁在時，我是如何的常到她家裏去；如今以仁不見了，我便不去了。我真是沒有法子辦！當我走進以仁的家庭間，我覺得悲哀便籠罩着全身了。以仁的母親，不等我開口，眼淚便早預備着要往外面跑；我真是沒有這種硬心腸看。但是，我還得敷衍

她，還引她快樂呢，這真是冤枉呵！

暑期過了，我因為生活的問題，又回到上海。當我動身離家的時候，我聽了以仁的母親囑託我的說話，我是何等的感動喲！呵！以仁，當時倘使你自己能夠聽到你母親的說話，我恐怕你是鐵鑄的心腸，也要柔化了的呵！

七

我從家裏到了台州，才在朋友們的口中，得知以仁出走的詳情。原來以仁在 N 縣素弟弟家裏的時候，大概是因為社會上的人說話，素弟便不敢與以仁親近，說以仁並不是她的什麼人，她可以不嫁他的。以仁是一個神經質的人，他怎能不受刺激呢？最初，以仁疑心素弟另外有了第三者，所以對他疎淡起來；但據後來的偵察，則所謂第三者，好像便是他的弟弟。大概，素弟的弟弟，是曾經在以仁前面，表示過厭惡以仁的態度的；而在神經過敏的以仁看來，或者以為這就是醋意了。這其間，根本的原因，我在現在推想起來，是素弟的意志的不堅決，與他們的環境的惡化。如果素弟是堅決一點，

不爲環境所左右，那末，我們的以仁，或者現在還正在努力作文，或者努力革命，——甚至於把頭也革下來，命也革掉了也說不定；只是，無論如何，總不會如此無聲無臭。

神經過敏的以仁，一日一日的看見素弟的態度的冷淡，便決意去當面問她；但問她的時候，她却說，“我與你本來是朋友的關係。”於是便忍無可忍的離開了素弟的家了。離開了素弟的家，以仁便到了海門，一個人，孑然一身的思乘輪到上海。可巧 C君恰從上海回來，看見以仁一個人靈魂失主的情形，便勸他暫時先回台州。

回台州之後，以仁是住在 P女士的家裏。但瘋狂的態度，却一日更甚一日。他時常哭起來，但又忽然大笑。他時常在口裏念着自殺及到上海去過飄流的生活等等的說話；弄得 P女士的母親不敢放他一個人出去，以仁本來是不會吃酒的。但這時候却要盡量的喝酒；你叫他不渴，他又同我們吵，說他心中有萬般的抑鬱，只想用酒來消愁，大常都不許可；你若是讓他喝，便喝得大醉，醉了以

後，便格外無節制的大哭與狂笑。

後來，他們才想出方法，把以仁引入打牌的興趣中，要他在打麻雀時忘記了他的苦痛。真的，以仁只有在打麻雀的時候，才失了他熱情的醉狂的狀態。但是，那裏有三個人時常沒有事做陪他打牌呢！

有一夜，那便是六月十九的晚上，以仁在 P 女士家裏吃了飯，便要到育嬰堂打牌去。

以仁去了之後，P 女士的母親又覺得懊悔；爲什麼讓他一個人出去呢？她當即差一個人到育嬰堂去看看，只見以仁很安穩的坐在那邊打牌，她才放心了。

大概是十二點鐘以後了罷，以仁的打牌的朋友，便各自散去。那時以仁要回到 P 女士家裏來，便有一位塌鼻朋友 C 君送他回去。

微曠的淡月，在微曠的天空中徑徊着，地上的月影，若有若無地籠罩着台州城內的荒涼的景象，與頹敗的牆垣。雖然是六月的天氣，但因為過了十二點鐘，露水已經下降，以仁從麻雀攤中出來，身上的夏布大衫，便微微的感到輕薄與秋涼的意

味。

一種滲入心脾的悲感，剛才在熱鬧的賭場中所忘記了的現在又驟然的，隨着那一股秋涼的意味，悠然的鑽入以仁的心頭。“離開這個討厭的世界吧！”好像有什麼向以仁下警告；他輕輕的抬起頭來，看着一輪微闕的下弦月；無情而慘淡的移入灰色的濃雲中進出；四週的景色，頓時變了一個情調；一陣涼風從破泥牆的牆陰轉來，蕭然的搖動那被日間強烈的日光晒乾了的枯草，潛然的襲入以仁的胸坎。“這是我的世界的象徵吧！——沒有了光明的無意義的灰色的人生。”

在荒荒而頹敗的破泥牆腳轉了個灣，他們便走到龍鬚巷口。龍鬚巷裏面的一進房屋便是 P 女士的住宅，也是現在以仁暫寓的地方。以仁同了那位塌鼻 C 君走到這裏，便站住了對 C 君說：“好，你可以回去了。”時間是半夜以後，誰想到神經過敏的以仁，會在這半夜三更的荒城中消失了的？

C 君去了之後，以仁一步一步的走入巷中，危高而靜默的牆壁，遮住了淡淡的月光，巷內顯得陰

濕而黑暗。以仁很無聊的看到P女士的門口，推一推門，自然是關得石壁一般了。他頹然的立在那裏多時，“離開這個討厭的世界，消滅了這灰色的人生！”的念頭，又在胸中蠢動。

他隱隱之中聽見隔牆傳出來的一聲聲的酣睡，便忽然憶起東坡的一首詞來，“……家僮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濤聲；……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於是好像受了特別的暗示似的，便回過頭來走了。

第二天P女士的母親，以為以仁昨晚在育嬰堂打牌，還沒有回來，叫人去問一問；但是，那裏得到的消息，却說以仁是在昨晚已經回來，並且是C君親手送他回去的，難道是做夢不成？於是就差人四出去尋找，東南西北門，各處的破廟，菴堂，以及許多相熟的朋友的家裏；但是，找了一天，仍是枉然；第二天，又是四處去找，又是枉然；第三天，大家恐怕他到海門去，又差人到海門去打聽，也是到處回答一個不知道。從此，我們就通信到上海，到廣東，通信到杭州寧波去探聽，但終於是沒有；以

仁的消息，便是這樣杳然的消沉了，消沉了，以仁的人生與生命，便是這樣的離開了人們的記憶，人們的心中了。

一直到了現在，我們還不曉得以仁從別了楊鼻C君之後的情形，心境，生活，死生是如何的。如今時間相隔二年多了，以仁的死生還是不明呵！

據我們事後的推測，原來那一晚上，在夜半兩點多鐘時有一班小輪船開往海門的。因為潮訊是“初三十八晝平潮，”輪船須要在潮平之後開，而那天却正是十九，所以便正是以仁離開了P女士的門口之後的半點鐘內開船的，這樣，以仁便在第二天早晨六七點鐘的時候，到了海門了。所以當他們第二天派人出去四面去尋找的時候，而以仁却已經在海門的街上徘徊了。

在當時，大家並沒有想到以仁會在當夜離開台州的；並且，也沒有想到以仁會有這樣的決心，用自己的生命來犧牲的；在那時，大家只想以仁到那裏去暫時隱一隱，散一散心中的悶氣；——或者，給他那無情的素弟看一看，等到她的心腸重新熱

轉來的時候，再行回來。那一個知道，我們的神經質的少年文人，竟會這樣的燃燒起熾熱的感情來呢！

大概，以仁在海門的街市上徘徊了一天，或者是那裏痛飲，或者是在那裏狂哭；總之這一天的情形，除非是以仁來敘述了。不過，據我們的推測，以仁在海門市上徘徊了一天之後，當晚就隱入了從海門開到上海的輪船。及到半夜裏，輪船已經開出了海門關外；那時船上的人們，已經轉入睡鄉了，而以仁却獨自一人走上了船頂的甲板。下弦月比昨晚還要幽淡，海上盡是迷茫的悲慘的陰雲，四週看不到一件生物；輪船在海上行着，機器的聲音與被輪船激起的海浪的聲音，好像在向他呼嘯。以仁立在船尾的甲板上，憑着那鐵欄杆，往海裏望了一下；覺得海水在呼嘯的招引他，笑他只是口裏念着自殺，而心裏却永沒有自殺的決心的弱者；以仁又抬頭望着遠方，那遠方只是一個迷茫，沉着臉在冷笑；以仁回顧了四週，四週也是陰沉的籠罩着一個永久解答不了的人生之謎；以仁躊躇了再四，想起

了母親，想起了愛人，想起了弟妹，想起了一切的朋友，他的心痛欲裂。“或者他們現在正在夢中見我呢，至少是我的母親；”——他這樣想着，又忽然想到亡友陳中舫做的鬼歌“母親，我回來了……三兒，你是我的三兒嗎？”的語句，覺得四週更是陰沉沉的襲滿了陰氣。

沉默了多時，以仁又忽然興奮起來，忘了一切的立上船尾的鐵欄杆上，正想開口長嘯的時候，那神經過於興奮了的兩隻不能制止牠的震顫的酸腿，已經不能自主的從欄杆上滑了下來，一時如做夢的一般的從半空中飄忽，等不到一轉念的功夫，以仁已覺得自己是真的墮在呼嘯的浪花中了。四週仍舊是一樣的陰沉，輪船上的人們，仍舊是如常的酣睡；雖然是當以仁跳下去的一剎那間，浪花曾經特別的飛騰而歡呼起來，歡迎以仁，但那聲音總打不動沉睡的人們的心坎；輪船依舊扎扎的向前進行，船尾被輪船激動的浪花仍舊如平時一樣的飛濺；只是，我們的以仁，我們的詩人，便這樣的永埋於無人知道的大海中了。

以仁的別號是盟鷗；以仁的孤雁最後一篇，最後一句，記那流浪的天死的絕筆的殘稿，是“我的愛人，我的愛人，你是水晶宮裏的龍女！……”以仁與我談着理想的死法和地點，是天台南門外大橋下的深潭，……呵，這些，這些，我現在想起，差不多都成了以仁畢生的應驗識語，呵，呵，我的以仁，我的以仁！你覺得你的愛人如水晶宮裏的龍女一樣的幻滅，你就幻滅了你自已罷！呵，呵！以仁的幻滅，幻滅的以仁呵！

八

以上所說的，以仁的幻滅方式，自然是我的推想，因為除了如此決定，再沒有第二個方式可以讓以仁活到現在，而不會不給我們尋出線索，或者讓以仁當時死去，而不會找出他的痕跡來的；只是如此，於是我們的幻滅的詩人王以仁幻滅了。自然，我心願我這樣的推定是很不確實；我至今還希望以仁能夠活着回來；并且我心願我這樣的推定不要使以仁的母親知道，因為她現在還沉睡在希望團聚的夢裏，我不忍去打醒了她。但是，我却不能

瞞了我們的朋友。

當以仁失蹤的消息傳到素弟那裏的時候，恰巧素弟在早兩天發出一封寄以仁的信；——那信，以仁自然是沒有看到了。這是素弟給以仁的最後一封信，也是給我們第三者看到了的唯一的信；——本來，素弟寫給以仁的信是很多的，但因以仁走的時候，以仁的行篋是放在素弟家裏的，聽說素弟的父親是一個士律師，所以他們家裏的姊妹們，都有律師的氣味，說恐怕素弟的像片與信留在以仁的行篋中，將來會做素弟曾經愛過以仁的證據的，所以便把以仁行篋中裝着的素弟寫給他的一切的信，以及她與以仁合攝的照片，都私下偷出來撕掉了，所以我們便永也看不見素弟的情書。素弟在這一封中，說，“我要實行獨身主義了。我同你只有朋友的關係，朋友以上的事情，完全不用提起，——便是皇帝的爸爸來做媒，我也是不嫁你的；——但我心願做你的永久的精神上的朋友。”我真為以仁微倖，因為以仁早走了兩日，沒有接到他曾經愛過，而愛到願以性命，名譽及一切都可以相殉

的素弟，竟會給他寫這種討厭的信。更莫說歡喜吃天台人的薄粥，而心願嫁給天台人了。我相信，以仁倘使看到這一封信，心中的苦悶，還會格外的增加幾十倍哩！

聽說，素弟也曾經爲了以仁的失踪而暗哭幾次，但我們不曉得她的出發點與存心是如何的；但以後又聽說素弟獨自一人晚上不敢睡，說是她的姊姊說，以仁死了的冤鬼是要擾住她的，所以她不敢獨自睡。再以後呢，又聽說她們把以仁寄存在她家裏的行李送了出來，說恐怕以仁家裏，用以仁的行李放她那裏的話來做證，要問素弟家裏討還以仁。但是，也還有人傳說，說素弟的母親，曾經托人到上海去打聽，說以仁如果回來，她將一定把素弟嫁他。除此以外，便沒有什麼消息。

一直等我到了上海，我受了以仁的父親的囑托，要我給他登一個尋人的廣告。那時，我同我的朋友們再四思維，以爲以仁是不是隨便的人，用以仁的父親出名來登廣告沒有效力是無疑的；但是，便是用我們朋友們的名字來具名，對於神經興奮的以

仁，也是無效的；所以，那時我便決定，寫一封信去請求素弟，借一借名字，登一個廣告，那末，恐怕還有兩三分效力，如果以仁是能夠看到的說話。我的信中說：“以仁是我的朋友，但也是你曾經愛過的愛人，而且也是你永久的精神上的朋友；對於朋友的失蹤，我是很覺得痛苦的；但你對於永久的精神上的朋友的失蹤，不知怎麼樣？這是不用瞞的，以仁是到了走還是愛你的，——以仁的走是爲了你；我們想請你具一個名字，來登登廣告，因爲‘心病還須心藥治，解鈴方是繫鈴人’呵！”但是我這封信，——用掛號去的，——去了之後，差不多是一個月還是沒有回信，我又寫第二封；那第二封信的大意是說：請你用永久的精神上的朋友的感情來救濟救濟以仁，因爲以仁是爲你失蹤的呵！莫說是自許爲永久的精神上的朋友呵！便是同你是一個素不相識的人，如今說要愛你，一時愛你到了以性命名譽一切來相殉，我想也要動一動情呢！何況是你的永久的精神上的朋友？真正的愛情是無代價的，如今的社會上，有幾個人能夠真正的用愛情？我請你不

要輕易的看過呢！生命，名譽總是值得寶貴的吧！但也有這樣的呆子，說是愛情重於生命與名譽，說是失了愛人，便不如犧牲了一切；我想，無論什麼人，至少也會對這可憐的呆人，下一點同情之淚吧？何況這呆人又是爲了你而失戀的呢！……

但是，第二封信也沒有回信，而時間却是延遲很久了。隔了多時，我又同樣的寫了一封信去；自然，也是一樣的沒有回信。

又過了多時，我才在另外的一個友人處聽到，說素弟每因接到我的信而大哭一次，而一日不吃飯。她說我的信寫得太利害了，實在使她難以回答。但是，說哭了一次之後，又如常時一般安然無事了。我心裏到現在還在懷疑，我不曉得素弟之哭，是什麼意思。我覺得很對素弟不起，因爲我爲什麼要寫信去挖她的心肝。

以後，我就發表了一篇秋夜懷以仁，同時又在北新狂廳等刊物上登了廣告；以後又有王任叔的懷以仁；再以後，又有郁達夫的打聽詩人的消息；但是，以仁的消息總是渺然，而我們的女主人

的態度呢，也是淡然寂然！

時間是過得很快，時代的巨輪已經推動着革命的潮流到了浙江，於是我們的女主人，以仁的女王，——素弟，也在N縣革命起來，做了當地縣黨部的婦女部長。這在婦女解放了之後，婦女的參加革命，自然是不算什麼希奇。但是，沒有多少時候，N縣便有許多的反動份子，說縣黨部在實行什麼共黨公妻；但是，這也沒有什麼希奇。後來，素弟是更革命了，便來到上海的黨務學校受訓練，預備能實際找得到一點做工作的方法；——實在呢，是看見許多革命的女同志背三角皮帶的神氣，心裏癢起來，也想做一做女黨官。那時，我就在上海的一間客棧裏，找到了一年多些沒有見面的素弟了。

在那客棧的一間小房間裏，除了素弟以外，我還會遇到許多不相識的革命青年。他們都嬉皮笑臉地擠滿在素弟的房間裏。我早聽說，那時的素弟已經革命化，而且是一個唯物觀的人，——但我可以聲明，我可以賭咒，我並沒有說她是共產，——因為她那時真操觀，已經肯定的經濟化了。說只要有

錢，一切是不成問題的。并且，我在未到那客棧之前，我已穩約的聽到，便是在這客棧裏，他們三四個人一張床是隨便的。

那時，我同我的朋友V君走入那間房間，那些擠滿在那房間裏對着素弟在嬉皮笑臉的革命青年，都頓時變了沉默。

沉默，沉默，沉默了許久許久的時候，V君才與他們一羣當中一位姓J的革命青年談起革命理論來。但我還是沉默着。我實在是因爲見了素弟，想起仁來。在去年那一晚上，帶有別離傷感的，有秋的情調的海門輪埠上的深夜，我實在沒有想到那時便是永別，但是我也沒有想到，隔了一年後的那一晚上，又會在這種地方重見到素弟，而且，更沒有想到，一年以後的素弟，說是態度雍淑心地溫和，在那三個女士當中，最爲朋友們稱羨，說是永久不會出危險的素弟，如今却會突變成這樣的人物！

本來，我知道這時的素弟，已經是無可救藥的了；那次的探望，是故意去挖苦她，看她表現的是如何的態度。但是，我去了之後，我却一句話也說

不出；而V君虎，也在無可如何中談起無聊而應時的革命理論來。

許久，許久之後，我才勉強振起精神，對素弟說：

“我今晚看見素女士，心裏覺得非常難過；因為我去年與素女士分別時，我還看見以仁與女士並着肩在我的眼中消失去的；如今女士又在這裏與我相見，却不見了以仁，——并且如今以仁的消息渺然，生死莫名，想起來真令人悽然！”

全室的人，見我說話了，大家沒有響。那時期的沉默的情形，好像在為以仁致哀。

“我現在看見女士。想起以仁，真使人覺得死生無常；不曉得女士見了我亦有些感想否？”

我的問題出了之後，素弟是像悲慘像含羞的把嘴脣動了一動好像是聽見“嗤”的一聲，似乎小孩子欲哭的樣子，把身體轉了一轉。終於沒有說出話來。

於是又陷入沉默狀態中。我說：

“我在去年一連有三封掛號信寄給女士，不覺

有沒有收到?”

“收到的，”素弟把身體動了一動，輕輕的
回答，那聲音是有一點沙的。

“那末，女士爲什麼一封回信都沒有呢？使得
我好急！”

素弟是一點也沒有響，沒有回答。沉默了又有
一刻，V君便立了起來，說要回去，我自然也是跟
着走了出來。

出來之後，V對我說，“你還問下去，素弟恐怕
要哭了呢！”但我心裏想，“她的哭又是什麼表示
呢！她的眼淚是爲誰流呢，價值又在那裏呢？”

過了幾日，一個朋友來說，那天晚上，我與V
君走了之後，那位革命青年J老兄，便當着許多同
志面前，大罵許傑。說許傑算什麼呢，戀愛是自由
的，人家的愛與不愛，和他有什麼關係呢！

原來這位J老兄——不，J同志，是素弟的許
多有關係當中的同志最重要的一位，他見到如此
奚落素弟，他的愛人，安得不怒髮衝冠呢！聽說，
J同志的家裏很有錢，而且是一個小白臉。比起猴

子臉的以仁來，自然要好得多了。所以素弟對之，也覺得條件很合的。但是，好事多磨，偏偏J同志的家已經給他定了一位夫人，而這一位夫人的‘法司，’却要比素弟生得漂亮，而且家裏比她還有錢，而且也是讀書的新式女子，而且J同志也是很滿意的。在這個情形中，J同志是無可無不可，這真叫做“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了！因為論感情，自然以素弟爲先；但論客觀條件，却不得不取那位女子。所以，最好，在J同志的心中，是“二者可得而兼”了。但是J同志的父母，却極端的反對素弟，更莫說到“得兼”與“獨取”了。於是乎，素弟的婚姻問題，便在懸案中。

時到如今，我不曉得以仁倘使知道這種情形，他將作何感想哩，我更不曉得，在夜深人靜之後，萬一有一時獨自一人，輾轉於床上而睡不着的時候，忽然想起自己的身世來，不知還要否想到爲了她而以性命相殉的癡情者王以仁沒有呢！

以仁呵，你會預料到你們的愛情是幻滅得這樣快沒有？你倘忍耐一些，抱定如我對你所說的

“看戲的人生觀”一樣，多看一場，不是便會恍然了嗎？你倘使知道一切，——尤其是女人的心，與愛情的幻滅，你便不會憤憤的毀滅你自己！

九

以仁生於一九〇三年，失蹤於一九二六年。他的父母親俱健在。以仁的父親是北高師手工科畢業的，在台州六中及天台中學任課多年；惟人甚忠實，不喜與社會往還，頗有老莊意味。以仁的母親是一個十分賢能的女人，一切處理家政，教育子女的事，差不多完全是她一人經手。記得以仁的父親，曾因昆仲間起了債務的爭執，避居在外者數年，而以仁的母親，却能在經濟窘迫，族人汹汹的環境中措置裕如，撐持得很好的過去。并且，以仁的母親是一個很懂事務的人；譬如以仁的婚姻問題，她是不主張父母們給他作主的；——雖然正如她對我說的一樣，人家都在罵她，說他做母親的連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道理都不曉得；無怪乎以仁要不見了；倘使早一點給他娶了親，這種事情都會沒有了的；但她還是依然如故，不肯把以仁的大妹

來隨便的許人。說到以仁的大妹呢，那也是一個很聰明而且想上進的女子。她在家裏，幫助她母親管理家政，差不多什麼事情都代勞去了。而且很用功讀書，沒有進過學堂，如今已勉強能寫兩頁信紙的白話書信。近年來，連年當學校開學時，要求她的父親給她入學，但她的父親總是不肯，說女子讀什麼書？因此，她總是放在肚皮發怨，悲自己的身世，而至於吐血。但她還不肯放棄了家事，更不肯停止的自修。

以仁還有一個小妹妹，與一個小弟弟。小妹妹大概是六七歲了，而弟弟却有十七八歲。以仁的小妹妹，名字就叫阿妹，真是一個天真有趣，而且聰明的小孩。她對於以仁特別的要好；以仁常說：阿妹是頂好的，頂可留戀的人。至於以仁的弟弟以友呢，如今還在讀書。據以仁自己說，以友的天姿是及不上他；但以仁的父親呢，却甚愛以友，說以友的天資勝過以仁。不過，以仁現在已經走了，以友將來學問進到了如何程度，恐亦不能比較；惟以友現在的不大用功，却是實在的事，我倒有些爲他担

心。

這是以仁的家庭的表面的事。至於他家庭的內幕的表現，我們可以在以仁的作品看到一二。我們知道，淚痕的浪籍中的古縉先生就是他的父親的影子了。至於飄泊的雲，差不多是他的自敘傳；定姑的慘死，亦是他家庭中，——叔伯的家庭中之一幕。這些這些，我不能在此多說。

以仁對他的母親，阿妹，以及大的妹妹，都很有情，但對於他的弟弟與父親便差一些了。以仁常說，倘使有遺傳的話，那末我的遺傳于父親還不及遺傳自母親處多些。以仁是見到他的慈和的母親，什麼事情都融化了的。

如今“一年容易又秋風”遠處在萬里海天以外的我，遙想起以仁的母親的期望着兒子歸來的慈母懷心，真使人不禁悲從哀來。呵！以仁，幻滅的以仁！

一九二八，九，七日脫稿於南洋吉隆坡

我寫好了上面東西，重新看了一遍之後，實在覺得我不能表現以仁的精神於萬一。我的文章簡

直是記賬，是沒有內容，沒有表現的空虛。但是我在南洋呵！我的頭腦是這樣昏迷，我簡直沒有辦法。我以前還担心恐怕寫不好這篇東西呢！實在，以仁的精神，是在他的平時的瑣碎的行事間；但對於這些，我的筆頭却是掉動不靈。我說這話，未免使人見笑。真的，這正如我很歡喜對着朋友們面孔而去速寫他的肖像一樣，只因我筆觸不好，修養不夠，功夫不到罷了。記得從前也曾對着以仁，給他畫肖像，而結果呢，幾於連人都不像了，莫說表現精神。在那個時候，我就問以仁像不像虎，因為我見畫得不成樣子，便故意在那個額上寫一個王字，來打趣以仁；蓋因有畫虎不成反類犬一語，我欲用為還源，來向以仁討點便宜，以求下台了，如今，我不曉得我上面的文章，究竟有所類沒有？我只好問大家了。

我這篇文章，本來想在以仁失蹤二週紀念日寫好，以為以仁的紀念的；但我到了南洋，一直便是頭腦昏迷到如今，在莫名其妙的生活，忽忽的不知在什麼時候，把以仁的二週紀念溜過去了。及到

發覺時，已經是七夕的前夕，而現在：又是七月二十四了。時間是過得很快，我們時常在身邊的到沒有什麼，一旦不見了，便覺得長遠，覺得渺茫。時間不可阻止，我同以仁的距離，也是日遠一日，不能挽回，思之悽然！

雖然在終年如六月的熱帶地方的南洋的我，在自己的身體上，直接覺不到秋的意味；但看看案頭的日曆；以及聽到前日的一個友人忽然吟起一句“一年容易又秋風”的詩句時，心裏便有些惘然。在兩年以前，我在秋夜懷以仁一文中，說以仁僅穿一件夏布大衫出去，不知如何可以抵禦這嚴厲的秋風，更不知如何去度過白露寒霜的冬夜。但是現在呵，如果以仁現在還活在世上，那已經歷過兩個寒暑了；如果以仁不活在世間上，那也是過了兩次寒暑了。呵！呵！

以仁在時，我與以仁是約了的。我說要三十歲死。我開始是有趣的把算到三十歲止的生命，倍成日數；我在每日的晚上總能呵，又過了一日，只有一千二百十九日了。有一個時候，我中間有許多

時候忘記了沒有算，而以仁却在暗中給我算得很清楚的。那時一算，覺得一時總共改了一百多天，心中着實有點恐慌。如今，我與以仁不見是二年多了，我的殘餘的生命的日子，不知還有多少；如其要個個的算起來，說這一次要改少了七八百日生命，不是更空虛嗎？如果以過去的情形，推測未來，那我的生命，正不知還有來幾個轉瞬呢！

如今，我是爲了吃飯問題，又飄泊到南洋來了；南洋真是一個荒島呵！我如其不客死在異鄉，我總要在不久的將來，振起精神歸去。因爲我覺得時間的迅速，壽命的短促，人生的幻滅的悽然！

呵，以仁，從今以後，我將放開你了！

神游病者

—

近來他對於他自己的性情的特變，也有些奇怪起來。他從來不愛幽閉在一間黑漆漆的房內，像罪人囚在籠中，死人放在棺木裏一樣。除了下大雨的日子，馬路上的污泥使他不能行走以外，他老是要半癡半瘋的樣子，在路上唱着走着。在他附近的地方，跑在道旁向行人哀叫的乞丐，和帶着一個小籃沿路喊着賣餅的小孩，差不多一個個都認得

他這個奇怪的人了。平常在這樣日麗風和的春晝，月光如水的良宵，他總要一個人或者和幾朋友出去游行一次。他游行的目的，不是在馬路兩傍的店外瞧樣子間，便是到沒有人迹的田野間去痛哭狂嘯。但是近來他和從前有點不同了。他自己也覺得他的性格已經變成兩樣。他近日不僅不願到外面去游行，並且有些不願和人家說話。終日除了吃飯，上課等不得不做的事情以外，便永遠幽閉在自己的房內，沈默的幽閉在自己的房內。

清明的時節已過了，龍華的桃花，正爛漫的盛開着，錦繡一般的鮮豔。到那邊去看桃花的男女老幼，車馬絡繹的在馬路上走過。那些如火如荼的往來的人們，和汽車跑過後馬路上飛揚着的灰塵一樣的多。若是往日的他，已經隨在衆人後面，不知在那邊發過幾次狂了。可是近來他的心，正如那止水一樣，一點也引不起微微的波浪，任桃花怎樣的妖豔，怎樣的誘引，任他的朋友怎樣的邀約，怎樣的勸導，他總是出也不肯出去。看也不願去看。

平日每天必去翻閱的報紙，近來也不去翻閱了。每回從書局寄來的雜誌，封着也不撕，隨便丟在桌上或書架的下面。他最愛讀的幾本詩集和小說集，看也不看，插在書架上，已經給灰塵封着，幾乎成黑色了。桌上放着筆硯和散亂的書籍，另外還有許多撕得粉碎了的紙頭，帶着浪漫性的散着。朋友或是家中寄來的信，看也不看，就放在火中燒了。至於寫給別人的信，不用說是不會動過一次筆。

久居在南方的太陽，近來已懶洋洋地向北方作一次長途的旅行。日間的光陰隨着一天暖似一天的空氣一天一天的長起來。久錮在黑暗之中，長久沒有陽光照到的他的房內，也居然日光滿窗了。每天不到六點鐘的時候，他的靈魂已從那渺茫難測的夢鄉，回到了他的軀殼。太陽漸漸的從東方上升，從那小得如自來火的盆子一般的玻璃窗上鑽了進來，照在他的床上。淡淡的陽光映着他的慘白的臉孔，恰如枯萎了的白菊花，非常憔悴的臥在瓦盆中的一樣。浮雲飄過時，把陽光遮沒了，他的臉上

更顯出幾條如死人一般的黑色的縐紋。陽光刺激他的眼睛太強了，他便把雙目緊緊地閉住。待到他覺得眼前一黑時，纔睜開了眼，隨着陽光進行的路線，去看那飄渺的浮雲，和窗外飛蕩着的游絲。他的心也和浮雲游絲一樣的毫無歸宿；只在腦裏留着許多不着邊際的空想。到了陽光從雲縫中射出來，或是看雲看得厭倦起來的時候，便把頭旋了轉來；同時目光也隨着轉了方向，便死釘釘的注視在粉白的天花板上。一種浪漫的思想，在他的腦裏經營，他便在那粉白的天花板上，發見了許多浪漫的形迹。他看見天花板上有一個笑得非常緊張的臉孔，緊張得和他對門那鐵匠的兩臂的肌肉一樣；和靨的形容，圓圓的眼珠，開着的笑口，嫩白的皮膚，他都覺得非常可愛。他又在那天花板的盡頭，發見一個中古時代的騎士，單槍匹馬在那邊向着敵人耀武揚威。他再翻身朝壁臥着時，便會看見壁上的兩點殘墨。他看見這兩點奇怪的殘墨，腦裏早構成了一個穿西裝的少年，在那邊向他脫帽行禮，他也微微的笑着和那壁上的人物點點頭。直到了

樓下的自鳴鐘敲了十下，牀上的陽光已走過了樓板的中心的時候，他纔嫵嫵的把衣裳一披，慢騰騰的起來，雙腳依然伸在被內，呆呆地坐着出神。

每日最簡單的兩根油條的早餐，近來因為受經濟的壓迫，索性也廢止了。他遲遲的起牀，這便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每到八九點鐘的時候，他的腹部必定雷鳴一般的鼓動一次，他也莫可奈何，只得耐心忍着，不敢和袋中僅有的以備不時之需的兩角小洋作戰！因為他知道這兩角小洋瞎化了以後，便要陷入不可言說的艱窘。他學校的校長，已經到A地去了。校中的同事，人人都和他一樣的領不到每月的薪支。他的朋友有一件皮袍放在他那邊，他早已把牠當在當舖中；近來除了身上的棉袍，和牀上的絮被外，便當也無可再當了。而且暮春的天氣，寒燠最不一定的。要是把棉袍絮被當了，他更無以抵禦料峭的春寒。

他每日沈沈的幽閉在自己的房內，一面是因為受經濟的壓迫，挫折了他熱狂的態度；一面還有他特別的目的。他十點鐘起來的時候，天天都看

見對面統樓上坐着一個對鏡梳妝的女子，他故意把晚上閉上了的玻璃窗，呀的開了，去引那女子的注意。那女子抬頭把他一瞧時，他沉鎖着的臉孔，便放出一絲的笑容。若是那女子的窗內，罩着一層白布，他便像失了什麼似的惘惘的坐着；有時在樓上踱來踱去，像含有許多說不出的幽恨。他呆呆地坐在牀沿的時候，只要聽到了對面的窗門一響，或是竹桿敲在牆上的聲音，他隨即立起來向對面看過去。有時他受了耳朵的欺誑，有時却看見了一個白髮婆婆的老媽子，他便失望了，依舊呆呆的坐下。若瞧見了那個女子坐在對面做工，欣欣的笑容，又在他的臉上出現了。那女在俯着頭做自己的工作，他吟着些不入腔調的古詩，等到那女子抬頭看他時，他纔停止了哈哦，有一天，他看見她穿着一件白灰色的衣服，和他自己穿着的顏色一樣；他過敏的神經，覺得那女子是表同情於他的；故意穿起和他一樣顏色的衣服，是向他引誘的。雖則那女子從未向他點過一次頭，微笑過一次，但是他以為穿的衣服既和他一樣的顏色，便是她已經愛上了他。

了。有時那女子在和她自己的妹妹微笑，他總以為這樣溫和的微笑是對她而發的；那女子雖不會看見他，而他在她微笑以後，總要和她點點頭，微笑着報答她的盛意。他整日的光陰，上課吃飯而外，便這樣無聊的過去。

馬路兩旁的店家已上了電燈了。黑暗之神伸張着兩翼，侵襲到他的房內。他點着了一盞美孚燈，螢火也似的在風前跳舞着。他看見對面那女子的白布罩着的玻璃窗上，放射出雪亮的電燈光線，愈覺得自己的室內黑暗無光，無聊的把書架傍邊掛着的日曆撕下了一頁，在後面寫着幾個很潦草的字：“我短促的生命，又死了一日了！”

二

他的神經非常衰弱。驟寒驟熱的不定的天氣，異常的累人，尤其使他困倦。他在床沿上呆坐得太疲乏了的時候，便躺在床上，似睡非睡的朦着兩眼。他的臉色本來就瘦得難看；近日受了這樣不自然的生活和憂鬱的心理的影響，臉色一日瘦白一日，簡直同久病的人一樣了。他引起一面蛋圓的小

鏡，去看他自己的影子；他真不相信鏡裏的人就是他。他看見自己這般瘦削得可憐，經濟又這般受壓迫，一股酸楚的思想，從他的心中直刺入腦筋，兩行悲苦的清淚，不約而同的流出了眼眶，滴在鏡面上。鏡裏的人影，更罩上了一層慘淡的愁雲。

他的同事看見了他這樣毫無精神毫無勇氣的舉動，都暗暗的在那邊發笑。說他是患着單思症。和他同居的能了解他的S君，見他的孤獨性這樣愈鬧愈甚，很覺替他發愁。S君不是愁他沒有人能了解他，也不是愁他的舉動被人暗笑。S君愁他這樣孤獨的無聊的思想，會使他變成不健全的心理。S君愁他這樣愈鬧愈甚的孤獨性，會影響到他的生理上使他成爲一個病態的青年。但是他的病態已經一天顯明一天，醉狂的心理早已麻木了一半了。S君每晚上必定勸他一次：叫他不要這樣久居着不到外面散步；叫他不要長這樣抱着孤獨的悲哀；S君更說他這樣灰色的人生觀，不是青年人所宜抱負的；自己的光明必須自己去創造。S君說他的前途比較S君自己還覺光明一點，而S君自己

都不肯帶上了悲觀的眼鏡，在他更覺不相宜了。他聽了S君的話，像聽了生公的說法，頑石一般的微微點了點頭。臉上現出一絲絲的慘笑。仍舊一樣沉默着，鎮日閉門坐在房內不肯出去。

其實，S君雖則這樣勸他，勸他不要長日鎖在沉悶的愁城裏；而S君自己呢？何嘗不是和他一樣的無聊！S君心中煩悶的滋長，和他的日益消沉的思想，正是並騎而馳。S君在勸他的時候，S君的笑容上，也籠罩着一種說不出的悲哀。有時S君在勸他，他若是開口答覆，兩人便要作一個長時間的辯論；開始總是S君勸他不用悲愁，等到辯論將要終了的時候，S君的潛伏着的隱憂，給他撥動了，兩人便要相對默默無言，有時竟至於幽幽的坐着對泣。

他和S君同住在一間廂房亭子樓上。前面廂樓和統樓上住着許多他的學生。日間的上課鈴響了，學生一闖地走到課堂裏去上課。他依然惘惘地靠在床上。他斜看着坐在桌邊寫字的S君。他見S君一壁在草草的寫着，一面縐着額紋在想。他看見

S君前面覆着幾叢疎疎的黑髮，覺得S君帶有幾分女性美。這時他不覺嗤的一笑。S君抬頭來看他，他的兩頰，就像夕陽返映的朱霞一般的紅了起來。S君向他說：‘你在想些什麼？’他赤着臉說：‘要是你或者我有一個是女性的，我們這樣親切的同住，也不至於這般消沉了。’S君也微微的對他一笑。

他這樣和S君說過後，仍舊躺在床上，作些無系統的漫想。他只要一瞌着眼，對面樓上穿着白灰的衣服在對鏡梳頭的女子，便笑盈盈的走在他的前面。那女子的嫩白的兩頰，直豐滿得同十五夜的圓月一樣。微微露出來的洋磁一般的白齒，外框鑲着鮮紅的圓唇，像池中半開着的荷花一樣的柔和可愛；那雙轉動着的秋水一般的雙瞳，如荷葉上擎着的露珠一樣的明潤。那雙凹凸不齊的耳朵，便欲形容牠，也找不出相當名詞或形容詞的短句。他儘閉眼想着那個女子想得出神，不知趣的茶房却在門外高聲喊他，催他去上課了。他從床上坐起到書架上取了課本，又跑到窗口去看他剛纔在幻想

的那個女子，只見對面的窗上，深深的罩着白色布幕，他纔快快地走去上課了。

他挾着一本綠書面的幾何，懶洋洋的走上了講臺。點過了名，便把這本書一頁一頁的翻開，直找了昨日摺了角的那一頁纔止。他在學生的時代和初教的幾個月，覺得幾何對於他有特別的興味；他在講解這一角等於那一角的時候，好像已經把人生問題解決了的一樣。近來或者是受了心裏變態的影響，對於這樣機械性的學科，漸漸懷起了憎恨和嫌惡的心思。他一面拿着粉筆和三角板在黑板上畫圖，一面却依然在想那女子緊張着的臉兒的曲線美。他講解的時候，學生在睜眼看他，聽他的解釋。他過敏的神經，覺得他的學生這樣注視他，一定發覺了他靠在窗口看女人的祕密。他看見學生的眼光像箭一般的集中於他的身上，他自己真成了衆矢之的。他想避開了衆人的眼光，面朝着黑板，手裏拿着一枝竹鞭在指着解釋。不安的心兒，使他時時偷看學生的視線有沒有變更。但是他偷視了幾次，學生的目光依舊注視着他沒有轉

移，他的心臟急得漸漸在發跳了；臉上急得漸漸在發燒了，講解的口才，本來是很明白的。這時候也有點模糊不明白了；甚至於期期不能出口了。直到了下課鈴響了，纔把縛在斷頭臺上的與衆棄之的重犯，釋放下來。在鈴聲響着第一下的時候，他便把書本一合，向學生們點了點頭，一溜烟跑回寢室，過幽閉着的生活了。

在他這幾頁的生命史上，都刻着同樣的孤苦的記錄。下課以後，他總是把一條潔白的手巾，牢牢的縛在頭上。他覺得眼前只是火花亂飛，腦袋如受了鐵鎚的重擊一樣，心臟如同簷前的鐵馬隨風震蕩着，依然昏沉沉的假寐。他又勉強掙扎起來，頭頻頻的蕩着，想丟開了滿腔煩惱。但是不能把腦裏的愁思丟開，只使他的頭更加沉重，更覺昏迷罷了！

三

‘不知爲甚麼，近日我的心像裂成幾片碎瓦的樣子，似乎不能復合。

‘我這樣盲目的在塵海浮沉着，究竟有甚麼？’

思？難道我受人家壓迫訕笑的恥辱，還沒有嘗盡麼？

“我真何苦來！要這樣忍垢活着！若是篤信上帝的教士，他們雖則現世受苦，但是在他們死了以後，就有理想中的莊嚴燦爛的天國，供他們自由自在的游散，他們在肉體上受苦，精神上却可以找着無限的安慰。若是有野心的人，他們雖則把自己的精神，嚴閉在物質的牢獄中，然而他們究竟也還可以得許多肉體上的滿足。然而我呢？我沒有理想中的天國，足以供我游散，足以安慰我的精神。我又不是有野心的人，也不作發財升官的夢想，現在更沒有許多可以使我的肉體得到滿足的東西！我只是一個平平常常的我！是一個前途絕望了的我！我的生命，就如那枯朽的衰柳！我再也不能垂着一枝嫩條，我再也不能抽出一葉微芽。在我的本體上，只留着幾道傷痕；我曾受過樵夫的斧斤之禍，我也曾受過蝨蟲的殘食；樵夫和蝨蟲的殘害，都使我回想着而傷心墮淚。可憐我這樣衰柳一般的生命，已經在苦雨烈日中渡了二十三年了。

‘二十三年以來的生活，何嘗有過令我滿足的一日？二十三年以來的生活，又這樣渺茫絕望，更陷入於不堪設想的地步了！

‘但是在我的胸中，也沒有多大的希望。我只要求在我四圍的人，不要這樣盛氣凌人。我希望他們不要在我的前面欺負我。我更希望青年的女子，人人都變得無鹽一般的醜陋，使我死心塌地的不再想追求幻美的處子。

‘我最憎恨的，就是討厭的女子。他們既不肯和我這醜陋的窮士接近，却又要留着許多翩翩倩影在我眼裏，使我陷入於愛之苦悶的深淵中！’

他時寫着這樣雜感式的文章。在幽居着的半月之中，若把牠收拾起來，差不多可以訂成一本小冊子了。他每次寫好以後，自己重覆讀了一過；但是永沒有終篇的機會。他讀到了令自己傷心的地方，使不免伏在床上嗚嗚咽咽的暗哭起來。泣過後便恨恨地把牠撕碎，殘痕狼藉的散在桌上和樓板上。

經過了這樣一次暗泣，腦筋漸漸明晰轉來了。抬頭看着天花板，找那些新發見的浪漫的寄述只

是太陽的光線已經改變了，再也找不出含笑的圓臉和中古的騎士。一陣陣的幻想，又在他的腦裏飄了出來。他眼睜睜釘視在參差不齊的書本上，心中覺着非常慚愧。他想把這幾部舊書賣了，到可以換得幾個買電車票的銅元。然而這些舊書，究有誰肯買呢？二三元錢買來的書籍，要賣也賣不到二三角。就使把架上的書盡數賣了，也湊不到十元。他又想如果能夠賣到十元錢，便可以把他的朋友的那件皮袍，從當店中贖回來，剩下來的錢，倒有一兩天可以整日趁電車，他又想如果把一日的電車費省下來，也可以買三瓶葡萄酒，幾斤牛肉，來吃一個既醉且飽，他這樣想着時，他的眼前好像看見了著書的古人，一個個睜起大眼來對着他努目而視。他沉靜的臉色，又漸漸地微暈了。

有一天晚上，月色分外溶和，他懶懶地走出了房門，跑上晒台去看月。已是暮春的天氣。醉人的晚風吹着，他覺得全體的筋肉弛緩起來，骨骼漸漸的像解體的樣子。雙手背在後面，全身斜倚在牆上，一輪明月，高高的掛在碧天之上，像紅木的桌

子，中間放着一個純淨無瑕的白玉盤。月光一絲絲的洒下來，雖在煩囂的上海市中，却滅不了她清白的本色，晶瑩的潔光。繁星閃閃爍爍地在圍着月輪跳舞。他心中漸漸的陶醉着。猛然間回頭看過去，對面統樓上那個穿白灰色衣裳的女子，正抱着她的弟弟接吻，心中又有些不自在起來。他想他自己能夠變成她的弟弟；即使不能變成她的弟弟，就變成她的弟弟的小圓嘴也好。他若真能變成了她的弟弟去接近他的檀口香腮，他便死了也還甘心。他隨口輕輕的喊着：‘哦！我大概沒有希望了！大概沒有一個女子肯和我接近了！’兩隻眼睛接着也微微的紅起來。他的心急着要他走下了晒台，他的脚偏不肯服從心的命令。那女子和她的弟弟接一回吻好像一把尖刀，在他的心臟刺了一下的一樣。‘哦！你真瘋了！你不如死了罷！要作這樣空虛的幻想！你還不知道你已絕望了麼？’他的口對着他的心這樣說一回，臉上也和眼睛一樣紅起來。他依舊在抬頭望着。身體愈升愈長，全副精神都貫注到那邊。等到她和她的弟弟都睡下了，電燈也滅了，他的心

漸漸有點顫抖起來，臉上更起了一陣的恨色。身體也有點在發燒。他再站不住了，便一直跑到了房內，把門關了，鑽在被內睡覺。但是剛才的事實，剛才的幻想，轆轤一樣的在他的腦裏縈繞着。緊緊的把雙目閉來，却不知不覺之間又在望着窗外如水的月光。

在夜半時，S君把他從夢中喊醒，說他在喃喃的囁語。他回想着晚上的事，自己重新在心內發了一陣牢騷。他又覺得自己的兩頰有點緊張，伸手去擦了一擦，帶有黏性的淚痕，已流滿了他的枕上。

四

‘S君！究竟能夠有女人愛我嗎？’他這樣突如其來的難問，加上一雙睜着鐵圈也似的圓眼，滿臉罩着恐怖的疑雲，把坐在那邊寫字的S君鎮攝住了。

‘怎麼會沒有呢？“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一句俗語，你都記不得麼？畢竟是自己保養自己的身體要緊。異性的愛，雖則足以調和你枯燥的生活，但是像你這半月來的性情，即使有女人能夠愛你，她也不敢愛你了；即使她敢於愛你，你自己却

甘心囚在孤獨的愁城裏，她便欲拯救也無從拯救你了。你枯燥的生活，也無從而可以受異性的調和了，而且……’

‘不用說了，你這一篇畢竟，即使，而且……的演說詞，誰也會講得來的，我若把你的幾個連詞連合起來，我也可以說，我畢竟沒有能愛我的女人了！即使我遍向天下的女人去求愛，然而能愛我的女人始終一個都找不到。而且，而且什麼呢？而且我這樣醜陋，這樣貧乏，更沒有受人愛我的資格了！S君！我雖則沒有被愛的資格，但是我求愛的心，終是不能像死灰一般的死的了；我求愛的心，隨着蔓延的春草，連綿的春雨，一天盛似一天，一天熱似一天。S君！我願跳出這孤獨的愁城，走進了愛之王國。然而愛之王國，偏要拒絕了我！S君！我在這樣無聊的時候，便覺得穿白衣的死神，笑盈盈的站在我的前面在向我招手。然而我雖知死期已近，我畢竟不敢茫茫然去死，因為我，我還沒游有過愛之王國，即使我要死，我也要死在愛人的懷裏，我也要死在處女的脚前。S君！我的愛人畢竟在那裏？畢竟

誰是能夠愛我的人呢？’

‘不錯，你終究脫不了孩子氣，說起話來，老是要這樣激烈的。你要求愛，難道這樣幽居着，便可說是求愛了嗎？所以他們都說你是單思症，一點也不會錯。女人的愛固然是要的；但是因為沒有女人的愛，就這樣把自己的身體犧牲了，也太不值得。你又不但把肉體犧牲了，自己的精神，也同樣的受犧牲，這樣更不值得了。在我想，你就不應該這樣幽居着不到郊外去散散步。’

‘我何嘗不是這樣想，只是我的精神異常疲倦；我袋中連乘電車的錢都沒有了。我有什麼法子來抵抗我的命運，我更有什麼法子來抵抗我這不可抵抗的貧窮。我到外面既不能走路，甯可幽閉在室內受活罪。’

‘那麼，我剛才從友人處借來了錢，你先拿去用吧。’S君便從袋裏拿出一張鈔票給他，對他這樣說。一種憤恨和感激的思想，立刻盤據在他的腦中，竟使他潛然淚下了。

他手執着鈔票，呆呆的出了一會神。心中又發

了一陣牢騷。他恨恨地說道：‘我受了女人的欺侮已夠了！又要火上添油一般的受你的欺侮！’他一面又想把一根自來火來燃着燒了，也可以出這一口惡氣；他的兩脚下已慢慢的移動，走到房外去了。

半月來不曾出外游散的他，這一日也居然手中執着一本小本的燕子龕殘稿到馬路上去閒行了。他漫無目的隨着兩腳向前走去。蔚藍色的天空，襯托着一輪熱烈的太陽；晴天一碧，四際無雲。只有波盪的和風，微拂着他的兩頰，他的臉上便微醉一般的紅暈起來，腦裏也感着一些朦朦朧朧的快意。從路旁一間小店裏兌來了幾角小洋和幾十個銅元，便跳上了五路電車，也不知到什麼地方去纔好。電車到了大馬路，車上的人有十幾個跳下了，他也隨着跳了下去，却仍舊立在電車站口發呆。一路電車從黃浦灘那邊開進來，往靜安寺去，在他站在那邊的電車站口停下了。他也漫無目的的隨着衆人跳了上去。站在電車門口的賣票人在對他說：‘這一面是頭等；趁三等的往後面去。’他的臉上又紅了起來，心中在恨恨地說：‘啊！啊！你這資本家的

走狗！外國資本的走狗！你看我這樣的人，便趁頭等電車都趁不起麼？啊！資本家的走狗！資本家的奴隸！你也來欺負我麼！’他這樣在心內說着，便走到車內坐下。

坐在他左肩下和他對面的都是女人。左肩下的女人，手中拿着一枝鮮豔的桃花。一陣陣的香氣，刺入他的鼻腔，直沁入他的肺腑進去。他也不辨這究竟是花的香氣，是女人的身體的香氣，還是兩者混合起來的氣味？一陣陣的香氣，使他把剛纔痛恨賣票人的心思也忘了。他一面在聞着花香，一面在看對面坐着的那個女人。他覺得這兩樣都足以使他心醉，他儘看着對面的女人，那女人理也不去理他；但是他覺得這樣注視女人，自己總有些難爲情，便從袋中取出取出那本燕子窩殘稿在喃喃的讀着。剛讀了兩句‘偷嘗仙女唇中露。幾度臨風拭淚痕。’下面便再也念不下去了。心中很着急的想看書，雙眼總不由得他要去偷看那女人。

電車又在一個站口停了。皮鞋窸窣的聲音傳到他的耳朵。他抬頭看時，只見一個穿西裝少年從

外面進來，又坐在那執着桃花的女人的左肩下。那少年自然不迫的樣子從袋中取出幾張打字機印好的英文稿子，放在膝上翻閱。執着桃花的女子雙目注視那西裝少年，又視那少年膝上的英文稿子，使他心中又起了一陣不平之感。‘啊啊！我爲什麼不去賣一套西裝的衣服來穿！我爲什麼不去讀點英文可以在社會上出出風頭啊！我一定要去學一點時髦，纔有女人能和我接近！’這樣想着時，便再也不願坐在電車中，到電車一停下來，便下去了。

他倚在靜安寺路傍邊的一株梧桐樹，在看那本書。他的朋友T君從對面走來，他還沒有覺着。T君走到他的身旁，在他的肩上，輕輕的一拍，他從睡眠的狀態中驚醒。他慘然的向T君笑了一笑。

‘爲什麼幾天總看不見你的影子？’T君這樣問。

‘爲什麼這幾天總看不你的影子？’他這樣反問T君。

‘應聲蟲！到我家裏去玩吧。’他也無可無不可的跟在T君後面，到T君家中去了。

T君的家庭是很簡單的。T君和他的夫人，還有兩個男孩子，住在一樓一底的很簡陋的房子。此外僱用了一個洗衣燒飯的老媽。

他走進了T君的家，坐在那未曾漆過的白色的搖椅上，T君自己斜在坑床的右面。T君的夫人正在替她的小兒剪指甲，同他招呼了一聲，仍舊低頭做她的工作。她的小兒嫩白得非常可愛。烏黑的眼珠，瞧瞧他的母親，又瞧瞧已經剪過指甲的左手的指頭。那隻嫩白的小手，正和栽在瓦盆中的隨風披靡的玉蔥一樣的纖纖可愛。他又把左手的指頭，含入口內，雙目注視着還未剪好的右手。他的母親把他的左手從口內拔出，要他垂下，他毫不抵抗的放下，櫻桃般的嫩唇，微微啓開，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齒，向他的母親靦然一笑。

‘來，清兒，我抱抱你。’T君的小兒剛剪好了指甲，他的母親又替他洗了一回手。他就從搖椅上挺直了身向他招呼。T君的小兒笑迷迷的跑到了他的身旁，他把他抱在手內，重坐搖椅上，自自然然的搖起來了。

‘清兒，你幾歲了？’

‘五歲，我以前已經告訴過你的。’

‘我忘卻了。你跟我到學堂裏去讀書好嗎！’

‘很好，我曾經跟媽媽到哥哥的學堂去過一次，真好玩哪。那邊和我哥哥一樣的人最多，和我一樣大的也有；他們一齊在那邊唱着好聽的歌兒，我的哥哥也在那邊唱；我只能唱得兩句，其餘我都唱不來。這兩句也是哥哥前天教我的。’他說到這裏，又抬頭問他的母親道：‘媽媽，哥哥回來了沒有？’

‘停一刻便要回來的，現在還沒有來。’T君的夫人這樣回答。

T君的大兒，挾着一個書包，從外面走進來，T君的小兒，便一溜烟從他的手內溜出來去纏着他的哥哥。只有他一人坐在搖椅上一搖一擺。腦際的浮思，也一樣的飄搖不定。枯黃的臉上嵌着的無神的眼珠，在不住的移動。

‘逸鷗，你怎的平日只做些虛無飄渺的夢想，又要無緣無故的恨人恨己；這些於你的身體，你的生

活，都有不利的。你以後應該改弦易轍纔好。’T君在席上對他說。他坐在桌邊，一面在努力喝着白玫瑰，一面睜開眼看T君和T君的夫人，又看看那兩個小孩子；默着一聲不響，從他的額上幾道密疊着的縐紋，一望而知他的心內交織一種不可言說的複雜的悲愁。T君的大兒望着他的淡紅色的微潤的眼眶，偷偷的在他母親的耳畔，輕輕的說了幾句。她却沈着臉孔向她的大兒搖了搖頭，禁止他不要再說。

他喝酒喝得微醉起來了。枯黃的臉上，現出幾片晚霞一般的紅暈。口內喃喃的說了幾句自怨自恨的醉語。T君知道他平日是這樣的，就不再許他喝酒了。他模模糊糊的吃了幾口飯，始終沈默着沒有說話。

五

他從T君家中走出來的時候，已經八點多鐘了。他走到了宿舍，S君已有事出去，他們也不去開，便一直跑到黃浦江岸，在那邊漫無目的踱來踱去。

高懸在天空中的明月，已缺了十分之一二，却滅不了一片澄澈無滓的清輝。幾顆躍躍的微星，奮出牠們的力量和明月爭光。但明月的光輝和閃閃的繁星，都給道旁電線桿上的強烈的電燈光所侵奪，失去了牠們效力。黃浦江中的大小輪船，一齊閃着幾星隱隱約約的光亮，和深山中出沒不定的篝火一樣的淡黯，一樣的顫抖。來往的人們已經很少了；還有乘未曾停止的電車，在丁丁的響着走着。他走到了外白渡橋，又慢慢從外白渡橋折回來。幾聲尖銳的汽笛，告訴他是江中的輪船，要向外駛出去了。他抬頭向江心看去，只見一隻大輪船，雲影也似的在江中移動着。他呆呆在埠頭看了一回，便趁着六路電車回去了。

斜橋的北首，開着一間小小的酒店，他在那邊喝酒已經不知喝多少次了。他下了電車在軌道的旁邊遲疑了一會，便走進了那間酒店。這時在那邊喝酒的都是些穿着青布短衫的工人，他們的雙手直黑得和鐵屑一樣。工廠裏十點鐘的汽笛已經放過許多時候了。他們一天的工作，倦乏得和病人一

樣，從工廠中出來，便走進了這間店裏談心養神。他挨在一個年老的工人的肩旁坐下，要了一角錢的白玫瑰和一盆花蛤，無聊的在獨自飲着。

他飲酒的目的是想借着酒的力量來驅散自己滿腹的孤憤幽恨。可是飲酒愈多，他胸中鬱勃着的愁火更覺熾盛。無聊的思想，從他的腦裏放出來，像火車放出來的濃烟一樣的在繚繞着。一層層的紅光，逐漸在他的眼前擴大。街上走過一個賣唱的人，胡琴發出的聲音，傳入他的耳裏，他便在目前罩着的一層紅光中，發掘出一樁葬在心內的慘劇。

已是五六年前的事了。那時候正是他情慾最發達的時期。他在十四五歲的時候，便窺透了兩性的祕密；平常渴念着想和女性接近。可是在他的故鄉，永沒有接近女性的機會。他抑遏着的心兒，有時要不住的作不正當的發洩。

一個初夏的傍晚，城內的某神廟裏正在演着舊戲。他草草的吃過了晚飯，便和幾個朋友去看戲。戲却還沒有上演，他正和他的朋友在指着兩邊

廂房中坐着的女人，論起那一個美；那一個醜；那一個的兩目非常清秀；那一個的臉上的粉擦得太不均勻。他們正在這樣談論得出神的時候，不提防他的左頰上早着了別人的耳光；他的耳鼓被擊得雷鳴一般的響起來，同時台上的胡琴也嗚嗚的拉着了。

不可磨滅的葬埋在心坎中的往事，一幕幕重演出在他的眼前。一層層的紅光向空中無限的擴大。那個穿白灰色衣服的女子，和那個在電車中執着桃花的女子，電光一般的在他的眼底閃爍着；他的鼻底又感受着許多桃花的香氣和那女人的衣服的香氣；他不辨他自己陶醉在酒中，還是陶醉着一縷縷的不平的恨事。他在擴大着的紅光中，又看見日間在電車裏拿着英文稿子的那個西裝少年，他禁不住恨形於色。他的不平之感，使他更劇烈的痛飲。他喝完了一角錢的白玫瑰，又要了一角的高粱，更添上了幾碟小菜，他一杯一杯的盡力喝下去，好像喝着淡淡的開水一樣，一點也不覺得苦口。

高粱還沒有喝完，人已經覺着頭重腳輕，有些支持不住了。末後喝着幾杯酒，一滴滴從口角上流了出來。心中鬱勃着的憤火和着酒力催他在心內發燒。他飄然的站起來，付了酒錢。又取出兩個銅元買了兩包花生米。隨着眼底晃着的紅光，一步步顛出了酒店。也認不得他自己的學校究竟要走那一條路回去。隨着兩腳順便向徐家匯路走去。

明月已高掛在中天了。人在綠樹影邊行着時，更找不出自己的影子。夜氣沈寂得如死去了的一樣。行人走着的沙沙的聲響，也沒傳到耳邊了。只有樹葉打戰着的聲音，驚破了無限的岑寂。警察站在路傍，只管自己一顛一倒在那邊瞌睡。他一人走在路上走着。他覺得眼底的景物，電影一般的向前推移；水磨一般的在空中旋轉。口內吃着花生米，又不知在喃喃的說這些什麼。他一步一顛地走到那個警察的身旁，那個警察微微的睜開眼把他一瞅，依舊站着做自己瞌睡的工作。

他走到了一座小小的板橋之上，仰眼看着天空。他看見明月在一層層的紅光之中，向他作慘淡

的微笑；他又看見滿天佈着的燦爛的繁星，一顆顆垂着紅色的長尾，走近他的身旁。他把袋中的燕子龕殘稿取出，一頁一頁的撕下來丟在水面；口中慢聲吟着黃仲則的‘獨立市橋人不識，一星如月看多時。’兩句詩。接着又說道：‘哦！詩人！薄命的詩人！神經質的詩人！’又低頭看着水面的月影說：‘哦！李白！我所敬愛的詩人李白喲！你可在這裏捉月麼？我也要隨着你來了。’他說到這裏，覺得那河底的月亮，比空中的月亮格外清潔，格外明晰。他朦朦朧朧的爬上了橋畔的木欄杆上，伸手向着水中的月兒招手。撲通的一聲，便跌下那又汗又臭的水中去了。在這樣沉寂的中夜，路上沒有過路的行人，也驚不醒那站在遠處的警察。只有河水蕩漾着一層層的微波，河中的月影，給他衝得粉碎，發出魚鱗也似的細紋。天空的明月，仍然高高地掛着，一樣的淒清澄澈。

十三年，五月作。

淚痕的狼藉

窗前放着一枝隨風搖動的蠟燭，伴着頹然無力的躺在床上的古摺先生，同時流下了三行熱淚。

室內的空氣，如經過了暴風猛雨以後的死一般的沉寂；又如敗陣的兵士歸來，看見了前山的草木，聽到了澎湃的急流，心疑是前途埋伏着千萬伏兵準備截殺一般的緊張。只有床上臥着的一個六七歲的女孩，呼呼的發出幾陣鼾聲，和牆外蕭蕭的風聲斷續相和。

古搢先生含着眼淚，頹然的從床上坐了起來，無力的歎了幾聲氣。那雙淚珠躍動的目光，盈盈向室內的四周注視：他看見了雜亂無章堆着的衣服，巍巍疊疊的變成了紫褐色箱籠，地上放着一個他夫人嘔血時用過的赤銅火爐，床前掛着的花布煖帳，紅色的廚前掛着一件灰色的他長子逸揪所穿的夾袍，窗前放着那枝插着蠟燭的他夫人帶來的燭台，旁邊放着一座塵封的古鏡，櫃上堆着幾本撕破了的舊書；他覺得室內的一切，無一不是催他傷心落淚的資料！他又回頭看看他臥在床上的幼女，他眼中的淚珠，一顆顆的從他的兩頰流到了床上。他沒精打採的呆坐在床沿，隱約的燭光中，彷彿看見了嘔血而死的他的夫人；他看見她那憔悴不堪的形容，瘦骨如削的兩頰，額上密疊着幾條填滿了愁恨的綉紋；他彷彿看見坐在廚前和他哀哀的對泣；同時他的耳畔也彷彿聽到了一種嚶嚶哀泣的聲音。

“啊！我真想不到我的家庭竟有這樣破壞的一日！竟會陷入了這樣一敗塗地的境地！”他梗着喉

喘歎了一聲氣。槁木一般的右手抬起來揩去了晶瑩的淚珠。緩緩的從床上站了起來，把窗前那枝搖動流淚的蠟燭提在手中，傍在桌前對着紙窗呆呆的出了一回神；紙窗的幾條裂縫，隨着窗外的微風振動着，發出微鳴的聲音。他又抬起頭來向塵封着的樓板仰視，偶然有一點微塵落在他的臉上，他用手向臉上一擦，在他的粘濕的眼眶上留着一個黑圈。

他從抽屜裏面，檢出了一張墨痕斑駁的字紙；把那枝燭燈提放在床前的小廚上，慢吞吞的重坐在床沿。模糊的目光，在燈影隱約的房內四顧了一回，忍淚把那張字紙展在眼前；剛在想睜眼細認的時候，床上的幼女，又從睡夢中醒來，帶哭的聲音喊着她的媽媽。把他的思想打斷。他只得暫時丟開了那張字紙，回頭來看顧牀上的幼女。

“蓮兒，你醒了嗎？不要哭你要不要撒尿？”

他揭開了棉被，把臥着的蓮兒扶了起來，又把她從牀上抱起放在牀頭的便桶上面。稚弱的蓮兒睜眼朦朧的注視着搖動不定的燭光；跳動的火簇，

放出幾點燈花，向上面噴射；嗤嗤的聲音，正如燈光跳舞的歌曲。她注視了一回，站起身來爬上了牀上，他重新代她蓋好了被，叫她入睡。

“爸爸！我肚飢得很，點心拿些給我吃吃。”

兒把雙手伸在被外，指着桌上的鐵箱說。

蓮兒一面在吃着餅乾，一面睜着一對活潑的小眼偷視着她伶仃的父親。她看見她父親的兩頰，還留着潮溼的餘潤；她父親的左眼上，還留着一顆光線晶瑩的水珠；她稚弱的腦筋，不知她父親的心上埋葬着無限的隱痛。她嬌聲說：“爸爸你爲什麼也和我一樣哭呢？”

清脆的兒語，像一支尖銳無比的細針，挑破了他暫時遮掩着心內的傷痕的薄膜。他像一隻受了重創的孤雁，深深的躲藏在菁密的蘆葦叢中，驟然又受了獵人的槍聲的震驚，展開了兩翅在月光如水的靜夜徘徊哀叫；他又像更深入靜時獨自在幽巷中打更的膽怯的村夫，提心弔膽的在路上戰慄，驟然聽到了如狂的犬吠，發出恐懼而悲慘的呼聲。他充滿着淚珠的兩眼，不住的扇動，斷續的淚珠又

重重像串珠似的吊了下來；他又怕他悲慘的傷痕，像一支毒箭似的攻入了他幼女蓮兒的心內，不敢正視着蓮兒的臉龐，偷偷的向黑暗的地方拭去了眼淚，遏抑着胸內的萬斛悲愁，勉強的向蓮兒說：“親愛的蓮兒，你好好的吃完了餅乾去入睡，不要想東想西，你的爸爸又不是孩子，那里會哭呢。”他的話說到終了的時候，連續的淚又滴下來了。

“爸爸，你伴着我睡吧。我怕得很，平時媽媽不伴着我睡我是不能入睡的。爸爸，媽媽究竟到那里去了呢？孀娘說媽媽是死了；死了難道不和到外婆家去一樣的嗎？從前媽媽到外婆家裏去，一到晚上就能回來的，爲什麼死了就不能回來了呢？爸爸！媽媽爲什麼死了十多天還不回來呢？我要去！我找媽媽去！爸爸！你帶我去找媽媽去！……”蓮兒帶哭帶說懇求着，把枕畔的餅乾推在一邊，坐起來伏在她父親的身旁嗚嗚的哭泣。

“爸爸！我要你帶我去找媽媽！我還要去找着哥哥！哥哥也跟着媽媽死了，他們爲什麼不帶我一齊去？爸爸！我要你把哥哥叫回來，我要你把媽媽

同哥哥一齊叫回來，……爸爸！哥哥說帶我到學堂去，媽媽也說叫哥哥帶我去的。現在他們都死了！他們一定騙着到學堂去的。爸爸！我要到學堂去！我到學堂去找媽媽和哥哥。爸爸，明天你帶我去。”

“蓮兒，好好的睡，不要想東想西；蓮兒，親愛的蓮兒。”他把蓮兒放在被內，自己也睡在蓮兒的外面，雙手撫着她的背部，又摸着她的嫩頰。斑駁的淚痕，又雜亂的印到枕上。

深秋的下弦月，靜悄悄的爬上東方的屋角，偷偷的照到他的窗上，破裂的紙窗，頓時分成了明暗兩層不同的形色。紙縫照進一個蛋圓的月光，剛投射在燭光照不到的床邊。火燄依舊嗤嗤的響着；四寸多長的燭淚痕迹，已經縮短了半寸有餘。火燄的中心結着一顆燈花，室內的光線因而減少了許多。跳梁的老鼠，在燈光隱約的地方，不時的來往；偶然打翻了各種物件，便發出砰然的聲音，驚動了剛纔重睡的蓮兒，像平靜的水面，投下一塊小石，霎時便起一圈圈的波浪一樣的使她不能寧靜。她在床

上轉過身來，放了一口沉沉的氣；哭後的餘哀，刺入了他的耳朵。他又不住的用手在她的背部拍着，阻止她小小的靈魂，從睡夢驚醒，又沉入了悲哀的深海。他一直拍到她發出呼呼的鼾聲以後，纔停止了的工作。

素來不慣撫養小孩的古措先生，自從他的夫人死了以後，一個人伴着幼小的蓮兒，過着乳母一般的生活已經有十來天了。早上起來的時候，須要替她穿衣着襪；日間又要提心弔膽的照顧她，須要照顧她的冷暖，照顧她的飢餓，照顧她受了別的孩子侮辱；晚上本是他最傷心的時候，蓮兒又要累他這般受苦，使他更加要想起他的夫人而下淚。他看見蓮兒睡熟了，纔慢慢的坐了起來；牆外傳進一聲帶着悲苦的那個小販叫賣的聲音，他想起自己晚上只喝了兩碗粥，現在覺得有些腹嚮起來；他便不經意的拿來了幾塊餅乾來充飢。他一面在想起他近日的境遇。他想起蓮兒這般糾纏，若有她的姐姐素梅在家中替她料理，他也可以用不着這般擔心；可是他一想素梅，又要連帶想到他的夫人，因為他

的夫人嘔血而死的原因，固然是由於族人的壓迫，家境的艱窘，使她日陷於愁苦的深淵中；而素梅對於母親的不睦，時常使她嘔氣，正如下井投石；素梅對於母親致死的原因也要擔責一部分的責任。他回家的時候，幾次想把素梅痛罵，他終於忍住不說。他末後把素梅送到舅家去，免得她在他的眼前，使他看見生氣。而在晚上，因為蓮兒的叫哭，素梅的被逐，又要使他難受。

倦怠的面容，在燈光黯淡的室內，更覺增加了幾分瘦老的顏色。一副蒼削而枯黃的臉孔上，包着兩頰的筋肉，已經和包裹物件的薄紙一樣；高起的顴骨，正如山間崢嶸特出的岩石；兩脣的顏色，正如久浸在鹹水中的彩紙，已變成了一種慘淡的形態，沒有絲毫紅潤的血色了。幾叢纏着的鬚鬚，鬆鬆地散在額上的亂髮，襯託着他的面部，使別人在他四十餘歲的容貌上看起來，增加上十多年的年紀。他閒坐着，默想了一回，面色也呈現出幾次濃淡不同的變化。他末後把以前擱置在桌面未看那張紙重新展開，帶着悲不自勝的調子在輕輕的念

着：

“親愛的父親：

我知道你接到報告你母親已經病歿的電報，你一定要感受着萬箭穿心一般的苦痛。可是父親！你正在悲傷我的母親時，你不幸的兒子，也隨着他的亡母，追到一去不返的冥中去了！父親！我不及你的回家，我已和人世長辭了！父親！千萬要求你饒恕我！不幸的兒子在青春的時期死去，教年老的父親爲他下淚爲他悲嘆，這是何等悲慘的景象呀！可是，父親！我請你不要爲我下淚，請你把牠當做一個惡劣的噩夢，請你把牠當做一片海上的蜃樓。父親！我請你把我的一生，當做朝生暮死的蜉蝣一般看待；我的生命不過如那一閃的電光，俄頃幻滅的泡影；我與其一生永遠葬在悲哀的深谷之中，我寧不如把殘骸葬在千山萬壑樹木蕭森的古墟裏面覺得超拔！”

他竭力遏抑着悲哀的情緒，想把自己的愁恨，衆深的掩埋着使他不露痕迹，可是讀到這裏的時

候，淚珠又不約而同的雙雙奪眶而出，滴在墨痕斑駁的紙上，留着一點潮溼的形迹。同時發出一聲似哭非哭的淒楚的嘆息，又繼續着念道：

“父親，我在這二十餘年的短促的生命中，已經深深的嘗着了人生的滋味。我一想到人生兩字，那背後伏着的悲慘，痛苦，愁恨，穢濁，……各種不同的圖畫，便一幅幅的揭示在我的眼前。我們所處的社會，又直是奸詐的遁逃藪，罪惡的製造廠。我幼小的時候，心中已早被這腥穢的空氣所包圍。我們的家庭，更昭然的把這些缺點盡量的暴露出來。我的理想本來已經是偏於悲觀，更加上了幾年教育的陶冶，使我的理想更走入了歧路。父親！我想我若是一個沒有知識的愚人，或者還可以延長我的壽命。而且這幾年學校的生活，也只能把人生的短處告訴我，學校中同學的暴動，師長的優游和墮落，都使我的腦筋受了強烈的刺激。而那使我們陷入破產的地位又盡力壓迫着我們的叔父，那無知的時常動了無謂

的爭執的弟妹，他們都是逼死母親的兇犯；也就是逼着我不得不去實行自殺的主人。父親，我雖然沒有看透人生的底蘊，雖沒有澈底了解人生的真義，然而我個人所受的苦痛夠了！我想起我一生受人家的摧殘，受人家的踐踏，我便欲流淚也沒有餘淚可流！我死後若有人把我的細胞細細的分化起來，恐怕除了酸苦以外，再也嘗不出第三種滋味了！父親！我若不隨母親而去，那里還有負載痛苦的餘勇呢！

父親！我看不慣那辱罵父母的酗酒的叔父；我看不慣那牝獅一般兇狠的孀母；怯弱的母親天天都要無端受他們的辱罵，橫遭他們無謂的摧殘。當叔父吃醉了酒以後，他竟致因一個螞蟻在他的臉上咬了一口，而竟公然的大罵我的母親，竟然指着外祖父母名字痛罵，竟然要拿起舂米的石杵來搗毀我們的窗戶，竟然會狗一般的和衣臥在我們的門外；可憐母親只能像啞啞的寒蟬一句話都不敢回答。

那與波助瀾的嫡母竟然也和她丈夫一樣的作惡；她常常拿些不相干的事去觸怒她的丈夫，把怒氣向我們的家人發洩。可恨素妹和瑤弟二人雖已到了成人識事的年紀，却也不能諒解母親的一片苦衷。他們每當叔父外出家中稍得安息的時候，不是他們兩人相互的作對，便是一個向母親作無禮的要求，他們簡直使母親的胸中沒有片刻的快樂。有一次素妹竟然因為受了外人的閒言，天天和母親拌嘴；她竟然說母親沒有錢給她用就不該生了她；她又說她不能出外就學是受了母親的糟蹋；她又說她處在這樣的家庭直和在牢獄之中一樣，她又說她有這樣的母親還不如沒有母親的孤女好。父親！其實我們的家庭，也是小康的家庭；若不是受了叔父和嫡母的破壞，我們何至於這般離散這般擾害！素妹對於已往的事跡不是不瞭如指掌，不知她為什麼竟然違背了自己的良心，隨在他人的後面盡力來壓迫母親。女子應該和男子一樣的出外求學，這

原是天地間不可磨滅的定律；可是處在我們這樣朝不保夕的家庭之中，我雖幸得在中學畢了業，不幸的瑤弟便已受了經濟的影響，不得不中途輟學去另謀職業以維持家中的生計；他的中途輟學，雖非他的心中所願，但是他受了我幾日夜的解析經過了母親日夕流淚的感化，已把他金剛石一般堅硬的心腸化軟，也在兩月前到店中去服務。不知自諒的素妹，不去想想她自己所處的地位如何，不去想想現在我們家庭的境况如何，更不去想想現在資本主義稱雄的時代貧民簡直是沒有一線生活的希望；現在她竟然超出世界的公理以外，用這種非分的要求和母親作難，用難堪的語言使母親走入了死國，還有何話可說呢！

當我初在中學畢業的時候，我們的家庭雖已陷入了破產的危險；我升學野心却還正達燃燒的最高點。我滿心期望我能夠在高等學校畢了業，雖然是以我隻身負着還債的重責，我也正是心甘情願！可是我當時走遍了

平時號稱知己的朋友，向他借一二十元的債款，他們只能給我滿口好聽的回答，他們也像同是一個鄙吝的父親所生的一樣，各人都是這幾天恰值沒錢使用的時候，那里肯借給我使我得意的回來呢！末後雖然由母親把舊衣服檢出當來了幾元川資，但是薄命的我竟遭了仗着資本家維持他命脈的學校的拒絕；我失望的在外面過着一個多月的飄零生活，至終維持不住自己個人的衣食，只得依舊從上海把自己帶去而用不着的衣服當了作川資回來！我們的家庭從此又增加了二三十元的負擔。我升學的野心從此烟消雲滅，我的心也長浸在悲愁的深海中了！

我回家後的生活又是非常的艱窘。懦弱的母親雖不來說我的短處，外人的熱嘲冷笑早已充塞了我的兩耳。我生成的力氣非常的薄弱；二十斤重的物件加在我的肩上，便可以使我兩肩感受着折斷了一般的痛苦；手中提着一桶的水，我的兩臂便感受戰慄不甯；每

日走了五六十里的路程，兩足便似乎不和我的腿部相沖接，腳底還要起了許多水泡，腳心也要感着隱隱的沉痛。凡是我這許多缺點，都可以使我陷入無業可就的境地。不客氣的叔婦，竟把我當作毒罵和譏諷的資料。末後我由一個有力的教育家替我介紹，我纔能在城內的一個初級小學裏面當教師，每月四元錢的薪水，在我們的家庭中像一支烏羽投入汪洋的大海一樣，沒有微末的補助。即使我每月能得到五六倍的薪支，也只能供給人家的利息。然而我的地位，在我們的故鄉不能不算一個優越的地位。隨在我後面覬覦着我的地位的人，有十餘人之多。假使我嫌他薪支太微薄不肯去就職的時候，覬覦着這地位的人就使二元錢一月也甘心去擔任。父親！這樣人類的壽命太長的社會，還有一線的生機嗎？父親！我真的被萬惡的社會壓榨死了！

我還有一件悲慘的故事，我準備着把牠隨着我的身體帶到墳墓中去，永遠不使牠拋

頭露面的流在世上，使無謂而多感的文人，爲我這不幸的事情，而流下於我無補的同情之淚。父親！我現在守不住我的宣言，竟公然向你提起，請你爲你不幸的兒子懺悔。父親！我請你把兒子的不幸當做自己的不幸；不要把兒子不幸的往事，當作輕薄兒的舉動，當做違背禮俗的舉動。父親！你知道你兒子一生的命運，都是由這悲傷的往事爲之注腳。父親！你知道石瑛女士死去的那日，便是你兒子一生希望埋葬了的一日呀！……”

他看到這裏，不由得心中打了一個寒戰。他想起石瑛女士的父親湯君是告唆他無賴的弟弟來破壞他家庭的造意犯。湯君雖然是一個負有盛名的紳士，可是他的心地直和腐泥一般的污穢，和虎狼一般的兇狠。湯君時常利用他人的不和，去從中作梗，可以得些不義的錢財。他無賴的弟弟和湯君正正是意氣相投的好友。湯君的家產夠不上供給衣食的家產；湯君的家世也是低微的家世，不過仗父親的才名，仗着父親的門人布滿於縣中的學界，便

公然稱雄一時。湯君的才智也足以濟助他作惡的本能。他時常利用愚昧的庸人，把他們的錢拿去增益自己的財產；他又利用他人的錢去向各方活動，增高自己的地位。他又仗着自己的地位去哄動人家的視聽，使他人爲他傾家而無怨。古搢先生的弟弟便着了迷似的隨着他。湯君竟然用古搢先生的弟弟的名義向別人借來了五千多元，他竟然用這五千多元的錢把自己的位置建築在全縣紳士中的最高級。可憐徒好空名的古搢先生的弟弟，受了湯君的愚弄，竟致連累着古搢先生的家庭，也陷入了破產的境地！他自己還誇負着急公好義周濟朋友的空幌子，時常在別人面前陳述；一面又要把自己的骨肉壓迫。這樣犧牲了自己兄弟的友愛，去扶助朋友作惡的難言的慘劇，一幕幕重新在他的心頭開演，他的心真感受着四分五裂的苦痛。他又想起那一年的端午節的慘事，他的心頭又刻上了一道傷痕。那是他的家庭陷入了破產地位的次年。他的弟弟雖然破了他的家產，一面還償不清債主的年年增加的本利和。那年的端午節，他弟弟的家中，廢

集着許多逼命一般的債主，無法抵對的他的弟弟便趁着這機會到他家中滋擾，藉此可以回答這些債主。他的弟弟搗毀了他家中的什物，搗毀了他家中的窗戶，把狗糞塗在他的門上，把狗糞投入他放在灶上的罇中，又走到他的樓上把小便滿撒在他的床上；末後終於敲腫了自己的額角到縣署去驗傷。可憐他和他的夫人便受了無限冤枉到公署去聽候審判。無惡不作的湯君和他自己一個命為邑紳的堂弟，竟然聯名跑到知事的面前為他的弟弟關說。不幸的古摺先生和他的夫人便被審判官枉判了每人一年的有期徒刑。他回想到這無限的冤枉和委曲，眼眶上又吊下了幾顆酸淚溼透了紙背。

——啊啊！假使我白髮的母親，年長的長兄若有一人至今尚存，我的家庭何至於這樣破落呢！啊啊！不幸我的地位竟這樣難堪，累得我的妻兒都遭了厄運而慘亡！啊啊！我的……

梗咽着的喉嚨到末後的一句話，竟哽住不能繼續說下去了。深深的從懷滿着慘痛的胸內舒出

一聲沉重的歎息。回頭去看看床上的女孩，又繼續念道：

“父親！我寫到這裏，如一隻受創的孤雁，重新聽到了那追隨我後面響着的隆隆不絕的鎗聲，使我心上刻劃着的傷痕，依然開裂！我沉重的頭腦，竟然暈了過去。父親！我背負着重重的冤孽，歸向上帝的座前受判。我胸中填滿着無窮的憤恨，使我一刻不能寧息，使我又要詛咒那不仁的上帝！我深深致恨那不仁的上帝，為何在愛的道上偏要栽滿了刺人的荆棘！父親！假使我手內有一支手鎗，我若不把那上帝射死，我定要使石璞的父親的頭顱變成了七穿八孔的把子一樣，纔能平我胸頭的憤火！啊啊！父親！我想不到石璞的父親，會把自己的女兒當做應酬相贈的品物！我想不到他竟犧牲了女兒的自由犧牲了女兒的幸福，去把自己的地位填高！一個懦弱無能的女子，又沒有母親可以傾心置腹的發揮自己的意見，又沒有奮不顧身的力量可以抵抗她父

親的壓力，自顧不暇的我雖能為我們的前途計劃，却不能使我們的計劃有實現的機會！她曾經和我計劃過我們將來的生活；她自願脫離了華貴的家庭，和我同甘貧苦；她自願和我一同投身到別的社會，即使過着飄泊的生活，也自甘心；她自願拋了她父親為她定下來的婚約而不顧；她說若是她的父親逼她去度奴隸生活，逼迫她去和一個不相識的以賭嫖為生活的男子結婚，她至終願以一死相償。父親！不幸的石瑛竟不能跳出自己的預言，走入了自殺的末路！你不幸的兒子從此便永失了自己的歡樂，埋葬在無可奈何的地位！父親！我在她死去的那日，我也曾決計自殺隨在她的後路。啊！父親！我已決定的計策又被貧病交侵的母親所軟化；我只得伴着不幸的母親，過了一年多的淒涼流淚的生活！而今我已走入了山窮水盡的末路，我的慘史也可以從此結束了！

別了父親！這是你兒子最後的呼聲了！我

死後知道你仍舊免不了叔孀的壓迫；免不了要和素妹嘔氣；免不了要爲瑤弟的前途擔憂；而最使你縈懷使我死而不忘的是可愛的蓮妹！啊！可憐稚弱而聰慧的蓮妹，在她這樣幼小的時候，便已種下了不幸的根蒂！天呀！難道人生的聰明便去不祥的朕兆嗎？啊！我的蓮妹呀！我的幼稚的蓮妹呀！

別了父親！永遠的別了！你不幸的兒子已將葬身在不可復見的地方了！親愛的父親！悲風呼號，鴟梟慘叫，便是你兒子歎息的聲音了！愁雲靄靄，烟霧迷漫，便是你兒子愁苦的形容了！雨水滂沱，潮聲澎湃，便是你兒子悲哭的時候了！父親！風雨連宵，大地陰晦，那點點明滅不定的流螢，便是你兒子的靈魂飛舞！父親！那閃爍的繁星，今向無窮的空間長殞；那幻滅的七色彩虹，今在天半消盡；那沙漠上呈現着的空中樓閣，今被狂風吹散；那草際眩耀着的點點燦爛的朝露，今被陽光照淨；一件件都是你兒子的命運的徵象。別了父親！像枕

上的一場幻夢一樣，已經在人間消失了！你不用爲我而對影傷神，不用爲我而臨風雪涕；你的悲苦只能增加你兒子的不安！別了父親！我拋下了年老的你，拋下了年幼的蓮妹，拋下了我未來的希望，隨在我母親的後面，到地下去找尋我已死的愛人去了！我離開了壓榨我的社會，到那充滿着理想的和平的天國去了！我將乘着輕風，駕着浮雲，和我的愛人同在天國翱翔。父親！黃葉離枝，蘆花如雪，便是你兒子長逝的時候，便是你思念你的故妻和亡兒的時候了！別了！永遠的別了！天長地久永無再見的日子了！親愛的父親！親愛的爸爸！親愛的……

你不幸的兒子逸楸絕筆”

悲傷毒蚊一般的盤結在他的胸膛。在昨天早晨他還沒有檢出這張絕命書以前，他以爲逸楸的失蹤，是拋棄了破船似的家庭，獨自到另外的地方去度那飄零的生活。他對於逸楸的不辭而別，心中時常起伏着憤憤不平的波浪。逸楸不辭而別的跳

出了這破船似的家庭，使他想到世界上一切的事，都要感到絕望而灰心。他平常相信逸揪是他唯一可靠的助手，他希望逸揪能夠努力的輔助他將來或者有重振家聲的一日，雖則現在他的家庭是處在拮据艱難的境地。昨天他走進房內時，偶然看見逸揪的灰色夾袍落在地上，他順手俯拾起來；把外面在地上染着的灰塵，輕輕的拂去，他的兩眼瞥見了夾袍的袋中插着一束字紙；他把牠取了出來展開一看。那知道這一束的字紙，便是他的逸揪的絕命書！當時他還沒有看完，像驟然聽到了一聲懸空的霹靂，使他的四肢感受到沒有絲毫的氣力；剛纔從地上拾起來的夾袍，依然墮在地上。他頹然的坐下，身體斜倚在廚前。他現在在燈前重新細看完了這紙絕命書，他的肢體仍舊覺着和昨天一樣的無力；他的兩手在振振的發抖。他那無力而充滿着淚水的眼睛，呆呆的注視着搖動的蠟燭，燭光像亂箭一般的射着他，使他覺得眼前有一層層的紅圈車輪似的在燭光的四周旋轉；在那些旋轉着的光圈之中，有時放出鮮紅如血的色彩，他的心中便覺得

這些色彩是和他夫人嘔出來鮮血一樣；有時那些光圈轉成了脩竹茂林似的綠色，他深疑這些澄綠的色彩是埋葬着逸揪的屍骸的萬丈深潭；有時那些紫色的光圈中間，現出一線閃爍的白光，他好像看見逸揪從高山的角上向着無際的懸崖投身而下；他跳躍不寧的心房，陡然覺得如遭了重大的石杵的打擊，發出一陣慘痛，眼前放射出亂動的火花，便是逸揪墮在斷崖上面迸出的血液。他更在那些瞬息變化的光圈之中，不時發見着他夫人的枯瘦的面龐和他兒子的悲慘不堪的臉色。他愈想把這些悲傷的回憶，勉強埋葬在心的深處；他的想像力偏着一個鑛夫，盡他的力量把往事重重開鑿出來，使他不能自己的陷在沉痛之中。

——我這幾年飄流的生活，使我嘗到人生的艱苦已經夠難受了！我年幼的時候，父親雖然生存，却和無父的孤兒一樣。父親對於兒童的生活如何，尚且憑母親一人料理而不來顧問，更那里肯來顧問我的學業呢！啊！我不幸的命運，在我初生時便已經鑄定了的！

——莫說我在精神方面求不到適當的生活，就是我肉體所受的壓迫，何嘗不是和我的精神生活一樣的貧乏！我四十多年的生活，真是在暴風猛雨中過着的顛簸生活了！

——我二十歲以前差不多在墮指裂膚一般嚴寒的冬日，我也沒有穿過棉袍，我只倚仗着一件長不過膝的棉袍不成棉袍短襖不像短襖的棉衣，勉強支持着度過霜雪飛揚的寒宵。啊！我那時也沒有穿過一件長衫；直待到娶妻的那年新做的竹布長衫，是我有生以來的第一次幸運！弟弟呢——啊！他那里是我的弟弟，他簡直是一條惡狠狠的牛吧！他那副生就牛一般的復性，不但不能理解我，而且也不能知家庭的境況。我一面這樣扶助母親治理家政，一面又要自己去求學，預備作將來在社會上立足的根本。我青春期的生活便這樣不聲不響的過去。

——我還記得素來強健的母親，也曾僅有一次臥在牀上生過重病，這時父親已死去了。請醫，煎藥，扶持病人，一件件都仗着我個人去料理。大

哥在外面教書而且已經是獨自分了家的，當然不能來照顧母親。那兇惡成性的他呢，整日成夜的在賭場中過他的生活。我那天藥罐放好了水在火爐上煎着，因為有事要往外面一走，就把藥爐託那半癡式的大嫂看管，誰知道等我回來的時候，藥罐已經倒轉來放在爐上，炭火已經被水澆熄了！可憐的母親！

——接着我因為要到外面去求學，家中的事都仗着兇惡成性的他一人來管理了。我離家的那年，我的內人剛巧懷着亡兒的孕。因為不時要受他的閒氣，使她日夜度着忍悲的生活；而揪兒的憂鬱的性質，不幸便在懷孕的時候種下了根蒂了！

——我受完了高等教育以後，在離家百里的近地的省立中學擔任教職。我受高等教育的幾年工夫，每年因為有官費的津貼，自己的私費總共不到八十元錢。那知他為了別人的關係，連累着我陷入破產的地位，他偏要說是我那時每年要化去二百多元錢的結果。若把我這幾年在那中學所收入的薪俸來相抵，已經比我用去的錢還要多，而他偏

要說我這點收入還夠不上這幾年來人口日繁的家庭的支出。

窗外偶然發出一聲瓦片落在階上的聲響，打斷了他一往直下的思潮。隔牆響着的蕭蕭的風聲，正如年青的婦人新喪了她的情人，當更深入人靜之後獨自在荒園的一角對着他的棺木哀哀而泣。他的耳畔彷彿聽見了他夫人的語音：他的夫人在他的前面向他啜泣，他的夫人又在窗外發出一聲淒慘的嘆聲；他在這半入朦朧的景態之中，又彷彿階前有低吟的聲音，而這低吟的聲音，正是平常他聽慣了的他亡兒逸揪吟詩的腔調。他如睡遊病者一般的不由自主的立了起來，他的耳畔還聽着他的夫人和亡兒在窗外輕輕的喚他。他茫然的把那幾張紙散亂的丟在牀上和地上，開了房門到外面去尋他的夫人和兒子。

幾顆嵌鑲在碧羅天上的明星，像雨夜的流螢似的疎疎朗朗的在空中掛列着。半規的下弦月，正如一個失戀了的詩人在天階徘徊，她的銀白色的臉兒帶着悲傷的神色想去追上了熱烈的太陽；她

那俊俏的面龐因爲失戀的結果，已有半面呈露着灰暗而頹喪的色彩；蕭蕭的西風正是她追懷着往日的熱愛而發出來歎聲；四圍的明星環繞着，爲安慰她的不幸，戴上了閃爍的珠冠爲她跳舞，却仍減不了她的失望和悲哀。她靜悄悄的走上中天，她瞧見許多情人在熱烈的擁抱着作他們的戀愛的美夢；她就把自己的口氣凝結成一片浮雲，她又把浮雲遮在自己的臉上像婦女籠罩着面紗一樣，從那淡薄的浮雲的縫中窺出她的臉色，顯現出來分外的淒涼。爲她深切的悲哀，地上也現出黯淡而憂愁的顏色，留着蒼茫無依的神氣。

涼風輕輕的拂着他的腦部，他從神思朦朧之中醒了回來，一人獨自在月下伴着自己的孤影徘徊。四鄰的人正在沈沈的入睡，一切的東西都陷入了夢一般的景色。在蒼茫的情態中現在他的眼前的只是這殘敗的古屋；屋上蓋着的土瓦，已經長着毛茸茸的黑色的莓苔，冷清的失戀了似的月光照在敗瓦的上面，令人更覺得悲慘。他兩手交叉在胸前，站在階上對月呆呆的出了一回神，又呆呆的倚

在廊下的柱旁，把右足點在石礎上自然的抖着。階上的石塊和柱下的石礎，經過了百餘年的風霜的侵觸，已經變成了老人的齒牙一樣的脫落。他的枯瘦而多皺紋的臉孔，却正和他倚傍着的那株經過蟲蟻嚙傷的木柱一樣，現出灰敗的顏色，沒有絲毫中年的氣象，只是令人感到了垂死般的奄奄一息。

屋上走過了一隻小貓，瓦片窸窣的響着。他那雙含淚的目光，頹然無力的注視着那隻小貓，房內的女孩又在牀上嗚嗚的喊着了。他便離開了月光如水的階上，重新走進房內去看顧他的孩子。

桌上的蠟燭已經只剩得二寸長了；仍舊在隨風搖動着，伴着他流淚。

十三年，十二月，八日，作於天台。

原书空白页

定姑之死

吾友 C 君的長女定姑，在半月以前，因嘔血死了。

C 君和我是十多年的老友；C 君的家庭，定姑的環境，我知道的非常詳細。定姑的母親，在定姑未週歲的時候就死了。定姑是由她的繼母養她的。她的繼母是一個貌和平而心陰險的婦人；而定姑的性質，又是倔強的，富有反抗的精神。所以在她和繼母中間，不時有許多齟齬；但是末了總是定姑吞聲飲淚的時候多。定姑的神經衰弱症，就這樣一

天一天養成的。我看見她那副枯瘦而灰白色的臉孔，早知道這是她短命的特徵。我也曾經和 C 君說過幾次，要是長此生活下去，不和她的繼母分居，她恐怕不到結婚的年齡，就要夭歿。C 君雖以我的話爲然，但是他怕這事對於他的夫人未免有點難堪，始終不敢實行。不幸在半月以前，定姑果不出我所料而死了。

我知道定姑的死亡，便是以上的原因。昨天 C 君把定姑未死時的日記交給我，並且允許我攜歸細看，我纔知道定姑的死亡，還有更悲慘的主因呢！

可憐的定姑喲！我現在冒昧的把你的日記發表了。你在怒目視我呢？還是微微的首肯呢？

三月五日

已是吃過午飯的時候了。我背着晶明的陽光，看見我瘦削的影子。唉！多可憐喲，我的身體竟瘦得如枯枝一般的了！

不知趣的湘妹，嬈着我去看猴子戲，死也不肯放鬆。湘妹喲！無思無慮的坦白的湘妹喲！你怎知

道我心內的悲哀，像亂絲一般的糾紛呢！

猴子戲！多難堪的猴子戲喲！我竟成了一個逃不脫的被人鎖着去做戲的猴子了。我的自由意志，竟被這牢牢繫着的鐵鍊，銷磨淨盡了。唉！猴子！我還不如一隻猴子呢！

我只要闔着眼，便會看見他的影像。看見他那瘦長的身材，穿着一件灰色的衣服，唉！這就是他的灰色生活的特徵了！

自從他死後到今已有十個多月了，他的一副慘白色的臉孔，瘦削得和我父親的乳母一樣；我父親的乳母，年紀又老，家裏又窮，所以餓得這般枯瘦，可憐他這樣年輕，也和她同樣的瘦得難堪。唉！多瘦削的臉孔！臉孔瘦削雖則難堪；若他至今還在，我的心總不至于這樣空虛，這樣渺茫無着。而今呢，索性連一副瘦削的臉孔，也和輕烟一般的向空中飛散了。除了夢幻中，更向何處招尋呢。

他雖則是死了，我總覺得他還沒有死。我常想見他在向我招手說：‘定妹，來罷！我們同向未來的路上走吧！’奉哥喲！你也不用向我招手，我不久就

要接着你的脚步，和你攜手同行了！

湘妹算是我唯一的安慰者。晚上是她伴着我睡眠；燒飯的時候，也是她在我的傍邊，替我拿刀拿菜；她也會說些故事逗我發笑；她也會唱些歌曲來潤濕我枯燥的胸懷；我真誠心誠意的感謝她。但是她那能知道我的擾擾不安的腦筋中潛伏着永遠不消的悲哀；我更何敢以我過去的悲哀的歷史，向這潔淨無垢的天使訴說呢！湘妹喲！你姊姊的淚水是酸苦的；你姊姊的心腸，若待死後剖開看時，怕要如那老猿一樣的已經寸斷了。

頭部很劇烈的發痛，雖把手巾牢牢的縛着，不見得有些微減輕。心臟跳得非常利害，正如一顆欲裂未裂的炸彈。不過這些病徵，我已‘司空見慣’，毫無痛苦的了。入睡頗不安，時常把湘妹從沈睡中驚醒。天喲！我的心怎的這般空虛無着，不住的夢魘呢！

三月六日

昨夜滿天的繁星閃爍，今天下起濛濛的微雨了。春天的氣候，真難預測。

姑母和蘭姊來。由她母女二人，不得不使我想到我的母親。唉！我連我母親的影子，都不曾留在我的腦際。我的伯母曾經說我很像我的母親，不過我的兩頰，沒有母親那麼豐潤。唉！要是母親至今還在，我何至於這樣難堪呢。

我深羨蘭姐的幸福，我深羨蘭姐的自由。蘭姐常怪我的意志太頹唐。她那裏知道我處在這樣環境之下，不頹唐的人，也要頹唐呢。我的勇氣，早已給我已死的母親和已死的他——萃哥——帶去了。

我不能不感謝蘭姊，我每天必須扶病去做家中的瑣事，今天她代我料理得清清楚楚了，我得着安閒的度過一天。

我雖病了；我自己從不肯說起，我的父親和繼母也不知道我有病。今天姑母看見我，她真像一個醫生說我的臉孔這樣枯黃，一定是有病。我自己矢口不認，却給我的湘妹說穿了。湘妹說：‘姊姊這幾天晚上時常用手巾縛在頭部，而且身體也要發熱，不時還要夢魘呢’。我只是瞪着眼怒視她，却不能

止住她的天真瀾漫的話。我的繼母坐在椅上，一聲不響。

晚上我和蘭姐同睡，湘妹却隨姑母去睡了。

我先睡下去，蘭姐靜靜地坐在床沿。我的頭依舊痛得很劇烈。蘭姊右手按在我的額上，左手握着我的左手，兩人都默無一言。淡淡的燈光，照着我眼眶上斷續的淚珠，放出一絲閃爍的光亮，反射到她的眼裏，她也爲我慘然。

‘定妹，你不要太傷心了，人生都是醉生夢死中過去的，你的命運雖說不幸；我想若能自己努力去做，未始不可自己創造一點光明。你不要因爲命運蹇蹇，便絕望了，便把自己糟蹋了。定妹，我望你不要長在悲苦中過日子。’她這樣勸我，我依舊默無一言，淌着眼淚。

蘭姊喲！若是你處在我的地位，像你這樣濃厚的感情，怕你早已要自殺了。唉！我的理智強于感情，究有什麼用呢！只累着多受些苦罷了！

三月七日

今天依舊下着微雨，天空罩着米灰色的雲，顯

出欲死一般的慘淡。

我真感謝我的姑母和蘭姊，她們不肯要我這病人來做事，早就替我做了。我的繼母，素來不肯動一動手做事的；今天也要忙着去做了。但是她看見我時，那副難看的臉孔，真使我有點害怕。

無事偶翻黃仲則的兩當軒詩集；無意中翻到了那幾首花前曲。一首云：‘水流既入海，月缺能重圓。花落人猶在，花前人可憐’不禁伏在案上嗚嗚地哭起來，唉！我的不幸的定運喲！

燈已熄了。黑暗中我倚在蘭姊的懷內。她雙手拿着一管洞簫，斷斷續續的吹着。如泣如訴的聲音，吹得我愁人的心兒在飄蕩不定。我的心：如逸馬一樣的隨着簫聲向空中驅馳；如斷篷的船一樣的隨着簫聲漂泊。唉！蘭姊喲！震蕩着的我的心兒，將為你的簫聲吹得粉碎了。

紙窗的裂縫，透進一絲絲的微風。發出鳴琴一般的聲音；微雨滴在瓦上，淅瀝的伴奏着，蘭姊吹簫吹得疲倦了，兩人便和衣同枕而睡。

三月八日

去年今日，不是萃哥和我見面最後的一天嗎？他自這一天別後，便永遠和我告辭了。罷喲！悲慘的往事，何須重溫上冰冷的胸膛呢。那只有天知道！

我勉強想把這夢一般的往事，拋置在腦後；但是重重的幻影，在我稚弱的腦裏，又一幕幕的重演出來，我那有勇氣把牠驅逐出記憶之外呢！

不知誰迫着我，使我不得不去發見舊日的遺跡。多傷心呀！

我在那隻皮箱的一角，檢出一條未破的舊手巾；去年留着的他和我兩人的淚痕，已模糊難辨了，一種特別的氣味，刺入我的鼻腔，真難聞喲，我幾致頭暈。新的淚痕，又陸續印上。唉！不知明年此日，巾上的淚痕，也和今年一樣的模糊不明否？

去年的今日，我的父親到東鄉去替別人疎解訟事；繼母因為父親不在家，到她的母親那邊去了。天喲！可憐他就在這時候到我家中來和我告別！

他住在我的對門。從前他常到我家裏來玩，我也常到他家中去玩。但這兩年來因為我繼母的干

涉，我和他見面的時候便減少了。那天，他也知道我家裏只有我一人了，所以他纔敢大胆的跑來。

我讓他走進我的房內。我坐在床沿，他坐在‘傍的一條櫬上。悲慘的面容，睜着兩眼向着我儘矚足有十五分鐘沈默着沒有說話。

‘定妹！我將離開這裏，恐怕不能再來了……’他驟然的說，我緊張着的心兒，不住的跳起來，我真不知用什麼對答他纔好。

‘定妹！你怎的儘管癡望着我不說一句話呢？我明知道我的前途有絕大的危險，有絕大的犧牲；但是我不能不去。呵，你的父親真不諒解喲！緊緊的逼迫着我，使我必須向那未知的險路去旅行。唉！犧牲了我個人還不要緊，然而你呢，定妹，你的前途呢。唉！我真累了你了。’男子的淚是不容易流下來的，那時候，他的淚珠却如連珠一般的滴下來。天喲！教我怎樣去留住他，安慰他呢！

‘難道這裏沒有你立足的餘地嗎？……’我只這麼淒然的說了一句，再也不能往下說了。我的心真如切成了碎片，丟在地上給兇惡的野狗，拖去大咀

大嚼。頭暈得十分沉重，就斜靠在桌上。

‘要是這裏肯容我駐足，我何忍拋開這裏，向那未知的路上去冒險呢？唉！我真恨極了！你的父親這樣逼迫着我，——你的父親，到還不如說是你的繼母逼迫着我好。若不是她在旁邊告唆，他何至于待我這樣酷厲呢！唉！定妹！只能怪我的命不好；我的父親既沒留給我許多錢，在社會上又沒有多大的勢力可以支配一切；只落得一個學者的美名。比起你的父親當然有天淵之別了。你的父親以堂堂的省議員，因為我的父親看他不起，就用種種下劣的方法，壓迫着我的父親；我的父親當然是沒奈何，積憤成疾死了。我的孱弱的身體，更不配和你的父親爭執；而且還有你呢；我爲了你，更沒有和你父親爭執的勇氣了。你的父親因我不敢和他爭辯，到也寬恕了我，把我忘却了。但是你的繼母，她却是我們的公敵了。她對於你既然這樣潑辣；對我也不肯放鬆一步。和我對面的時候，總是笨哥長，笨哥短，不絕的稱贊我。背後聽到她說我的話，我真不知嘔過幾次氣了。現在總算是她待我的特殊

的恩點了。她硬要你的父親把我薦到四十元一年的鄉村小學中當教員。——這是印弟的親偷偷的告訴我的。——唉！我雖不願去，却不能不去了！定妹，我雖捨不得離開這裏，尤其不忍離開你，但是可不能不離開了。你總該知道的，我離開了你，好像融融的火光，失去了燃燒的材料。唉！既沒有燃燒的材料，我生命的靈光，也要永遠熄滅了！定妹，我從此一去，我也不願再……’

‘……………’

‘定妹，我在世界上，真可算是最孤零的人了。我沒有父親，沒有母親；我也沒有兄弟姊妹。在世上最爲我所繫念而且最繫念着我的只有你一人。定妹，我是一絲在空間飄泊着的無歸宿的游絲；你就是黏着游絲隨處飄揚的鵝毛。定妹！我離開了位，正如那游絲失了鵝毛，更不知向何處飄泊了。就是鳥，也還有巢可栖；就是雲，也還有山可歸。唉！我比那孤獨的鳥，飄泊的雲，更覺可憐。定妹！今天要算我們最後的會晤了！’

天喲！我眼睜睜的看着他來向我作最後的決

別，眼睜睜的看着他向墓地去旅行，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定妹，我和你永別了！……’他說到這裏，哽咽得不成聲，伏在我的膝上幽幽的啜泣起來了。天吶！寧可拿鋒利的刀來刺死我，爲何要把我的心這樣揉得粉碎呢！我拿手巾替他拭淚，使他越覺傷心；斷續的淚珠越多。

‘我去了！定妹！’他忍着淚站了起來，淒然的說了一句，就慘笑了一笑硬着心走了。我呆若木鷄的坐着。始終不能再說什麼話；只抬頭送他上斷頭台去了。

‘完了！幻隱消滅了！’他去後約半點鐘，我這樣喊了一句，便覺得頭重腳輕。暈在床上。

飲恨偷生着，又過了一年了。一年的生活，真短而長嘯！

從那天別後，隔兩星期，印弟偷偷地送給我一封信。燈下看時，知道是他寫的。筆迹潦草，而且似乎沒有終篇，知道他是多麼傷心呀！

親愛的定妹：

我不知這封信能夠送到你的前面否？我相信印弟的母親待我們還不錯；斷不致于把我的信送給你的繼母吧！

我前生不知作了多少惡孽，今世却要如放逐在荒島上的拿破崙一樣。我此時的情緒，除了宋人詞中所說的‘閒愁幾許？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的句子以外，沒有更好的形容詞了。

定妹。人類真受上帝的播弄！而我們受上帝的播弄更甚！定妹，上帝既不許我們的愛情有美滿的結果，何苦要使我們在幼小的時候便結了不解之緣呢？上帝既要使我們相愛，既然要使我們誠心誠意的相愛，何苦要把你生在富貴之家，把我生在貧賤之家呢？更何苦奪去你的母親，而使那潑婦乘機播弄于我們兩人的中間呢？我知道上帝與玫瑰花以美麗的形色，更與牠以毒人的刺；我知道上帝在愛情的膜外，早就籠罩着痛苦之網了。定妹！我是人間的弱者。

受了上帝的播弄，除死還有抵抗的別法嗎？我心如大風中斷了桅的小舟，將沈在汪洋的大海中了。我死後，只求你在我的紀念日，——這是你所知道的——用落花數片，清水一杯，祝我在天之靈安樂。我便乘着輕風，來向你的髮上輕吻了。

天喲！自從得到這封信以後便沒有他的消息了。等到他死後一個多月，印弟的母親纔把兇訊告訴我；我問他究竟怎樣死的，她却不肯和我說了。天喲！可憐我到現在還不知他死的日期，和死的形狀呢！

我正在把檢着的那封信重放在箱內，蘭姊從外面進來喊我去吃中飯，我因頭痛得異常，倒在床上，沒有去吃，末後她把中飯送進來，我纔勉強喝了一碗薄粥。

三月十四日

不可思議的重大的打擊喲！蘭姊在九日淡淡的告訴我，說我已經許了我繼母的內姪了。我在那日就暈了過去，臥病在床，已有五六日了。

唉！我到今纔知她這樣驅逐了萃哥，逼死了萃哥，還不絕的壓迫着我，都是爲了她自己的內姪！都是爲了將我賣給她的內姪！

蘭姊整日坐在我的旁邊，面上露出踉蹌不安的顏色。似乎她莽鹵的告訴了我，此時在不絕的後悔的樣子。姑母每日必進來探望七八次。看她的臉色，似怪蘭姊多言。姑母喲！你那曉得蘭姊是我的救星呢！

三月十六日

昨夜一夜的寒風，把連綿不絕的春雨吹斷了。十來天沒有出來的太陽，已高高的掛在東方。從紙窗上透進來的光綫，漸漸由壁上移到了我的床前，塵埃在空中漫飛着。唉！我還才如一顆微塵，可以自由自在的游行呢！

連日咳嗽得非常利害，痰吐出後，口內常覺得有點腥氣；但是痰的色彩，自己也沒有看見。今天勉強抬起頭來，靠在床沿向地面細瞧；天喲！這鮮紅的令人可怕的血漬，竟深深的印入我的眼裏，多悲慘喲！一回想時，心內又覺得輕了許多，母親喲！

萃哥！我不久就要追隨着你們了！

我的繼母的良心，已如抹布一般的沾汙了。今天偏像在清水中洗過一樣，滿臉悲愁的走入我的房內。唉！那種假慈假悲的面目，誰要看她！

呵！她是一個多麼作偽的人！她平時不是不知道我的身體這般柔弱的；她更不是不知道我是一個多病的人；她何嘗能體諒我一次呢！就是這幾天，暈去的時候我固不知道她進來過沒有；在我醒着的時候，我的房內，何嘗有過她的足跡，何嘗留過她的影子呢！今日却滿面慈悲的來向我問寒問熱！我除了向她點首示意外，我實在不願和她說話。

喝了幾口如水的薄粥湯，胸中震蕩起來，再也不能喝了。

月光如水，黃昏後，從窗外照進來，令人神魂飄蕩不定。靜靜中看見蘭姊牽着湘妹走進房內，我順手拉着湘妹的手，從她的手心的溫熱，知道我自己的手，是已經冰冷的了。蘭姊按在我的額上，却說十分焦熱，我也覺得頭涔涔欲裂。惟腦中已空洞

無物，只有一縷愁絲，時在岑寂如死的空間，不絕的起伏而已。

湘妹去後，只剩蘭姊一人坐在黯淡的月光之下。她穿着一身青色的衣服，像一位純潔無垢的女教士，在那邊替我懺悔；我愈覺得死之莊嚴，愈覺得死之偉大，第不知何日纔能和死神同居耳！

三月十七日

醫士說我的病是積勞積憤所致；若不放開心些，恐有性命之虞。姑母和蘭姊也常這樣勸我。唉！我已到了危崖絕壁，不死何爲呢。即使要我勉強的生存着，我像木偶一般的生在世間，更有何樂趣？而且我若不死，我的賣身契約已經訂定了；我怎對得住已死的萃哥，更對不住我未死的良心了。

世界最奇怪的動物，總要推兩手兩足自號爲萬物之靈長的人類了。我家中的鷄鴨，也很和善的過牠們的日子；但是我的繼母呢？她待我簡直不如待那些鷄犬好。唉！人間的隔膜喲！隔膜的人間喲！何日纔能滅亡！

腰部甚覺空虛，雖把棉衣摺好填上，還如斷橋

一樣。

殷般的血痕，斑斑駁駁的淚痕，唉！這都是我生命的靈漿。我生命的靈漿將要乾涸了！我的生命也如風前搖蕩着的燭光，不久就要衰滅了。

三月十九日

湘妹折了一枝凋殘了的梅花，放在我的案上，一陣陣的殘香，使我不得不回憶到往日的舊事。

那是三年前的事了。我那時只十六歲，還在中學讀書。

初春的一個下午，白雲輕紗一般的籠罩着太陽；微弱的光綫，從雲縫中透出來射在地面。淡淡的人影投在地上，也和白雲散在蔚藍色的天空中同樣的散漫不單。許多小雀在園中噪個不住，正是牠們享樂的時期。我緩步走入園內，遠遠的就看見萃哥倚在一株梅花樹下讀書。盛開着的梅花，紅得如西天渲染着的晚露一般的燦爛；他的臉色也映得非常有趣。我趁他沒有看見我的時候，偷偷的掩襲到他的背後，用手巾把他的兩目蒙住。他就說道：

‘定妹，你不用蓋着我的兩眼了。你初進園門的時候，我就瞥見了你，我却裝做沒看見，看你究竟怎樣來和我鬧；你果然不出我所料了。’他說着就把我的手巾奪下，乘勢執着我的右手一吻。

‘笨哥，你一個人站在這裏，不太孤寂了嗎？’

‘孤寂！我到還不如孤寂的好！我和你一樣的沒有母親能愛我。我的父親也是很憂鬱的過日子。我孤獨的命運！早就在鐵碑上鑄定的了。’

‘難道你不要我走到你的旁邊來嗎？好，我就去了。’

‘好妹妹！好定妹！不是這樣說。我不是不要你到這裏來，我並且希望你能夠時常伴着我；能夠永久伴着我，那是最好沒有了。定妹，可是我的希望，是水中的泡影，畢竟要成爲無望的希望了。……’他看見我似乎生氣，便這樣改口的說。說完了，深深歎了一口氣。

‘你看的是什麼書？’

‘花間集，裏面的詞真好極了。古人的詞選，這纔算第一本的傑作的集子呢！’他說着，就把書遞

給我。

我隨意翻着花間集，兩人便都沉默着了。

‘那是一片落花。’我看見一片梅花從樹上飛下，在空中漫舞着；我覺得翩翩的蛺蝶，還趕不上片片落花的美麗。

‘落花！我的心比落花還要無主呢！定妹，我真不知怎的好，我的心總覺徬徨無着。’他說到這裏，不知不覺的滴下兩顆熱淚。我的淚珠，也不期然而然的奪眶而出了。兩人便又沉默着了。後來印第的母親到園中來汲水，說我的繼母在找我，我就回去了。我走到了園門時，回頭看他，他還惘惘地在梅花樹下洒着眼淚。

‘落花！我的心比落花還要無主呢！’那淒楚的聲音，到現在還在我的耳膜中作怪。笨哥！你現在已和落花同化！但是我的命運，却正如案頭的殘梅一樣，欲謝未謝，何時纔能脫然出塵呢。

今日吐出的血，比往日來得更多。蘭姊却不怕汗穢替我收拾。我感她和我母親一樣的待我。

最使我討厭的是我的繼母，第二個便是那個

醫生了。今天他又來看我一次。垂在他的背後的一條蛇豆似的辮子，還拖着三根和頭髮一樣的發光的辮總。唇上蓋着的鬍鬚，老是膠着白色的鼻刺。他每天必定和我姑母談說他家庭的鎖事，今天依舊滔滔不絕的談着，一隻手却按在我的臂上替我看脈。我姑母似乎也覺得討厭他，但是總點頭稱是，我只有閉着眼不去睬他。

夜月臨窗，萬籟寂靜。只有蘭姊的鼾聲，和着我的心兒在跳。不斷的回憶，使我不能入睡，咳嗽因而更利害了。

三月二十四日

我的死期，已日走日近了。在二十那天，暈去有三小時的長久。那天吐出的血特多。今天比較少些，大概我的生命的靈漿，將要枯竭了。

蘭姊這幾天守在我的身旁，片刻不移。姑母走進我的房內時，眼眶總是淡紅的，我知她在爲我而傷心。唉！姑母喲！我這無母的孤兒，你就爲我傷心，也改不了我的定運！我若能短命而死，倒是我唯一的願望。我的願望要達到了。我的死期已近

了。姑母喲，請你爲我祝福，祝我速死；莫用爲我悲傷，我不幸的定運，也用不着要別人替我悲傷了。

今日下午同學桂馨來看我一次。她看見我的慘白的面容和枯瘦的身體，使她大吃一驚。她和我已有一年沒有見面了。今日驟然來望我，我心稍慰。

‘定姑妹，你怎的竟病到這樣難堪了！’

‘唉！我還有什麼話可說，我的命運驅迫着我，我的環境壓制着我，我囚在這大理石的牢籠裏，沒有一絲的希望；而且可怕的將來的利刃，早加在我的頭上，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你究竟爲的什麼，這樣難受！’

‘我的身體已……賣……給……人家了！……’

‘竟有這樣的事！那麼，英萃怎樣講呢！’

‘不用再提起了。提起來更使我傷心。他早已死了一年光景了！’

‘……………’

‘我索性對你說吧。我的繼母把我嫁給她的內姪，——這是我的表姊蘭芳在半個月前告訴我的；’

聽說還是五年前定的，不過我沒有知道。——所以她對於我和英萃的關係，力施她高壓的政策，既逼着我不許我在中學有得着畢業的機會，又挑撥我的父親把英萃薦到一個鄉村小學去當教員。他在那邊不到兩個月，就聽說已死在那邊了。唉！自從他死了以後，我已沒有生趣了。而況我的蘭芳表姊重把這種凶惡的消息告訴我，我還生着作甚呢！’

‘……………’

‘桂馨姊！我的生命真像我們校中的那株枯柳。我從沒有開花的日子，又要遭了遍體的蟲傷！桂馨姊！你以前說校中的玫瑰花象徵我的生命，而今總算應驗了。我沒有像那玫瑰花一樣的美麗，我也沒有像那玫瑰花一樣的芳香；不過我現在嘔出來的鮮血，却還不遜讓玫瑰花那般般紅。桂馨姊！我和你今生的緣會，盡于此了。我也希望你不要再來此絕地，使你傷心。桂馨姊！我死後你若能在我的坟上栽了一株紅玫瑰，我將用我未盡的心血去培養牠，使牠開得和沈醉的霜林一般的紅豔，那便是我死後的幸福，便是你的友誼了！’

‘定姑妹！你清醒些，不要再這樣使人傷心了。我們青年的女子總須自己保衛，自己振作纔是。……’

‘桂馨姊！你勉勵我的話已是莫中用了！我前面排好了一條死路，已莫容我有選擇的餘地。我是一個被束縛着的囚奴，我除了候着死刑的施行，還有什麼抵抗的方法？桂馨姊！我現在只望早一天逝世，我便少一天受罪。我多活一天，便多做一天的奴隸；也多受一天內心的責罰，你也不用爲我傷心，而且死也不是可以悲傷的事。我爲世界上解決各種問題最好的方法，便只有死了。’說到這裏，我的蘭姊走進來，她搭訕着和桂馨說我的病狀，我的話便終止了。她們又說了許多瑣事，大約經過一點多鐘，桂馨便走了。她還說明後天仍來望我，我却阻止她不要來。

晚上湘妹對我說，父親明天要回來了。我不知他爲何要驟然從杭州回家。我也沒有問我的蘭姊。

三月二十五日

我的父親果然在今天回來了。姑母說是她喚

他回來的。二十一日那天因我的病體日重，所以她托人致電杭州，要我的父親自己回來主持。我的繼母還淡淡的從旁阻止一次。唉！我的父親回來，於我又有什麼用處呢！

他走進我的房內，略略的問了我的病狀若何。我自己懶得答應，蘭姊代我回答。他末後囑咐我要善自將息，寥寥的說了幾句，就淒然的蹙着額角走出去了。他走到門外，還回頭重望我一次，我不禁雙淚齊下，心內感着無限的痛苦。

今天另外來了一個醫生，這人是我父親的朋友。醫生右手在按我的脈膊時，臉上現出一陣陣的疑雲，大概我的病症已離死不遠了。我反覺泰然。醫生去後，蘭姊和姑母一齊走進來，父親末後也進來了，三人的臉色，顯出同樣的悲愁。我自己只有瞪着眼睛無神的注視着他們。

‘我出門的時候，還是好好的；怎的現在會病到這樣了呢？’

‘可不是麼？你出門的那天，我和蘭兒也曾到過這裏一次。定兒那時雖則很瘦黃，但是還沒有

病。就是我現在初來的那一天，她雖則有點小病，但是她自己還在家中料理事體。不知怎的在九日那天竟吐起血來了。’姑母說到這裏，雙目注視着蘭姊。蘭姊臉上現出悲慘而難堪的形容。父親聽着只是搖着頭，雙目漸漸的幾于合着，額上綹紋愈明顯了。

姑母又接着說：‘我幾次對定兒說，叫她少年人，不宜這樣憂愁，而且她又是病着的呢！九日和二十日那兩天，真叫人嚇煞。一個人能有多少血液，而她偏要這樣不肯放開心……’

父親又徬徨的走出去了，我仍躺着無言。

三月二十八日

今天的日記，大概是我的絕筆了。

兩手怎的會這樣無力呢！拿着一枝鉛筆，竟比平時的石柞還重。天嘯！難道這幾許傷心的遺跡，都不許我留着了嗎？

昨天桂馨重來看我，適值我暈過去。她坐在我的旁邊，直等了一點多鐘，我纔醒過來。我含着慘笑和她握手，我覺得她的手比我的手幾乎大得一

倍了。她淒然的問我說：‘定姑妹，你怎的今天比那天又難看得多了？’我也默着沒有答她，停一會就走了。

三月三十一日

我以為二十八日的日記是我的絕筆，不想今天却還能執筆重記。

湘妹跟在姑母後面走進我的房內，站在我的床前問我：‘姊姊，你的病好些了嗎？’

我微微的點着頭答她，不禁使我心內一酸。她的話，像一塊小石，投在沈靜的水面，揚起一陣微波。湘妹喲！你的姊姊自己期望着死，你還要祝她好些作甚呢？湘妹喲！我深願你光明的前途現着萬丈陽光，唉！我的父親不知肯讓她得着自由的幸福否？父親喲！你既然要為兒女造幸福，便該先給兒女以自由。要有自由纔能造成個人的幸福呢！

微弱的日光，也和我的病體一樣的奄奄無色，對面的牆上，小草隨風倒着，我越覺得我的身世飄搖不定，使我心傷。

我常看見萃哥在欣欣的向我招手。我又常覺

得我的繼母拿着一柄利刃向我刺殺。唉！生機已盡的枯枝，何須更勞斧斤的斬伐；秋風掃過了的小草，何須更勞犁鋤的芟削呢！

我的父親畢竟是一個交際大家，回家後的一禮拜都在外面應酬，探我病狀的時間很少。唉！就使他長日在我的旁邊又有什麼益處呢。不過我想對他說的話，總沒有說的機會，我的病原，他大概也不會知道。

不知何處的鐘聲，悠悠洋洋的傳入我的耳鼓。唉！這就是我的葬鐘了。

我主意在明天把我的日記交給蘭姊，我不能再記，我也不願再記了。母親噯！萃哥噯！我不久隨着你們來了。

C君的跋

吾女定姑于四月十一日逝世矣！定姑素羸弱，吾不謂其死若是之速也！嗚呼傷哉！

余以庶事羈身，在外奔走；家中細務，不克顧問，悉憑吾後妻程氏與定姑二人理之。定姑初就學于邑之女子中校，迨將屆畢業之期，吾妻適患病；

因命定姑輟學，定姑以是常鬱鬱于懷。噫！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是余之過也夫！是余之過也夫！

余于一月十日以事赴杭州。定姑每送余行時，必雙淚盈睫；是日尤涕不可仰，余幾致不能動身。然以事關重大，遂不果。抵杭後，定姑亦數致余函，然所言皆家中瑣事，無道及其個人之事者；余心用以稍慰。第每于夜夢中見伊悲啼于余前，余醒時未常不戚戚于懷也。嗟夫！暮秋雛菊，能經幾番寒霜摧打。余之所以爲定姑慮者在此。余常與程氏言，伊爲無母之孤女，宜善遇之；程氏亦首肯。初不謂彼二人竟有若斯之衝突也！而今已矣！

余于三月二十二日，在杭接姊氏來電，謂定姑病亟，已迫垂危。遂于次日動身，二十五日抵家。見定姑病臥床上，奄奄一息，如雨後梨花，余心爲之慘然。後乃挽吾友李君爲之診察，李君謂定姑病已不起，余心如焚。而復以外事糾纏，不能一心爲定姑理病。定姑之病體日弱一日，遂于本月十一日夭亡。余復何言。

定姑死後之三日，姊氏已率甥女蘭芳返家，余

曾詢姊氏以定姑之病原，姊氏亦漫應余，余遂不能得其真相。今日蘭芳以定姑未死時之日記寄余，始知其病之所由來。嗟夫！一念之差，遂置吾女于死地，吾無以對吾亡女，更無以對吾亡妻矣！痛哉！

溯余于二十二歲娶妻，次年即舉定姑。余斯時雖爲人父，然童心未去，專愛閒游，不務正業，亡妻常以是諄諄相戒。余非惟不能聽其勸告，且以惡言厲色加之于吾亡妻。吾妻遂以憂憤病歿，斯時定姑纔牙牙學語耳，猶未能步行也。越二年，後妻程氏來，定姑育于外家。迨八歲時始迎歸，送之就學；程氏以是嘖有煩言。定姑於諸同學中，特與英萃相善，幾至片刻不離。余以此爲兒童常態耳；初不謂其若是之一往情深也。余若早知如此，何必多此一舉，將吾女字于程氏之姪哉！嗟夫定姑！嗟夫英萃！吾心未昧，爾二人之死，皆余一人之罪也。余將禱于天帝之前，以贖余罪。

猶憶定姑頻死之日，余坐于其床前。伊以手握余手，軀體乾瘦如柴，上膊已不盈握。余淚履下，而定姑則已欲哭無淚矣。氣喘而速，咳嗽已無力，微

聞其聲而已。全體慘白如紙，毫無血色呈現于目前。氣未絕時，猶低聲呼阿母革哥者再，嗚呼，斯時伊始已腸斷矣。氣既絕，雙目猶磷燐注視余頰，不能瞑也！嗚呼傷哉！余而後尚有何樂趣耶？

定姑死後之一星期附誌

——十三，五，十四日脫稿于西

門安徽公學——

原书空白页

楚 漁

楚漁雙眼朦朧的瞧着窗上時，日影已經悄悄的走到窗下去了。這是已經變成了慣例似的，他每日醒來的時候，壁上的時鐘，總是在九點和十點中間。他兩手不住的向臉上揩着；在眼臉上揩了許久，却依舊揩不醒朦朧的睡思。

院子裏而是異常的沉靜。晨興的瓦雀已經飛到野外去覓食了，也聽不出鄰居的鷄聲；微風吹在桐葉上，只微微的搖動着牠們的影子，也沒有相互磨擦的聲響。柳絮一般的桐花，一點點飄在地上，

晶瑩的陽光照射着，溶成了黏濕的水分，在地面上留着斑點的圖案畫一樣。一片淡薄的浮雲，在日下輕輕的飄過，院子裏面的光綫，即時黑暗了許多。靜臥在床上的楚漁，眼睛因為減輕了光綫的刺激，瞳孔慢慢的放大起來。他仰頭默視着帳頂，在腦筋裏面構成了許多複雜而不着邊際的遐想。

‘唔！文隱的話到不錯！男子的屁股比女子的屁股好看。’……他在床上翻轉了身，想到了昨夜的事體，喃喃的自己對自己說。

幾個和他年紀不相上下，心緒一樣無聊的朋友，時常聚在一起談論些這種無謂的問題的。昨夜，那些無聊的人，一個個都聚在他的房內。他們每天談論的話，差不多同刻板的文章一樣，開始總是討論些百談不厭的時局問題，或是批評古人的文章和時人的言行；後來逐漸逐漸變遷過來，便要說到兩性的戀愛問題，他們每天談論却是這些說不完記不轉來的資料。倘使年紀較大的人聽見他們的說話，必定要感到十二分的厭惡；可是他們這樣談了又談，却仍舊覺得滋滋有味。他現在躺在床上咀

囑着昨夜文隱和國威相爭的談論。

‘女子的屁股真好，尤其是肥胖的女子。懸乳一般的肉體，在黑紗裙裏搖動着，這是最好看沒有的了。要我和女人親嘴，我寧可親她他的屁股。’

‘女子的屁股有什麼可愛呢？男子的屁股纔算可愛。我看見老K的屁股，叫我三日不吃飯都可以。我那天和他同到浴堂去洗浴時看出來的；他的肉體又白又堅實，去看大理石的雕像，還不如看他的肉體好呢！我從那次以後，要洗浴去的時候，總要約他同去。’

‘唔！我叫老K的屁股給你看十次，看你能夠餓到一月不吃否？’

‘唔！文隱到可以算得鄭板橋第二了。’

‘不要笑話！因為國威說女人的，我纔說男人的確比女人還要好，不管什麼鄭板橋不鄭板橋，假使有人打老K的屁股我是要反對的。’

楚漁想到了這裏，臉上露出了一片滑稽的笑容。腦裏的思潮，又慢慢的改變了另外一個方向，那些不着邊際的思想，在他的腦裏浮沉着，正如海

中出沒不定的沙鷗，浪花一高起來的時候，那自由的沙鷗又在眼前出現了。他儘管隨潮上下的在床上反覆着，儘管追憶着和那些無聊的朋友所談論着的趣話；却沒有記起他自己是一個悲劇的主人公。幾年來飄泊的生涯，好像暴風猛雨一樣，使他記不起已往的陳跡了。

櫻花照眼的立夏，隨着永逝不返的年華，流水一般的向前消滅了。杭州的風味，和煤烟渲染了天半的色彩的上海終究有點不同。他流落在上海的時候，案頭沒有一頁一頁供他撕下來的日曆；他和住在世外桃源的隱士一樣，只知道太陽下了山，路旁的電燈亮了起來，鑷眉擠眼的在瞧着過往的人們冷笑；路旁的電燈熄了光以後，那永遠不會變更自己的位置的太陽，高高的懸在空中，繼續他未完的工作。他只知道穿上棉襖的時候是冬天，赤膊的工人在路上擠着的時候是夏天；他不知道春天的燦爛，也不知道秋日的肅殺。一自遷移到杭州以後，四時不同的景物，在他的眼前變換着。節季的變換，他雖然沒有留過心；那郊原的景色暗示着

他，他的下意識已經覺到現在是困人的初夏了。

近幾天來因為失了調養的緣故，他的臉色消瘦得非常難看。飲食沒有調節慣了的楚漁，一天只吃一餐或是兩餐，差不多已經變成了慣例。他在上海時曾經足足的餓過兩天，他只能幽閉在自己的房內高臥；有人進來訪他，他便推托着有病拒絕了一切的朋友。一到有錢的時候，他獨自一人走進館子裏面，可以吃完了三四元錢的酒菜。他遷移到杭州以來，那種變成了習慣的脾氣還沒有改變轉來。這幾天來他的身體若用形容詞去形容起來，除了‘瘦骨如柴’或是‘長身鶴立’的幾句成語以外，再找不出更為確切的詞句。

他在貧苦得十分不堪的時候，也曾經對着自己的人影立過誓，倘使他手頭稍為豐裕的日子，他一定節省一點，慢慢的積蓄起來，以免無錢時要七求八拜的向人家借債。可是一到有錢的時節，他便什麼都忘記了。他曾立誓去戒酒，可是他袋裏的錢，有二分之一總是丟進了酒家的錢筒裏面去的。他時常掛在嘴邊說：沒有錢的時候，挨餓是應該挨

的；若是有錢時又要和沒有錢時一樣的挨餓，那末，人生還有什麼趣味呢？

這幾日來酒家已經好幾天沒有看見他的影子了。他好像生定說牢騷話似的，他喝着酒，沒有醉也要假裝和喝醉了的一樣，口內喃喃的罵那些入時的人物。有朋友坐在他的旁邊，他就對着自己的朋友說；要是沒有朋友伴着他，他一定要拖一個不相識的人來洩他胸頭填滿着的一口惡氣，若是沒有酒給他喝，牢騷的話更加發洩得多了。他老是向別人說某人的學問是怎樣下劣的某人的的人格是怎樣墮落的；某人的品性是怎樣輕薄的。因為他們的下劣，墮落，輕薄，所以他們居然能夠享受大名，居然能夠得到六十元一百元一月的重薪！

他不知在什麼地方聽到一個朋友重述西洋留學生的談話，那留學生是對另外一個東洋的留學生說的。他說：我們西洋留學生尚且找不到相當的職業，賺不到豐裕的薪俸何況是你們東洋留學生呢！他聽那位朋友重述的時候，就拿那位朋友當作是一個西洋留學生向他大大的發了一回牢騷。他

說：難道只有你們西洋留學生是人，東洋留學生和國內大學中學的畢業生，便不是人了嗎？難道留學生應該有職業賺錢，其餘的人便不該有職業賺錢了嗎？難道只有你們留學生是有學問的，其餘的人便都沒有學問了嗎？他隨後又舉出幾個留學生來證明他們的學問，還及不上他一個中等學校的畢業生。他說某人在西洋留學了幾年，會說「China Very 危險的英文會話；他說某人在西洋學了幾年的醫，會說人家身上發出來的泡疹，是無關輕重的暑天的癩子，人家的泡疹一刻一刻在那裏延長，他又會說是癬疥；某人在東洋留學了幾年的學，連片假名平假名都分不清楚，讀音也讀不出來；某人教數學的時候，會把十乘十的答數寫成一百一十；某人寫信給他的父親會說父親仁兄大人足下，他舉了這許多的例證以後，說他們這些化了錢求不到學問的闊人，竟然用資格去哄人，能夠得很好的美缺。能夠實地研究學問的人，反而只能抽緊了褲帶，坐在家中挨餓。這種怪現象在中國是同空氣一樣的普遍，同草木一樣的在那裏蔓延着。

他離開了床上，到房東那邊拿來了一盆冷水來洗臉。一條破了幾個大窟窿的面巾，已經從白色變成了黃色，再從黃色轉到黑色了。他兩手慢慢的在絞着那條面巾，無神的兩目射到窗外，不知在注視些什麼東西。房角堆着許多錯雜無章的舊書。有許多書是撕破了的；撕成了對開的也有；撕成了一頁一頁散開了的也有；撕了角的也有。這都是他孤居抑鬱時候的唯一的成績。他心中一面在愛惜這些書籍，一面又在怨恨牠們。他怨恨牠們為什麼要供給給這些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的知識；為什麼要用無形的繩索束縛了他，使他不敢去作惡妄為；為什麼要盡量的讓他知道自己的淺薄，知道人生的目的是永遠找尋不到的；但是他怨恨最深的地方就是恨牠們為什麼不會變成了一張一張的鈔票。他曾經做過夢，覺得屋角的書一頁頁都變成了花樣玲瓏的鈔票，他笑逐顏開的在點着數目，覺得他自己已經是一個最大的富翁了。待他醒了回來時，堆在屋角的仍舊是那些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的書籍。他就怒氣沖天的撕碎了幾部。他目光從窗外轉到

了屋角，對着那堆書籍發呆。

他盡力的絞着那條面巾。水點已經絞盡了的。他還在那邊重絞。那條面巾就是近來境遇的象徵。在他的破皮囊裏面，任他反覆的去找，也找不出一個銅錢來。房東因為他現在是一個中等學校的教員，所以讓他欠了兩個多月的租錢，沒有十分逼緊的向他要。只是館子裏面的老板，因為他付不清飯錢，已經停止了他的火食。他近日都是向另外的友人借來了幾角零錢，在麵店裏面草草的吃了一碗就算了事。他在絞着面巾遐想，就是想今天再從什麼地方去借這幾角吃麵的零錢。

——學校裏面的錢是不能再支的了。那會計先生的臉色真難看！我支的是學校的錢，又不是支他私人的錢；而且這些錢是用心力去換來的。要他這樣惡狠狠的待我，又算什麼呢！他要滿口說窮，難道我支了這少許的零用錢，學校就會變窮了嗎？

——S君雖然是好意，叫我沒有錢用時向他借；但是前月借來的五元，到現在還沒有還他。我

還好開口向他借錢嗎？雖然他每月的進款，比我多得四倍；進款多的人，出款也要隨着加多起來的。那裏有這許多錢借給借而不還的我！

——G君前月曾向我借去兩元多錢，我却又不好開口向他索還，他實在比我窮得利害了。而且我欠了別人的錢不還，別人欠了我的錢就要向他索還嗎？

他這樣自問自答的斟酌了好幾回，總想不出一個借錢的地方。臥在床上時那樣暇豫的心思，逐漸覺得焦急起來。洗過了臉，拿臉水向窗外潑去時，無心把自己的衣服弄濕了，心中就覺得更加不高興起來。重重的把那面盆丟在樓上，隆隆的聲音，震破了院子裏面的沉靜，那些書藉也微微的翻動着。

‘倒運的人總是倒到底的！’說着，向床頭找出了一件舊的衣服，把身上穿着一件弄濕了的換了下來。

他懶洋洋的坐在床沿，向枕畔無謂的在反來覆去的找尋着。枕畔就是他的抽屜了。在他居住着

的比斗大得有限的樓房裏面，只有兩三條微微搖動的板凳，供給那些聚談的朋友坐下，另外也沒有一件整飭的東西，也沒有一張供他坐下去書寫的檯子。他一切比較緊要的物件，都東三西四的拋在枕畔。他像檢屍一樣的檢了一回。無意中翻着了校中的一張課程表。他每日早上大概是沒有功課的，偏偏這天早上十一點鐘的時候還有一班國文。他兩眼釘視着那張功課表，眉頭緊緊的一縐。

——拿錢的時候也好像要了他們的性命；課却又不能不上的！酸職司！真是酸得沒有道理的酸！他惡狠狠的罵着。恨不得把那張課程表當做商鞅看待，用五匹馬來把牠裂成幾片。又把牠當做了校中的辦事人，對牠罵好像就在罵着校中的辦事人。

他正在無可發洩的時候，滑稽的平山滿面笑容的走進來了。

‘楚漁！大清早起來，爲什麼不高興一點？撤糞也要一個發市，現在是一個初一晨頭，一起來就對着滿樓角的古人在發些牢騷！哈哈！若把你半生

的牢騷話一一的記載起來，恐怕比你這一樓角的書，還要多幾倍。

‘什麼牢騷不牢騷！平山！你總也應該看風駛船點。你在師範學校讀了幾年的書，心理學總應該懂得一點。人家正悶得非常難堪，你還要尋人家的短處來開心。’

‘好了！好了！我的博士先生，我的心理學專家，你饒恕了我吧。我並沒有在什麼死範活範裏面讀過書，我也沒有讀過什麼心理學心外學，我只從我對門殺豬老四那邊學來了一些不三不四的口頭語。我和呆子阿青一樣的捉到了一顆流螢，當作是拾來了天上的一顆明星。我只知道飯是從口裏吃進；我也知道糞是撒在糞缸裏面的。我却沒有學過看船，所以我一點都不會看天上的風色。你臉上的風色我更加看不出來了。我的博士先生！’

‘誰耐心同你這惡鬼開玩笑！你自己開心，儘管自己去開心；何必拿人……’話還沒有說完，覺得這樣羞辱了朋友，有點不好意思起來，就停止着不說了。

平山覺得討了一場沒趣，臉上露着勉強的笑容。對着楚漁發呆。室內的空氣又呈現異常的沉靜。楚漁慢吞吞把那件弄濕了的衣服，放到窗口，讓微風吹乾了水分。

‘平山，我到有一件事忘却了沒有問你。前天聽說財政廳在今天要發三月份的教育費了。這消息究竟確實不確實？我昨天在校中翻來覆去的找了一天的報紙，却找不到這樣的一段新聞。你昨天到教育廳去，有沒有聽見裏面的人說起過？’

‘你這消息是從什麼地方得來的？’

‘好像是知古對我說過似的。’

‘真見鬼！二月份的薪水發出來還不到半個月，你接着就要想三月份的薪水了。如果是知古說的話，他大概在那邊做着拾黃金的好夢了。’

‘難道知古是來騙我的麼；真要命！教育經費竟然會欠到兩個月。教書的吃水都吃不成，大概以後只能夠吃空氣過日子了！’

‘假使你吃空氣就可以充飢，將來空氣也要賣錢的；斷斷不會像現在這樣大公無私的可以讓你

白吃。吃了不付錢！’

‘要是連空氣都要賣錢的時候，平山，我們最好到閻王殿下去……’

‘李先生在家嗎？’樓下一個男子的聲音喊着房東的姓在問。

‘舍人拉？’女房東半甯波半杭州的口音，從房內走出來這樣反問。

‘呵，我道是舍人，原來是張先生，請進來坐。坐，儂尋李先生阿有舍事體？’女房東看見是熟人，這樣繼續着說。

‘不要客氣，不要客氣。李先生有沒有在家，我有點事體要同他商量。’

‘儂先請進來坐一坐。很對不起，李先生剛剛在半點鐘以前出去的；他今天到九里松去，要到下半年方能回來。’

‘那末我下半年再來找他。請你對他說一聲，我早上已經來看過他一次。再會！’

‘再會！茶阿沒有吃，真對不起。’

‘唔！楚漁。女房東的聲音真好聽。倘使我能夠

常常聽到她清脆的語音，莫說是不要吃飯，我連空氣不吃都可以。哈哈！你真正有福氣，遇見這樣的女房東！’

‘這到不算什麼！她現在已經有四十幾歲了。你若看見了她的容貌，莫說是不要吃飯，就是有人把你吃，包管你要哽住喉頭，一點都吃不下呢！’

‘我到不相信。就使她面貌像無鹽一樣的難看，她的聲音總管仍舊減不了和夜鶯一般清脆的。我們譬如聽音樂一樣，絲竹等物，究竟有什麼好看呢！我們也是只聽牠的聲音。’

‘她的一位女親戚，臉孔到很不錯呢。

‘你有沒有看到過？’

‘我沒有看到，難道會曉得她臉孔的出色嗎？’

‘哈哈！楚漁，你還沒有訂過婚，爲什麼不去吊吊她的膀子？吊到了，我們可以吃你的喜酒，你自己到夜裏也可以多一個枕畔談心的人，你滿肚皮的牢騷，也可以被愛河的水衝洗得乾乾淨淨。吊不到，當他是一場夢，也沒有什麼壞處。’

‘算了吧！我再也不做什麼愛情的夢了。平山，

你想想像我這樣的人，還要什麼愛人不愛人，什麼娶妻不娶妻！你看像我這樣醜陋的人，還有女人看得上我嗎？臉孔生得比黃海的海水還要黃，眼眶是深深的凹進去的，兩頰削下來和猿猴一樣；身上穿着的又是一件黃熱得和鹽菜一樣的竹布大衫。我的那班男學生看見了我，已經笑得肚痛，何況美麗的女人呢。我欠了兩個多月個房錢，這樣窮酸的臭教員，難道房東還不曉得嗎？而且我也是老了，鬍子已經這末長了。我只好每夜和長隨着我的枕頭說說 Good Night 的會話了！’楚漁侃侃而談的說着，用手去摸摸兩個月來沒有剃過的鬍子。

‘你到說得好。滿口說老，滿口說不要女人來和你接近，我恐怕你有些心口不相符呢！爲什麼前天青年會開會的時候，你和國威他們指說那一個女人美，那一個女人醜呢？爲什麼你時常要在G女中和W女中的門口走動呢？你如果要做坐懷不亂的柳下惠，天下古今恐怕沒有這許許多多柳下惠吧！’

‘那是又作別論。愛美的心思誰能沒有呢。不

會喝酒的人你不能禁止他評論酒的好壞；沒有到過倫敦的人，你不能禁止他說倫敦是靠着大晤士河的河岸。而且我並不是不肯和女人接近；我是說沒有女人肯和我這樣醜而且窮的人來接近呢。’

一段悽慘的故事，淡淡的浮上了楚漁的腦裏了。他在他的故鄉，也曾愛上了一個小家的女子。她的父親是一個賣菜的小販。她是隨着她的母親在他家中作工的。他在十五六歲的時候，狠命的和她親近，她也是和他一樣的相互愛着的。他每日不見她一面，便如失去了自己的靈魂一般，覺得心內有說不出的抑鬱和憂傷。他的父母因為他和她兩人地位的懸殊，竭力的制止他們，預防着他們將來要發生出大悲劇來。他因為父母的禁止，也曾和父母發生過幾次小小的衝突。不過他覺得她的心和他的心已經能夠混成一片的樣子，就在他的父母怎樣的阻止，也禁不住春風吹到時自然會發生起來的青草一樣的愛情。後來他的家庭經過了幾次變更，原有的地位漸次保持不住了。他的父母因為家計的中落，顯出無限的傷心；他心中的感想和他

的父母恰成背道而馳。家計的中落，非但不能引起他的憂愁，他還要覺得非常的高興。他高興的原因不是因將來重振家聲，可以顯出他的本領；也不是因為陷入了窘境，可以磨練他的筋骨。他是因為自己的地位降低，可以減少了父母對於他和她兩人中間的阻力。誰知道眼孔和蠶豆一般大小的女人，只知愛人家的金錢，不曉得比金錢還有更為寶貴的東西。當他家計中落時，她就斬釘截鐵的和他絕交了。

楚漁淡淡的想到了他和她兩人最後的一幕，好像是對着平山說，又好像是自己個人在咕嚕着，輕輕的說道：

‘女人是最靠不住的人！’

‘女人靠不住，男人也未見得會靠得住吧？’

‘男人和女人比起來，總管是男人靠得住一點。你看狄雅和拙存那一個不曾受過女人的欺侮？有錢的時候，無論那個女人都愛你的；沒有錢便沒有人愛你了。現在的世界，金錢就是戀愛！戀愛只要金錢！’楚漁憤憤的說。

他漸漸感到不自在起來，面上滿含着一股不高興的顏色。雙手交叉在胸，脚步很沉重的在房內踱着；從窗前走到了門口，又從門口走回了窗前；心內不知不覺的在數着自己來往徘徊着的步數。平山坐在一條靠在右壁的凳上。看見了楚漁那股不耐煩的神氣，一面又想去取笑他，一想起以前那一場沒趣的結果，那些滑稽的談笑，到了口邊，又和蒸氣一樣，凝住成了吐液，重新向喉頭咽下去了。口內在微微的唱着一支歌，疊着兩手的手指，在唧唧的作響，好像打着拍子一樣。

楚漁來回的走了半里差不多的路程，懶洋洋的重新倒在床上。眼光注視着平山的時候，恰好平山的目光也從牆角轉移到他的面上來，兩人不覺相互的一笑。平山的口內仍舊在哼着那支唱不完的自由曲。

幾分鐘的沉靜，楚漁的心思又陷入了另外的一個世界去了。

那是他初到杭州時候的事情了。他收到了 G 中學的聘書，便從上海僕僕風塵的趁車到杭州來。

他羨慕西湖的山水，已經羨慕了好幾年工夫；他時常對友人說，假使他能夠在西子湖濱倘佯了一年半載，他死了也覺得有無上的光榮。實在能夠揣摩他心理的朋友，都說他愛看西湖的山水，遠不及愛看西湖畫舫裏而滿載的美人的心來得濃烈。在他的故鄉，有巍巍的高山，有悠悠的碧水；莫說西湖的山水要甘拜下風，就是古今共稱的蛾眉山色，恐怕還要遜讓幾步。可是生長在名山名水之中的楚漁，除了到過離城六七里遠的一座矮山以外，在那著名的千丈飛瀑之下，在那夜月淒清的山穴之中，在那令人心驚胆戰的山道，在千尋的巨木交蔭著的綠陰叢中，從沒有他的足迹到過一次。他對於自己生長在那樣近的故鄉的山水，不肯扳懸崖而臨深谷的去觀賞；對於西湖的山水却這樣熱烈的羨慕。朋友的譏評，自然是切中了他的弱點。

他初到杭州的時候，從書局拿來了四十元錢稿費還沒有用完，校中因為他是一個新來的教員，又先送給他半個月的薪水。他身邊有這幾十元的錢供他使用，作惡的念頭像蠶蛆一般的勃發起

來。他起初是寄住在校中的；因為他每夜一定要到更深入靜的時候纔能回來，覺得住在校內是非常的不便。他就從校中搬進了一間旅館裏面住着。那時舞臺和湖濱變成了他自己的家庭一樣。在那些妖豔的婦女隊中鑽行着的他，好像一個唸唸的胡蜂，在翩翩的粉蝶叢中來往，覺得有無上的光榮。

杭州的上娼，和西湖的山水一般的著名，和西湖裏面草木一般的繁華。在他開初住着的旅館裏面，時常有翩翩的裙影，走他的門口經過。性慾比人強盛一倍的楚漁，胆量却比鼯鼠小了幾倍。他平常養成了習慣，從不敢正眼去注視着一個女人。他在偷看女人的時候，若是那女人也在注視着他，或是聽到旁人無意中好像指示着他的咳聲，他的臉孔便火燒一般的紅漲起來。他每次在戲館裏面化錢的結果，總是紅着臉跑回了旅館，獨自深深的閉起房門來，臥在床上犯罪。有一次他在商品陳列館裏面的樓上走着，靠西的一間店內有幾個女人在那邊賣貨，他雙眼向着她們斜視了一回，恰被店內一個女人瞧見，虛心的楚漁好像小竊被人捉住

了的一樣，心頭覺得無限的不自在起來。他便裝起很正經的樣子，走進店內買來了永生用不到的一瓶花露水。他買來了就一口氣跑回自己的旅館來，在瓶的外面接吻接了無限的次數。末後把半瓶洒上了床上的被褥，半瓶倒在痰盂糞桶的裏面；在那床上足足的留着一個星期的香氣。

那一天是古歷二月上旬的一天。孤山的梅花排開了料峭的春寒，首先犯難的在吐露着芬芳的香氣。他從學校退課以後，便一溜煙似的跑了出來，叫了一部人力車隨在那雅人美女的後面上孤山的樹下去盤桓。他懷抱着一肚皮的憤恨，在路中不絕的罵那個車夫。一般女子看到他的臉孔時都嫌他的年紀太老，沒有一個人肯來接近他；在他的許多學生却又要嫌他的年紀太輕，說他僅僅是一個中學的畢業生，資格和名望都夠不上做中等學校的教員。那天有一個頑梗的學生故意在黑板上寫着一句‘中學畢業生不配做中學的教員’，他在講堂上臉孔如火燒一般的紅了起來。雖然引今證古的舉出了許多名人並不一定要出身的資格，雖然

背出了許多中外出身低微的名人的歷史來把學生罵得一個痛快，雖然在書本中把學生責難得啞口無言，他滿腔的憤火總還沒有澆熄。可憐那車夫平空受了他一頓無理的痛罵。

孤山的梅花在料峭的春風裏 巍巍的顫抖着，彷彿是弱不勝衣的女人，在畫舫中隨着船身的搖動而款擺她們的軀體。那已經開放了的花朵，正如盈盈的少女微露着一排玉齒的淡紅色的圓唇。那含苞未放的嫩蕊，正如初生的嬰兒緊緊的把握着的纖手。他手內攜着兩枝糖蔗，無言的踏上了和靖的墳頭。春風迎面而來的吹着他的兩頰，一腔的憤火，不知是受了糖蔗的洗禮，還是受了春風的撲滅和梅花的撫慰，漸漸覺得平靜下去了。他默默的想到了人生的命運猶如梅花一樣，到了應開的時候不得不開，到了凋零的時候又不得不自然零落。梅花的一生還有隨着春風揚眉吐氣的時候，他自己在青春的時期便已呈露了衰退的現象，不免爲自己運命暗洒了幾滴清淚。無意中有一對青年的男女，手攜着手走過他的面前，他好像臨陣遇見了大

敵一樣，雙目惡狠狠的看着他們，在心內罵了他們一陣，便離開了和靖的墳堂，向山後急急的跑去。他走過蘇曼殊的墓前，又在那邊低徊了許久，想想曼殊生前漫浪的遺事，念念燕子龕殘稿裏面的遺詩，覺得自己的運命，比曼殊的運命還要淒慘。回到旗下的時候，兩足不知不覺的走進了一間酒館裏面去痛飲起來；他的一個朋友走進來招呼他，他只覺得眼前的世界在翻山倒海似的旋轉着，一切都已消失在他的眼前。等到次日醒來時，已經被他的朋友送回來，臥在旅館的床上了。

這樣的生活，不到三個星期，身邊幾十元的大洋已經只有兩元多錢了。他想起僅僅剩下來的兩元多錢，若再在旅館裏面逗留，夠不上兩天的開支。就走去和他的朋友商量，即日便從旅館中搬了出來，又到校中支來了十元薪俸，租好了現在住着的這座樓房。

他呆呆的對着平山在追憶兩月以前的生活，心中覺得有些懊悔，又似乎有些愛惜。口內在重述自己剛纔說過‘金錢就是戀愛，戀愛只要金錢’的

兩句憤語。

飢餓的勢力隨着時間的延長開始在楚漁的身上施起威來。他一面在追憶着過去的豪華，一面在哀憐着現在的窘迫；但是過去的回憶和現在的自憐究竟不能有米麥那樣的效力，可以充滿他雷鳴一般的飢腸。不過這在挨餓挨慣了的楚漁看起來，到還不是一個十分緊要的問題。他又從床上坐了起來，抱住了自己的兩膝，在哦着清人一的古詩：

‘人不工詩亦自窮！’

‘楚漁！你這樣抱膝長吟，到有點南陽諸葛亮的風味！’平山耐不住過久的沉靜，又開始帶着笑聲說起滑稽的話來取笑楚漁。

‘唉！我像諸葛亮一點像不來，倒有點像閉戶高臥的袁安。我窮或者和袁安一般的窮，可惜沒有縣尹肯來照顧我。’

‘剛說曹操，曹操就到。莫說縣尹，現在道尹來了。’少琅從扶梯走了上來，左手執着一根衛生棒，兩步一下的打着樓板；右手執在呢帽的頂上，不住的在搖動着；兩眼圓圓的帶着無限的驚奇似的從

眼鏡裏面呆視着平山。平山看見少琅的那種神氣，笑聲格外放縱起來，楚漁是在微微的笑着；不知根柢的少琅，呆呆的立在門口，眼鏡裏面圓睜着的兩眼，幾乎連扇動都不敢扇動。發出嚴重的聲音問道：

‘幹麼？這樣的癡笑。’

平山任少琅去問他，笑聲依舊沒有停止。少琅把右手的呢帽并在左手，拿出一條手巾來向唇上擦着，疑心平山在笑他的面部塗上了什麼東西。

‘剛纔楚漁在說，他好像臥雪的袁安，可惜沒有縣尹來照顧他；我說有你道尹光降，比縣尹光榮得多多了’。平山遲遲的這般解釋，少琅纔知道平山是在譏笑自己；因為他有一次叫一個看相的代他看相；那看相的說他的骨格，將來有道尹的希望。一般的朋友遇見他的時候，便用道尹代替了他的名字。

‘不要說笑話。楚漁，我有事情要和你商量。我有幾位朋友在上海辦了一種雜誌，內容是注重文藝和哲學的；他們寄信來要我做文章，並且要我介

紹你爲他們做幾篇小說或是關於文藝上的論文。我已經做好了一篇哲學中之新康德派，你也趕快做一篇寄去。’

‘有稿費沒有？有稿費的我纔做；沒有稿費我不做。’

‘這算什麼呢。稿費有沒有是沒有關係的。做人應該着重精神方面，你爲什麼只向物質方面說話？錢終究是要用完的。名譽要緊。’

‘不行不行！金錢就是名譽；名譽只要金錢！有了金錢，什麼都可以買得來。空洞的名譽，和狗嚼螺絲殼一樣，只爲得一聲好聽的響聲！’

‘不錯！金錢就是名譽和戀愛，名譽和戀愛都只要金錢！’平山這樣附和着說。

‘平山！你不能這般持絕對的論調的。人生終究是靈和肉兩方面結合而成的；要是只向肉的一面發展，那豈不變成了獸的世界！所以希臘派的哲學，終究不能不和希伯來派的哲學調和，靈肉調和以後，人生才有真正的意義。’

‘我沒有像你道尹一樣的研究過什麼哲學不

哲學；我只知道人生沒有飯吃是要餓死的；沒有衣穿是要凍死的。就是什麼男女的戀愛，也是金錢的變相！’

‘你始終沒有看透了人生的真義！即使食色兩者都能夠滿足你的慾望，你難道沒有更進一步的奢望嗎？進一步的奢望，就是靈的問題開始趕出來了。靈的……’

‘汗油煞煎出來，有什麼益處呢，靈的也罷，肉的也罷，對於我的做文章有什麼關係。現在連什麼時候都不知道了。我十一點鐘還要去上課。少琅！你且看一看你的手錶吧！’楚漁打斷了兩個朋友的爭執。

‘十點四十分鐘了。我也有點事體去，我們一道出去吧。’

‘有一件要緊的事體還沒有解決。我今天中飯的飯錢都沒有着落的地方，你們兩位的施主，隨便那一位給我四角小洋吧。’楚漁一面在穿着那件黃熟的竹布大衫，一面向少浪平山露出似笑非笑的臉色。

‘你拿去好了。’平山取出了四角小洋，放在床上，少琅在拊着自己的衣袋出神，

三人走到門口就分開了。楚漁在澄黃色的日下走着，往來如織的男女，在他的眼前經過，他猶如沒有看見一樣。心內不住的在想：

——人生究竟還是肉的重呢，還是靈的重？若是靈的重，爲什麼人類只是盲目的鑽營着，一味在要求物質方面的滿足？若是肉重於靈，爲什麼物質方面非常滿足的人，心頭上總覺得無限的不安呢？

——女人，飲食……他想到了這裏，靠右手的店內發出了煎油的氣味。他回頭一看，一條條新煎好的油條，放在鐵絲結成的籠內。他就走進了一間店內，換來了兩角小洋的銅板，去買來了幾根新煎的油條當早飯。

‘什麼都貴起來了！一根油條也要賣兩個銅板！’

他一面在這樣念着，一面走到校中去上課。待他到校的時候，上課的時刻已經遲了五分鐘了。

原书空白页

暮 春 時 節

喧噪的雀聲，震醒了床上的琴芬。一腔幽怨的情緒，在她的腦裏氤氳着，隨着窗外的陽光，漸漸明晰起來。

已是暮春天氣了。紙窗上漫映着的樹影，比冬日菁密了許多。微風過處，綠葉在窗上搖動起來，令人神智油然。麻雀的喧聲，夾着樹葉上溜過去的風聲，清脆得和琮琤的流水一樣。可是幽靜的妙境，却使琴芬的思想更覺複雜。

她在床上翻轉身來，望着外面，默默的看着樹

影出神。獨身的生活，使她的心理變成了特殊的狀態。靜數着似水的年華，已經不知飄流到什麼地方去了。伴着她時刻不離的只是她自己孤潔的影子。只是一腔幽怨的情緒。

中夜時常有許多兇狠的惡夢，魔鬼一般的壓迫着她的心靈，她總是痛哭而醒。她在床上靜想着昨夜的惡夢，歷歷的夢境，彷彿還在她的目前。她獨自在渺無人跡的山中盤桓，崢嶸的岩石堆疊在她的去路。在那山路的旁邊，長着蒼蒼的古松，松針在枝頭搖動着，彷彿是飄動的雲影；樹下還有許多杜鵑花點綴着，像是斑駁的血痕。幾隻不知名的小鳥，對對交頸的在樹上鳴着。她正如中酒一樣，飄飄然的走上了崎嶇的道路。她走了一回，又默默的坐了一回，滴滴的嬌汗，從汗脈中流出，濕透了她的額角，濕透了她的酥胸。她又走到了一個另外的境界。在她的腦裏。這地方彷彿曾經到過了似的，又彷彿是一生沒有到過的境地。白石的欄杆，構成了亞的形狀。池中的游魚，在曖曖的追逐着；她睡下了一口唾涎，便有幾尾游魚，爭吞着她的玉液。

離池幾十步的地方，是一片深不見日的竹林。她正在池畔沉思時，竹林中走出來兩個蒼生的男子。她猛然的吃了一驚，纔知她是獨自一人在深山中盤桓。她想循着故道遁回，嬌羞的肢體，連舉步的力量，都已消磨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她莫可奈何的只得若無所見的仍舊靠着欄杆立着。跳動的心胸，依着加速度的法則，漸漸的快了起來，那兩個蒼生的男子，逼着她走了過來。年輕的一個突然走到她的身邊，伸過手來握着她的手，她從他那隻手特殊的方面看出他是一個染坊的工人，另外的一個似乎是一個鐵匠。那個染坊的工人，左手握着她的手，右手摟着她的頸部和她接吻。她奮出全身的力量去拒絕，無奈敵不住年輕力壯的男子，後來那兩個男子想來奸污她，她抵死的反抗，終於被他們推倒在地上，出了一身冷汗驚醒了。

悲慘的夢境，在她的面前重演了一回，她心內猶如刀割。瞻前顧後，令她的心兒真要寸磔了的一樣。這樣寂寞而淒慘的境遇，已經度過了三十個年頭；青春的火力，已被無情的冷水澆熄，終究要重

新燃燒起來。她回顧到未來，她不知未來的生命，究竟還能再活幾個年頭；她覺得不如即時死去，到還比活着好得多多。渺茫的死，不知何日纔能駕臨；渺茫的未來却比渺茫的死更難捉摸。

日影漸漸的走下下層的紙窗去了。臥在床上凝想着的琴芬，再也不好意思不起來了。她懶懶懨懨穿上了一件竹青色的薄棉襖，走到窗前對鏡自窺，覺得自己的臉色，已非昔日容光煥發的琴芬了。悽然的對影洒了幾點無意的眼淚，

如雪的醞釀，映着燦爛的陽光，呈露出處女一般的嬌態。琴芬對花徘徊着，微薄的春寒隨着輕風四佈。枝頭的小鳥，依稀是唱着送春的歌曲。粉蝶和醞釀，有令人淡然若忘的樣子。她坐在花畔的小椅上，好像在對花細訴她的幽怨。高潔的醞釀，只是隨風東倒西斜的搖動，一點也沒有了解她的意思；更那裏會來安慰她的寂寞呢。

飄飄然的一片輕雲，浮過了紅日的下面，珊瑚的樹影和花影便消失了。四周的空氣，若沒有幾聲翠鳥的清音，差不多沉靜到深山中的空氣一樣。她

呆坐了一回，拿起了一本龔定庵的詞來讀。隨手翻到了一首青玉案，她喃喃的念着：

“韶光不怨忽忽去。只悵悵年華誤！目斷遊絲情一縷。斷橋流水，夕陽飛絮，可是春歸路？樓頭盡日還凝佇。欲訴閒愁——向誰訴？薰渚飛花天又暮。醒時如醉；醉時如夢；夢也何曾做！”

她念過了這一首詞，再也沒有力量去翻第二首了。手中的書本，在什麼時候落在地上，她自己也沒有知道。她雙目矇矓的閉着，兩手按在膝上，四周一切的景物，都消失在她的腦底了。腦殼像一個空虛的骷髏。面上交織着怨惋的狀態。複雜的情緒，燃燒着她的胸懷。‘只悵悵年華誤’的一句詞，彷彿變成了幾幕斷續的電影，在她的眼前開映。

——目下的生活，已經難堪到這步田地！久後將怎樣結局呢！

——固然，‘書中自有黃金屋。’研究無窮的學問，莫說這一生研究不盡；就使幾生幾世繼續着去研究，恐怕也沒有走到盡頭的日子。我一生的光

陰，若永遠銷磨在書本裏面，到也不成問題。可是究竟有什麼意思呢！難道一生的光陰，埋葬在書本之中，便算是正當的事情嗎？便算是不可磨滅的真理嗎？難道人生的意義，只這般簡單的嗎？那末，一點沒有學問的人，他們也能夠好好的生活過去，又作何解呢？

——終日和幾個天真的幼童相處，不錯原是不錯。若終身只是如此，又有什麼意義？而且那些孩子終究是別人的孩子，到頭來只能把我撇在一邊，孤另另的生活着。孤另另的生活，是多可憐的生活呀！……

她沉沉的想到這裏，便悽然的輕喊道：

——啊！短短的生命呀！何時纔得終結呢！

兩股清淚，無意的流出了她的眼脛，拿出一條絡着紅線的手帕，向眼上一抹。微微的看周圍，覺得一切景色，如沉沒在夢中一樣。隨手摘來了一朵醜醜，無神的把玩着，又放在唇邊輕吻。一種青春的活力，隨着傳進了他的脈絡；流行的血液，漸漸覺得緊張起來。右手輕輕的掠着疎疎的黑髮。

“只招恨——年華誤！”

她又輕輕的念了一句。漸漸的自憐起來。她想起自己的一生，沒有不及別人的地方。從前求學的時候，只有別人求着她，她從沒有求過別人一次；他的學問，有些同學是拜倒在她的跟前，有些嫉妬她的却專來指責她的短處。嬌豔的容顏，聰穎的天資，只能養成她高傲的人格。她自己非常的矜持，對於一切的人都要顯出自己非常自重的態度。那知這是她致命的傷痕。她一生的蹇運，就是她自己的人格造成功的。

她的頭低到了膝上，埋沒在兩手中間。思想儘管紊亂起來。腦裏的世界，變易幾次不同的情形。彷彿是深秋天氣，滿山的楓葉，紅得如夏日的晚露；零星的野菊，像四散的金錢似的隨路點綴着。她靠着西蔭的身旁在走。兩人緩緩的走到一口古塘的岸邊，便並肩蹲了下去。沉寂的曠野，可以聽出牧童唱着山歌的聲音。西蔭口中似乎有話想向她提起，看看她的態度，想想她平日的人格，却又自己吞咽下去，微微的歎了一口氣。她雖然明知道

他的心緒，却依然一聲不響的蹲着。兩人除了幾句不關重要的閒談，和一些怨人怨世的論調以外，西蔭想向她說的話，終於沉默着，沒有飛出口外；她也好像漿糊似的，封住了他的口，使他沒有說話的機會。

又是另外的一個世界。在一間小小的室內，她獨自在徘徊着；蕭蕭的西風，在牆外奔騰。她心內在迴旋着幾個簡單而複雜的問題。她知道西蔭是愛她愛到極頂了的；她也知道西蔭的學問是比自己高明幾倍。她却依然保持着平日矜持的態度。她不容西蔭有向她表白愛情的機會。她自己有幾次也覺得自己行爲，不是正當的行爲；有幾次想和西蔭擁抱着，接幾次熱烈的吻；她獨自坐着時，心中總在不住的想着他；可是這些思想都閃電一般的飄過了她的腦際。她從不肯明白的表示出來。她渴念着西蔭正和西蔭渴念着她一樣。她接着西蔭那封最初又是最終的情書時，她竟一夜沒有睡覺。她想若是把他的信攔着不去覆他，一定使他感着無限的失望。他若有什麼過激的行爲作出來，無異

是她推他墮入這萬丈的深坑一樣。而且在她所有男友中，西蔭總算是她最好的朋友；她不僅深深的佩服他的天資，覺得他溫柔的性情，也是另外的男子所不能及的。她若寫信給他，直然的承認了他的說話，却又和她自己的心是大相背謬的。她曾向許多朋友說明她將獨身終老，她的承認無異於自食其言。西蔭的學問和人格，她固十二分的欽佩；可是貧富的懸殊，不能不在兩人的中間，築起了一道堅固的牆壁。就是她素日不肯讓男子傾心於她的主張，也是大相逕庭的。她無緣無故的啜泣起來。幾個和她同房睡着的同學，屢次催她入睡，反覆不定的思潮，攪亂了她的腦筋，她那裏能夠好好的入睡呢。她終於決定下來，保持着她平日自己矜持的態度，把他的信擱在一邊，不再提起，和沒有收到這封信一樣。

她想到這裏，漸漸自怨起來了。她深怪自己何以要這般矜持；若是當時稍行遷就一點，現在可以不用這般自苦了。她又想起了西蔭後來和鶴子結婚的情形，她覺得更加難受。慢慢抬起頭來，彷彿靈

魂已經飛出了他的軀殼。拾起了地上的書本。一步步走進房內。

在深鎖着的箱內，找出了一本花開集。翻開來一看，有幾片乾了的梅花。她的腦裏又想起一重淒楚的回憶。在積雪初晴的午後，他冒着寒風走來訪她。兩人同上後園去散步。那積雪封蓋着的梅花，露出淡紅的豔色。一股清幽的香氣，兩人同吸了一陣。她看看漫漫的白雪，看看淡裝的紅梅，心中有許多說不出的哀思。她知道短短的生命，和雪花梅花同樣的不幸。經過了皎日的照臨經過了春風的摧折，雪花和梅花都要化爲烏有。她自己的生命，西蔭的生命，和兩人中間的友誼，都要像積雪的消融，像梅花的凋落。西蔭折來了一枝給她，她也折了一枝給他。書中的花瓣，便是即時的遺物。

她又從書內翻出了一封信，不用說就是西蔭給她的情書了。她曾經下過幾次決心，想撕成碎片，付之一火，可是始終沒有這樣勇氣。她保存這封信，深鎖在箱內，已經有十來年的工夫了。那信箋上印着的紅格，已經褪成淡紅的色彩了。她像失

！魂似的把摺着的信箋舒展開來，却早已滴下了幾顆清淚。她勉自支持的吞咽的讀着：

“琴芬吾妹：

我用十二分的真誠，用十二分的毅力，向你來表白我的心迹。我雖然知道我的行為是非常狂妄的，請你原諒我的一片苦心，莫使我像上了斷頭台一般的苦痛。

計算我和你訂交的日子，雖不能說長，也足足有三年的工夫了。我的境遇，我的性格你當然已經知道得非常清楚的。我的性格生就了一副頹廢的精神。實在說起來，我這樣惡劣的境遇逼迫着我，使我不得不走上了頹廢的道路。

世界最苦的人要算是貧苦的士人了。我不解一般辦義務學校的慈善家，爲什麼平空的使無錢的苦人，要把他們從睡眠狀態之中喚醒，使他們逐漸覺得自己的悲苦和不幸！我滿腹抑鬱的情緒，未始不是受了那班吃空飯無事可做的慈善家的恩賜！

我的前途真黑暗到了極點，危險到了極點的了！我詛咒人類，我怨恨人類；只有殘忍的人類逼迫着我，我纔走上了這前有深坑後有猛獸的絕路！我細細的推想，細細的迫思，我是已經沒有希望了的人，我也曾想過自殺。自殺究竟有什麼意思呢？在對於一切人類的深仇未報以前，自己飲恨而歿，這不是使人笑死了嗎？所以我決定作了一個人間的撒旦，引誘着一切的人類向墮落自殺的道上前進。我不惜掘成了幾條萬丈的深坑，推墮了我的仇人，自己却蹲在旁邊苦笑。

自從遇見了你——啊！琴芬！自從遇見了你以後，我彷彿在黑暗的道上，看到了一盞莊嚴燦爛的神燈。我纔知道自己已經走入了密箐荒草叢生着的歧路。纔知我的行為是不可救藥的惡德。琴芬吾妹！我一生永遠忘不了我們最初見面的一天，永遠忘不了你教勸我千言萬語的好意。我能夠改過，能夠走上了人生的正軌，我總不得不感謝你誠心誠意的提攜。

你真是一個救苦救難的菩薩。

琴芬！最初你的名字我是在 S 君處看見了你的一篇文章纔知道的。S 君是你的先生，也就是我的朋友。我看你的文調很幽雅，字也寫得很清誘，不期然而然的稱贊了幾聲。S 君說你的容貌，和你的字一樣的清秀；你的文調便是你人格的象徵。琴芬，我在那時還沒有見過你的一面，心中便覺得有些傾倒於你了。

最初的會面是在 W 園的裏面。琴芬，你總也記得吧。我和 S 君在園中徘徊，剛好你也和幾個朋友在那邊觀賞。S 君指點我說你就是琴芬，我的臉不知不覺的紅了起來：S 君向你介紹我的名字，你似乎也和我有同樣的感覺，啊！當時若沒有 S 君和你的幾個朋友在旁邊，我幾乎要高興得發起瘋來。可是膽如鼷鼠的我，只有讓跳躍的心尖，報告我心中說不出的緊張着的情緒；除了隨便的幾句寒暄之外，一句話也說不出口來。S 君後來看到我時，便拿我慌張的情形，作為談笑的話柄。

琴芬！我的心是一絲飄渺的游絲，你就是我黏着的地方。琴芬！我猶如無依的孤舟，願你作為我永遠依傍着的沙岸。你是汪洋的大海，我願作一個出沒於烟波飄渺之中的白鷗。你是沙灘上的蘆荻，我願作叢生在你旁邊的紅蓼。琴芬，我願我們兩人，終生攜手，向深山中去尋找理想的桃源仙境。

我幾次想在你的面前，誠懇的說一聲‘我愛你。’啊！琴芬！你那莊嚴的態度，竟然使我消失了說話的勇氣。我想你若是拒絕了我，固然是傷了我的心；若一時貿然的應允了我，日後若後悔起來，未免又要傷了你的心。琴芬！而且我若是當面向你說起，未免有要挾你的嫌疑。亂絲似的感想，差不多使我的心理鬧得發狂。琴芬！我為了尊重你的人格，終於沒有當着你的面前向你說起。

現在到底寫信向你提出來了。你應該原諒我的苦衷。我對待你的敬意，是三年如一日，一點都不敢鬆懈。琴芬！我在這封信內是

表示着十二分的真誠！是表示着十二分的熱忱！我一生的命運，是由這一封信而決定。你如——啊！我真不說了。可是我又怎能不說呢！琴芬！我希望你收到這封信以後，要縝密的審慎一下。你如不以我的話爲過分，不以我的思想爲妄想，我請你給我好好的回音。希望我這封信永遠保存在你胸膛；好讓我冰冷的胸膛，從你那邊傳過來一些熱烈的感情。如果——啊！琴芬！你當真拒絕了我的請求，我請你——千萬請你把我的信燒成灰燼；琴芬呀！好讓我的心也和這封信一樣的寸寸成灰！

你的西蔭。”

她看完了以後，呆若木鷄的站了一回。她的心是揉得粉碎的了。信箋在手內顫顫的抖着，一點淚水重印在紙上。

她懷着滿腔的幽怨，重新走到花前徘徊。一盪的輕風，掠過了她的髮際。不知不覺的自己埋怨着自己說：

——不該呀！我不該這般的驕傲！不該這般的
不去體貼人情！不該這般讓青春的光陰，從自己的
眉尖飛逝！現在所剩得的是些什麼東西！只有一腔
怨憤！只有像青烟一樣氤氳着的淒涼！啊！惡夢！

——老了！衰老的容顏，隨着落花流水一步步
的逼緊着我。完了！完了！一切都消逝了！只有人間的
悲哀，却伴着我而終老！

——啊啊！一溜的青烟！一場的幻夢！‘只悵
悵，年華誤！’還有什麼！

她滿腔的怨思，一縷縷的向着雪白的醞釀。愛
惜着春天氣的醞釀，却沉醉的隨風搖動，一點也不
能了解他的愁語。只有枝頭的小鳥，似乎在唱着
歌，給她解悶；又似乎是在嘲笑她誤了自己的前
途。一輪紅日，却被淡淡的浮雲，絮被一般的輕蓋
着了。

十四，六，二十九，脫稿於杭州工校。

枇 杷

又是初夏時節了。街上的水菓店內，一處處都陳列着黃得可愛的枇杷。貪吃水果的我，每逢走到枇杷攤畔的時候，喉嚨總要覺得癢起來的樣子；但是兩手向一空如洗的袋中按着時，又不免沉寂的歎了一口氣，只能把口內的唾液，向肚皮裏倒咽下去，作個聊以過癮。

迅速的光陰和淒迷的殘夢似的永遠不肯在人間留着一絲痕迹。到杭州的時間已足足的有三個月了。杭州的日子似乎有點和別處不同，我總覺得

他太長，一面又覺得他太短。情緒紛歧的我怕是已經忘記了人間的歲月。若不是許多家人婦女的車前或轎後飄着幾串紙鏢；若不是隨處荒蕪滿目的墳塋，有如許搖動着的衣香裙影在那裏伸出纖纖的玉指展拜；若不是染成血色的杜鵑，襯貼在光華煥發的美女的髻旁；我差不多忘却了那天的清明佳節。若不是湖濱有如許的善男信女，買來了整千整萬的魚蝦在那邊放生；若不是和婦人的嘴唇一般鮮紅，和婦人的眼珠一般清潤而活動的櫻桃，一籃籃的在街上叫賣；若不是那個無聊的男子故意把青梅子拿到我的面前來招呼我的生意，令我的口旁流下了兩道酸味的唾涎；我也差不多忘却了那天是稱人輕重的立夏。催人老去的歲月，真是令人不堪回首呀！

如今又是換來了一種不同的情調了，在兩眼開闔了幾次的中間，清明和立夏都不聲不響的埋葬在殘灰一般的光陰之下了。回想起來，孤山的梅花飛落的情形，彷彿如在目前，又彷彿和隔世的事情一樣。只有令人齒酸的梅子，曾經伴過了朱紅的

櫻桃，現在又在水菓店內伴着橙黃的枇杷。可憐孤山上的樹樹梅花，只留一片青蔥的綠葉了。

我對着幾個黃色的枇杷，想起了一件兒時的舊事，那時不知是六歲還是七歲，我現在已經不大記得清楚。

我剛從書房中和我的堂兄攜手回家，白髮婆婆的祖母，笑容滿遮着她的臉孔，額上的縐紋也似乎露出了一種愉快的顏色；幾顆殘留在內的上下不相對的牙齒，露在我的眼前。她一手牽着我的堂兄，一手牽着了我；我們兩人繞在祖母的兩旁，一步一跳的走進祖母的房內。

‘你們曉得我有什麼東西給你們吃？’貪吃的我真高興得跳起來了。我的堂兄只比我大得三歲，却已經有些老成持重的模樣，和我有些不同。

‘是山查糕吧？’因為我在兩天以前，曾經看見一個同學在那邊吃着山查糕，我心裏覺得紅得非常可愛。到那天還沒有忘記，所以不期而然的說了出來。

‘不是！’祖母搖着頭；疎疎的白髮在頭上擺

動。

‘是冰糖吧?’我的堂兄說。因為他平常洗腳和剃頭的時候,必定要我的伯父給他冰糖吃,他才肯聽伯父的吩咐。

‘那末一定是糖霜孩(註)了。’我接着說。

我的祖母搖着頭說我們都沒有猜着。我的堂兄和我都呆呆的看着祖母出神。

‘請你告訴我,那東西的形狀。祖母!’畢竟是年紀大一點的堂兄,理想比我周到得多了。

‘那東西的形狀是圓的,而且是果子。’

‘是梅子吧?一定是妯娌家裏送來的梅子。’我的堂兄這樣下注腳的說,我也覺得是梅子無疑了。我有些奇怪,爲什麼連每年都有人送來的梅子,想都想不到。

祖母依然笑着搖頭;我又覺得非常失望,我的堂兄也摸着他的耳朵在發呆。

‘那末一定自楊梅了!歡廟人不是每年都有楊梅送來的嗎?一定是楊梅了!’我高聲的說,我以爲的確是被我猜中了,心中覺得格外的愉快,說話

的聲音非常洪大，似乎不是六七歲的孩子的聲音。

‘傻孩子！楊梅現在還沒有開園呢！現在距離夏至還有一個月，那裏來的楊梅！我對你們說，是第三分二姑娘家中送來的枇杷。連這一種水菓都會猜不到。’祖母微嗔帶笑的撫着我的左肩，隨手到櫥內去拿枇杷了。

我的喉嚨像一顆蚤在裏面爬着的一樣。恨不得把這些枇杷一口吞在肚內。祖母却慢騰騰的說：

‘你們先把習字的簿子給我看，那一個‘明珠圈’多一些，那一個多吃幾個枇杷。’

我急把我的寫字簿子給我的祖母，祖母架上了一付紙框的老花眼鏡，鏡框繫着兩條青綫，套在她乾枯耳旁。慈祥的眼光從鏡內窺着我的簿子；她看見我的加圈的要比沒有加圈的多，臉上現出非常高興的顏色。看過了我的簿子，她又去看我的堂兄的簿子。她說堂兄簿子加圈的字比我的多，却引起了我的疑心。因為那天在書房的時候我明明數過了的，我的圈兒的確比他多得四個。平常他寫字時總在大字的旁邊寫上了許多小字，那天却像

懶沒有寫上。我看見我的堂兄指點祖母看的地方，却寫着累累如穿珠一般的小字。我就指破了他的偽處，對祖母說：

‘這裏不是；這裏是前天寫的；今天寫的一張是沒有小字添寫上去的。’我就把那天寫的一張尋出來給祖母看。若不是紅筆在格內記上了日子，我的堂兄差不多要和我拚命的樣子。我却戀戀的依在祖母的旁邊。

祖母因爲堂兄的偽計，罰他少吃兩個枇杷。我拿十來個的枇杷，把書包丟在祖母的房內，三步并作兩步的跳到母親的房內，告訴她這枇杷的經過。母親似怒似喜的說我未免多事，我却含着枇杷沒有答應。

後來到書房去的時候，我的堂兄有好幾天沒有睬我，并且還約好了另外的幾個同學和我作對。

現在我的祖母已經死了九年了。我每看黃色的枇杷，總要想起了白髮慈祥的祖母。可是叫我到何處去尋求呢？呵！人生和光陰都是不可捉摸的殘

夢!都是無形無迹的一縷青烟!

(註)糟霜孩是一種兒童的玩物和食品。用白糖調和了少的
麥粉，鑄成各種什物的形狀，給兒童玩耍。

一九二五，五，二一，杭州。

原书空白页

七 夕

是三更的時分。銀河兩岸的一年闊別的牛女，也許正在相互的擁抱着，喃喃的訴說他們兩人別後的相思情緒了。

本來是預備着今天的下午動身的；接到友人的快信，知道明天起行的輪船，已經停在上海修理，前日的計劃，一切都如青烟似的隨着輕風四散了。人生的變幻，真是一刻以前也不能預想到一刻以後的事情。

我不是天邊的女牛，當然沒有什麼熱烈的情

感使我陶醉着。天邊的女牛也許正在那邊嫌今夜的時間，特別過得迅速；在我呢，我却又嫌惡樓下的時鐘，的確是走得太慢的了。我早知道今天不能動身，我就該在我的故鄉多多的逗留兩天；如今只落得留滯在這故鄉又不是故鄉，異域又不是異域的中途，孤清的度過了這一年不可復再的良夕！

在雪亮的電燈光下受慣了強烈的刺激的人，眼前燃着一盞比跳動的芯油燈亮得十來倍的美孚燈，還是覺得和深山中閃動着的鬼火一樣。微風打着窗外的桐葉，蕭蕭的聲音令人引動了無限的秋思。我彷彿是在古木參天的墓道中枯坐，萬般的心緒亂箭似的簇擁上了我的胸膛；就使是入定的老僧，也要觸動了他無限的塵心。我又彷彿是在蘆葦蕭蕭的沙灘中流連，微微的秋風拂動着蘆衣，依依的輕吻着我的長髮，一腔詩思氤氳在我的心頭，不知爲了什麼我總想放聲痛哭，我的嘴部却被膏藥黏住了似的怎麼也哭不出來。戰慄的心不住的使我起了重重的幻想。假如在這樣淒清的深夜，一切的新知故友都沒有在我的旁邊，死神便負着我這

孤零的游子，不聲不響的拘去了我的靈魂，我將用什麼法子來抵抗這不可免避的威權呢？

實在我這些思想是未免太卑劣了。我一面在高唱着受苦的人應該自殺，難道受盡了人世白眼的我，到處飄流着沒有一日安息的我，自己的苦不是已經受夠了嗎？而且在我的腦中的確曾浮泛過幾百次自殺的念頭；爲什麼一想到死神輕輕的掩襲到我的身旁時，我的心便要懷着無形的恐怖呢？生之苦痛和死之恐怖真使我變成了二重人格的人了！

啊！我真是太殺風景的了。在這樣萬家慶祝那牛女雙星的良夜，我偏偏要想到最不幸的死。而且——啊！我又想到了。今天不是我的生日嗎？剛纔不是約了人——在我的房內喝過了幾杯五加皮嗎？啊！生日！不遲不早，我這不幸的人的生日，偏會落在這麼好聽這般美滿的一個日子的上面！

蟲聲是如雨的響着。雖然今天是我特別可以紀念的一天，我聽到了那淒其的蟲聲像在爲我奏着葬歌一樣。我的心正如奄奄一息的孤靈，靜靜的

隨着淒清的聲音飄出了我的軀殼了。那樣悠揚而又錯亂的蟲聲，令我想起了一個音樂令中合奏的交響樂；那和梵和琳一般顫抖着的是紡織娘的聲音，那和披婀娜一般斷續嗚咽着的是牆根的蟋蟀，那和洋琴一般宏大的蟲聲我還不知牠究竟是什麼名字。在我的生日居然有這麼多的樂工，爲我這像大洋中浮泛着的一顆烏糞似的人物奏着樂音，我想比那些羅致名伶來爲他們侑觴的名士榮耀得多了。

每當我心境像一縷悠揚的洞簫的聲音在空中飄盪時，第一個令我想起的就是我的母親。我幾次決心想在外面永遠的過着流浪的生活，不願回到故鄉來看那些不願看的殺氣騰騰的臉孔，不願聽那些利刃一般的諷刺的說話，更其不願受那些自命爲紳士的土豪的奚落；可是一想到了我的母親，想到了她古銅色的堆着無限縐紋的臉孔，想到她那種在艱苦底下掙扎着的情形，想到了她在暗自流淚的悲梗，想到了她在淚光底下，在歎息聲中憶念着我的苦心，想到她在朦朧睡夢之中低喚着我

的小名時，我的決心便像風掃殘葉一般的向空中飄散了。啊！今夕，今夕也許她還在睜着兩眼沒有入睡，在追憶她纔離膝前的兒子。啊！她想到了她在外飄流的兒子，今年連他每年必在家中度過的生日都不能安身在家，她思潮的起落，未必比我現在的心理較為安甯的吧！

新月已經是向西山退隱下去了。朦朧如霧的夜色中，那巾山的雙塔依稀還呈現在我的眼底。我掃滅了美孚燈，啊！蒼茫的夜氣是多麼的淒冷！全城的屋瓦鱗鱗，都籠罩了一片茫茫的景色，我漸漸覺得有些昏迷起來了。幾顆在碧羅天上感額似的疏星，許是在為那顛倒于魂夢之中的人類哀傷。那遠處的三層樓上，還射出幾點隱約如深山的鬼火似的燈光，這大概是那夜以當日的富人正在那邊張着夜宴吧。

我抬眼看那耿耿的秋河。可憎的是遮在窗口的鐵欄，我想倒出去看看那正在幽歡密會的雙星，偏不容我伸出頭去張望！我的眼底只能看見一截的秋河，橫鑲在蔚藍的天際，彷彿鑲着白色花邊的

羅裙。我默默的靠着窗口站着，那偉大的夜色征服了我的野心。我正如初生的嬰孩，心頭上像有千言萬語要向別人傾吐，能力過于薄弱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如果沉默是偉大的，那麼我的心境已經和海洋一般的汪洋了。

我的視線依舊從天邊的秋河，轉移到了隱約中的雙塔，我的心思也跟着轉移了方向。我漸漸的忘記了一切，素弟的影子便亭亭的立在我的面前。人類的心思真是有點不可思議的神奇；素弟來信說他的靈魂縈繞在我的身旁，我的心靈也彷彿覺得和他沒有離開一樣。屈指計算着我們兩人別後的時間還不到一月，相思的情緒却比山後的茂艸更覺繁榮。我的心思如一條游絲，他便是我黏着的邊際；我的靈魂如清澈的溪中的游魚，他便是我所栖身的水艸。我一閉着眼睛，他的小影便像掛在壁上的畫幅一樣的永遠沒有和我隔絕的時候。就使在夢中，我幾日來比我頭上的長髮還多的亂夢，總離不開她的影象。啊！大概那巾山上面的雙塔，便是他和我兩人的唯一的徵象！要是我們不因事延

期，現在大概我們兩人已在攜手同看那天邊的牛女雙星了！可憎的是時刻在那邊變幻的人事！……

啊！我想到了這裏，沉靜的心思又漸漸的狂熱起來了。靠着窗口左手的桐葉，在微風中搖動着，偶然有一瓣打着了窗口的鐵欄，蕭瑟的聲音彷彿是幽幽的鬼哭，我的毛髮不知不覺的就聳然的豎立起來了。我睜眼細看，啊！我在這樣蒼茫的夜色之中佇立着怕已是飄入了幽靈住着的境地了！我的素弟呀！難道今天本來規定好是我們兩人相見的日期，偏要變成了我們兩人永遠不會相見的日期了嗎？

無限的憂思逼着我走入了醒着的夢境。在我的手中感着一種柔膩如美的觸覺，素弟，許是素弟的手掌吧！我身如在曠野之中徘徊，素弟靠着我的右肩在走。我記不清這空曠的田野是我故鄉的廣原或是杭州的城外。天邊的疎星在微動着眼色向我們微笑。在幽幽的微光中搖動着的我辨不出那是天半的晚霞，染成的楓葉，或是澄澈的井水一樣青青的老柏。同齊跳動着的是我們兩顆同調的

心臟，觸着將黃的小艸而發出淒淒潺潺的水音似的是我們的緩步。飄動着如和煦的春風吹拂的是素弟的鼻息。我是無限的頹唐，雖然有這樣幽美的境地襯托着詩的意境。只有從素弟的手心傳過來的熱力使我增加無限的勇氣。我緊持着他的左手，正待向他訴說我近日的心緒時，却被山脚的犬吠，驚醒了半入睡眠的游魂；啊！我的軀體仍舊拘來在小小的房內。

我提起了精神，重復掃亮了窗前的燈火，啊！現在伴着我一步不離是我自己的瘦影。兩手絞在胸前，在房內來回的緩行着，一聲聲的步調似乎在訴說我心內的悲傷。我自分是一個臨到深秋晚境的青年，供給我以無限青春的熱力的素弟，却和我天涯地角的分散了一時難以復合。啊啊！我的命運……

——噢噢！我是無望的了！有這生日究竟有什麼益處呢？這就是我一生不幸的紀念日吧！

我輕輕的說着，又歎了一聲氣。只有窗外的蟲聲和隔了一間的人一的鼾聲睚睚的在和着我的歎

息。

七月廿四日補記

原书空白页

幻 滅

第 一 章

院子裏的花艸，靜靜的站着。陽光從棉花似淡雲裏洒射下來，花艸在沉醉的無語，一陣微微的輕風飄過時，便不住的隨風向着四周的物件點頭。

竹林中的小鳥，在啾啾的喧叫。仲夏的竹葉顯出分外的綠意；竹葉箐密的遮蔽着，只能聽出小鳥啾啾的歌聲，却看不見小鳥在跳躍的踪跡；微微的一陣輕風掠過，在分披開來的竹梢上，纔能看見紅嘴的小鳥在盡情的仰頭歌唱。清脆的聲音，正如靜

夜中從曠野中飄來的洞蕭的風韻。

少敏在院子裏靠着石柱呆呆的站着。雖然他的年紀還只有十四五歲，但是從那副沉默着的形容看來，就可以知道是歷過幾回風波的人。那副深淵似的眼珠，包孕着無限的哀愁；眼眶中露出幾道紅筋，顯露他已經有好幾夜失眠了的樣子。

陽光被一片雲塊遮住，院子裏便輕輕的蓋上了一層闇淡的薄幕。少敏的臉上，也露出竹林一般深黑的氣色。他抬起頭來看一看那片蔽日的浮雲，隨時俯着頭輕輕的歎了一口氣；彷彿是在歎息着浮雲還有吹散的時候，籠在他心頭的愁雲，却不知道何時纔得吹散。

他慢慢的輕步走進房中，探視那臥在床上的病着的父親；看見他的父親仍舊安安穩穩的睡着，低微的鼻息，放出均勻的調子。他又緩緩的走了出來，兩手交叉在胸前，在院子裏來回的踱着。

他想起學校的課，已經有六七天沒有去上過了。父親生了六七天的病。到現在還依舊沒有起色。雖然陳醫生說他父親的病，不日便可以離開了

床榻，他的心頭總覺得異常擔憂。他這幾天的腦裏，時常起了衝突的思想，使他的心緒，一刻都不能安寧。平常他是最怕荒廢了自己的功課的。他在小學讀書的三年中間，除了他母親死的那年，請了幾天假之外，另外再也沒有曠過一點鐘的功課。在中學到現在已有兩年，除了最近因為父親生病的關係，已經足有六七天沒有到校以外，他也是不肯去請假的。他想這六七日來的功課，不知已經講授到了什麼地方；六七日來的學校情形，不知有沒有什麼變更。他又想起那位特別和他接近的教代數的先生，看見他已連續的請了六七日的假，心頭不知要在怎樣的推測。一想到了教代數的先生，便又連帶的想到了代數。對於演習代數的算題，他覺得有一種特別濃厚的趣味的，在一級三十個同學當中，演代數的習題，再也找不出第二人和他一樣的快而且熟的。平日到校上課的通學生，沒有能夠比他更早；他有時因為有事要遲一點到校，那異常信任他的教代數的先生，在到班冊總先要為他劃着早到的記號。他想這六七天沒有到校上課，校中的先

生，不知要怎樣的在推測着他了。他只有微微的歎了一口氣。

他的父親在床上接連的臥了六七天的病，疲乏的體力，覺得格外的疲乏；枯槁的形容，也愈顯出分外的枯槁了。他看見父親萎弱的病體，心中異常的鬱悶。學校的功課，使他非常的焦灼；但是他又不能拋開了病着的父親，自己到校中去上課。在簡單的家庭之中，除了形影相依的父子，便只有一個老用人吳媽了。他的父親病在床上。不願兒子離開了床前；他也不願拋開了病着的父親。

強烈的陽光，又從雲縫中透射到地面，竹葉中隱藏着的小鳥，依舊在喧叫着。他呆呆的坐在靠壁的竹椅上。嗡嗡的蜜蜂，從簷際飛下，在他的目前不動的飛着；他憤憤的向蜜蜂吹了一口風，雖然暫時飛上別處，不久却依舊在他的眉尖纏繞。他拿來了一把蒲扇，纔把糾纏着的游蜂逐去。

他的心仍在焦急的想着。父親的病體，究竟到什麼時候纔能痊愈？在這樣暑熱的天氣，身體健全的人，還要覺得有些支持不住，何況于年老的父

親；何況于臥病床上的父親呢！若是父親的病，果能如陳醫生所說的不日便可痊愈，到還只有臥了幾天的病。若是一直病到了秋季，老年的瘦骨，將如何纔能支持得下呢！若是竟然沒有痊愈的………唉！又將怎樣呢？他層層的想着，眼眶中不禁吊下了陸續的淚珠。

‘阿弟，爸爸要茶喝嗎？’吳媽從廚下走來這樣問。

‘你把開水拿來，在茶壺中沖一點。茶壺放在床邊的小廚上。不要驚醒了爸爸，他現在正睡着呢。’少敏揩乾了淚水，回答吳媽。

‘頭汁藥喝下去已有多時了。二汁藥到什麼時候可以煎？’

‘遲一點，現在時候還早呢。而且爸爸也睡着。要煎藥，等到太陽的光綫斜射到竹林的腳下時去煎好了。’少敏呶着嘴向外一動，吳媽也轉眼向外觀望，陽光離開竹林，還有四尺光景。

他從竹椅上站起來，盡力的伸了一個嫩腰；頭部一暈，覺得眼前有無數的螢光，在空間飛舞。他

便仍舊坐在椅上，兩手捧着腦殼，在輕輕的打着。無數的光圈，轉着不同的色彩，在他的眼底推移；他覺得身體在不住的動搖，彷彿要墮入深淵之中一樣。

他兩手緊緊的扶着頭部，心中在暗暗的默祝：如果他父親的病，可以即時痊愈，他的眼底便要浮着淡藍色的光圈；如果他父親要久臥于床第之間，眼底的光圈便要呈出深紅的色彩，如果上帝要使他走上末路，使他陷入失望的絕境，眼前的世界便變成了慘淡的黑暗世界。他的心頭雖在這般默祝，他雖然在腦裏想到了院中的竹林，希望竹林的綠色素，可以褪成淡藍的顏色，但是終究不能恰如自己的禱祝，眼底的光圈，只留着一片赭黃的色彩。

無限的失望，無限的憂愁，無限的疲倦，夾攻着他的身體。他立起來走着。眉頭不住的蹙着，臉上交織着憂鬱的晦暗的神色。竹林裏面的鳥聲，似乎增加了他的厭惡。他拿着一支竹竿驅逐那喧噪的小鳥，小鳥便蹣跚的飛上了簷際；兩翼剪似的動着，依舊在簷頭不住的唧啾，彷彿在向他唾罵，又

彷彿在向他嘲笑。花草在微風中點頭，似在張助着小鳥的聲勢。他又怕自己的聲音驚醒了父親，只得把竹竿放下，走進了房內，斜靠着在皮椅上面，瞧着床上的父親在呆呆的出神。

第二章

正是清晨的時候，少敏和他的同學李詩鳴攜手在途中走着。他們急急的走進了學校的大門。

晨風柔和的吹着，頭上的黑髮在顫顫的搖動。學校的大門內，栽兩株梧桐和兩株垂柳。柳枝的肥葉，在空際隨着倒垂的嫩絲在不住的搖擺。桐葉在風中動着，發出幽幽的鳴琴似的清音。詩鳴順手摘來了一片濃眉似的柳葉，放在口內微微的吹着。少敏已走進了第二重門內了。

‘少敏，到這邊來，我們正在聽着雲峯在說 C 君的戀愛史呢。’素來仰仗着少敏爲他演算題的余啓仲在這樣招呼。

‘唔！少敏來聽，我偏偏要不講了。年紀這般輕的人，聽別人的戀愛史是聽不得的。聽慣了，將來就要靠不住。’正在說得非常起勁的雲峯。看見少

敏走入了人叢裏面，便帶笑的這般說。

‘你莫要看輕了少敏，少敏腹內藏着的戀愛故事正多着呢！你叫他說，恐怕兩三日的功夫，也還說不完。他自己的故事也非常的繁多。他是犯桃花運的；女人看到了這樣輕的年紀，這樣好的天資，臉孔生得又好看，個個都非常愛他；而且他的表姊妹，又特別的多。……’另外一個同學滔滔的說，一面在看着少敏狂笑。

‘他六歲的時候，就有一個比他大十來歲的表姊，非常的愛他，時常要抱着他，和他‘吃司’呢！’又一個同學說。

‘聽說他的一個堂阿嫂，當他的堂兄沒有在家時，總要他去伴着她睡覺。’又一個同學帶笑的說。

‘嚼爛舌頭的！你們不要把自己的故事，套在我的頭上。你們這樣加陷別人，到城隍廟時，舌頭是要掛‘燈山’的！’少敏紅着臉。

‘唔！如果我冤枉了你，死後我的舌頭要掛‘燈山’；如果你故意把自己的事體隱瞞起來，這却

怎麼說?’

‘也掛‘燈山’少敏紅着臉答應。

‘掛‘燈山’是很吃虧的呢！不如直接承認了吧！’

‘.....’

‘好了！好了！你們不用爭論了。還是請雲峯早點完這故事吧！’余啓仲這樣排難解紛的說。轉過頭來向少敏微微的一笑。

雲峯正待說下，上課的鈴聲振動起來了。各人若有所失的快快的回到自己的座上。少敏也坐在自己的地方，心中覺得惘然若有所失。

國文教員挾着講義走進來了。

各人靜默的在聽着，台上的國文教員獨自在無聊的講着。室內彷彿死神降臨到各人頭上的一般嚴肅。文章的題目是生命和情感。

‘人類的生命彷彿是枯槁的老樹；情感是輕輕吹噓的和風，是濛濛的潮潤着的溫氣。若是沒有和潤的情感順拂着人類的心頭，生命的生機便要斷絕而不能存在。生命是一片廣漠無涯的廢墟，情感

便是生長在廢墟當中的青青的嫩草。若是沒有嫩草似的情感，生長在人類的心頭，生命的廢墟便要成了山窮水竭的沙漠。我們要用水去灌溉枯槁的老樹，我們要在廢墟中種着青青的果木，我們便不宜戕賊了自己的感情。父母子女的天倫愛情，男女的兩性愛情，朋友的友誼，對於社會的責任心，對於物類的同情心，都是生命的廢墟中交蔭着的蔥鬱的茂林。我們要用自己的心血培養着自己的情感，使我們的生命不致于陷入枯燥的境地！……’

少敏在看着文章，心內交織着一種說不出的惆悵，素來多病的母親。在三年以前，已經撇下他而長逝了。形影相依的父親，愛他總不及母親的親切。而且父親出門時，他只有伴着自己的孤影，相對而唏噓。他情不自禁的陸續滴下了幾顆淚珠。胸膈中堆阻着的苦悶，想發洩也發洩不出。便伏在案頭飲泣，在悲痛自己的孤苦的生命，在憐惜自己失去了親切的母愛。

校役匆匆的走進了課堂裏面，低聲對國文教員說了幾句；國文教員便叫少敏隨校役出去；少

敏莫名其妙的走出了教室。

‘少敏弟，你的父親已經奄奄一息的抬到家中了。他從外面回家，走到了柏坑的溪岸，失足跌入了溪內，幸而柏坑的幾個漁夫把他救起，現在因為流血過多，氣息喘喘的躺在床上了。’少敏走進了校長室，他的堂兄阿平氣急的對他這般說。

他飛也似的跑回家中，平日路上的東西，一一都留在他眼底的，現在什麼東西都沒有印在他的眼底。他努力向前跑着；只見腳底的石路，在不住的向後退走，道旁的牆壁，在影片似的向後抽轉；耳旁的風聲，彷彿在說：‘你將聽不到你父親最後的語音了’一樣，他心如刀割，彷彿道路加長了一半，永遠不能走到的樣子。又覺得自己腳上穿着的鞋，已經丟在路旁，赤着腳在向前忍痛的奔走，又覺得兩腳被稻草縛住一樣，半步也不能移動。他的身體終於泰山一樣的倒在地上，他的頭顱倒在一塊灼熱的石上，他想叫喊起來，心上壓着一塊巨石，怎麼也說不出一句話。他盡力把兩手一推，身體隨着皮椅搖動起來，他便驚醒轉來了。



他從睡夢中驚醒轉來，心頭在不住的狂跳。他在褲帶上扯出了手巾，向面上揩了一回。看見在床上的父親，已經轉了一個方向睡着了。他從廚上倒來了一杯茶在慢慢的喝着，心頭在不住的追憶他的夢境，想到了父親跌在柏坑溪中的一段報告，心內無端的又加上一重憂慮。彷彿夢中暗示他的預兆，是說他父親的病體，將沒有痊愈的希望了！他便情不自禁的眼眶有些潮潤起來，歎了一口氣，重新走到了院子裏。

天邊的薄雲！依舊棉花似的浮着鋪着；竹林中的小鳥，依舊的啁啾的刮噪着；花草依舊隨着微風而動搖，正如沐浴在陽光中一樣。只有在薄雲中經行的太陽，已經走過了幾尺的路程；投射在地面上淡薄的時隱時現的日影，已經改變了他傾斜的角度，日脚已走近了竹林的叢中了。

他緩緩的走到廚下，吳媽已在爐前煎着二汁藥，他微微輕咳了一聲，轉身又要走出來了。

‘阿弟，藥就要煎好了。你去叫醒爸爸。’吳媽

聽見他的咳聲回頭對他說。

‘唔’他無心的應了一句，在追想着夢中的一段文章，仍舊牢牢的印在他的腦底，一點也沒有忘記。

‘唉！生命如廢墟！’他輕輕的歎了一句，腦底深深的留着一層不可磨滅的悲哀。早熟的性情，使他對於謎一般的人生，更深的添上了憂悶和不能解決的疑問。

第三章

病骨支離的敏庵，被他兒子叫醒的時候，已是午後四點多鐘了。他非常艱苦的在床上轉過一側，面朝着窗上臥着。放在膝上的左手，消瘦到鷄爪一般的枯瘠了。雖然兩頰的肌肉，已經因老病交侵而瘦削無餘，眼珠雖然深深的陷入了眶骨裏面，但是額上的縐紋，彷彿刻劃在骨骼上面一樣，永遠不能隨瘦削的容顏而平復了。

‘韶兒……’敏庵呼着少敏的乳名，口內便忍不住的咳着，下面的話，一句也說不出來。少敏把放在小廚上面的填着幾層草紙的痰筒，送到了敏庵的口邊。敏庵咳過了許久，纔勉強抬起頭來，向

痰筒吐痰。重睡下去的時候，還有幾絲痰液黏附在唇上，少敏輕輕的爲他拭去。

‘韶兒，東清巷的三叔有沒有來過。’

‘沒有來，爸爸。’

‘爲什麼到現在還沒有來呢？昨天說是今天三點鐘到這裏來，現在已是四點多鐘，爲什麼還不來呢？’他無力的眼睛，朝桌上的時鐘望了一下，口內在咕嚕着，好像在對少敏說，又好像在喃喃自語。

‘爸爸，有什麼要緊的事要對三叔說嗎？我可以到他家中去叫一聲。’

‘要緊是沒有什麼要緊的。我負了周家的三百元債，託他代我設法。唉！別人欠了我們的債，討也討不來；自己欠了別人的債，總是一刻不能遲緩。三叔昨天說，他代我們和周家去商量，不知結果如何，到現在還沒有回信。’敏庵慢吞吞的這樣說。口內又在發了兩聲咳嗽，接着鼻孔在呼呼的發喘。

‘要不要到他家中去叫一聲呢？’少敏待他父親說完後接着這機問。

，現在恐怕不在他自己的家中了。去走也只是

白走一趟的。

室內又沈默着了，各人心臟的躍動，和窗外斷續啁啾的鳥聲相應和。吳媽端着藥盞，走進了房內，兩手顫顫的動着，有如擎着千斤重的物件。

‘藥煎好了，先生’。吳媽一邊照顧着盞內漾動的藥汁，一邊對着床上的病人，若有力若無力的說，雙目又轉向了坐在床沿的少敏，好像徵求他的意見。

‘先放在桌上，等冷一些以後，我再送給爸爸喝’。少敏指點吳媽說，敏庵蒙着兩目，臉孔罩上了一層沉寂的面色，臥在床上凝想。

一生的苦樂，在他的胸頭，原已褪成水墨色一樣淡淡的痕迹；這幾天在床上靜臥的結果，往事又漸漸加濃了彩色似的依舊明顯起來。他雙眼微微的蒙着，心內却在交織悲歎的遺痕，使他在將要乾涸了的腦汁中，感着說不出的苦悶。他曾經有過六個兒子，現在留在他膝前的却只有少敏一人。他第一個夫人和他結褵後的次年，便因難產而身死，第二個夫人當他三十五歲那年又夭亡了。少敏的母

親是他的第三個夫人，却也死在他的前面。現在只有少敏一人是他至親的骨肉了！他的胞弟和他是冰炭一般不相與謀的；他的妹妹又遠適異鄉，一時不能回家來視他的病體。他想到了骨肉分散的情形，心頭總要引起了陣陣的痛苦。

少敏把藥盞送到他的面前，把他扶了起來，慢慢的喝過了藥汁，又重臥下去了，深淵似的眼球，瞧着少敏歎了一口悲酸的苦氣。

他沉沉的想着，假如少敏的母親還存在着，他不致于仗着少敏來服侍他的毛病了。他在哀憐自己的苦命，同時又在哀憐少敏，可憐的少敏當這樣年輕的時期，便已離開了他母親的膝前，他的母親便撇下他而嗒然長逝，命運的不幸，真是不幸到極點了。現在他自己生着病，又要少敏替代了他母親來服侍他，使他的心內更覺不安。若是不幸他自己也撇下了少敏而逝世，少敏的命運又將遭了重大打擊了！他禁不住滴下了幾顆淚珠。

‘爸爸，莫要傷心。這樣傷心落淚，于你的病體是有損無益的。’少敏望着敏庵眼中充滿了淚液，

這樣勸着父親。喉頭微微的梗咽着。

‘唉’敏庵歎了一口氣，又在不住的咳嗽。枯黃的臉色，隨着許久的咳聲，臉上添上了慘紅的色彩。那額上的靜脈管，顯露出和老樹的脈絡一般。

‘韶兒！我怕要不久于人世了！’他咳聲停止了以後，隨着喘息的口氣在斷續的說着。‘可憐你這樣輕輕的年紀，便要隻身在社會中掙扎著了！……唉！韶兒！你的爸爸不久便要離開你，可憐你的爸爸本來不忍讓你一人當這樣輕的年紀，便親自出馬在社會上掙扎著！但是，韶兒！命運支配了我，命運支配了你，我不能不撇下了你而死，你也不不得不在這樣年輕時，便匹馬單鎗，走上了社會的戰場了！韶兒！韶兒！命運支配着我們，那裏能脫出他的範圍呢！’平時不相信宿命論的敏庵，經過了幾回人世的風波，到了病骨支離，臥床不起的時候，不容他不拋棄了平日的主張，不容他不持自相矛盾的宿命論。

‘爸爸！莫要這樣說！爸爸！莫要這樣氣短！莫要這樣傷心！爸爸！你要好好的將息；你的性命就

是我的性命。爸爸！你不要傷心，使我的心頭也感着非常的難過！’少敏口內喊了一聲爸爸，眼眶裏便墮下了一顆淚珠。

‘唉！韶兒！命運注定了的是無可挽回的了！你說叫我不傷心，在現在我已經覺得血如止水，心如枯井，一點也泛不起悲傷的情調了的。不過我明明知道我的病是不能痊愈了，我便不能不這般說。唉！韶兒，可憐你十二歲沒有了母親，十五歲又要料理你父親的喪事了！唉！韶兒！你的母親對不住你，我也對不住你；而且還要對不住你的母親！唉！負人負己。總是我自己作下來的冤孽！唉！’敏庵氣息斷續的說。兩眼又禁不住滴下了幾顆淚珠。

少敏已伏在臂上幽幽的啜泣著。敏庵提到了他的母親，一切從母親逝世以後的痛苦，一齊匯上了他的心頭；母親悲苦織成的臉色，在他的眼前露出，母親臨死的情形，也在他的目前重演出來了。

第 四 章

同是這一間臥房，同是這一張臥榻，躺在榻上

的病人，却已經不是三年前的母親了！可憐少敏三年前坐在床前伴着病的母親，現在又坐在這裏伴着垂危的父親了！母親的死期，彷彿還在目前；母親的影像，一絲不改的深刻在他的腦裏；然而和他永訣的日期，已足足的飛過了三個整年了！

少敏的母親臥病的時期，正是梅花盛放的初春；臨死的日子，却已經是過了清明時節的了。她在床上輾轉的臥病，足足的有兩個多月。病中的痛苦的呻吟，病中的沉痛的吩咐，一一都留在少敏的心頭。少敏的心上，深深的刻上了這道傷痕，到現在還沒有復合。他一追想起來，臉上便現出欲哭不能的神色；他母親的音容，便在他的耳邊和目前糾纏。

那是她初病的晚上，大概是正月末旬的時候。

敏與高彩烈的從學校中回來，跳到廚下去找尋他的母親，却只看見吳媽獨自在灶上切菜；他的臉上立時減去了幾分喜悅的神色。他也不問吳媽他的母親在那裏，便微謳着走進房內。脅下的書本，向桌上一擲，便想跳出房外，床上的母親却在低聲

呼着他了。他覺得母親彷彿已有好幾日沒有見過，而重見到一樣的高興。

‘媽媽，你可以去燒飯了。爲什麼讓吳媽獨自在那邊切菜？’少敏看見母親臥在床上，催他起來去幫着吳媽；他自己也可以幫着她們在下面燒火。

‘我覺得有點頭痛，坐起來便要昏暈。’床上的母親頹然無力的說。

‘媽媽，你怎麼會驟然的感到頭痛呢？’少敏坐在床沿，把右手放在母親的頭上按着。無限的火熱，在她的額角燃燒。他又去握着母親的手，手掌和手指的熱量，傳導到他的手中，他覺得母親的手上的熱度，也不在額角之下。

‘媽媽，我去叫陳大夫來給你看一看病，好嗎？身體這般灼熱，一定要叫大夫來看一看最好。’少敏柔和的對他的母親說。吳媽手中提着油燈走進來，和她說了些家事，把燈放在桌上，又走了出去。少敏在燈光底下細瞧着他的母親，看見她平時非常蒼白的兩頰，潮上了淡雲似的紅色；她的紅唇，

也露出乾燥的狀態，有許多白色的皮屑遮蓋在唇外。雙目雖然微微的睜着，似乎已經瞧不見室內的景物似的朦朧。鼻孔的呼吸氣，也非常的短促。口內時常有痰液封蓋着似的在隨着呼吸而振動。下顎不絕的在無意識的咀嚼着。

‘不要緊的，明天我依舊可以起來作事。頭痛是我的舊病，在五年前我差不多每月要發兩回的。不過最近兩三年來，已經沒有發過；今天竟然重發，大概是和吳媽兩人洗被洗得吃力了的原故。’少敏的母親寬慰少敏這般辯護。

‘媽媽，爸爸今天大概可以到杭州了吧？’他屈指算着父親的行程，已經有五日工夫了。父親離家的一天，正是他校中開學的一天。

‘今天總可以到了。’母親這般回答。她心頭立時浮上了別離時候的影象，她想起別離的前夜，兩人相聚對泣的情形。她不是悲哭兩人的分散，她不是悲哭他這般垂暮的年齡，還要出外飄零；她不是悲哭自己的形單影隻。家庭的變故，使他在家中有不能立足的地方，他便不得不在這樣垂暮的年齡，

獨自攜着行李，步上了飄零的道路，使她心碎。她的舊病復發，她對少敏說是爲了水濕浸透了的緣故；她却也分明知道是內心的悲傷和外界的勞苦，夾攻而成的。她想起丈夫受了他兄弟的毆打，還要誣說她丈夫毆打了他，而鬧成訟事，心中便感到了一陣碎裂似的痛苦！對着少敏，她只有倒流着眼淚。

傍晚的室內，沉靜到可以聽出了心臟跳躍的聲音。桌上的油燈在搖搖的動着，室內的光綫，也隨着搖搖的燈光而波動，燈烟也隨着燈光在忽左忽右的嬾動，在空間盤成了各種不同的花紋。母子二人腦裏飄逸出來的思想，和燈光一樣的搖擺不定，和燈烟一樣在空間盤結各色的花紋，

她心旌懸懸的一面在掛念着丈夫，一面又在掛念着自己家中病着的兄弟。她的兄弟臥病的消息，傳到她的耳中已有三四天了。她很想到家中去看看她撫養成人的兄弟的病體，不過相隔三四十里的長途，往返非常不便；而且也不忍把少敏獨自拋在家中。她一心飛向北往杭州的丈夫，一心又飛向隔在東方的兄弟；她彷彿耶穌一樣的釘在十字

架上。她在床上隨着身體的轉動歎了一聲氣。看見坐在床前冥想的少敏，身體似乎有點在寒氣中戰動。

‘韶兒。你的身體顫顫的動着，不覺得寒冷嗎？’她親切的問。

‘不冷，媽媽！’他這樣回答。其實他是覺很寒冷的，勉強支持着寬慰他的母親。口內在輕輕的謳唱着；想起了今日在校中的情形，微微露出一綫笑容。

‘韶兒，你想到了什麼，嘴唇微微的露出笑容來。’母親想寬自己的愁思。

‘沒有什麼，媽媽，不過我想到了校中的一個同學，情不自禁的笑起來了。’

‘校中的同學，有什麼事情引你發笑，你說給我聽。’

‘是演算術習題的事，媽媽，今天有一個很難演的問題，許多同學都要我演給他們看；後來全校的先生也演不出來；我的主任先生上課時來問我們；許多同學都說，只有我會演；另有一位同學，却要

和我爭功；我便和他演；誰知我已經演好了四分鐘，他才能把我演給他看的算式默寫出來，可憐又是寫錯了，反受了許多同學的譏笑。’少敏洋洋得意的說。母親的臉上也現出喜悅的顏色，拿手去撫摹着少敏的手，在心內不絕的贊賞她的兒子。

‘不要太自負了。現在一時的成功，固然可以高興；日後要繼續的用功，不要辱沒了這一次榮譽才好！’她口內却不能不這般沉重的訓練少敏。

母親的病體，持續了十幾日，却依舊是頭痛欲裂，身體如焚的不能離開床上；食量是一天一天的減少，身體也是一天一天的瘦削。活潑的少敏，隨着母親病苦的增加，臉上罩上了沉寂的形色了。他每日回家的時候，總是戀戀不捨的坐在母親床前。幾次提議要寫信通知他的父親，說母親沉臥在床上，病體一天天的鄭重起來；但是都爲了母親的阻止，沒有寫出。

是二月中旬的一個下午，少敏剛挾着書本要到校中去上課，門外遇見了一個鄉人，手持着一封信在問他的住址；少敏接過來一看，知道是他舅父

家中的來信。他正要留那鄉人進來吃飯，那鄉人却辭着去了。

他拆開了信，返身向內在一路讀着，兩眼的淚珠，禁不住雙雙洒落在信箋上；原來這一封雪白的信內，是報告他，說他的舅父已在昨夜病故了！

他重經過母親的病室，走到了自己的書齋中呆坐着。

‘韶兒，又走回來作甚麼呢？學校怕要上課了吧。’母親當他走過房中時問。

‘沒有什麼，媽媽，我有一本書丟在家中，重來取書的。’少敏在這般掩飾，心頭不住的在抖，喉嚨也帶着哽咽的聲音，終於把那封凶聞，放在自己的袋中，瞞着母親，硬着心腸，走出了門外。

他一路茫然的走着，好像已經失去了自己的魂魄。這幾天道旁的高屋和栽植着的老樹，本來已經使他傷心慘目的；那天的心緒，覺得道旁的石子都在和他作難；他踉蹌的往前走着，兩腳不住的踢在堆在路中的石子上面，腳趾便覺異常疼痛。他又取出信來重看，深恐以前看過一遍，是昏迷的兩

眼騙着他；但是他重覆的看了幾遍，信中的辭句，總找不出舅父已經全愈了的字樣。他昏昏的腦筋，已相信他的舅父的確是病故的了。眼中的淚珠，又不住的洒到了紙上；用袖口揩乾後，纔頹喪的進了校內。

他呆呆的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聽課。教員叫着他的名字，要他背誦，他還如沒有聽見，等到和他同座的同學把他一推，他纔喚回了自己的靈魂，纔知道自己是在這裏上課。他在抽斗裏面找尋書藉；那知他第一次已經攜帶出來了的書本，第二次回家時，竟然忘了沒有帶來。他只有打着自己昏迷的頭腦！

素來背誦得一字不誤的少敏，那天竟凌亂得毫無次序的了！他前後句語顛倒的背誦着；竟然把舅父家中的信，夾雜的背了出來。

重復坐下的時候，腦筋依舊一樣的昏迷。遭了先生兩次的責罵，他總要俛着頭看那封信。可憐他只能在這封信內，搜尋着千頭萬緒的悲哀。他想起正午時已經瞞過他的母親，回去的時候，還是把兇聞報告了她，使他知道的好呢？還是瞞着她不讓她

知道的好呢？他心內在這樣交戰着。假如給他的母親知道；這不是火上添油一般的增加了她的疾病嗎？這不是他自己逼着她，使她不得不加重了疾病一樣的嗎？假如不讓母親知道；日後終究是要知道的。他不肯把兇聞告訴她，她日後將要怎樣的責罵他呢？而且她唯一的兄弟，她親自撫養成人的兄弟，連死的日期都不讓她知道，她將要怎樣的抱恨終天呢？他在腦裏這樣的自問自答，依舊找不出完滿的答案。

舅父的音容，又浮現上他的腦際了。他呆若木鷄的聽着台上的先生說書，先生的聲音，覺得和他的舅父有同一的腔調。俛看着放在膝上的信箋，淒迷的淚眼，覺得字裏行間，都填滿了舅父的容貌。

第三點鐘還沒有下課，他便向先生說明了原委，回到家裏來了。他一路淒淒涼涼的擲躅着，路旁的高牆，在他的淚光中顫抖。

‘韶兒，今天爲什麼回來這樣早？手中的信，是你父親寄來的嗎？’母親看見少敏手中持着那封信，急匆匆的走進了房內，她眼注視着少敏的手。

‘不是，媽媽，是舅父家中……’少敏沒有說完。淚珠已經滴了下來。母親的心頭，立刻觸電似的着急，也不顧自己的疾病，便推開了身上的被，扶病掙扎着坐了起來；兩手戰戰的接過了信，少敏的精神，已陷入了麻木的狀態。

咯的一聲，她的口中吐出了兩口鮮血。鮮紅的顏色，刺入了少敏的眼裏，少敏如睡夢初覺似的去扶住了母親，母親一時失去知覺了！

第五章

火熱的身體，彷彿是放在洪爐中燃燒着的白石。兩眼緊緊的閉着，淚絲却不住的從狹縫中流了出來，黏濕在兩頰上。鼻孔在斷續的喘着，不時帶着悲哭的餘音。少敏眼看着母親加重的病體，到了三更時分還不敢去睡覺。窗外的大風，在發狂似的怒吼着，雖說已將春半，深夜的寒意，却依舊難以忍受。牆角的竹林，在隨風而呼嘯。遠遠的傳來幾聲深巷的犬吠，他的心頭便罩着幾重恐怖。他在母親的脚下，臥了片刻，仍舊呆呆的坐在床沿出神。

母親的右手。不住的在空間掣動。緊閉着的兩

眼，在微弱的燈光下，慢慢的睜開，淚珠又續續的滴在枕上，右手無力的往臉上揩了兩下。

‘韶兒，夜已深了，你還不睡着呢？’她看着少敏，帶着無限悲酸的聲音說。

‘媽媽，我並沒有疲倦。’其實他早已有些支持不住了，却又不能不支持着。

‘媽媽，你有些肚飢了嗎？我！叫醒吳媽煎一碗粥湯給你喝。’母親却搖着頭，在搖動的燈光下，又咯了一口鮮血和幾口紅痰，眼前罩上了一層黑暗。

她想父母染着疫病而死的那年，她的兄弟還只有五歲，她出嫁的一年，她的兄弟還沒有少敏現在這般大。她上轎的前日，她的兄弟如失了母親似的整日牽着她的衣襟涕泣。她既要撫慰着孱弱的幼弟，又要料理家務，出嫁的事情，却又迫着她不能不去料理。她淒涼的對着兄弟雪涕。她坐在轎上，她的兄弟在轎旁喊着：‘姊姊！你竟然丟下我而去了嗎？姊姊！你竟然忍心丟下了兄弟，剩我一人留在家中嗎？姊姊！姊姊！姊姊！我要……’她的兄

弟帶哭的語音，到現在還留在她耳畔；她的兄弟被人家拖過一邊，如瘋如狂的顫哭着的情形，到現在還留在她的腦裏。過去的事實，一幕一幕的在她的頭開演，她的心如受了一刀一刀的割傷。又閉着眼睛不住的流淚。

少敏一言不發的坐在床沿看護着母親；他的母親如醉如夢的在喃喃自誦。桌上的燈火，彷彿變成了幽昧的燐光。少敏心中有無限的哀戚。

‘唉！竟然這般死了！你竟然這般死了！你應該等一等你的姊姊，你的姊姊就要和你同去參見父母了！唉！我的弟弟！……’她斷續的聲音，隨着空氣的波動，傳進了少敏的耳鼓，少敏也漸漸的走入了夢中了。

‘啊！兄弟呀……’一聲嚴重的哭聲，在少敏的夢中振蕩着；他的身上也壓上了千鈞一般的重量。少敏心臟急促的跳動着，從睡夢中驚醒，他母親的身體，沉重的壓在他的身上了。他掙扎着坐了起來，柔和的喚醒了母親，母親兩目灼灼的注視着他，惡魔一樣的將要攫去了他的靈魂；兩臂顫顫的

在抖，彷彿自己的身體，將要被惡魔攫去了的一樣。少敏心頭有些恐懼起來了。

‘你這魔鬼！你這萬惡的魔鬼！我和你有什麼冤仇！你逼死了我的父親，你逼死了我的母親！又逼死了我的兄弟！現在又要跟着我，和我作對了！我沒有能力可以抵抗你的威權！你這般盡量的作惡，總也有惡貫盈滿的一日！總也有反害自身的一日！’她的兩手，不住的向室中推動着，有如和別人對罵一樣。

‘媽媽！新鮮些，媽媽！’少敏帶着哭音的喚他的母親，心頭恐怖得發抖，他的母親彷彿沒有聽見似的在喊着：

‘兄弟呀！你應該遲一步走，等一等你的姊姊呢！呵！我的兩足非常的疼痛，兄弟呀！你該走來扶着你的姊姊呢！啊喲！阿熱的娘呀！你莫要拖住了我，我要回去了！……’她在用手向空中招着，又在向空中推着別人，終於仆在床上，吐出了兩口鮮血。燈光在鬼火似的奄奄一息的跳動，變成垂歿的黯淡。

‘媽媽，醒一醒，媽媽。’少敏扶起了他的母親；他的身體有些支不住母親的身體，在戰戰的動着。她吐過了兩口血以後，纔慢慢的醒轉來。

‘唉！韶兒！我恐怕不能看見你長大成人，就要逝世了。你明天可以寫一封信去通知你的父親。唉！可憐我兄弟臨死時，不能見我一面；我臨死大概也不能見你父親一面了！唉！骨肉分散，慘痛已甚……’她斷斷續續的說着，淚珠潮水似的湧了出來。少敏也伏在床前荷荷的哭泣。

燈光慘淡的照着，母子對哭的悲愁，更在室內添上了一層慘淡！

敏庵回家的時候，果然聽不見他夫人最後的語音了。她在他回家前兩日的夜半，便撇下了她的丈夫，撇下了她的兒子，瞋然長逝了！

少敏獨坐母親的屍旁，如醉如癡的呆坐着。麻木的心頭，比放聲大哭的時候還要難過，他的腦裏，只在癡癡的凝想：如果他的母親死而有靈，在更深夜靜以後。她的靈魂總可以在隱約的燈光中，重來撫摩他的身體。他當母親死後第二夜，獨自睜

着眼睛守在他母親的屍旁，但是他坐到了深更，母親的靈魂終究沒有回到他的身旁。伴着他的只有棺中的屍體，只有在燈光中閃閃的動搖着的孤影。母親臨終吩咐他的說話，還深深的留在他的腦際；但是慈和的聲音再也傳不到他的耳中了！他從母親死了以後，便這樣在心頭自訴，他忘記了每餐的茶飯；別人和他說話時，他茫然的答不出一句話來。身上也不曉得是冷是暖。直到他父親回家時，伏在父親的膝上，足足的哭了兩個鐘頭，意識才漸漸的明白轉來。

第六章

敏庵臥病後的第十日的晚上，遠嫁異鄉的他的妹妹，帶着她的女兒松姑到他的家中來了。她是敏庵寫信叫她來爲他整理家事的。少敏的肩上分下了一大半的重担；明日開始又進校上課了。

幾年來沒有見面的表姊，在少敏的眼光中看來，已是另有一種風味；少女時代的率真的態度，已經完全消失了去；現在的態度，是帶有無限嬌羞的處女時代的態度了。額上的垂髮，依舊疎疎的垂

着；兩道遠山似的修眉，依舊是遠山似的橫抹着；一排白貝似的牙齒，依舊是白貝似的藏在櫻唇的裏面，而秋水似的閃動着的眼波，却帶有一種令人心醉的柔媚。頰上時常帶着似笑似嗔的神色。而尤其使他感動的便是她含笑喚他韶弟的時候了！

許久沒有見面了的兄妹，各人都忘記了病中的疾苦和半途的勞瘁，深更的時分，還在對談些瑣事。幾日來失眠了的少敏早已獨躺在自己的床上，他依舊在輾轉着不能入睡。他前日是在擔憂着父親的病，無人服侍而不敢熟睡的；現在他的姑母代担了他的職務，他的心依舊是這般忐忑不寧。他的心，爲了他父親的病體擔憂而外，現在更添上了一重迷惘。

他似夢非夢的尋思着，一層往事回到了他的心頭了。是十歲的時候，他初入小學的那年，姑母帶着松姑到他的家中來。那時的松姑還只有十三歲。他每天回來的時候，總要彙着松姑到竹林中去閒步的；松姑要他唱些歌給她聽；他也限定要她說一節故事來酬答。他永刻在腦裏而不忘的便是

下面的一段故事，雖然說過已經有五年工夫，他彷彿和昨日聽見一樣。

她說：在長毛作亂以後，經過盜賊劫擄過的地方，居民是異常困苦的，尤其是蔭谷地方的居民。那些居民所有的東西，完全遭了長毛的焚燒；各人所耕種的田畝，也被人侵奪去了。居民只有抱頭痛哭着；日中到深山裏面找些草根和果實來充飢，夜間相偃着躲在岩洞中以抵禦寒氣。但是他們還要防着野獸的侵害，防着鄰村的人的攻擊。後來隣村的人劫去了一個女子，把女子赤着體，捆在竹桿上抬回去，那時激怒了一個男子，這男子就是那女人的表兄。他拔起了一株盈握的松樹，追過去向鄰村的人身上猛擊，十來個的人都被一人打倒。他隨時領了自己村中的居民，打進了鄰村，直把自己的村莊恢復到從前一樣的完備。他聽松姑說了這一段故事，心中每每以英雄自命。他想松姑若遭難時，他便捨命的救伊。但是他自己被一隻狗追逼着的時候，便要拚命的喊着松姑來保護他，他却也不因為自己要別人保護而短了英雄的志氣。

‘唉！什麼英雄不英雄！歡樂的時期，已經隨着母親而長逝了！還要想到他作甚呢！’他輕輕的在咀呪自己，心頭添上了許多苦楚。

‘明天我可以去上課了。十來天沒有到過學校，各課不知已經教到什麼地方了。——但是，父親的病還沒有好；自己的身體，也非常勞瘁；明天還得去請大夫，還要去買藥；不如再遲一天去上課吧。而且姑母初到這裏，不好意思便叫她代我服侍病人，明天還是自己親身服侍，纔能對得住姑母。’他在這樣的想着。想到了姑母，不免又要連帶的想到了松姑。他其實是爲着松姑而不肯進校上課的；他的心頭却不能不迴避，不能不自己對自己解釋。

平日睡慣了的眠床，今夜覺得床板分外的硬了起來。刺人的蚊子，今夜也似乎比往常多些。嗚嗚的蚊子，在帳內喧嚷着，他的耳畔，彷彿雷鳴一般的鬧着，他已經起來拂過了兩次，帳內的蚊子，依舊要吮着他的身體。他隨着刺痛的地方打去，雙手却屢次撲了空，身體留着一些焦痛，蚊子却悠然的飛到別處在嗚嗚的鬧着了。他不禁想起了母親。

他母親生存的時候，一到夏夜，便讓他先睡在床上，爲他拂好了帳子；又攜着燈在帳內細瞧了一回，一定把蚊子驅淨後她纔自己去睡。冬天的時候呢，她先用火爐把他的被窩烘煖，然後讓他去睡覺。這三年來的境遇，已經完全不同了！冬夜要獨自睡在被內，夏夜也自己拂着帳子了！他想到了這些鎖碎的舊事，枕上又印上了幾點淚痕。

‘韶兒爲什麼還沒有訂婚呢？年紀已一年一年的大起來了。’少敏靜靜的在自己的床上聽見姑母這樣問他的父親。心內禁不住砰砰的跳動起來，又想起了松姑，只有一種煩燥的心思，緊緊的黏附在他的心底。

‘這是他畢生的大事，我不能輕易的有所主張，將來隨他自己去選擇。而且現在就使要找，也找不到相當的人。’父親帶着咳嗽的聲音回答。

‘他的堂舅父還有一個女兒。韶兒本來認識她的。他母親在世時，有人曾經爲他做過媒，當時他母親說他年紀還輕，拒絕了她；現在她還在城內的女學校讀書，依舊沒有許人；我想託人做媒，趁你

自己健着，定好了一門親事，也好放寬了一筆心事。’姑母說完了話，父親還沒有回答，他的目前立刻浮現出舅父的女兒玉佩的影子了，心頭又在引起了一陣狂躍。

他的情感漸漸有分岐了的傾向，他心愛松姑的柔順，心愛松姑的和善；但是他也醉心于玉佩的活潑善笑。他時把松姑和玉佩兩人相比；他覺得松姑是沉默淵深的湖水，玉佩是澗底淙躍的鳴泉；松姑是深夜閃動的明星，玉佩是反映着夕陽的晚霞；松姑是在微風中輕擺的薔薇，玉佩是放射着濃香的蘭花。他的情感這樣分裂着，一手牽住了松姑，一手又要牽住了玉佩。

‘韶兒的天資的確是有些特異的。我看他將來一定不是落在人後的人。可惜松兒已經許給杜家了，沒福配給韶兒。’姑母歎息着說。

少敏彷彿被別人擠入了千丈的深淵一樣，眼前只在一陣陣的發黑，兩小無猜的松姑，今天到他家中來時，臉上露出鄭重的樣子。已經使他懷着一肚的懊喪；現在聽見姑母的說話，他覺得松姑對他

的態度，處處都使他留着深刻的印象。松姑的沉默寡歡；松姑的眉宇間蘊藏着若羞若怨的樣子；松姑說話時輕輕的語調；松姑身上穿着的衣服，比從前朴素；松姑的兩頰，再沒有從前的笑窩；這些都是松姑對他一種特殊的表示。尤其使他想起要覺得傷心的。便是松姑對他說話時，若有情若無情的態度。他聽見姑母的說話，心頭彷彿受了綉花針的戟刺似的，從瞿瞿的迷夢中喚醒了他自己。

‘唉！復仇！復仇！對於一切的女性！對於一切無情的女性！’他在床上暗自咒罵，明天決計拋開了松姑到學校中去上課了。

第七章

急轉直下的敏庵的病勢，正在端午的正午，已經昏迷到不省人事了！全家的人，立在煎沸着油鑊當中似的焦急。少敏一步不移的坐在床前流淚；他的姑母在忽內忽外的奔走着。客堂中兩個大夫坐在那邊斟酌藥方。松姑在廚下扇着爐中的茶。吳媽坐在灶下重重的在那邊劈柴。

床上的病人，雙目緊緊的閉着，眼尖膠着黃密

似的廢物。鼻孔嗤嗤的噴着熱氣，彷彿烟突的出口。有時痰迷着了喉嚨，呼聲便擊鼓似的响着。一絲絲的血液，不時隨着呼氣而潰射出來。面頰隨着向外潰射的火氣，沉沉的露出了垂暮的晚霞一般的殷紅。少敏在對着父親不絕的流淚，悲哀罩住了全心。

‘病體十分已有九分半靠不住了。這一劑藥如沒有轉機，恐怕要沒有希望的了。’陳大夫把藥方交給了少敏的姑母，便和另外的一位大夫辭別了出來，她的心內又加上了一層惶急。室內的少敏，又在帶哭的喊着他的父親了。

‘爸爸！爸爸！醒一醒，爸爸！爸爸！’少敏看見父親的兩眼向上直釘釘的注視着，便推着父親這般帶哭的叫喊。姑母急急的奔到床前，探望着敏庵，額角已經和冰塊一樣的寒冷，鼻息已只有一絲絲的維繫着，脈膊却依舊在那邊跳動。她便叫松姑煎一碗薑茶送進來。灌完了薑茶以後，敏庵纔緩緩的轉過氣來。眼看着妹妹和兒子，一陣的淚水，又在他枯涸了的淚池中滿了出來。

‘唉！’敏庵先歎了一口氣。休息了許多時候，才慢慢的接上來說：‘我的性命，怕要逃不出今夜了！可憐我看不見韶兒的長大，便要遺棄他了！唉！我真有些對不住你，韶兒！’他淒淒的說着，眶內又流出許多淚水。

‘爸爸，莫要這樣說！爸爸活不成，韶兒也活不成的。’少敏禁不住痛哭了。

‘唉！韶兒！不要這般孩子氣。葉落歸根，人老歸陰，自古以來就如此的。我也逃不出天然的定律。我已活了五十多歲，甜酸苦辣的味道，一切都已賞遍，現在死也不算夭折，不算冤枉了！韶兒！只是苦了你！我不忍拋開你，命運却叫我不能不拋開你了！唉！韶兒！你十二歲喪母，十五歲又要哭父了！韶兒！韶兒！我看不見你長大成人，我等不到你長大成人，便要拋開了孤苦的你！唉！韶兒！韶兒！……’他氣息斷續的說着：沒有說完，又暈過去了。

‘爸爸！…………’少敏叫了一聲，也暈倒在姑姑的懷中了。

姑母一手揩着淚汁，一手攙着少敏，松姑含淚

的又把薑湯煎好，緩緩的灌入了少敏的口內，又去灌着床上的病人，隔了十來分鐘的時間，少敏纔悠悠洋洋的轉過氣來，口內在喊着‘爸爸！爸爸！’的高聲的哭。松姑在旁爲他拭淚。

‘啊哨！’敏庵氣息奄奄的嘶了一聲，兩眼又微微的睜開，想繼續說話，却已沒有說話的力量了。喉頭阻住一片痰塊；微弱的呼吸氣在口裏出入着，痰塊也隨着發出微弱的聲音，和鐵匠抽着風箱的聲音一樣。昏昏茫茫的眼底，也辨不出誰是他的妹妹，誰是他的兒子，誰是他的甥女了。他彷彿看見了他的夫人，緩步的走進了房門；她的身旁站着少敏的一個亡姊。他顫顫的伸出手去拉着女兒的手，又去撫撫女兒的頭髮。他的耳畔彷彿有一種嚶嚶的聲音在響：

‘爸爸，我要去看看祖母，你帶我去。’女兒的聲音在他的耳畔撒嬌的說。

‘唉！你的爹爹快要死了，那裏還有力氣帶你去找尋祖母呢！’他在心中回答。

‘爹爹莫死呀！爹爹莫死呀！死了是要不能回

來了的；我要爹爹帶我去看看祖母；祖母要在那邊等我的。爹爹！去！爹爹！去！爹爹帶我去！我的爹爹，爹爹莫死呀！爸爸莫死呀！’女兒彷彿在這般哀哀的懇求他；他閉着嘴沒有回答。彷彿他的女兒在把他拚命的推動着，一面在荷荷的大哭。

‘哭什麼呢！’他輕輕的說了出來，微睜開了兩眼，他的夫人已不見了，女兒也不見了。坐在他床前哭着的是他的兒子少敏。她的妹妹也坐在他的身旁；因為有一件衣服壓在他的腰下，她正在好好的推着他爲他抽出。

‘唉！妹妹！’他的聲音低微到幾乎被蚊子的鳴聲掩蓋過去。‘我們的父母沒有作過冤孽，我也沒有作過什麼冤孽，我們的家庭，却只落得這麼一個悲慘的結局！唉！詔兒的年紀，還只是這般輕輕的；我死了，口眼也不能閉……。’

‘爸爸！莫要這樣說了，兒子的心，爲你的話擊碎了！啊！爸爸！你不要把我一人拋在世上，爸爸不要拋我而去！……’他的妹妹還沒有答話，少敏哭着說。

‘你們都要放寬心些！你們這樣你一句我一句的鬧着，你一聲我一聲的歎着哭着，真逼得我弄到沒有頭緒的了！生病的人是急不來的；侍病的人，更不要心急；心急只有增加自己的病體的，有什麼用處，有什麼益處呢？’少敏的姑母，口頭上在這般勸着；其實陳大夫對他說過了實話，她明知道敏庵的病體是沒有生的希望，她的心腸比他們還要紊亂。她擔心敏庵的死，擔心敏庵死後的家事，尤其擔心是孤獨的少敏，就要獨自走上渺茫的前途了！

‘唉！妹妹，你也用不着來寬我的心，我的命運，我自己是很知道的。我已經是一顆微弱的星火，是燒過了松針的餘燼，是燃完了的燭心，那裏還有重燃的希望呢！唉！火螢蟲的腹部，尚且照得很明白的，何況于我們人類呢！唉！不想忍了一生的苦楚，終究沒有完成的日子！唉！妹妹！父母臨死時對於我們的吩咐，你總還能夠記得的；可憐父母死了以後，家庭便土崩瓦解了！現在我死了，叫我有甚麼面目去見地下的父母呢！唉！他低聲涕泣

着說。

‘你不要這樣傷心，好好的將養自己的身體，是最要緊的，家庭遭了厄運，變故到這步田地，也不用再傷心了。’她又安慰着，少敏坐在旁邊不住的雪涕。

‘唉！我一生真是嘗盡痛苦了。幼年時在疾病中過日，中年又要消受家庭的閒氣，一直到了現在，我總沒展眉舒懷的日子。我的苦楚，大半是讀書害了我去忍受的，唉！我真不信讀書的人，都要過苦痛的生活的，學問和知識，真是逼人受苦的魔王。我本想不叫韶兒去讀書了的；使他去讀書無非叫他受魔王的挫折罷！唉！但我自己既然是讀過書的人，雖然受了挫折，又怎好叫我的兒子，做一個目不識丁的人淪入禽獸一般的莽鹵呢！’他說過喘息了一回。

‘韶兒，你爸爸的受苦，到現在總算已告終結了。你爸爸一點東西都沒有遺留給你，二十多畝的租田，大概也足以供你目下的用途了。可憐你父親活了一世，不能等到你成人，就要逝世了！韶兒，你若

能體諒你爸爸的苦楚，你要自己勉力做人，我現在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遺留給你，只有兩道淚痕，深深的印在枕上，算是我的紀念物了！韶兒，韶兒，你千萬不要辱沒了祖父的家聲，唉！可憐已看不見你長大成人了！……’敏庵斷續的說完，口內便不住的噴着呼氣，雙目冥冥的閉着，心臟已經停止了均衡的跳躍。

室內的哭聲，隨着淡蕩的晚風吹出了牆外，西方的斜陽，投在東方的瓦簷上，罩着一片闇淡的神色，歸雀在竹林中噪着，彷彿是在和着室內的哀哭，

第八章

灼灼的疎星，在天邊躍動；灼灼的燈光，在敏庵的靈前透着慘綠的火焰，月光珮玦似的斜掛在西方，竹林留着一片可怕的隱晦的陰影，那是端午的後三天，也是敏庵死後的第三天的晚上。安放著靈柩的堂前，和平日呈出了一種異樣的氣味；竹林蕭蕭的响着，便要使人覺得毛髮在森森的振動。

空氣是異常的沉默的。蚊子在嗚嗚的飛着，有

時刺着少敏的皮膚：少敏失去了知覺似的，兩手無意的牽動着，向痛癢的地方，輕輕的搔了幾下。姑母在室內整理東西；松姑坐在燈下縫着白色的衣服；吳媽在幫助着姑母。少敏盤着腳靜坐在父親的靈前。他悽然的想着，現在僅僅的只有十五歲，却已要做一個獨當一家的孤兒了！相隔僅僅的只有三個年頭，便接連的守着母親的喪和父親的喪；他一生的命運，大概是注定要在千荆萬棘的途中行走着了！他彷彿是在夢中，彷彿他的父親還臥病在床上；但是那橫放在堂中的棺木，明明是盛着他父親的屍體的，叫他不能不相信父親已死；搖搖欲滅的靈前的孤燈，慘綠的燐火似的在跳動着，叫他不能不相信父親的靈魂，已和燐光似的消失了去。啊！他的父親已如風聲似的飄過去了！

他兩手抱着膝上，在沉沉的凝想；鼻息在嗤嗤的扇動；額角在狂風中冒雨而行似的昏昏如墜。父母的遺影，連片的在他的眼底搖動。他抬起頭來，門額上釘着的白色的布幕，心上又添了一層慘感。他十二歲失去了母親，朝夕還有父親來體貼他，安

慰他；現在父親也到地下去陪着母親，朝夕體貼他，安慰他的還有誰呢？現在和他作伴的只有自己的人影！啊！只有自己的人影作他的伴侶了！啊！慈和的督促着他，慈和的撫慰着他的母親，墓上已長滿了青草；和他書聲相和，和他喜樂相同，朝夕保護他，朝夕指導着他的父親，現在也一聲不响的靜臥在棺木中了！他的前途，是一片茫無涯涘的汪洋大海！

——啊啊！我的父親，我的母親！你們不該就這樣死了的！你們不該就這樣把我個人撇在中途的！你們可曾知道，你們的兒子，在朝夕流淚？你們可曾知道，你們的兒子在想念着你們，在想念着要追隨在你們的後面？你們可曾知道，你們的兒子這般年幼，獨自在社會上掙扎，要被無情的社會壓榨而死？啊！我的父母，你們不該——不該——千萬不該把我輕輕的撇在中途呀！我的爹爹，我的媽媽呵！他在心頭這般自詘，覺得絞榨一般的難過。

他又想起現在不能不自振作了，前天他叔父已經露出要欺侮他的端倪。叔父家中的人，已經屏

跡不到他家中來了。他父親死後，也不肯過來弔唁。昨天把他的姑母叫過去，姑母回來時在他父親的靈前痛哭了一次。他雖然不敢去問一問他的姑母，却早已知道叔父要和他作對。他只是把一切吞沒在胸中，自己在翻前覆後的尋思，在想着開闢自己前途的草萊。

姑母已經對姑丈說過，在他家中暫住一兩年，爲他整理家務。他知道在這一兩年之內，他的叔父和他的糾葛，姑母能夠爲他理直的。但是年長月久，總不能不靠自己。啊！假如父親仍舊存在着，家中的事，自有父親能夠擔當去的；何致于讓年輕的他，要去獨當一面呢！他覺得現在的生活，和以前的生活是兩截不同的生活；父親的死忌便是牢牢堅立在界限上的紀念碑！

‘韶兒，夜深了，去睡吧。’姑母洗過了手，從廚下走出來，這般叫着少敏。

‘曉得，姑媽！現在天氣還很熱，我一時睡不着；你先去睡吧。’少敏癡癡地對着靈前的孤燈，輕輕的回答。轉頭一看，月光早已沉下了，竹林留着

一片慘綠的暗色。微風搖着，葉際蕭蕭的在响，天邊浮起一片白雲，遮住了幾顆疎星。

他站起來憑着父親的棺木，他一切的希望都已閉在父親的棺木裏面，永隨父親而不返了的一樣，人生的飄忽，在他的腦裏，已經留着了一層深刻的印象，父親苦楚了一世，所留着的是些什麼；母親苦楚了一世，所留着的又是些什麼呢！生命是一片廣漠的廢墟，他又記起夢中的文章了。的確，生命不過是一片廣漠的廢墟而已！在廢墟中雖然有時也可以長着嫩綠的草叢，也可以長着交蔭的深林；有時也可以噴出溫暖的甘泉；但是又有什麼益處呢？至多至多，不過在廢墟中多留幾許創痕罷了！唉！自己的前途是這般渺茫，這般乾燥，又將怎樣的自解呢？營營的生着，工作着，又寂寂的死了，停止了一切的工作；人生的把戲又是多麼沒有趣味的把戲呢？他逐漸遷移着自己的思想，心地逐漸現出了一片光明。走出了院中，在天下徘徊着。碧天中鑲着的繁星，他覺得有無限的玄妙。蕭然的晚風擗過，他消滅了自己的白熱的悲哀。

‘唉！父親，父親！你帶我去吧！’他喃喃的自念了一句。他已經深深的了解人生，他已想好了解救自己的方法了。又對着靈前洒了幾點眼淚。

* * * * *

院內隆然的一响，驚醒了睡着的吳媽。她的心頭在舂米似的跳着。她伏在床頭靜聽，那聲音已經沒有聽見了，只有竹葉在風中蕭瑟的响着，遠處迢遞的傳來了幾聲犬吠的聲音，她要上廁所去解手，摸着自來火去燃燈。

鷓鴣驟然在屋角發出怖人的鳴聲，吳媽覺得毛髮聳然的豎立起來。她心頭狂跳的走過了靈前，孤燈結着幾顆燈花，依舊發出慘綠的光綫。雪白的一段東西，巍巍的掛在對面廂房的廊下，吳媽驟然看見，口內大喊了一聲，把手中提着的油燈，丟落在地上，返身奔回臥處，却給矮凳拌倒在路上了。

松姑和她的母親急急的從房內走出來，她們睡態朦朧的向靈前奔去，却看見吳媽仆在地上。緩緩的將她扶了起來，讓她先喘過了一回氣，

‘姑……姑媽，有，有，有一個白，白色的鬼。’吳媽手指着對面廂房的廊下。

松姑抬頭向安放靈柩的地方一看，驚奇的喊道：‘媽媽靈前的布幔不見了。’她的母親也顯出異常的驚異；各人的臉上罩上了無限的恐怖。懷着石塊似的一齊走到了對面的廊下。

‘啊呀！我的寶貝呀！……’姑母看見少敏高高的懸在廊下，便放聲大哭，各人的胆子却增壯了許多。

懸掛着的身體放了下來，胸頭還有一片溫熱；姑母在抱着不住的痛哭。一面吩咐吳媽到廚下去煎薑湯。松姑幫助母親在按摩着少敏的身體，一息微弱的呼吸氣，才緩緩的喘息過來。

‘啊呀！我的寶貝呀！心頭已經只剩這一塊肉，還要生生的剝去嗎？’姑母的淚珠陸續的滴在少敏的臉上，喉頭哽咽着重覆的說。

薑湯灌下去後，少敏的知覺才緩緩回復到腦裏。眼睛微微的睜開，看見姑母抱住他，知道自己依舊沒有死去，淚水潮一般的湧出。父親和母親的

影像，在他的眼前漸的明露起來；又湧出了一陣清淚。

‘姑媽！’他叫了一聲，說話便接不上來了。休息了一會，纔緩緩的說：

‘姑媽，又把我放下來作甚呢！唉！我這樣的苦命，早點死了清爽些。姑媽，我要隨爸爸去！……’他已回復到能夠哭泣了。

‘寶貝，你的父母只有你一人，望你同竹竿一樣長到天邊的；你却要這樣自尋短見。你若是死了，你父母的兩目也不能閉；你那裏可以自殺呢！你死了，叫你姑母有什麼面目去見你地下的父母！你要好好的保護自己，纔能算得盡了兒子的責任！’姑母哀切的勸告，想到了已故的兄嫂，又哽咽着。

‘韶弟，你要自己保重些；你若一有長短，舅父，舅母，難以瞑目；活着的人，也有人要爲你心碎呢！’松姑愀然的說。盈盈的淚珠。忍不住洒了下來。

少敏理解她言外的意思，悽然的目光，向她不

轉不凝視。

第九章

秋雨蕭蕭的下着。白晝雖然還有可畏的餘熱，早晚却要披上了夾衣了。院中的竹葉，沐浴在濛濛的雨絲中，葉面時常有珠子一般的水點，沉沉的洒在地上。花草戰勝了夏日的太陽以後，自己也露出頹敗不堪的樣子，垂頭喪氣的在秋雨中飲泣。階下栽着的鳳仙花，已經只有幾桿花莖在雨中顫抖着。竹葉的綠色素，似乎也褪淡了許多。蕭瑟的雨聲，彷彿天地也在歎息。

學校秋季開學了以後，少敏已經上過兩三星期的課了。沉默寡歡的臉上，時常罩着一層濃霜似的嚴肅的顏色。平日他是不高興和朋友談笑的；現在開口說話的時候更少了。落落難合的性格，許多朋友看見了他，都懷着幾分猜忌，他不求人家的諒解，也不願人家的諒解。如果有人來纏繞着他，他總覺得非常的厭惡。他深恨許多朋友，成羣結隊的鬧着，愈足以襯出他孤獨的悲涼；但是却 unwilling 加入他們的隊伍。

他對於各種的學問，都非常的懷疑。他以為學問是沒有用處的東西；學問不過是富人的一種裝飾品。從前孜孜研究着的數學，現在覺得是最討厭，最無用的東西。他恨死了自己從前埋頭去研究數學；恨死了教數學的先生，假如人類泯沒了數的觀念時，世界上的人類，便都可以得到幸福了！世界上一切不平的事體，都是數的觀念構造成功的。只有無聊的人類，纔肯造出這樣無聊的東西！他時常這般咒咀。但是他一面却依舊埋頭作看無聊的工作。

最近他得了兩種新的理解。他自己胸頭的鬱悶，讀讀幾首古詩，便可以消除了一半；他便學着做起詩來。他相信文學是安慰他的東西。他做起來的詩，却只是孤芳自賞，從不肯叫別人改，也不肯給人家看。有時自己念過了幾遍，便放在火光中燒成了灰燼。他近日也在細細的體貼着社會的情形；孤獨的性格，對於他這樣仔細去探索各種問題的根本，的確是很有益的。他深覺得現在社會的現象，已經壞到非完全破壞不可了！在上者的盡情壓

迫，在下者的叫苦呻吟，無處不是令人感到傷心慘目的材料。而尤其使他憤憤的便是豕鹿一般麻木不仁的國民性！他平日在上課的時候，只是這般冥想。他覺得一切和他接觸的師友，沒有一個不是豕鹿一般的蠢材！

秋雨在濛濛的下着，他背着一頂雨傘，在泥濘的途中行走。孤獨的環境，早熟的心性，養成了他心頭無限的苦悶。豕鹿腐聚着的世界，引起他異常的厭惡。他一面想將來不應該做一個隨波逐流，無足齒數的庸材；現在的世界，若不親身投入急流的河中，去和洶湧的波浪奮鬥，是永遠不能有完善的希望的；要改造現代的社會，除非自己奮臂而前往！一面又覺得非常的灰心，自己的身世，這般淒涼，自己的運命，這般蹇塞；自己已經哀憐不暇，那裏還肯照顧到別人呢！他想去實行自殺，以消除胸中的苦惱；又想獨自隱在深山中去躬耕着，無聲無臭的了此一生。他覺得這幾重未來生活的希望，又都是渺渺茫茫，可望而不可即，心頭留着幾層鬱鬱難平的缺陷。

回到了家中，看見姑母和松姑，心頭又增上了一層惘然的情緒，現在和他親近的只有她母女兩人了。唉！姑母和表姊，到底都是別人，他每這樣想。

姑母坐在院中織帶，松姑在她身旁繡花。姑母看見少敏進來，她說：

‘韶兒，後天是你爸爸的百日，也是中秋節季，用什麼東西祭請？——唉！日子真快，死了已有一百日了！死後的日子真是可以數過去的！’

‘用什麼東西祭請好呢？’少敏同樣的述着，面上織着一層愁苦的形容。

‘你的父親生前是喜歡吃鷄子麵的。唉！死過了，不知性情有沒有變更？’

‘那末，後天我去割點豬肉來，請松姑姊做鷄子麵吧！唉！百日！中秋！光陰是飛過去，人生却在飛過去的光陰中挫折了。誰能預料到未來呢！’

‘唉！誰也不能預料到未來，誰也不能回復到過去！未來是一片茫茫的怕人的黑海；過去又是一片模糊的淡影，迷離的幻夢！’松姑含有言外的意

思，歎、口氣說着，又停針望了母親，望了望少敏，有點惶感的神色。

少敏歎了一聲氣，俛着頭走進了自己的臥室；心緒非常淒涼的想起了已死的父母，想起了未來的命運，也想起了松姑未來命運。

中秋的晚上，祭過了少敏的亡父，全家的人都硬着心在院中賞月。

浮雲輕紗似的鋪在天空。銀河已轉過了初秋的方向，斜掛在屋角上面。星眼在淡雲當中閃動着；月光從朶朶的浮雲中映下，分外的美麗，分外的幽嫻。對面的屋脊，一隻白色的小貓，蹲在月下，不住的用後腳搔着頭臚。

少敏的神思，在月下飛越。他看看薄紗籠面的明月，分明是蒲扇遮頭的處女一般的嬌羞。那耀動的星星，似乎在指着明月在癡笑。他心頭在向月祈禱：假如他能夠在社會上樹着勝利的旂幟，他數到一百計心頭跳躍時，明月便在雲縫中露出光芒來。他數到九十五六計時，雲頭的明月恰露出全個的面目，他便停止着沒有數下去，心內在不住的喊着

好。又仰首觀望了一回，又看一看姑母和松姑。心頭若有所觸的念着李後主的兩句詞：

‘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何止故國不堪回首呢！往事也是不堪回首！’

松姑感傷的說。

‘年輕的人，爲什麼都要這般蕭殺！什麼故國，什麼往事，什麼不堪回首，你們都是自尋煩惱的人。’姑母對這兩個頹喪的青年，嚴肅的警戒他們。

‘唉！人生原只如夢，自己尋來的煩惱，也不過是夢中的煩惱罷了！歡樂也好，苦痛也好；人生原只如夢，人生原只如天邊的浮雲。’少敏頹然的舉頭望着明月，松姑瞧見他的眼中，反映出晶瑩的一綫淚光。

第十章

蕭殺的秋風，吹謝了天半飄香的桂子，吹紅了遍野的楓葉，吹飛了漫天的蘆花，吹開了離畔的黃菊。地面的秋容，露出衰老的狀態了。許久沒有走到田野中去散步的少敏，今天居然被幾個同學拖出來了。

太陽已走到了西偏，人影投射在地面，已有三尺多長。他們一路在談論着，已經走出了東門了。附在東門的城外的，是一片豬圈似的貧民的房屋。幾個襤褸的孩子，在城牆下的污泥堆滿了的水坑中捉蟹。人家已經穿上了夾袍，他們却依舊披着一件破碎的染成黑色了的白布衫；一根稻艸淘成的繩把紅腰的短褲縛在衣裳的外面；背後的褲腰，却已脫繩而出。一手扳着城牆，一手向下面的牆洞在挖；頭也隨着下面的手，向着牆洞張望。

雜亂的脚步聲驚動了那班捉蟹的孩子；奇異的目光，投射在行人的身上；呆看了一回，又作着他們的工作，少敏和幾個同學呆看他們。

‘一班學堂生，是我的外孫。’他們離開了捉蟹的孩子，遠遠的聽見他們唱。

‘這是社會教育不良的緣故呢，還是家庭教育不良的緣故？’楊平山聽見孩子們的聲音，心中老大的不高興，對着一班同學提出了這兩層疑問。

‘在下等社會裏面，這種卑劣的舉動，卑劣的言語，時常要發見出來的，不僅是孩子們如此，下

等社會的大人，也是一般卑劣而蠻橫的。他們每日都是和自己的同類相聚：“入于蒼則蒼，入于黃則黃”同類的氣質，自然要一傳十，十傳百的沾染過來的。孩子們受了父母的遺傳，更不用說了！他們的家庭，他們只有狗圈，只有豬圈，那裏有所謂家庭；更那裏有所謂家庭教育！’平常藐視下等社會的趙次民這般議論，言下有點慨然的氣色。

‘我覺得次民的說話有些過分。平常的人以為下等社會的人，生成了一種下賤的性質，我是不以為然的。我們和他們隔絕着的高牆，建築得太高太厚了！他們不能踰過牆，投入我們的社會，我們應該憐惜他們；我們不能拆開了高牆，和他們傾城的相待，這是我們的罪過！他們屏處另一個世界之中，過着他們的暗無天日的生活，使他們染成了一種特殊的氣質，並不是他們天然生定的，他們的本性，像一張潔白的紙似的；要把他浸在墨汁當中，無怪他們要染成墨黑的顏色了！’夢中述說C君的故事的齊雲峯和趙次民抗論。

‘你的話固然是不錯的。但是“龍生龍，鳳生

鳳，老鼠生兒穿地洞”的俗語，總是一定的定律。在遺傳學上說，遺傳的力量，我們總不能否認的。先天遺傳下來的氣質，比後天的拾得總要強，譬如兩隻黑色的石鼠交媾，生下來的石鼠，一定也是黑色的。這樣進化論上所說的遺傳的定律，你能夠說他不對嗎？次民今天剛在雜誌上看來了一篇進化論，便應用進去和雲峯辯難。

‘這是不能作例的。生理的遺傳，和氣質的變化，不能相提並論的。氣質的變化，是隨着環境而遷移的，生理屬於先天的遺傳，氣質至少有一半是屬於後天的陶冶。如果完全屬於先天，那末柳下惠和盜跖一定不是兄弟，禹也一定不是鯀的兒子了！’雲峯進一步的駁次民，次民在垂頭想着答辯的話。

‘少敏，你覺得他們的說話，誰說得近理？’平山拍着少敏的右肩問。

‘你自己呢？’少敏這般反問平山。自己在低頭數着脚下的石塊尋思。

‘我自然是表同情于雲峯的議論的。不過我覺

得次民的話，也有一部分是很合理。雲峯的話，着重在教育；次民的話，着重在優生；各人都有各人的根據。我想孔子所說上智，下愚，中人三等的分配法，是最適合，最妥當的了。雲峯所說的是中人；次民所說的是下愚。‘素日不得肯罪于一方的平山，這般批評。

‘實在的，世界上固然有可上可下的中人，也自有不可遷移的下愚。下等社會的人，受了父母的遺傳，已經變成下愚的了。’次民順着平山的話在申說。

‘好了！好了！再也不用辯論了。各人執着自己的見解，辯論一世也要辯論不清的。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誰肯承認自己是無理的呢？執了一成的偏見，何必多所爭論。’少敏不表白自己的意見，鄙夷的看了次民一眼。大家已先後走過了一座小橋，走進了森森的林木中坐在大樹的橫根上了。

環抱在森林外面的小溪，泉水在琤琮的跳躍着。秋風輕輕的飄過了樹上，蕭蕭的樹葉的聲音，在伴着琤琮的泉水而歌唱。幾瓣樹葉，隨着秋風飄

飄的飛了下來。蒼碧的青天，罩在森林上面，顯出格外高曠。由林下透視出東西的田隴中，幾株紅柏樹在夕陽中搖動。鮮紅的霜葉，春花似的燦爛。

少敏走出了林中，獨自蹲在溪畔凝想，潺潺的溪流在向下飛跑；他的倒影，被流水冲成紛碎；却依舊黏在澗底，他呆呆的想着。流水儘管潺潺的流逝，人生儘管營營的奔波；却一樣的沒有歸宿。但是流水還可以在石上歌唱，還有鮮紅的花落在他的面上，和他作伴的流着；人生呢，只有流水一般的流逝，沒有流水一般的幸福；人生只是像飄零的落葉，堆在地面和泥土同腐罷了！他又覺得自己的身世，比飄零的落葉還要可憐，落葉是飄飄的從樹幹上飛了下來，他的父母却早已把他獨自丟在世上，苦樂都隨他一人去自尋了！

——唉！我是一片無根無蒂的飄泊的浮雲！

‘少敏，你又在尋詩嗎？老是這麼愛孤獨的存在着的。’平山雖沒有看過少敏的詩，却知道少敏是在那邊學詩的，所以這般似譏非譏的說。少敏緩緩的走進來，望着三位朋友，面上露出悽然的笑

容，接着便催他們回去。

‘韶弟，今天回來特別的遲。’松姑看他走進廚下，含笑的問：他覺得松姑的臉色，今天分外的美麗，雙瞳盈盈的向他電光似的一瞥。

‘今天和幾個朋友到郊外去旅行過一次。我在路上摘來了兩枝紅葉。’他坐在姑母的身旁，右手向鈕扣上摘下了插在身上的紅葉，望着松姑一笑。

‘韶弟，分一枝給我。’他把手中的兩枝紅葉，一齊遞給松姑，松姑只取了一枝。

‘年紀愈大，人愈癡了。紅花還可以插在頭上，紅葉有什麼用處呢？’姑母看見松姑的淘氣，帶笑的說。

‘唉！我偏偏要。沒有給你，你就不服氣了！你要，我這一枝給你。’松姑回復到十來歲的態度，向她母親撒嬌，順手把紅葉送到母親的面前。

‘拿來！’她的母親笑着，伸手去接。

‘想煞！我偏偏要不給你！韶弟送給我的，同你沒相干。’松姑大笑着，用手指搔着面頰去羞她的母親，她的母親順便打了她一下。

——啊！這濃烈的誘惑！他心頭在咒詛着。眼底立刻現出了未來的運命！在他兩人中間的未來命運，橫着一片汪洋的黑海。他背着燈先，惘然的對着黑暗的地方歎息。

“第一篇完”

幻 滅

第 一 章

一葉扁舟，在小港中行着，船尾的舟子，兩手扳着槳在一來一去的搖動。南面的岸，展開了一片沙灘；遠遠的有幾縷炊烟；在陣陣的透起。北面的岸上，却斜着一座矮山；山沿有一條曲折的小徑，逶迤的盤着；山上雜生着無名的草木，杜鵑花紅紅的點綴在斜急的山坡上；山脚叢生着水草，草的葉尖，隨微風而點着水面。水鳥在水邊的草幹上站着，啁啾的在相互對語。在山坡的雜樹叢中，有一

株梨樹枝頭還點綴着幾片殘花，頹唐的在風前擺動。流水清淅的碎聲，和輕風伴奏成悠然的逸韻，啞啞的櫓聲，是在接着節拍。

太陽的光綫，斜射在船上；船中的旅客，強半在發出呼呼的鼾聲。不愛沉睡的少敏，獨坐船舷上，看着兩岸的景色。水中的日影，隨着啞啞的櫓聲，搖蕩得粉碎；星光萬點似的向空中四射；少敏的目光，受了粉碎的日光的刺激，微微的感到了一點昏眩，他閉眺了一回，又在船內的籐籃中，取出了一條面巾，俛在船舷上浣手。兩手掬起了一渦的清水，日影在手內搖搖的波動。

幾年來孤獨的生活，造成了少敏一副沉毅而落落難合的性格。他的腹內儘管有炎炎的烈火似的感情在燒，却輕易不肯露出笑容，也不肯露出憤憤的顏色。他時常緊蹙着雙眉，有萬千幽恨，深深的鎖在他的腦裏。在他的額上，憂愁的利刃，已爲他劃上了幾條深刻的縐紋。他沉默着，不去和那搖櫓的舟子對語，也不去叫醒他的同伴閒談。沉沉的臉孔，仰對着青天，青天的天色，沒有他那樣憂鬱；

倦看着碧水，碧水也不似他那樣的沉沉，兩岸的山坡，兩岸的沙灘，兩岸的長堤，兩岸的村莊，一刻不停的在他的眼前變換，他的臉色，却沒有一刻的變更；雖然他的心事，一波一波的和溪中流水似的向前流動消逝。

他去年從中學畢業了以後，在鄉村的小學中，當過了半年教員。小學教員的生涯，使他感到了異常的厭惡。菲薄的小學教員的生涯，清苦是清苦到無以形容了的；但是那些淺薄的浪子，依舊要拚命的爭奪着位置。他們不是誠心誠意來整頓小學教育的；他們不是沒有職業可就，來做小學教員的；他們也不是因為處在窮困的環境，逼迫着他們不得不做小學教員的。他們來爭奪小學教員的位置，完全是抱着一種遊戲的態度。他們以小學做他們聚賭的窠窟；他們以小學生做他們發洩失意的器具。少敏半年來的小學教員的生涯，使他深深的知道了小學教育的個中情形，半年後，他就卸職了。

他在船上冥想半年來小學教員的况味，心

頭還擁塞着一重惡感。他對於那幾個同事，是非常鄙夷他們的；活潑的學生，又要引起他的傷心；他眼看着一個個的孩子，都可以享受家庭的快樂，自己的家庭，却如破釜一樣。只有一刻不離的孤影，算是安慰他的伴侶。他心上充滿着孤獨的悲哀，面上却依舊是沉沉的沒有變更，只有微微的吁氣，表示他心緒交錯着的煩雜。

船身隨着舟子的搖動而推移，兩岸背着船身，背着流水而向後搬動。刻刻不停的路程，離開少敏的家鄉，漸漸的遠了；少敏心頭泛起來的心思，却儘管向着過去的光陰倒溯。在父親死後的二年多的中間，他的生活，彷彿是淡水一樣非常無味。中學修業的兩年工夫，他覺得一無所得的一縷烟痕似的飄過了他的眼前。在他十六歲那年的秋天，他的姑母爲他定好了親；和他同年的玉佩就是他的未婚妻；那時姑母曾經徵求他自己的同意，他當時無可不可的答應了她，現在心中總有幾許介蒂似的在使他不安。他並不是嫌惡玉佩，心中覺得結婚是一件非常厭煩的生活；他似乎有獨身終老的決

心。

他覺得寂處故鄉，令人索然寡趣；想到別處去換一換新鮮的空氣。他寫信去告訴他的姑母，姑母便決意叫他到她家中來住幾天。他又很不願意到他姑母家中去寄寓的。寄寓在姑母的家中，似乎要發生不幸的事體。

獨居家中的清寂，終究逼迫着他，使他耐不住無限的寂寞，到姑母的家中去暫住了。巍巍的F縣的城牆，已經出現在他的眼前，城內英山上的雙塔，比肩的聳立在空中；故鄉的紫壁山上的塔影，雖然還峙立在他的胸頭，但是已經隔絕在百里之外了！他望着英山上面的雙塔，心臟在跳蕩起來，他想再過了二個鐘頭，便要到姑母的家中了。心中有些悔恨，今日的早晨不應該無頭緒的動身；到姑母家中寄寓着，究竟有什麼意思呢？

‘客人船就要到了，起來打舖蓋。’船尾的舟子高聲的叫，依舊在努力的搖櫓。

‘到了嗎？’船中的旅客，陸續的醒來，睡眼惺忪的，伸一伸懶腰在無神的問。

‘要就到了。現在已到林家村，離城只有六七里了。’舟子操着F縣的土話回答。依舊在船尾一俯一仰的鼓動着櫓，船身隨着舟子的脚步轉側。

‘少敏，碧筠巷你認得嗎？’少敏同來的孫君，在F城已經寄居了三四年，怕少敏不認得他姑母家中的路，提醒了少敏。

‘不要緊的，我小時來過一次，如果道路沒有變更，我總還可以依稀的認得。要不然，我也可以叫一個挑行李的人領我去的。’少敏一面收集着行李。

‘也好；先到我家中去歇一息，再叫人送你去，不更好嗎？’孫君的臉色很親切。

‘謝謝你，你家裏我一定要來拜訪的。今天却對不起得很，我却急急的要先去看一看姑母。改日再來拜訪。’少敏口內在誠懇的回答孫君，腦裏却浮出兩重思想：一邊急急的想去見見姑母，一邊又覺得寄居在姑母家中，非常討厭。

——既來之，則安之。他接着便又安慰自己一刻不寧的心思。

他的腦裏時常想拋開不想，而又一刻不容他不想的松姑，終究忍不住在他的腦裏明顯的立着了。他冥想着他現在也許在丈夫的家中沒有回來，也許已經回到姑母的家中；他想她出嫁以後，一定已變成另外一種風韻了。他想現在她的臉色，也許非常清瘦，也許非常豐滿；她的態度，也許和處女時代一樣的沉默，也許和少女時代一樣的活潑，也許另易上一種尊嚴的態度。她現在在家中，還是在和姑母閒談呢，還是獨在房內縫衣呢？假如她知道了他要到她家中的消息，她的心頭又將引起怎樣的感想呢？他走進了她的家中，她將怎樣的招待他，他又將怎樣和她酬對呢？他冥冥地層層的推想，很覺得不願和她見面。心內默祝她不在家中；但是寫給他，叫他到姑母家中來暫住幾時的那封信，不是明明是她的筆迹嗎？他心頭有點錯亂起來了。

載着人類的命運似的小船，終究隨着流逝的水力，隨着搖動的櫓聲，推送到F城外了。隔絕住溪中碧流似的浮橋，離開少敏的船隻，已經只有幾

十丈的路程了。浮橋的橋邊縛着一排同樣的小船，桅桿豎着，和陣上的槍支一樣。少敏看見浮橋中立着一羣人，有幾個苦力手執着竹竿在招呼客人，代客人挑行李。在人叢中似乎有兩個女子；却看不清她們的面目。

‘詔哥，詔哥，’船愈近橋邊，少敏的表弟在喊。立在表弟後面的兩個女子，一個是他在想念着的松姑，一個是出于他意料之外的他的未婚妻玉佩。

‘多年沒有見面過，現在已有這般長大了。’少敏跳上了浮橋，握着表弟的手，這般微笑的對表弟。他們已有八九年沒有見面，表弟到他家中時，還只有六歲。他又含着苦笑，向玉佩和松姑點了點頭。

‘這位就是少敏兄。’立在旁邊的一個穿着灰色夾袍的青年說。

‘是的，他就是少敏就是詔弟。’松姑對那個青年說，却沒說起那青年是誰。

‘尊姓？’少敏懷着一肚皮的疑慮問。但是他却已經猜到了七八分。

，他姓杜，叫杜南屏。又叫肚裏大蟲。是姊姊的姊丈，他們是一對，你們也是一對！’少敏的表弟滑稽的把他的姊夫推到他姊姊的身旁，又把玉佩也推到了少敏的身旁。自己在舞腳舞手的大笑。

‘小鬼！又發‘鬼頭風’了！初見到的生客，一點客體都沒有。回去時，叫母親打你。’松姑輕輕的在她弟弟的背一拍，怒目含笑的視着她的弟弟。

‘你總算有丈夫會幫你，這樣的打着我；我回去叫媽媽來打你，“獨自人”難道不好做人了嗎？松姑的弟弟依舊笑着。大家都含着微笑。

‘他這樣會說多話，今天罰他，叫他獨自在後面管着行李。’杜南屏笑着說。

晤！

‘我偏偏不放你們先走；你們兩對夫妻先自雙雙的回去，叫我“獨自人”在後面替你們管行李。命生得欠好。’松姑的弟弟偏逃上前，笑着說。

‘再會！少敏弟。有暇到我家來坐坐。’孫君臨別的時候對少敏說。

‘再會！再會！一定到府上來拜訪。’少敏目送着

孫君。自己的行李，也僱好了一個挑夫。表弟獨在前面跑着，他們四人，跟在挑行李的後面在走。

第二章

‘尊姓?’少敏的表弟先跑到了家中，對他母親說明少敏已經到了；他的母親接到了大門外，他也跟着走到了大門外；看見了他們四人跟着行李進來，他就對着少敏，學着少敏剛纔問杜南屏的口氣，面上露出異常的莊嚴。

‘又有一年多沒有見面了，韶兒。近來面色又清瘦了許多。’姑母說。

‘啊！又有一年多沒有給姑媽問安了！光陰真是飛快的！轉瞬又是一年！’少敏生出了許多感慨，想到了已故的父母，又不自禁的眼眶一紅。

‘唉！年輕的人，尚且這般清瘦；像我這樣年老的人，更要支持不起了。人生真是夢一般的；一轉眼間幼年的光陰已逝，壯年的光陰已逝；白髮衰顏，一聲不响的追上了我；不久又將要追上了你們了。’姑母在搔着頭髮，一齊走進了室內；松姑就到廚下去吩咐佣人燒茶。大家都散坐在室內的床

上和椅上。

‘所以我也長着鬚鬚了。’表弟在戲子一樣的朝臉旁拉着。

‘現兒，你老是這般孩子氣的，今年已經十四歲了，還像四歲一樣，韶哥像你這麼大時，已在中學讀書了，你却還在小學讀書。讀起書來的聲音，像貓叫一樣迷乎迷乎的聽不清楚，說起笑話，到算你的喉嚨最大！真是“一歲肖狗，千歲也是肖狗”的！’姑母斥着表弟，表弟却側着頭向他的母親微笑。

‘媽媽，他在路上也是這般胡鬧的，你打他幾下。’松姑從門外走進來。

‘胡鬧？怎樣胡鬧法呢？你說給媽媽聽，再好叫媽媽打我。’他這樣的逼着姊姊。站着的松姑，抬起頭來看一看玉佩，玉佩紅着臉，低下頭去，在弄着自己的衣角。

‘總是你不好，不管怎樣胡鬧，停一會我總要打你。’姑母繃着眉頭。

‘不公平！不公平！天下沒有像你這樣胡塗的胡塗官的！人家官司沒有審，就要先打人家，我第

一個不舒服！他們兩對鴛鴦，合起來欺侮着我一隻水鶩，你却還要打我。’表弟說着，姑母也笑了起來。他們四人相互的紅着臉看了一眼。

‘你今年爲什麼不去教書呢？’姑母撇開了表弟，對着少敏問。

‘教書！我覺得一點沒有意思！教書的人正多着呢。用不着像我這樣沒有用處的人去教。’少敏無意的答。立刻又想起了幾個同事的那種討厭的情形。

‘那末你也該去尋一種職業，這樣浮蕩着終究是沒相干的。’姑母進一步說。玉佩抬頭看一看少敏看一看姑母，依舊低頭弄着自己的衣角。

‘上半年的身體不好，暫時休息半年；下半年我想到上海去，或者到北京。在家裏始終是沒有意思的。老死在家中，也沒有出頭的日子。’少敏對姑母表白了自己的意思，玉佩和松姑兩人，都向他投視着奇異的目光。

‘在家中守守，好了。爲什麼要這樣自苦，到外面去奔波？上海已經不容易去，何況于北京呢！你又

不到外面去讀書，要到上海或北京去作什麼呢？獨自一人在外面飄流，又沒有人來好好的照顧你，看護你；你的父母只有你一人，萬一若有危險發生，叫誰來經理你的家庭？我不放心讓你出去；不如在家中比較安寧點。’姑母懇切的勸他；眼眶巴露出幾條紅絲。

‘那到是不要緊的。一個人在家中也是一樣，出外面去也是一樣。外面若有危險，家中也有危險的事情要發生的。坐在家中一點都沒有意思，不過像木主一樣的過着一生罷了！’少敏諄諄的和他的姑母辯論。佣人送進茶來了，

‘誰叫你在家中坐着過日子呢？到外面去做事情，在家中就不可做事了嗎？家中的事情，使你討厭；外面的事情，就不使你討厭了嗎？我始終不信一個人作事，一定到外面去作，纔會感到興趣的。這不過你腦子裏的一種幻想。’

‘我却以少敏兄的說話爲然。’沒有說話過的杜南屏插嘴說。‘一個人老是處在鄉里之間，一點生趣都沒有的。到都會中去吸一吸新鮮的空氣，自

已沉迷的腦筋，也許會清醒些。若故步自封的閉塞在自己的鄉間，孤陋寡聞，寂然無聲的過了一生，這又何必有此一生呢？做人若要往人的路上走，就應該隨着時代的急流前往，方不失為領解人生的真義的。’

‘你們的意思，我總不懂。古人說：“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你們有報紙給你們看，難道還不滿足；一定要親身到外面去，才能滿足你們的意思嗎？’

‘但是我的意思，姑媽，我的意思和你的不同。我的學問是太淺薄了。我沒有能力再去升學；但是我不能不到外面去旅行一次。自己僻處在鄉間，只聽見人家說到都會生活的情形，而實際的情形，究竟怎樣，我却還沒有知道，我以為應該去實地考察一次，來和鄉村的生活比較，于我的學問是很有趣益的。將來的生活，或者能夠從此解決了也說不定。’

‘這層意思，我也能夠懂得；不過我以為可以不必到外面去，還是不到外面去為是。守在家中，

難道……’姑母說到這裏，下文還沒有說完，佣人就在喊着他們到外面去吃飯了。他們離開了室內，挨次的走了出來。

在席上他知道玉佩是到這裏的女子師範來插班的。她插入了本科二年級，現在才讀滿兩個月。她本來是寄宿在學校裏面的；今天松姑特地要她請假請了出來；吃過了晚飯，姑母叫允琨（他的表弟）送她回去。

他獨自走上他的臥室時，已是九點鐘時候了。靜靜的掩上的房門，在燈下呆坐了一回。在提箱內取出幾張紙來，記着下面的一段文字。

——今天！啊！真是可呪詛的今天！我又和她相見了！而且和她同在的，一個是她的丈夫，一個是我的未婚妻！那是造物在和我作難了！啊！今天！

——她已是一個持家的少婦，已失去了嬌好的處女的容顏，已失去了寶貴的處女的光榮了！造物的意旨逼迫着我，造物的意旨逼迫着她，使我陷入了自苦自知的窘境，使我不能不自己勉自禁持，

心頭的鬱悶，將向何處去舒洩呢？明知只有在自己的心頭留着隱痛，而我却不能自拔，這是誰的罪過！

——我久想不該戀着她了；幻美的舊夢，又使我不能決然的把她撇下！啊！我真不知我未來的前途，究竟是遮掩着怎樣怕人的黑幔？

——玉佩呀！玉佩！我真有些對不住你！是我誤了你的前途；你竟做了我贖罪的羔羊！我不該順從了她的勸告，茫然的和你訂着這毀婚姻！啊！我不該順從了她，使你做了我的犧牲者！我心頭的隱痛，除了我和她兩人以外，你那裏能夠知道呢！在我幼年的時候，我隨母親回到舅父的家中，常常和你同游；你那時未嘗不是我心中的皇后！我純潔的心，也曾整個捧獻在你的前面。現在我的心已經腐爛了；不配再向你的面前捧獻！啊！我的父親原不該棄我而去；我原不該在那時戀着不該戀的她；但是我的心既然為她震碎，那裏還有捧獻給你的資格呢！可憐你竟然蒙在鼓中，可憐你竟然做我的犧牲者！

——我決定獨身終老，決定到外面過着一生浪游的生活了！玉佩呀！可憐你那裏知道我的苦衷，那裏知道我委曲求全的心思呢？今天！——今天你聽見我出外浪游的計劃你就悲愁的望着我；若是你知道我畢生都要在外飄零，你心中又將要怎樣的悲愁呢！可憐你替人贖罪的羔羊呀！

——‘往事也是不堪回首。’往事真是不堪回首！前年初冬的一別，我自分今生和她已永遠沒有會面的時候了的；造物不仁，又要使我們重新見面！啊！我將要怎樣的咒咀今天，又將要怎樣的咒咀造物呢！我的天呀！

——雖然沒有談話的機會，她那閃動着的目光，我能夠窺視得出她的心中也在燃燒着舊情的。燃燒舊情，又有什麼用處，又有什麼用處呢？徒然焚燒了自己的身體，徒然焚燒了自己的心窩罷了！又有什麼用處呢？

——可咒咀是一個夏天的晚上，姑母不該到堂姑家中去吃飯，吳媽也不該不在家中，在我的心上，竟然留下了這樣刻深的創傷！她和我竟然相持對

泣了許多時候，她竟然會倒入了我的懷中，啊！悲傷和悅樂幾乎使我暈倒！啊！便在這樣的晚上，便在這樣的晚上，我答應了她定下了玉佩！

————

他投下了筆，淚痕狼籍的點了稿子；和衣倒在床上睡過了一夜。

第三章

燈燭輝煌的照耀。兩個男僕，捧着一盆一盆的菜在廊下穿梭似的往來，席上的男女在雜亂的交談着，是南屏在家中設席宴着初會的少敏。少敏和玉佩對坐在客位。松姑和她的阿姑夢蕙打橫的坐在上面，靠在少敏肩下坐着的是夢蕙的未婚夫柳蘊青，靠在玉佩身旁的是松姑的弟弟允琨。蘊青是在教會的大學中念書的；開口上帝，閉口上帝，使少敏覺得非常的討厭。

夢蕙是松姑小學時代的同學，也是玉佩現在同級的同學。在全級的同學中，她兩人因為有親戚的關係，朋友的感情之外，又加上了一層交誼。

沉默的少敏，素來是不喜歡高談闊論的；今天

雖然有兩人是他兒時的女友，但是其餘三人都是格格不相入的，尤其是蘊青使他惹起了厭惡；他就像封住了自己的嘴唇一樣，一句話都不肯說。

‘密司脫袁，我敬你一杯酒。’柳蘊青偏要向着少敏擎起他的酒杯。

‘謝謝你。柳先生。’少敏因蘊青的反感，不肯喊他密司脫柳，要喊他柳先生。一面也擎起了酒杯，很沉痛的飲下去；兩人又舉起杯來相互的朝外互示了一下。三位女性的目光，都注射在少敏的身上，少敏依舊沉默着臉。

‘密司王，也敬你一杯。’蘊青又引杯向玉佩，兩日向夢蕙斜瞧了一下。

‘謝謝你，柳先生，我是不會喝酒的。’玉佩說着，紅了臉，低下了頭。

‘那末，我飲一杯，你隨意喝一點好了。’蘊青依舊舉杯擾着玉佩。玉佩沒有法子解脫，只得向酒杯微微的吮了一下。臉孔紅紅的瞧着對面的少敏。

‘柳先生，你只揀成對的人飲酒，我“獨自人”就不放在眼裏了嗎？’允珉笑着說，他的姊姊朝他

白一眼，他却一點都不去理會。

‘好！好！小弟弟！我來敬你一杯，都要喝一滿杯。’蘊青也笑着站了起來。

‘唔！我偏不肯喝一滿杯。’你不要我喝滿杯，我倒肯喝；你要我喝，我偏不喝。橫豎是“隔壁有樣，勿用上帳”的。’說着，指一指玉佩，玉佩微微的一笑。

‘別的事體可以照隔壁的樣，喝酒的樣是照不來的。喝酒要照樣，應該照對門的樣。對門喝一杯，你也喝一杯；對門喝半杯，你也喝半杯，’沉默着的少敏，看見表弟滑稽的態度，暫時帶笑的破了自己的沉默。

‘倒霉死！倒霉死！幫着自己的老婆說話。你的老婆就不許我照樣了嗎？我偏偏要照你老婆的樣。又不把你老婆的容貌攝取去。喝酒要照對門的樣，你的老婆爲什麼不照對門的樣呢？表弟可以欺侮，就來欺侮；老婆不好欺侮，就怕老婆了！’允琨看玉佩和少敏在狂笑，滿桌的人都笑着。只有少敏在笑容的裏面，却深深的隱藏着一種說不出的幽怨；只

是說不出的幽怨罷了！

‘現在我要來敬你們的酒了。我一對一對的敬你們’。允琨喝過蘊青的酒，立起來夾了一個肉圓子，一面在咬着，一面在說。

‘你不要喝醉了酒；這樣小小的年紀，以為自的酒量大煞了。’松姑訓戒着她的弟弟，她也知道弟弟，是會喝酒的，不十分嚴厲的禁止。

‘不要緊的；幾杯酒算得什麼。先敬你一杯，姊姊。’他誇口的說，向松姑舉杯。

允琨順次的敬過了南屏，蘊青，夢蕙。他舉杯去敬玉佩，玉佩強他不過，也滿滿的喝了一杯，臉上異常的紅暈。少敏正待舉杯向他對飲，他却停住了。

‘不同你喝，不同你喝。怕老婆的人，我不同他喝酒的。’滿桌的人又大笑了。

‘你將來也要怕老婆嗎？’坐在松姑旁邊的夢蕙笑着問允琨。

‘我嗎？我已經叫算命先生算過了。算命先生說我的命運和柳先生的命運相同的。柳先生將來

若要怕老婆，我將來也要怕老婆的。——是嗎？柳先生。怕老婆到底總要怕的。’舉頭朝看蘊青說，說得蘊青仰面大笑。

‘油嘴！’夢蕙紅着臉說一句。少敏和玉佩瞧着他同時在笑。

‘少敏兄的文章真不錯。’狂笑之後，經過了一回靜默，默睜之後，南屏又開始談論了。晨鐘週報上面發表的幾首詩和幾篇論文，真作得不錯，現在一般人的新詩，我真看得厭了。‘姊呀，妹呀，愛人呀，的喊着，便可以算是情詩；‘戰呀，幹呀，鮮紅的熱血呀，’的寫着，便可以算是革命的詩歌；‘自我呀，玄妙呀，’的寫着，便可以算是哲理詩，中國的詩人，真是又多又糟。少敏兄在晨鐘上發表的幾首詩，却一掃他們的積弊。我非常佩服。幾篇論文也做得非常周到。可惜現在的中國人，是在鼓上睡着；即使有人擊鼓去震醒他們，他們的身體，落在鼓旁的銅鑼上，發出砰然的聲音，他們却依舊不會驚醒的。’南屏侃侃的說。

‘這無非是發發牢騷的東西，我的學問又淺

薄，思想又混亂，做出的東西，總是不成樣子的！晨鐘週報因為有一個舊同學寫信來催我寄些東西給與他們，我胡亂的寫給他們的。發表了，我非常後悔；但是他們依舊寫信給我，要我連續的做，還說有一班青年的人，很喜歡我的文章；其實我自己寫出後，拿來一看，自己也莫名其妙。’少敏聽南屏稱贊他，有些不好意思。

‘袁先生的文章，我也看到過幾篇；我覺得我們青年的人，趁着現在血氣方剛，良心未死的時候，應該抱着這樣勇往直前的精神的。倘使我們青年的人，不肯出來說幾句公正的話，猛進的話；老年的人又是不敢說，不配說，中國不是沒有說話的人了嗎？’夢蕙手中執着筷子，在桌上輕輕的敲。

‘可不是嗎？現在的中國人，真是和南屏兄所說一樣的睡着不是輕易能夠驚醒的。外國人說中國人是睡獅，中國那裏配稱為睡獅，不過一隻死豬罷了！“大水湧到了腳後跟，還是拖着鞋在緩緩的走，不曉得拔起了後跟去逃命。”這是很足以表現出中國國民性的弱點，我們稍稍醒着的人，聽見風

摧茅屋，不久就要傾倒，我們去喊醒他們，他們却在睡夢中怪我們多事。他們不等到屋倒下來，壓在他們的身上，他們是不會知道的，所以在這一方面看來，中國的癱瘓性，是很難激起來的。’少敏因夢蕙贊同他的意思，竟興致勃勃的說。

‘密司脫袁的意思是很好的。不過我總以為太激烈一點。比如他在晨鐘上面那篇討論宗教問題的文章，我總有點不以為然。我想要討論宗教問題，至少對於宗教本身，總要研究過。密司脫袁却拋開宗教的本身而不說，專在枝葉上討論，我就不大贊成。我以為宗教，無論如何，總有他存在的價值的。愚人的心理，若沒有善惡的報應去警戒他們，不是無可救藥了嗎？這實在並不是我為耶穌教辨護的說話；我總覺得人類的心，應該有所信仰，才不致于徬徨而無着。’蘊青有幾分酒意，而且有點看不起少敏。他以為少敏僅僅是一個中學畢業生；即使他自己肯精細的研究，終究沒有實學，終究不配發議論。

‘不過，柳先生有柳先生的高見，我也有我自

己的意思。古人所說‘聖人以神道設教’的意思，原是不錯；但是他們的手段却用錯了。要使人爲善，應該好好的勸導他們，使他們徹底了解事實的善惡，徹底了解善惡的本身和善惡的分途，他們自然會向善的路上進行的。宗教家却用了欺詐恐嚇的手段，自己已先走入了歧途。要引導人家走入正路，的確是難能的事。而且現在的宗教家，尤其不好，現在的宗教家，利用神的威權，利用錢的威權，專門去引人爲惡，專門限制人家的思想自由，更其不應該這樣做法。佛教利用神道斂錢；基督教利用神道和金錢去侵略別人的國家；這在事實上可以找到證據；在西洋史上也可以找到證據的，我們固然不能說宗教怎樣壞；但是要我說宗教怎樣好，我却也說不來；因爲我沒有找到他的好的證據，不敢貿然的爲宗教辨護。’松姑平常沒有聽見少敏發過這樣長篇的議論的，雖然她很知道少敏的見解，非常徹底。今天聽見他的議論，心內非常的不安。少敏說話時，有時看看三位女性，有時也看看南屏和蘊青，蘊青聽見他的議論，覺得自己不能反

駁，面上青了一陣，又紅了一陣，南屏在不住的點頭。允琨因為自己的表兄得勝，在拍着掌。夢蕙的心內，左袒着少敏表面上却一點沒有表示出來；她也很有點看不起她的未婚夫；她並不是因為未婚夫辯不過少敏才看輕了他的；平常已覺得非常輕視他；今天發表了他對宗教的見解，更引起她心頭的一種嫌惡。坐在少敏對面的玉佩，取過了背後的髮辮在撫弄着，兩眼不住的瞧着少敏出神。

‘我的意見，完全和少敏相同的。現在所有的惡習，惡勢力，我們非用全力去破壞不可！’南屏立了起來，對着少敏說。少敏看着他相對的喝了一杯酒，表示他們的勝利。蘊青也很無聊的舉起酒杯，勉強的喝了一口，望一望夢蕙。

‘我在別的月刊上，看到了一篇袁先生的小說；袁先生有時也在做幾篇小說嗎？’沉默了一會，夢蕙很柔和的對少敏說，少敏神經似乎有點受了刺激。

‘是我做的。有時異常的無聊，心頭在醞釀着酵素似的，便情不自禁的寫了下來，雖是無聊的，

不值得一看的東西，但是自己寫下來的文章，和自己生下來的兒子一樣，雖然不肖，總不願讓他夭折。’少敏點頭答應。

‘文學作品是安慰人生的東西，我們那裏可以藐視他呢？’南屏接着說。

‘密司王對於密司脫袁的文章怎樣說？’蘊青覺得自己沒有插言的餘地，望着沒有開口過的玉佩問。少敏詫異的看着。夢蕙却很鄙夷他。

‘我是不懂文章的；我讀過了幾年書，同沒讀過書一樣。’玉佩不肯表示她的意見，這樣拒絕了蘊青。少敏看了松姑一眼，對着南屏歎了一口氣。

‘我也覺得韶弟是有特出的見解的。他不但現在做新詩以前做過的舊詩也是很好的。他真是一個天才。’松姑挑撥着少敏似的說。

‘密司脫袁也會做舊詩的嗎？難得！難得！’蘊青異常的詫異，也有點不信。

‘不過是胡縲胡縲罷了！又不能算是詩。格調又低，又不合音律。而且也沒有人指示過我。說不到是詩的。’少敏淡然的回答。

第四章

筵席散了以後，各人分散開了。濶青獨自回他的寓所；夢蕙留着玉佩宿在的家中，玉佩一定要到學校，少敏送她回去，再來領着允琨回家。

‘少敏的學問很不錯，這樣心高氣傲，恐怕不能長命’松姑在房內洗手，南屏坐在燈前，好像在對松姑說，又好像在對自己喃喃的念着。

‘唉，可憐我的大舅父，僅僅只有這一支血脈，若中斷了，真不知要不幸達到什麼地步。可憐他又是這般的心急，又是這般憂鬱，真是教人掛心煞呢！’松姑用面巾洗着面，不知不覺的流出淚來，南屏也在爲他非常擔心。

‘唉！舅父在世時是多麼愛他，多麼心痛他；他沉沉的坐在家中時，舅父就要爲他憂慮的。可憐自舅父死了以後，就沒有人愛他，沒有人心痛他，也沒有爲他憂慮了！處在這樣的境遇當中，就是心腸和鐵石一般堅硬的人，也要消沉了的，何況他原來是一個感情脆弱的人呢！’松姑口內對着南屏說，眼底在不住的流淚；心內也是異常感傷。她的心內在

不絕的回憶過去的事情。她知道少敏的消沉，一半是他自己的孤獨的環境造成；一半也是爲了他們的痛史而感到格外的消沉的。從前少敏對她說過感傷的話，她現在記起來；別後他寄給她的一首詩，她現在也記起來了。

——野風吹我神飛越；魂夢逐君路渺然。最是令人惆悵處，人分兩地月偏圓！——

她在心頭回憶着。又記起有一天，他和她儂在池內看浮萍，他淒然的對她說：‘池中的浮萍，有時給天風吹聚，有時也給天風吹散。可憐人類的命運，和漂泊的浮萍一樣；浮萍吹散以後，還有吹聚攏來的希望；人類分散以後，連死後的靈魂也不能重聚在一起了！’她想着，覺得對於她的丈夫，有千萬種幽怨，無從訴說似的。她有時覺得南屏愛護她憐惜她，心頭非常感激；有時又覺得非常懊恨。她丈夫的愛護和憐惜，對於她覺得是一種異常的恥辱。她却又不能毅然的拒絕了她的丈夫。不願合在一起的丈夫，教她不能不合在一起；而對於少敏她又不得不和他分散。少敏的悲愁，她覺得完全

是她個人的罪過。

她今夜細細的觀察少敏和玉佩的情形，她深知在他們兩人中間，橫着一條深溝，不能攜手同遊的。命運驅迫着他們，使他們不得不在隔溝上勉強攜手；而爲命運作儀的便是她自己。她覺得她的罪過非常的重；她自己已經墮入深溝的裏面，又牽連着玉佩使她也不得不墮入深溝中去。

——我將怎樣的解救他們呢？她終夜在徨惑着不住的自問。

夢蕙獨自走入了房中，想去溫習明日的功課，但是她的腦裏，怎麼也看不進去。她的心頭有說不出的煩悶，她拿出洋線來，想去結成一個袋子，但是結不到幾十針，便又拆了下來，結了十多分鐘，結上去的針數，還不如拆下來的針數多。她拋開了袋子，拿出一本幾何來看；幾何的問題，她又覺得茫然的不能了解，便又把幾何拋在床上。她在書堆中抽出了幾份晨鐘週報，翻出少敏的文章來看。她想高聲吟哦着少敏的詩，又恐被兄嫂聽見，要訕笑她。她只口內輕輕的訟着。她又抽出一本月刊來

看少敏的小說。

那篇小說是敘述一個青年的生活。那主人翁早年死了父母，家中只有他和他的童養媳同住著，他以前曾經有過摯愛的戀人，他以前曾經嘗過甜蜜的戀愛滋味，所以和他那童養媳很不相合。他決意沉溺在酒精中，消除自己的苦悶，消磨自己的生命；末後終於飲酒過多患腦充血而死。

她知道這篇小說，是少敏比着自己的身世的。但是她不知道少敏的戀人，究竟是誰，說到喝酒她立刻想起他喝酒時那副沉痛的面色。她很覺得爲玉佩懷憂；但是她也懷一種莫名其妙的，幸災樂禍的念頭。假如他們發生不幸，彷彿是爲她服仇一樣。她這樣莫名其妙的在心頭旋轉着。

她對着燈光呆坐，一支支的光綫向着火焰的團圍四射。她煩亂的心緒，看燈光的周圍，罩着一個紅色的輪圈；她的頭或左或右的側着，燈光的輪圈，在團圍的旋轉。她的眼微微的閉瞇下來，燈光的幅射綫，也隨着縮短了許多。她瞇過眼以後，燈光的輪圈，又換了一種花樣。她儘管這樣無聊的

轉動着；她也自笑着這樣小孩子一般的行爲，是毫無意識的行爲。她却這般玩弄了許久。

她又站了起來，走到了床邊。她很想現在應該入睡了。但是——一種無聊的心緒盤据在她的胸頭，她又坐在床沿呆呆的出神。她今夜並沒有喝過多少酒，腦裏異常的昏亂，使她自己也非常奇怪。她仍舊走到了燈下，拿着一管鉛筆，隨意的在一本簿上劃些圓圈和多邊形；手底在顫顫的動着，圓圈和多邊形的界綫，竟然像蚯蚓一般的曲折。她又抽出那本幾何來；在那些幾何的圖樣上，用鉛筆在各角上畫着，彷彿是在演算；腦裏却在這些圖框中央，填滿了些異樣的圖案。她丟開了書本，依舊在紙上劃着無意識的字。

——唉！我怎的會這樣無聊呢？她把鉛筆投在桌上，對着自己輕輕的說了一句。心中覺得彷彿是酒喝得太多，腦際有點發昏又彷彿是吃得太飽了，肚皮漸漸的有點緊張起來。她却又不願意上廁所，

室內的空氣，似乎緊張到萬分，她胸頭堆積着的鬱悶，幾乎換不過氣來。她感到十二分的壓

迫，便重新開了房門，走到院中去閒步。

星光悄悄的照着，那株已經結小小的果實的桃樹，黑影搖搖的在前面翻動。家中的人，已寂然無聲的散到各人的房間去了。她獨自在徘徊着。走到剛纔吃飯的地方，立刻又想到了少敏。她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情感，縈迴在她的心頭。少敏的身世，使她動了無限的憐念；少敏的風格，在她的腦中，刻着一層不可磨滅的印象；少敏的議論，又引起她無限的同情；尤其是少敏的小說和詩，使她感着深深的沉下去的悲哀。她不住的引少敏來比自己的未婚夫，使她對於未婚夫更加上了一層鄙夷的心思。她的未婚夫雖然是一個大學生，到底不能使她滿意，她從未見他做過一篇文章；他時常說發文章，是最無謂的出風頭，她深知這是他掩飾的遁辭。他平時寫信給她時，簡直神秘到使她不能了解他的意思。她常說，會教中出身的大學生，大半都是泥匠塑成的土偶！她恨她的父母，爲什麼在年幼時，就把她的身體賣給了這土偶似的庸材！她有遠遠看到玉佩彷彿是在天際翱翔着的蒼鷹一般

的高傲。

第五章

星光悄悄在路上照耀着。空氣是死默一般的沉寂。高高的房屋，籠罩在廣漠無邊的夜氣之中，彷彿是沉入了睡夢中的一樣。少敏提着一盞燈籠在慢慢的走着，玉佩靠在他的左面，同向着她的學校走去。路旁一隻黃犬在吠。

‘韶哥，天氣真還有點冷呢。我似乎有點耐不住。’玉佩的聲音有點顫動。

‘你爲什麼不多穿點衣服出來呢？’少敏一邊說，一邊仍緩緩的走。

‘誰料得到。日中的天氣這般暖，幾乎一件夾襖都穿不上；夜裏却又是這般冷氣襲人。’玉佩回答。聲音依舊有點顫動，彷彿禦不住薄寒的夜氣。

‘唉！料也是的確難料的。人事的變遷，人情的冷暖，我們尙且不能自料；何況是天氣，何況是時寒時暖的暮春天氣呢？’少敏又有帶着感慨的口氣了。

‘你說要到上海，究竟去不去呢？’玉佩在淡淡

的微光中，側眼看少敏；她那動人憐憫的態度，彷彿是失去了母親的小羊。眼中帶着一絲潮濕。

‘現在到也難說，不過我心裏這樣想。人事的變遷，又誰能預料得到呢？下半年在不在世界上做人，也很難說。’少敏的臉上，又罩上了一層嚴霜的顏色。

‘能夠死，當然是早一點死的好；在世上活着，也真沒有趣味。和樹上的綠葉一樣，抽出了芽，漸漸的肥大起來，又漸漸的黃落了，真有什麼意思呢？既然要黃落，早就不該綠，早就不該抽芽。’玉佩的女性所特長的靈感，已經覺到少敏感慨的原因；但她又不肯說明。使少敏傷心，只有自怨自己的命運。

‘又何必要早死呢！既然生着就得活着；就是沒有趣味，也只好活着。如果說活着沒有意思，死了又有什麼意思呢？人生在世，和一場賭博一樣；既然入場賭博，不到囊中的錢錢輸盡，自然不肯停止的。即使自己的錢輸完，別人在場中賭着，總還不肯退出賭場，在旁邊看看別人的勝負。

心頭也能感到一種微妙的快感的。早一點死，又何必呢！少敏想寬玉佩的心，發表他的見解。

‘那也沒有意思。賭博的人，是一個呆子；以生命去作孤注，更是呆子。死固沒有意思，比生着受苦，總要好些。’玉佩深深的歎了一口氣。

學校的大門，已經關着，校外的門燈，已經熄了，他們在外面敲了一會，裏面一點沒有回答的聲音。他們依舊只能折回原路，在道上躑躅着。

‘你如果到上海去，我也想和你同道去。在這裏讀書，一點沒有益處。幾個教員，自己的學問還沒有求完全，就在這裏教別人了。我很不願意住在這裏；校中差不多是一個黨派的機關。’玉佩回來，在路上說。

‘你要到上海去作什麼呢？’ 異常的詫異，
兩目向玉佩。

‘我很願意在這裏，這裏的人都不是人。他們的行爲，真是無奇不有。’

‘什麼？有什麼事這樣奇怪？如果不是十分難忍的事，還不如讀到畢業再說。’

玉佩低聲告訴少敏說，她的學校裏有一位姓馮的先生，曾經寫信向她求愛。她的同學說馮先生在學校中至少有半百學生，他曾經向她們寫過情書的。她又說馮先生上課時，常常釘視着她，她想避開他的眼光和避開魔鬼一樣；馮先生遇見她獨自一人時，總要裝出一副丑角似的鬼臉。她又說，許多同學都在嫉妬她，欺侮她是一個插班生。她很不願再看見馮先生的鬼相，也很不願聽見同學的諷刺話。她一面在說，少敏在腦裏盤旋。

‘要到上海也好；不過生活非常困難。我自己或者可以找到一點事來做，你又將怎樣的生活得下呢？又沒有相當的職業，又沒有經費讀書。’

‘只要有事可做，無論什麼事都可以。我也不想再讀書了。父親本來不讓我到這裏來讀書了的；到上海去讀書，更不用說起了。你又沒有錢可以供給我。我想到醫院去當看護也可以，到工廠去做工也好，隨便怎麼苦。’

‘往後再商量。現在先上滿一學期的課再說。這一學期橫豎我也不去。’

他們在南屏的家中，又帶來了允琨，一齊返到姑母的家裏。

少敏在床上輾轉着。這幾天來，玉佩的態度，使他異常的躊躇。他覺得玉佩似乎是傾向着他，似乎又對他隱隱的含着說不出的幽怨。在筵席上，他看見她的神色很使他的心頭有點感動。在路上來往時所說的兩截完全相反的話，他更覺費思。玉佩這般自怨自艾，大概知道他的心的傾向，知道他們兩人，將來沒有完滿的給果，不如早點死了干淨。而她的語意中，隱隱的含着一層說不出的苦痛，使他爲她心酸。他想她要隨他到上海的話，說話的神氣，又非常誠懇的愛着他的。她似乎不放心他一人出外，一定要和他同去；她又似乎爲他們兩人的未來計劃，所以決定要去找她自己的職業。

她對他的態度，有點使他心旌懸懸。她那動人憐憫的面色；她那在人前沉默着，在眉宇間一種隱藏着的悲愁，她那舉動遲鈍，變成神經麻木的情形；她對他說話時遲遲不發的神色；處處都觸動他，使他對她發生了一種憐她戀她的念頭。但是

他又想起這是他們的命運注定了他們；她爲了無形的壓迫，才對他不得不表示出求他憐憫的態度。她對他的表示，完全是命運壓制着她，使她對於本來不愛的人，不得不製造出愛情來。他又有點悵然了！

——唉！松姑！松姑！我的命運，完全是你造得這樣悲慘；她的命運，也完全是你造得這樣悲慘！唉！我們三人，大概都是前生結下來的不解之仇了！

他悵然的在心中說了一句，又另外引起一層感想了。初次會面的夢蕙，使他留着深深的印象。一種奇妙的不倫不類的思想，他不住的在惦念着。他看見了夢蕙，聽見夢蕙的議論，使他覺得她不是一個尋常的女子。他在到她家中去叫允琨時，她似乎在輕輕的讀着他的詩，使他的肺葉在砰砰的振動。一種神祕的感動力，從夢蕙的心底；傳到了少敏的心底；她在懸懸的覺得撇不開他，他也在懸懸的覺得撇不開她。他想到了在席上時，她正在出神地看他，他恰也注視着她，四支目光在空間相射，他當時的心在狂躍，她也紅着臉低下頭去。他又想起

她曾經說到他的小說，或許他對松姑兩人在心頭保藏着的祕密，已被她窺透了吧？他又情不自禁的有點慚愧的樣子，

——像她這樣的女子真是難得呢。玉佩不及她，松姑也不及她。

——這算什麼呢！無謂的癡想！人家的女人。要你去想什麼呢！她已有她的未婚夫，你也有你的未婚妻，還有資格去想着她嗎？想着，又有什麼用呢！

他自己訕笑了一回。想到了夢蕙的未婚夫，想到了蘊青那副使他看不起的样子，想到了蘊青的謬論，他又在暗暗的爲夢蕙叫屈，爲夢蕙憐惜了！

第六章

第二日的清晨，少敏走出自己的房外時，玉佩已經在院中閑步着了。

‘這麼早，我還纔起來呢。’少敏微笑着。玉佩的神色，和平日有點異樣。他覺得她今天的臉色，似乎包着一層喜悅的顏色。那種憂鬱的氣象，已經消除了去，處女的嬌容另外有一種動人的情調。他也

得到了悠然的興致。

‘不見得十分早，姑媽已經起來許久了。’玉佩說着，悄悄的遞過幾張信箋，少敏接過來，到廊下去讀，玉佩依舊在院中撫弄着她額角的垂髮。

‘親愛的詔哥：

請你容許我這樣稱呼你吧。如其你不容許我這樣親熱的稱呼你，你知道在我的心中，要感到怎樣的失望呢？我的心，總要請你了解。

自從你今夜允許我隨你到上海，我真有無上的快樂。我厭棄我們的故鄉，我厭棄我的家庭。我不願在狹籠中，過着受人養的生活。人類應該有人類的自由，人生也該有人生的樂趣；若牢牢的閉在籠中，我的自由何存？我的樂趣何存？沒有自由和樂趣的生活，那裏是人的生活呢？

我不知你存心怎樣，不知你究肯愛我與否？在我的心中，詔哥我對你剖白了吧；我從幼時和你見面以來，我的心中更早已留着你的印象。我在小學讀書的時候，時要從另外同學的口中，打聽着你的消息的。我那時很想到你家中來看你，但是姑母已

經過世，就不敢到你家中來了。我記得有一次，我校中的同學，到你校中去參觀，你的一班，正在上着作文課；你是坐在靠着窗下的一排的，我在窗外看你在執筆構思。那日的情形，到今我還記得很清楚的，你當時曾經覺到嗎？你也曾經知道有一個女子，一向在戀慕你嗎。

今夜途中的談話，使我了解你了解得許多。韶哥，你的命運，真是萬分不幸。我時常在爲你悲傷。呵！你真是一隻天邊的孤雁！你平日那麼深沉的臉色，我知道你是埋葬着許多痛苦的！我想安慰你，却又不敢對你說明。你或許會因我的言語，挑起了你心中埋藏着的悲哀。今夜你說明你生在世間的態度，使我知道你的性質是異常沉毅的；你既決定了那樣的遊戲人間，使我對於人生，也得到了更深一層的見解，韶哥，你的不幸，造成了你沉毅的人格；你沉毅的人格；却使我受了你給與我的好好的教訓！韶哥，生命的不幸，現在我也淡然置之了！不過你應該知道我，我深不願在狹籠中過着受人養的生活。我希望你引導我，我們同向天外飛

翔！我們同向天外飛翔！

從訂過婚約以來，我深想見你一面，惜無見面的因緣；在這裏，又絕少我們兩人暢談的機會。今夜才能得到和你稍稍表白我的意思的機會。我心頭鬱着的心思，終沒有完全向你傾吐。韶哥，你大概總以我們的結合，將來要發生不幸的結果吧！命運撮合了我們，即使不幸，我們又怎能逃得他的監視呢？逆來順受。這是你給我的教訓，你自己總也能夠實行你的意思吧！關於我們兩人的結合，我知道不過是犧牲你；又有什麼方法呢，受了命運的支配？在我呢，我已對你說過，我始終是非常愛你的，你今夜給與我的教訓，你自己的見解，使我對於你，更深一層的戀慕。韶哥，你將要做一個偉大的犧牲者；爲了我們未來的命運而犧牲，爲了我們不可測度的命運而犧牲！

今夜在途中，我對你說我怕冷的時候，韶哥，我真要你把我偎在你的懷中呢？可是我總有點要怕你，因爲你這幾天來的嚴厲的形色，使我心頭有些畏懼，連觸一觸你的手的勇氣都沒有。韶哥，望

你以後不再要這樣厲色的對着我了。即使你不愛我，我也非常愛你的。你要把我當作一個愛你的人，不要把我當作一個你所不愛的人，你不愛我，我終是非常愛你的呢！’

少敏看完了她的信，腦裏的思想，又陷入了複雜的境地了。他爲了玉佩對他這樣的傾慕，想到了玉佩看見他時，面上常常露出乞憐的樣子，使他非常的感動，他覺得玉佩是非常可憐的女子，她的命運完全是操在他的掌握之中的。她也許明知道他不會愛她，但是她總希望少敏能夠諒解她的一片苦心。偉大的包容的性格，引起了少敏無限的同情。但他立刻也回想到松姑身上了。松姑，她現在已是別人的妻，已是一個善于治家的主母了。他心裏恨她，心裏又在愛惜她。他恨她出嫁了以後，就冷却了對於他的愛情；他憐惜她竟然和他一樣的犧牲了自己的愛情，投降在枯燥的家庭生活底下。

他緩緩的走入院中，玉佩在對着壁上的一幅古畫呆呆出神的。

‘玉佩，你這封信，很使我有些感動呢。你已這

樣決定了嗎？我總對不住你！’

‘……’玉佩無限羞嬌的紅着臉，用右手的指甲理着左手的指甲。

‘兩夫妻清早起來，躲在人家的院子裏，輕講輕話的說些什麼？’允琨從床上起來，披着衣服，跳進了院中。少敏和玉佩相視的紅着臉。

十點多鐘的時候，夢蕙姍姍的從門外走進來；她聽見玉佩已經先在這裏，臉上似乎含着有些不高興的顏色，無名的妬忌，她微妙的感着。

‘玉佩，今天這麼早，就出來了。校中今天要開大會，她們肯放你出來嗎？’

‘不是，我昨夜宿在這裏的。’兩人各自想到了昨夜的心思，面孔同時紅起來；相互的對視了一眼，又同時回頭去看少敏少敏的目光恰與夢蕙的目光相遇。夢蕙有些慚愧，又有些不平。玉佩深怕夢蕙窺透了她的祕密。

‘怎麼？睡在這裏？沒有回校嗎？你對我說回到校中去的。’

‘不是，走到學校，學校的門已經關着了，一時

敲不進去。’少敏插嘴辯護。

‘那末，回到我家中叫允琨時，爲什麼不走進來呢，袁先生進來時，說也不說一聲，就牽着允琨走出來了，這使我怪難爲情的。’

‘到也不用客氣。那是我的主張，玉佩是無成見的，昨夜在府上吵了半夜，再叫她在府上宿，到是怪難爲情的。’少敏爲玉佩負罪，其實要回來不肯宿在夢蕙家中，是玉佩自己的主張；她昨夜扭了一腔心事，不肯和別人同睡。

‘開大會，你去出席嗎？’玉佩停了一回，這樣問夢蕙，夢蕙正在出神。

‘沒有意思。我不去出席。我是預備員一樣的，又何必去出席呢。你去不去？’

‘我也不高興去。算是什麼大會！羣衆受少數人的利用，少數人受教員的利用，教員又受黨派的利用！我不願去隨在人家的後面，無意識的舉手。’

‘今天是星期，你們又不去開會，我們到英山頂上去好嗎？’少敏提議。她們無可無不可的贊同；走

到路上，遇見了南屏便又約他一道。

暮春的天氣，使人感到**十分**的醉意。他們走到了塔邊，各人都熱得發喘。南屏卸下了夾袍，臥在一枝松樹底下，眼睛微微的蒙着。玉佩和夢蕙靠在不同的兩株樹腳坐下。少敏鼓着登山的餘勇，走進了塔內；隨着建築起來的石級，一圈一圈的向上面轉着。走到了第四層，他靠在一個窗口，低視塔腳，正和夢蕙的視線相對；夢蕙對她嫣然的一笑，他便覺有點茫然仍舊順着石級走上去。他獨立在塔頂，眼前的世界，異常的空闊。是別有天地一般的空闊。他的神思，飄飄然的在空際搖動。從他的故鄉流下來的溪水，在英山山腳的城外奔流着；流水的顏色，已經失去了故鄉流水那樣的清晰，遠遠的望去，只泛着一片混濁的夾着泥滓的汗流。如臥獅一樣的，他狂嘯了一聲，空氣隨着蕩漾起來。幾葉白帆，遠遠的就如大鳥張着翅翮。他朝着西北望去，重重的高山，連綿的聳立天空；青天圓蓋似的罩着；他的故鄉。就在這萬山遮斷的西北角上。他和父母的遺骸，已隔着雲山萬疊了！一縷愁思；

又從故鄉飄到了心頭。

——望故鄉，路遠山高！他念了一句紅樓夢中的詞曲，又愴然淚下。

緩緩的順着石級，又走了下來，跳下塔門的時候，只有夢蕙獨自坐在松下。四顧南屏和玉佩已渺無蹤影。他看不見他們，心理非常詫異；獨自對着松下的夢蕙情緒又無限的緊張。他顧盼了一會，只看見枝頭的小鳥在唱，只看見樹影在搖。就慢慢的走到了夢蕙近旁的一株松樹坐下。夢蕙看着他微笑。

‘他們到那裏去了呢？’少敏忍不住問。

‘他們已經到一個尼姑菴中，去討茶喝了，靠山腰的尼姑菴。’

‘你爲什麼不同道去呢？他們口渴，你總也要覺得口渴。’

‘我去了，誰在這裏等你呢？你又不曉得到那裏去？’夢蕙說完，紅着了臉。

‘謝謝你！’少敏說着，兩眼巴巴的望着夢蕙，夢蕙被他看得低下頭去，抬都不敢抬起來。少敏

的心，在吃緊的跳着；夢蕙的心也同樣的在吃緊的跳着。

‘有什麼看頭呢！臉上又沒有雕着花。’夢蕙在不好意思的弄着石子。

‘哈！哈！你不看我，就曉得我在看你嗎？自己說別人不應該看你，你自己先不要偷看別人。自己要去看別人，就不要怪別人來看你。’

‘我道你是一個誠實人，到也會尋人家來開心的。’

‘這是天然的道理。自己不看別人，別人就來看你，你也不會知道的。何必還要說我尋你開心呢？誠實人不應該尋別人開心，講道理却是總要講的。’

‘不同你說了。同你說到天亮還差一覺睏。’夢蕙笑看着少敏。

‘你一時大概不回去吧？’說笑之後，夢蕙認真的問。

‘一時不回家。回家去，一人獨自住着，覺得很沒有生趣。橫豎家中也沒有什麼要緊的事。我將來

要做一個“四海飄零到處家”的浪游者。’

‘有許多人愛在家中住，有許多却愛外面去浪游。這大概是年齡的關係吧。青年的人，總喜歡動；一到衰退了的中年時期，大半便有歸隱的趨向。我自己也是一個好動的人，我是不愛在家中安居的。安居就沒有生趣。’

‘你的話甚有一部分的理由。我時常以為動就是生，就是活的表現。若要安居，除非住在寫着“居之安”的棺材裏面。我很想過着浪游的生活。像荷馬那樣一面在外飄泊，一面唱些偉大的詩歌，這終不失為真正的人的生活。’

他們從浪游問題，轉到了詩歌問題；從詩歌問題，轉到了文學上的各種問題；又從文學上的問題，轉到社會問題；她覺得他的言論非常透徹，見解非常精銳；他也覺得她完全能夠了解他意思。各人都懷着一層敬愛之外的感情，但是誰也不肯透露自己心曲，只有在互視的目光中傳遞。

玉佩和南屏回來時，背後隨着兩個男子。一個穿着湖縐夾衫，二十幾歲的年記，面上還罩着人框

的眼鏡，兩眼在鏡內像老鼠似的尖利。另外是一個四十光景的中年，滿臉露出商人似的俗氣；手上套着一個戒指，故意夾着一支香烟在吸。由南屏的介紹，少敏知道青年的一個姓金的是F縣立小學的教員，另外一個姓沈的是衙門裏面的書記。南屏剛從尼菴走出，他們恰想走進尼菴，看見南屏伴着一個女子，他們就跟南屏走到這裏來了。

他們滿口在說某紳士長，某紳士短。姓金的說他們的校長，在F縣中佔了怎樣的勢，F縣的青年男女怎樣的佩服他校中的校長；姓沈的說某科長曾在他家中打過幾回牌，某知事怎樣的信任他，某紳士和某警佐起了衝突，完全靠他獨幹旋的。他們儘管談天說地的說着，少敏差不多要掩着他的兩耳。他們又罵現在的學生，專門在說愛國，却拋開了自己的學問不去研究，他們也罵現在的青年，專門在做些無聊的小說和無聊的新詩；他們說這是一種墮落的表現；他們又罵現在的青年，要不自量力的和官廳作對，要鬧什麼共產問題。他們說共產問題如果實行，中國立刻可以滅亡；要共產，也不

是窮人所應該提倡的；有錢的人來提倡共產，是一種偉大的事業；窮人來提倡共產，便是強盜的性格的表現，而且中國也不應該實行共產。少敏本想和他們辯難，夢蕙搖頭在禁止他，他就沒有說話，一陣的烈火，只好放在腹內燃燒。他們又由共產問題說到了婦女參政問題；他們認女子爲沒有和男子平等的必要。姓金的說女子的教育，完全是一種裝飾品；女子要求讀書，無非是給他們的丈夫裝飾門面罷了！少敏忍不住而發議論了。

‘金先生的話，我以爲有點過火。有許多女子，固然爲虛榮而讀書的；但是男子何嘗不是爲虛榮而讀書的呢？虛榮心是不分男子和女子，總是有的。我們却不能因爲有些女子爲虛榮而讀書，就根本不認以爲女子沒有求學的必要，女子也是人，人都應該享受人的權利的。我不信因噎便可以廢食。’

‘……………’

沒有等到姓金的來答辯，夢蕙就和玉佩叫少敏去回，少敏還在怒目視着他們；南屏也跟着回到

家中來了。

第七章

少敏在南屏家中認識了南屏的一位族弟紫石，他們是在報紙上面相互知道的，一席的談論，他們便成爲莫逆的好友。少敏把藏在心頭的對於松姑的事體對紫石說了出來，紫石也把自己的一段失意的事體告訴少敏。

紫石是在W縣的女高小裏面當教員的；他從師範畢業了以後，就在那邊教了三年，直至去年年假受了意外的打擊，才停止了沒有回去。

在W縣的北門外，住着一個年老的鰥夫和一剛值廿一歲的寡媳。她嫁到老人家中的時候，她的丈夫已經奄奄一息的病在床上了。老人因爲愛子心切。兒子病危時，把媳婦招過來沖喜的。她知道丈夫患的肺結核症，沒有痊愈的希望，但是迫于父母的嚴令，迫于地方的物議，迫于風俗的壓力，她不得不受了命運的宰制。她的丈夫在結婚後二十幾天，就嗚然與世長辭，她也從此永遠淪入了黑暗的地獄當中了。

她若能長在命運的獄裏過着漆黑的生活，她或者也不致于深深的墮入了悲哀的坑中，她或者不致出于自殺。命運的搬弄，是非人力所能臆想得到的那樣奇巧。她的阿翁很希望他在他的家中爲他的兒子守寡，他爲她向堂姪繼過了一個孫兒。他又怕她過于清寂，怕他死了以後，家中的財產，沒有人來好好的照管，他決計送她進女子高小去讀書。那知這樣就斷送了她的生命。

她在女校中讀書，有幾個難解的問題橫在她的心頭。她很懷疑，難道她自己便將永遠這樣寂寂無聲的過了一生了嗎？難道她丈夫的死，果真是她的命運所驅使的嗎？難道她的命運注定了她要她這樣過了一生嗎？男子喪妻，可以再娶；女子喪夫，便不可以再嫁了嗎？她的阿翁明知她丈夫是病着的，爲什麼一定要娶她過來呢？她的父母，明知丈夫是無痊愈之望的，爲什麼一定要迫着她出嫁呢？社會的習慣，爲什麼當丈夫病着時，一定要把女子抬過去，爲男子冲喜呢？女子重嫁與否，是女子個人自己的問題，爲什麼地方的物議，定要這樣嚴酷的裁

制她呢？她常反覆的自問，總不能解答。

他不幸在校中得到了一點知識；尤其不幸是遇見了紫石，肯盡心盡力的教導她，使她了解人生的真義，使她了解自己的悲哀和痛苦。

紫石在未畢業前，父親就爲他聚過親。他雖然極力的反對，却終抗不過父親高壓的威權。他便這樣二重人格的過着他的生活。因爲要安慰父母，要安慰自己舊式的妻，在家中製造出假的愛情；一到自己的良心發見時，便痛悔自己的行爲，是卑劣的行爲！自己的生活，不是人的生活，他竭力的指導未來的男女，指導他們，走上光明的道路，不要隨在他的後塵。

紫石和那女子悲劇的開始，是在去年將放暑假的時候。他對於那女子的感情，一天跟着一天濃厚；他們自己還不自知，早已深深的陷入了戀愛的深坑中了。搬弄人類的命運，忍心的把人推入了陷穿中，自己站在旁邊冷笑。

是去年暑假前一個星期日的上午。校中的同事和學生都散出去校外去了。紫石獨自坐在房中，

正在爲一種日刊的附張，做一篇撒旦工程的開始的論文；他看見世界上的人類，到處都是供獻給上帝做犧牲品的馴羊，到處都是禁在不能自由的囚籠裏面的囚徒。他想如果不像撒旦一樣的努力去作破壞的工作，人類將永遠被囚在籠內而墊伏着。他做這篇論文的意思，想先去試一試撒旦的吼聲警醒人類。他獨坐房內奮筆疾書。

‘先生沒有出去嗎？獨自坐在這裏怪寂寞的，他正在寫到婦女解放運動的地方，那位青年的孤孀推着門走進來了。他隨時擱下了筆。

‘不見得寂寞。我本來也想出去的，因爲要寫一篇文章，就沒有出去。’

‘先生在做什麼文章，我能夠看得懂麼？可以讓我看一看否？’

‘不見得十分難懂。你要看，拿去看。不過我還沒有做完結。’

‘先生做完後再給我看。’女子說着。紫石遞過去時，她便接着在讀。

‘人類不是命運的奴隸，人類也不是禮教的俘

虜！自從吃人的魔王做了我們的上帝，做了我們的主宰者以後，人類便永遠坐在地獄中過着黑暗的生活了！可憐的囚徒們呀！我們將怎樣的處理自己？

‘四周空氣的壓迫，已經使我們喘過氣來的餘裕都已沒有了！巨索緊緊的縛住了我們的身體，我們轉側的自由，都已被剝奪無餘了！任我們怎樣的低首下心，任我們怎樣的垂頭懇拜，任我們怎樣的伏地求釋，但是我們只能得到魔王的乾笑，做我們無上的報酬！可憐的囚徒們呀！我們難道永遠這樣向魔王拜懇；永遠垂頭喪氣的任他縛着我們的手足，不去反抗嗎？’

‘喜微的曙光，隨着初升的太陽照臨着我們了！腥污的氣味，隨着蒼蒼的天風吹到我們的嗅觀了！我們在微光中細看，啊！束縛着我們，環繞着我們的是些什麼東西！我們能夠讓朽索牢牢的縛住我們麼？我們能夠永久在陳腐的屍骨中間俯伏，任他們的腐菌，傳到我們的身上嗎？啊！縱然是腥污的氣味，也勝似在枯骨中間窒息而死！我們應該自己

掙扎，脫除了朽索的束縛，走出枯骨堆中，去歡迎那新生的太陽，去暢吸醒污的氣味！

‘巨浪在隨着海風而洶湧了！囚徒們呀！我們應該開始撒旦的工程！

‘.....

‘我們再迴顧到我們的婦女，啊！無數的女性都俯伏着，在顫顫的股慄，連呼吸的聲音都屏息着，不敢放出極低微的，極低微的聲息了！

‘可憐柔弱的羔羊，在嚴重的壓迫之下，却只顧自己吞聲飲泣！

‘我們睜開眼來看，我們的女性的情形究竟怎樣？男性的權威，差不多代表了上帝的意旨，在任情的肆他們荼毒的手段！男子可以無所不為，女子却應該守在自己的妝台，不許移動半步！男子可以自由，女子却應該俯伏在男子的腳下，受男子的粗暴的宰制！啊！不幸我們的女性，做了魔王的犧牲，又做了男性的犧牲！在古往今來的世界中，有幾許女性在消聲匿迹的度他們的生活！啊！可憐的弱者們呀！你們也應該滴淚成湖，讓湖水漂溢泛濫，淹

沒了這樣混濁的世界！淹沒了這無數阻礙在人間的屍骸！’

‘先生，男女平等的事實，究竟能夠實現嗎？’那女子兩眼巴巴的望着紫石。

‘只要我們肯努力進行，大家能夠明白了人生的真義，自然會達到的。’

‘人類的嘴巴最討厭。他們要故意造些什麼規矩，專門來尋人家的不是，女子真不是人，一定要依賴男子，一定要受男的限制。’

‘這一半要怪男子，一半要怪女子自己。女子自己不肯努力去爭回自己的人格，專等男子去解放她們，怎麼也不會成功的。最要緊是自己努力。’

‘我想這完全是我們女子自己的不好。男子儘管去提倡解放，女子却儘管縛住自己。同是女子，嫉妬更深。自己專門去尋別人的短處，找到了，便拚命的揄揶。’那女子的頰上，漸漸的露出了淡霞似的紅暈。

‘一半大概如此；但是自己總要努力。自己不

努力是沒有成功的希望的。

‘這真討厭。比如我，我的命生得不好，便更要受人家的嘲笑。’

‘她們怎樣嘲笑你？’紫石心頭微動，似乎有點覺到她言外的微旨了。

‘她們嘲笑我沒有出頭的日子，還嘲笑我和生……’女子低下了頭。

‘她們說我們什麼閒話？’紫石的心頭跳蕩得很利害，翹首望着女子。

‘你總也可以聽到的；何必一定要我說呢。’女子非常的含羞，頭更低下了。

‘實在我還沒有聽到過。不過我平時遇見她們時，她們總是望着我，閉着唇在笑。我走過去，她們總在背後低聲的說；却聽不出她們說的是什麼話。’

‘總是論到我們的事情。她們平常常在嘲笑我，說你待我比別人總好些。我要去申辯。她們便說我是一個“陰私鬼，”說我是一個“狐狸精，”叫我真難受，’

‘隨她們在那邊議論就好了，其實我待你們都

是一樣的：她們要說待你好；就待你好些，也沒有什麼要緊，“一百張膏藥封勿遍一百張張嘴；”有嘴會說閒話的人。也只好隨他們去說。橫豎我們是心地坦白的，沒有對不住她們的事體。’

‘說原也只好隨她們說。在我已經沒有什麼要緊，我是一個苦命的人，一生總要過着悲苦的生活。先生有師母在家裏，總有點要對不住師母。’

‘這一層到也不必過慮。我和她不過是名義上的夫妻。我也不去管她。’

‘那末先生有沒有精神上的夫妻呢？’女子抬起了頭。臉色異常的鮮紅。

‘……’紫石伸過手去拉着她的手，她順便倒入了他的懷中。心頭同時在不住的跳躍着；兩人的眼中，都含滿了一包淚水，分不出這淚水的成分是悲哀的多，還是歡樂的多了。

那年的暑假，紫石就住在W縣的一個莊子裏避暑，沒有回到家中。

嚴冬的傍晚，北風蕭蕭的吹着。露在外面的耳朵，差不多要被寒風割去的樣子。街道上滿飛着塵

沙，過往的行人都低著頭在匆匆的奔走。W縣的公園中，紫石和那女子並坐小亭中，在那邊抱頭飲泣。

紫石和她的愛情，一天一天的濃厚；外界對於他兩人的議論，也一天一天的散佈開了。在兩人的生命途中，已經起了一次絕端的變化。

半年來的學生，對於紫石，彷彿已失了他他信用；她們看見紫石時，彷彿看見毒蛇，正眼都不去看他；紫石一走過她們的身邊，她們都在蹙着眉，背過去刺刺不休的在議論他。上課去點名時，她們懶洋洋的應了一聲到，屁股却貼在席上，不肯起來。上課對她們有所發問時，都靜靜的坐着沒有人去回答，兩眼却刺一般的釘視在他的身上，使他感到了異常的不安。她們對付那女子也和對付紫石一般的刻毒。她們在相聚談話，她一走近她們身旁，她們便分散開來，不和她對口；坐的位次，也沒有一人肯去和她聯座。她們看見她，都在怒目而視。她只有怨自己的命苦，只有暗自流淚。除了紫石，何處容她傳訴呢！

他們兩人當着北風在亭中抱頭而泣。他們不久就要分散，將天涯地角，無處相尋的了。紫石知道爲了此事，學校要強他辭職，他就先自動的對校長說明，他明年不在這裏担課了。那女子一面爲了同學冷視，一面爲了家庭不許她再去讀書，明年也決意不到校中去繼續讀書了。

他們兩人對哭了一會；紫石告訴她，不久將要出外流浪，不再在家中安居；紫石又告訴她，他全個的心，已經獻給了她，以後的生活，也是飄飄然沒有靈魂的生活了！她也告訴他，她將不久存于人世；她將永遠的懷抱着他的愛情，和身體同葬在地下。她又告訴他，她生存在世間，已經沒有一點生趣，不如口眼一閉，便可以把萬事全拋。她又告訴他說她死了以後，她的靈魂，將求遠的追隨他，頃刻不離他的身旁；他走到天南地北，她的靈魂也要跟他走上了天南地北。紫石回到家中，只能接她的信；他寄出的信，她却不能收到。她最末的一封信，說她已經臥病床上，沉痾難起，恐將不久于人世。她說她的靈魂已經隨着這封信，飄飄的飛到了他

的身旁。他接到這封信時，隔幾天後，曾再到W縣去走過一次。他初到時，他還在床上淹留，但他不能到她的床前探訪。他等到她出殯以後，才走到她的坟前痛哭過一次。他那天的晚上，就在她的坟前坐了一個通宵；他癡心期望她的靈魂，或可從棺才中出來和他重見一面，他却只有得到滿懷的失望，做他最後的報酬。他從W縣回來以後，臥病足足臥了一個多月。他在昏迷中看見她來向他訣別，看見她來和他抱頭痛哭，看見倒入他的懷中。他的病直病了一個多月。現在的臉色，依舊非常清瘦。

第八章

離開W縣城西門五六里的地方，有一個小小的村莊。初夏的朝晨，農人都散在田中割麥；村歌的聲音，在阡陌間悠洋的應和着。幾畝割過了的田壟，麥根一叢一叢的留在田中，有幾處已經鋤過了，麥根和泥土一塊塊的斜插着。沒有割過的田壟，麥穗豎着金黃的顏色；一陣和風吹來，田間在翻起黃雲似的麥浪；麥穗映着陽光，黃金似的燦

爛。農夫俯身在割着，發出有音節的和牛羊嚼草似的聲音。地畝上的綠草，生意蓬勃的在隨風飄動着，表示出揚揚得意的神色。經過了春風掃蕩過了的柏梓，也抽出嫩芽來了，遠近的樹上，總有許多不知名的小鳥在喧鬧着。不時有幾隻鴉鵲，從樹枝飛向田間，又從田間飛上了樹枝。也有幾隻布穀，在遠遠的深林中盡情的啼叫。農夫在田間工作，牧童也牽着牛犢，在草坦上，看着牛在俯首嚼草。

環抱在村莊外面的是一條小小的溪流，就是那支大溪的支流。溪流的岸旁，叢生着無數的蘆葦。每當秋高氣爽的時候，蘆葦上開着奇異的蘆花。初夏的天氣，蘆葦的蘆衣，已漸漸的長了起來；坐在蘆衣深處，差不多找不見人的頭腦。蘆葦的外面，橫障着一道長堤；堤畔滿栽着倒垂的綠柳；沒有隨風飄盡的柳絮；到初夏時，還有點點白漫漫的在空間飛舞。柳葉漸漸的肥大起來；柳陰箐密的地方，時有黃鶯藏在枝頭嬌囀，柳影也不時在地面搖擺。

長堤上面三個青年在徘徊着，他們有時抬起

石頭來，打着枝頭的黃鶯；有時把石塊投在溪水裏，在看着水面的圓紋。柳枝有時把小影投在水面，輕盈的影子，彷彿要隨着水面向前奔逝。流水潺潺的流着，溪旁的圓石，經過了無數年代的飄流，已經沒有細微的稜角；流水却不管石塊的消磨，只一味的盲目的向下奔跑。清晰的水聲，在和枝頭的各種鳥聲相和。

‘雲峯，你這回到上海去，大概住在什麼地方？’說這話的就是少敏，雲峯就是他中學時代的同學。雲峯也曾在家鄉當過了半年的小學教員，因為看不慣這無可救藥的小學教育，就也不肯再去擔任了。這回往上海去，是另外一個朋友來信招他出去的。少敏強留着他在 F 縣逗留兩天。

‘我大概先住在老李的寓所中，他叫我出去，不知有什麼事。以後的住所，等所作的事體決定了後再說。要是上海沒有事體可做，我預備轉到杭州去。我有一位姨丈住在杭州，在教育會中辦事，或者可以托他謀點事做做。’

‘紫石不日也要動身到上海去了。最好你們兩

人同時去，你可以在這裏多住幾天。’少敏對着雲峯和另外的一個青年說；那人就是瘦不盈握的紫石。

‘我想齊君在這裏多住幾天也不妨，我們可以多盤桓幾天，我最多隔了一個星期便要動身了。我自己現在就動身也不要緊；不過我的母親說我久病之後，應該多將養幾天，一時不肯放我走，使我沒法可想。’

‘這末久，就不能等你了。我的心非常的急，如果今天能夠到上海，那是我所最希望的。我若遲遲不到上海，老李在那邊要心急煞了。他是打電報來，限定我十日內到上海的；我在家中因為有點事體，已經耽擱了兩三日，現在在這裏又耽擱了兩日，再也不能延遲了。杜君什麼時候到上海來，要寫一封信給我，我當到埠頭來接你；信可以由老李轉。’雲峯推却了他們。

‘故鄉近幾日有什麼新聞沒有？’沉默了一回，少敏這樣向着雲峯問。

‘別的沒有什麼，只有我自己爲了一個親戚的事體，真使我氣死！’

‘什麼事？和誰鬧事？’少敏蹲在一株柳樹的旁邊，紫石和雲峯仍在徘徊。

‘要緊原沒有什麼要緊，不過我得到了一個好好的教訓。我祖母的一個姪孫，是住在靈岩村的。他從前也曾讀過幾年書，靈岩村村中的人，對他有相當的尊敬的。他村裏有一分釀酒的人家，今春有人到那邊去查捐；村那中的人看城裏來的人，已經有三分怕他們，更兼上酒捐局的一班無賴，虎狼一般的更兇得怕人，他們在那釀酒的人家裏，恐怕他私藏起來，到天到地的搜查。那人家中的媳婦，新產後剛滿三日，他們說她的床下定有酒藏着，定要拆床搜尋。那人家裏的人懇切的請求他們，他們怎麼都不肯聽；後來請我的表兄去說情。我的表兄誠懇的勸他們，說他的媳婦是新產，不能移動；要搜遲幾天來重搜也不要緊。而且說酒是人家買去祭祀的東西，藏在產婦的床下，當然沒有這層道理，那知他們絲毫不聽，一定要進去搜查。我的表兄竭力阻止，一點也不生效力。他們強自搜查，酒却沒有搜到。我的表兄同他們理論，他們非但不肯認罷；還

要把我的表兄帶到城中，要把他送進警察所；我的表兄以爲理直氣壯，隨他們走到警察所；那知警察所的所長，竟不分皂白，把他押起來。我爲他進去和所長辯論幾次，所長總要說他是一個違法的，無故滋事的鄉愚，不肯釋放，後來還是我的叔父對他的妻兄省議員說明，由那省議員送進一張片子，纔得釋放出來的。這一件事，想起來又好氣，又好笑，這大概就足以代表我們中國全國的政府了！有這樣慳懂的官吏，中國才會糟到這步田地！’

‘政府實在是一種多餘的東西！同盲腸一樣，對於人身沒有益處，反而生起盲腸炎來，使人患到不可醫治的重病！若是沒有政府，人類難道就不能過活了嗎？人類好好的作工，要有政府監督他們去作工；人類好好的互易他們的物品，要有政府向他們抽稅；人類好好的耕田，要有政府來向他們征收租稅；人類好好的生活着，要有政府來爲他們限制他們的生活，所以我總以爲政府不但是贅疣，簡直是人類的蝨賊。我雖然不是安那其黨的黨人，我很贊成安那其黨的主張。人類到了‘各盡所能各取所

需’的生活，才是真正人生的生活。像現在這樣在政府壓迫着的下面喘喘的偷生着，還有什麼人生的意義，簡直是牛馬的生活罷了！’少敏發表他政治的意見。

‘無政府的生活，是真正的生活，意思是不錯的。我也很希望能夠達到這樣理想生活的境地。不過這樣的生活，至少還要幾百年以後，才能實現。在現在，想達到這地步恐怕不過是一層希望。在現在的中國，我相當的表同情于國民黨的。我很相信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現在中國的救國良藥。將來想達到“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生活，一定要經過三民主義的橋樑。’紫石說。

‘我從各方法觀察，中國想實現三民主義，現在一時也很難達到，在我們中國，國民的惰性是深到不可救藥了的！有一次重大的事體發生，一時固然有少數人會哄動起來，過了幾天，便又雲消烟滅似的一無聲息。大多數的民衆，還在沉眠未醒，用刀去劈開他們的腦袋，他們依然會不知痛癢的。而且還有一層劣根性；就是禍臨到了別人的頭上，自

己還不肯努力；還希望自己會有逃出災禍的機會。所以就使外患逼進來，殺死三萬萬的同胞，那一萬的人，依舊不曉得解救自己。還希望自己或者不致於被人殺死。’雲峯說。

‘但是我們却不要因此而悲觀。縱然民衆麻痺到痛癢不知的時候，我們總還要盡我們的力量；我們的力量，能夠得到一份的效果，那便是我們的成功；退一步說，即使一點效果都沒有，我們也有相當的成功存在着。因為我們現在的工程，是播種的工程，不是收穫的工程。’紫石一面在說，一面搔着頭髮。

‘成功不成功，原不在我們的計劃當中。但是我們雖然努力的叫喊，結果只有使我們灰心，我們盡力的對他們說，如果我們不自振作，我們的大難，不久就要臨頭了。他們非但不理我們，非但要說我們是庸人自擾；他們甚至於目我們爲造反，來和我們作對，這還有什麼法子可想呢！’雲峯說。

‘我又要說到小學教育的不好了。這實在是一個根本的問題。現在鄉村小學的學生，簡直墮入在

十八層地獄的獄底，一綫光明都不能看見。小學教員差不多以賭去代他們的日常功課。他們要吃烟，他們又要嫖；他們又要管理訟事，要代鄉民包打官私，這真成什麼樣子呢！他們對於兒童是抱有無上威權的樣子，可以去任意打罵。兒童碰到教員，比碰到閻王還要怕十幾倍。叫這樣的人去辦理小學教育，小學教育還有一綫生機嗎？叫這樣的人去造就人材，將來的人材，不是和現在的人材一樣的卑劣嗎？所以依我的意思，要解決各種問題，總得先解決小學的問題。’紫石依舊在搔着頭髮說。

‘這是連帶的，和社會各種問題打成一片問題。現在小學教育所以辦得不好，根本就是社會的不好。小學教員中要找尋到頭腦清楚一點的人，很不易得？頭腦清楚一點的人，不肯在混濁的小學中鬼混；即使肯盡心力去辦，也要被人擠出來的，現在所有鄉村小學，都壟斷在鄉紳的掌握中。頭腦清楚的人，當然不肯投降在鄉紳的旗下；鄉紳也當然不肯要背叛他的人，在他的手下辦事。想改造小學，須先改造社會。實在要同時改造的。’少敏說。

‘在我們三人當中，都是大同小異的。不過我們倘使要着手進行我們的工作，還是應該向鄉村一方面去入手呢，還是向都會一方面去入手？向鄉村方面進行，覺得茫無頭緒；若向都會方面進行，都會的人終究是小數的人；鄉村的居民若不覺悟，我們的力量也是浪費了的。’雲峯這樣提議。

‘要緊當然是鄉村要緊。但是鄉村方面却有兩層困難。第一層就是鄉村的農民，腦筋比較遲鈍，沒有受過強烈的刺激，是不容易激發得起來的。第二層，鄉村方面去宣傳，只有口頭上去說；口頭上說話的力量很薄弱，而且對鄉民說話不能使他留着深刻的印象。他們對於可以出入衙門的鄉紳，尊敬得好像神明一樣，叫他們去和他們的神明作對，差不多和就要斬頭一樣的恐懼。這是更困難的一層。我們要決定我們的計劃，到上海先看一看情形再說。’紫石說。

‘可惜我不耐煩在鄉村中過生活。如肯在鄉村過活，我想向鄉村一面入手，一定能夠收效。鄉村的百姓，雖然愚蒙，却非常誠實，非常容易受人感

動的。我們一方面去行我們的主張；一方面去破壞了他們對於鄉紳的迷信。鄉紳能夠得到他們的信仰，能夠引動他們，完全是倚仗着交結官廳的勢力的。因為誠實的鄉民，爲了絲毫的微利，便要興起訟事；鄉紳便從這種機會去愚弄他們的。我們如能好好的指導他們，使他們不致於相互滋事，他們漸漸的對於鄉紳會失了他們的信仰。這一層從鄉村入手，若能好好進行，便會的得着好的結果的。如其我能耐得住鄉村的寂寞，我決計從鄉村入手。’少敏說。

‘我到很願意過鄉村生活的。現在先到上海走一次，回到鄉村再着手做我的工作。’雲峯說着，催他們回去。下午他還要趁輪船去的。

第九章

松姑的母親有事要到南山去，有兩日工夫不能回家，就叫松姑回到家中來料理一切雜務，松姑遂回到母家來暫住了。她母親的家裏，只有一個燒火的女僕，允珉也隨着母親去了；住在家中的另外只有少敏。

少敏近來因爲玉佩這樣的對待他，心裏頗有點轉移過來的傾向；他的腦裏又嵌上了夢蕙的影像，對松姑的戀念，已像將曉時候的晨星一樣，一點點的晦暝下去；而且南屏對他，使他心中似乎覺得非常慚愧，他很想決然的撇開了她，去籌劃着自己未來的生活；但是這兩天同住的結果，又撥開了他心上的傷痕；舊日的哀情，重復在他的腹內燃燒起紅熾的火焰了。

姑母動身的時候，他們兩人並肩的送到門口；又並肩的回到了院中，悲哀的愁懷，就在這時攻擊着他。他一面在走，一面心中在想；假如松姑是他的妻，他們兩人這樣並肩的送着她的母親，他的心頭，將要感到怎樣的快樂呢；他們的生活，又將要感到怎樣的滿足呢？他見她走路的態度，和在他家中住着的時候一樣；她的脚步依舊是這樣均勻，她的體態，依舊是這樣輕盈；她的頭部，依舊是這樣帶羞似的微俛；她的兩手，依舊是這樣垂在兩旁；只是現在的她終究不是過去的她了！現在她的胸部，一雙乳峯，微微的隆起，已經完全失了處女時

代的特有的風味了！兩頰非常的豐滿，已經失了處女時代清瘦的豐美了！圓圓的櫻唇，縱然是從前一樣的圓圓，一樣的櫻桃一般的紅潤，在他的目光中，早已失去了她高貴的價值了！那葡萄似的轉動着的目珠，那疎疎的秋柳似的淡眉；那具有強烈的引誘力的秋水似的向人舒展的眼波，也失去了處女時代的情調了！他的心頭，對於她似乎感到了一種說不出的憎惡，可是他的舊情，依舊爲她的火力引動，依舊燃燒在他的胸懷。她並肩的緩步，她柔媚的美貌，她凝神的默坐，對於他，依舊具有一種極強烈的引誘力。

他們兩人回來同坐在院中。悄悄的庭院，只有清脆的鳥聲，在賣弄牠們的歌喉。少敏寂寂的坐着，臉上的顏色，幾乎變成了化石的石像；他仰面好像在數着碧桃的樹葉，又好像在跟着天邊的浮雲移動。額角在不時的疊起了縐紋，在這時時疊起的縐紋中顯滿了許多過去的回憶，和未來的命運。他想起哭着父親時，松姑在旁邊垂淚勸他的情形；他想起了清明時到他父母坟前去掃墓，松姑和他

雙雙同拜的情形；他想起了他們兩人同喝着一杯冰糖茶的情形；他想起了初次和她握手時候的心頭的顫動；他想起那夜對泣的情形，那夜她投入了他懷中的情形，她的紅唇軟軟的貼着他的唇上時那種糜糜然的感覺。不禁有無限的愴然。唉！他過去的情懷！他未來的淒楚！

松姑的腦海，也時時泛起了重重的波浪。她覺得少敏近日，有時非常興奮，有時又非常消沉。雖然他沒有對她說過他近來的心迹，她覺得他的一舉一動，都含有無限隱憂。即使在高興的時候，兩眉總要深深的蹙着。她覺得他近來的身體，一天比一天消瘦；他近來的容顏，一天比一天枯槁；焦黃的臉色，一天比一天蒼老；他的生命，已像開過竹花了的枯竹，有日就萎亡的氣象。這樣不幸的情形，都是她親手爲他造成的命運。如果他爲了她憔悴而死，她深對不住他，深對不住她的舅父舅母；更深對不住爲她而犧牲的玉佩。

‘怎的這麼靜靜的坐着，一句話都不說呢？’她終於忍不住了。

‘還有什麼可說！人生的興味，已經消磨完了！一切都成了迷夢，一切都成了幻影！而且迷夢也打斷了，幻影也破滅了，有什麼話可說！有什麼興味再說些無謂的話呢！’少敏依然和大理石的雕像一樣，面色非常冷酷。

‘人生和做夢一樣，你已說過了。過去是一場迷夢，未來也是一場迷夢；何必這樣戀戀于過去的令人悲傷的迷夢呢！昨夜的夢昨夜已做過了；今夜自有今夜的夢！只要不相衝突，昨夜的夢，儘管讓牠留在記憶之中好了。’

‘假如要互相衝突，將怎樣呢？假如我不願再入夢中，又將怎樣呢？’

‘你依舊改不了以前的執拗。你總喜歡固執着在一端而不肯更動。人生如戲子登場，演悲劇，也是這麼一個結局；演喜劇，也是這麼一個結局！我的意思，我們生存在現在的世界，我們只好過着兩層不同的生活；日間的實生活，我們忍痛的過着；夜間自有夢中的美境。何必定要認真的看重日間苦痛的生活，而拋却了夜中美好的幽夢。只要我們

自己認定，日間的生活和夢中的生活不相衝突，過去的幻夢，和未來的幻夢，自然不會發生衝突的。

‘我沒有這般偉大的人格！一次幻夢，已經足夠使我心碎；更何必做第二次的幻夢呢。我不是玄學家，你這樣玄之又玄的議論，我實在有點聽不懂。’

‘你總要怪我；我也只有怪我自己不好。我如一死，可以救了我自己，可以救了你，也可以救了玉佩。只是我一念之差，就這般誤人自誤！我並不是存心負你的；假如我們的命運，不是這樣殘酷的製住我，我始終不會負你。在現在我對你說過，我是過着兩層不同的生活的。我的身體雖然爲他佔有；我的靈魂是仍舊和你的靈魂膠合在一起的。如果我的心可以割出來，我情願割出來給你看，要你知道我的心是仍屬於你。’松姑聲音顫動着淚眼盈盈欲滴。

‘又何必要割出你的心來給我看呢。你的心割出來給我看，我又看不懂，也看不出你的心思究竟

怎樣？橫豎各人存心只有各人自己會知道。我不能知道你的心是否仍舊屬我；就使屬我，現在也沒有用處了。我不會過着兩層不同的生活，也不能知道你的心。我自己的心，也只有我自己知道牠的苦痛。’

‘你的話，何必這樣刻毒呢？’松姑哭着了，‘你的話，針針見血，刺傷了我的心，你一定要我死在你的前面，你纔肯相信我的話是真話，心是真心嗎？’

‘我又並沒有叫你死。’少敏的語氣，稍稍有點變動了。‘以前的生活，是我自己的生活，也是獻心給你的生活；那時雖知不幸，我總不能不引為暫時的滿足。以後的生活，不是我自己的生活，也是失去了心的生活，自己已經失了知覺，更說不到什麼滿足不滿足了。只要別人滿足，犧牲了我，也不要緊。像我這樣的，增之十萬不加多，減之十萬不加少。犧牲就犧牲，犧牲了我，有什麼要緊？’

‘總是我的不好！我望你原諒我，更望你可憐我，也望你可憐到玉佩。我是活在人間受罪，玉佩更

是代我受罪。你是這樣不能諒解我的一片苦心，你要知道我現在死也不能瞑目呢！我現在已是一個活着的死屍；你不要再迷戀着我，我是不配供獻給你的了！請你可憐玉佩早點和她組織一個完滿的家庭。’

‘我要完滿的家，作什麼用呢？只要你的家庭完滿，只要你過着幸福的生活，我也就有福了。’少敏緊緊的逼着松姑復仇，松姑捧着頭在哭。

‘阿姑爲什麼在哭呢？’女傭人進來拿矮凳，看見松姑哭着，她問。

‘不是，我覺得有點頭痛。’松姑回答。少敏歎了一口氣，心頭異常的鬱悶。

他無語的站了起來，走進自己的臥室裏面。很後悔剛纔所說的話，使她感到太難堪了。想轉出去安慰她；又恐惹起無端的煩惱；就硬着心腸，不肯出去。在室內徘徊了一回，又走到鏡子前面去照照自己的影子；在自己的下顎，不住的摸着，彷彿怕要生着鬍鬚一樣；又蹙着眉頭，蹙着顏角，彷彿想和自己的影子去對罵；又對鏡悽然的一笑。放下鏡

子，心頭依舊非常煩亂。拿起筆來，在紙上亂寫着。很想做一首詩，又覺心緒太煩雜了，構思了許久，仍舊寫不出一句詩來。便拿着筆，在室內來回的踱着；口內在念些古人的斷句。偶然又走到了窗下，彷彿想起一件重要的事件要做的樣子，又記不清是那一件事情待做。他正在這樣自己苦苦的在腦底搜尋，松姑走進他的房內來了。

‘當真有點頭痛嗎？臉色會這般青白。’少敏望一望松姑，退坐在椅子上。

‘頭痛並不是頭痛，不過你的確使我太難受了。我望你原諒，你竟然一點都不能原諒我。你也應該想到了我們舊日的夢，你也應該為舊日的愛情而赦免我，不要使我活活的受苦。我的苦已受夠了。’松姑坐在少敏的旁邊。

‘我們忘記了一切過去的事吧。我不再為過去的事而傷心，你也不必再為過去的事而傷心。我的未來，你不用替我擔憂；如可解決，我自己總會解決得下的。我的感情雖強，但是也還能聽理智的號令的。如其不能聽理智的號令，恐怕你們結婚的一

日，就是我和世界長辭的一日了。’少敏握着了松姑的手。兩人的手都在顫顫的抖着，脈搏振動的次數比平常增加許多。

我們都是受了命運支配的人，我們的生活，是經過了命運之神的鐵蹄踏過的荒場。我們在荒場上忍淚偷生着，在歎息聲中過我們的生活。我們真是沒有救出自己的能力和方法。唉！我們的未來多麼不幸呢！’

‘我生來就不知什麼是人類的幸福。我未生以前，命運之神大概是把我的骨頭，從不幸的湖水中提出來的。十二歲的時候死了母親，十五歲死了父親，最親愛的你，又被人家強力的侵佔去了。唉！世界上，再也找不出和我同等不幸的人了。’少敏想起了一切往事；過去的情形，又一幕幕的在他的心頭重演，悲酸的淚，從心底直逼了出來，伏在松姑的肩上失聲的哭。

‘唉！韶弟，你莫要再往傷心的地方想着了。過去的悲傷，可以撇得開的，我們要勉強的撇開。死了的人，不能再生；木已成舟的事，也是不能改造。

只要你眼放開些，心放寬些，雖然不幸，我們未始不可以在不幸中，找到一點小小的幸福，如其專往不幸的方面着想，世界上能有幸福的，恐怕沒幾人呢！

‘拋得開，誰不想拋開呢！只是心上的傷痕，深深的刻着，一時難以平復，以後我也只好任着命運，不再在人間留着無限的遺恨了！唉！可憐的人生！’

少敏的手，儘和松姑握着，兩人又悽然相對，沉默了許久。

第 十 章

開往上海的輪船，汽笛已在嗚嗚的叫着了。南屏紫石和少敏三人，還在酒樓上喝着酒。今天是紫石動身的一天，南屏和少敏在酒樓爲他餞行。

‘讓我們多喝幾杯吧！這回出去以後，怕沒有還鄉的日期了！唉！人生如寄，何處是我的故鄉呢？這裏雖說是我生長的地方，雖然我的父親，我的兄弟姊妹，都在這裏寄住，雖然我也曾在這裏，演過名義上所謂結婚的一場悲喜劇，而我對於這裏所

謂故鄉的情感，實在一點都沒有，也說不到還鄉不還鄉了。我的故鄉，是那天邊的浮雲，是那青草叢生着的枯塚！我們別了以後，我的靈魂，怕要逐天邊的浮雲而飄泊，我的骸骨，怕也只有還向隆隆的枯塚了！“雖然眼底人千里，且盡生前酒一杯！”我們現在多飲幾杯吧，若有會面的機會，我們算是生離；沒有會面的機會，算是死別了！”紫石執着酒杯，沉痛的喝着，沉痛的說着。

“唉！不知是誰壓迫着我們，使我們都不能不走上了頹喪的道路？好好的生在世上，昏昏的過了一生，也是一生；偏偏各人的心中，都異常的奇異，不肯過着波平浪靜的生活。我們的結局，怕都殘賊了自己的餘生而已！“心高于天，命薄如紙，”這大概是爲我們而發的話了！我們名義上雖說是和社會宣戰，和未來的命運宣戰，實在只有賊害自己的生命罷了！像我們的生命，有什麼可以寶貴的地方呢？”少敏說着，面上露出憤慨的悲痛的颜色。

“我們是被幸福遺棄的人，我們都是在悲苦中偷生着的。唉！人類不知到什麼時候，纔能遇着真

正的幸福的生活；怕只有等到石頭熔成液體的時候了！唉！人類的生活！’紫石說着，又舉起杯來，沉痛的喝了一杯酒。

‘實在我們都是庸人自擾。庸庸碌碌的是一生，平平常常的是一生，安安穩穩的是一生，翻江倒海的也是一生。我們如其肯像常人一樣的過了一生，也沒有什麼。不過現在我們不去做那庸人自擾的呆子，人類的進化，恐怕就要停頓了。所以我們都應該犧牲一點。可惜我許多累人的事體，使我不能拋開。實在我也不願過着平庸生活的。’南屏似乎在咀嚼着自己的話。

‘少敏，你既然決定要到上海，還是早點出去。在家裏沒有什麼意思。’

‘我去是決定去的；動身的時候，却很難說。而且事體又是討厭得很；玉佩說要和我一道去，使我覺得非常躊躇。’少敏蹙着兩道眉峯。

‘怎麼？玉佩也要和你同道去嗎？她出去作什麼呢？’南佩吃驚的問。

‘就是這一層使我覺得困難。同道去，又不好，

不同道去，也是不好。同去的話，非常累人的，生活非常困難；我自己個人，總還可以解決；一有連累，就很難說了。不叫她同道去，我心中又覺得有點不忍。她的態度是那麼堅決的。這裏女校的情形不好，也沒有什麼學問可求，畢業了以後，又成一個問題。她現在自己很願去尋職業，這是她終身的關係，我又怎好阻止她呢？她自己情願到外面去嘗嘗艱苦的生活，她說做女工也好，當看護婦也好，隨便怎樣苦楚，她總一點不怨。我現在真是決不定。’少敏面上現出惶惑不安的神色。

‘這到也是一種根本的解決法，她自己既然肯這樣決定，願嘗艱苦，是最好沒有的事了。她如能找到了相當的職業，你將來的負擔也可以輕些，假如她也像其餘的女子一樣，一定要依着你生活，你一個人作事，兩個人吃飯，生活非常乾燥無味的。她如真願心去當看護時，讓我到那邊想法，我有兩個朋友在醫院裏當醫生，我去和他們商量去。’紫石眼望着呆呆的少敏。

‘不過我的意思，玉佩要出去，最好在這裏畢

了業再說。我很希望少敏和她能夠早一點結婚，結過婚，到也寬了一筆大事，也可以安慰安慰少敏的姑母。她的心非常着急，對少敏自己說過幾次，對我也說過幾次呢。’

‘結婚與否，到也不是要緊的事體，結過婚出去也好，沒有結婚，就同道出去也好。各人找到了自己相當的職業，再實行同居的生活，不更好嗎？所以，我的意思以為同道出去，和結婚問題，沒有什麼重大的關係；只有求學的問題，到的確有點困難。年齡儘管一年一年的增加起來，若是當現在正宜求學的時代，就荒廢了自己的學業，的確有點說不過去。’紫石接着說。

‘她自己很不願意在這裏讀書，這裏空氣的確太不好了。一班教員，都是些蝦兵蟹將，懂得什麼東西呢？不是飯桶，古董；就是跳蚤！黨爭的意見，非常的深。誰願意在這些土豪勢力下面的學校讀書呢？這裏的人，真是無奇不有。男子的中學，為那些土豪競爭勢力的戰場；女子師範，也是他們競爭勢力的戰場；縣立的小學，又是他們競爭勢力的戰

場。在這樣的學校中讀書，也讀不出什麼書，求不來什麼學問的。所以她既然決定要出去，我也很贊成。至于什麼結婚不結婚，我却並沒有想到，我打算今生不……’少敏話沒有說下去，憤憤的立了起來。他心中一半在恨女校辦得這般腐敗，一半想到過去的事情了！

南屏立起來在徘徊着，少敏去靠在窗下的一把籐椅上。紫石仍舊坐桌上，很沉痛的喝着酒。他心緒的紊亂，由那連連的喝乾了幾杯滿滿的酒，露出飲酖止渴的形容，很可以看得出來的。少敏的前途，或許可以放出一綫光明；他自己却如禁在深深的獄底；搖搖的螢火似的光明，已經在他的眼前消滅了。

‘真討厭，天已下起雨來了呢！’南屏推開了面北的玻璃窗，兩肘靠在窗口。天空濛濛的下着微雨，陰雲罩着，顯出異常沉悶。街道上印着斑點圖案一般的花紋。路上的行人，一個個用手遮住額角，俛首向前奔走。

南屏望着江口的北岸，一片陰沉的濕氣，密密

的籠罩着，四點多鐘的下午，已漸漸有點黑暗下來的傾向。南屏的心頭，爲了別人的事，也籠罩着一層愁雲。松姑時常對他說起，叫他去安慰少敏，他自己也代少敏擔憂，他覺得少敏的態度，好像時陰時晴，難以測度的天氣。少敏有時會無端的憤怒起來，有時又會無端的涕泣，使他愈覺少敏的身世的淒涼。少敏的態度，既不是趨向於消極，有時却又要非常頹喪。他很怕少敏會因自己身世的不幸，而變成病態的心理，他尤怕少敏的不幸，會影響到玉佩和少敏一生未來的生活。松姑時常要他勸少敏早點和玉佩結婚；她唯一的理由，以爲少敏和玉佩同居以後的生活，當可以滅去了過去的悲傷。他今日勸少敏早點結婚的說話，少敏雖不會鄭重的反對，淡淡的幾句表示，很可以使他爲少敏擔憂，爲玉佩擔憂。

‘少敏，再來喝幾杯酒吧。“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就是不得意時，我們也儘可以對雨飲酒呢。’紫石一面倒着壺中的酒，一面招呼。少敏。少敏嫋嫋的從藤椅上起來，走入他的原位

兩人相對的酌着，南屏仍在窗口呆望。紫石的酒量，非常宏大；他獨自一人已喝兩斤多酒，臉孔依舊沒有改色。少敏只喝得一半的酒，面孔已經沉醉一般紅起來了。他們兩人，在飲着談着，好像忘却了靠在窗口的南屏，南屏也好像忘却了他們，立在窗口呆呆的眺望。

輪船的汽笛，第二回又在叫着了。天空隨着逐漸暗下來的天光漸漸沉黑起來。江口有幾片帆船，隱隱的在濛濛的微雨籠住了的空間移動；隱約的漁舟，一片黑雲顯在白雲中似的遠泊在江面。南屏看了一回，望那渺渺的江邊，想起了闌淡而無生氣的人類，情緒便覺有些緊張的樣子，歎了一口氣，冥想了一回，重復走到了席上，少敏和紫石正在苦苦的對飲，眼底含着幾點淚水。

‘時候已經不早了。還是現在落船罷，我們也得趁小輪船回去。’

‘來！來！再來同飲幾杯，還不要緊，今生與你同飲，恐怕是末後的一回了！’紫石強把南屏的酒杯洒滿要他同喝；淚水已滴在桌上了。啊！故鄉！永

別了！沒有重會的日子了！紫石勉強想把這悲哀的情調，盡量的遺忘在腦後，却怎末也沒有成效。他飲着一杯酒，心頭便在刺痛，一件一件悲傷的往事，陸續匯上了他的心頭。他拼命的搔着頭皮，很想把頭上的亂髮揪去，很想拔出了煩惱的根芽，而心頭的煩惱，依舊重重的幕在牠的外面。他一杯酒流下了肚中，便又回憶着一件愁慘的往事來，這一次的離鄉，一半是由于他自己的心願，一半也是由于社會的壓迫而成。他想起那不幸的事發生以來，他的母親，對他下過幾次嚴厲的訓斥，他的妻幾次剋毒的諷刺他，幾次死去活來的和他拼命；一切的朋友，遇見他時都含有毒意的微笑；幾家小報館的新聞和小評，使他得到了多少難堪；報紙上的插畫，多少的觸目；社會上的口頭的評論，又使他多少的難以入耳。他三次想自殺，而終於沒有自殺，現在只好飄然遠引，和故鄉永別，和母親永別，和弟妹永別！層層的舊恨，隨着一杯杯的酒力刺着他的心頭。他有無限的隱痛！

「南屏你飲了我這杯酒，我有一件事要托

你。’紫石把一杯滿滿的酒，送到南屏的面前；南屏異常驚奇的向紫石凝視。紫石的眼旁，凝結着欲滴未滴的淚珠，先舉起少敏的酒杯，自己喝一杯；兩唇在顫顫的動着，有無限的悲哀，無限的恐怖，送到了他的唇邊。面色如雨後的桃花一樣的慘淡。

‘現在……’紫石的聲音在空間巍巍的顫動，又停了一會：‘現在我決計永遠離開這混濁的故鄉了。我自分今生，再沒有和故鄉重見的日子，我拋開了這敵疑似的故鄉，原是一無後悔；不過——不過我的母親年齡已高，父親又不幸早世，弟弟不久雖可在中學畢業，但是距離成家立業的時會還遠；妹子不久也將出嫁了。南屏……這重重的憂慮，逼迫在我的胸頭，南屏……我的心幾乎爲牠碾成碎粉了！……我想不離開……；又不容我不離開……；離開了，……離開了，我的母親，我的弟妹，又……沒有……人來照管。現在……我家中所有的事體，只有……累……你……爲我照管……！’紫石的聲音，異常的戰抖着，兩手也在顫顫的抖動，手中的酒杯，幾乎落在地上。南屏也充滿了同情的

眼淚；少敏如醉如癡的坐着，飲了一杯酒，看了一會紫石，頭靠在臂上枕了一會，脚尖滴上了幾點淚痕，樓上的空氣，暴風雨驟吹過一樣的沉默。

尖銳的汽笛，又淒厲的在空間顫動，驚醒了三人如醉如夢的呆坐。各人披上了長衫，冒着微雨，走到了碼頭；裝貨的工人，已紛紛的回來，兩手遮着額角，在向前急急的走着。房艙的跳板，已經移去了。紫石走進了統艙門口，走到上層時，船上已經在打着開船的鑼聲了。在濛濛的微雨中，輪船緩緩的移向江心，在濛濛的微雨中，紫石呆呆的立在甲板上，望着南屏和少敏的背影，漸漸的隱沒了去，望着故鄉漸漸的遠了，他茫然的失去了一切的知覺。

第十一章

小輪船回到F縣的縣城時，已是夜半十二點鐘的時候了。船艙裏的旅客，有些坐在矮凳上，啄木鳥一樣的在點着頭；有些在怨天公今夜不應該下起雨來，使他們在旅途中感到了無限的不便，有些在吸着旱烟，腦中充滿着的幻想，隨着口內噴出來

的烟在空中盤旋；有些在談着今年麥子收割起來的豐歉；有些在談着他出門的經驗，晴雨中旅行的苦樂，和日間或是夜間旅行的苦樂不同的情形；有些狂談着夜行遇鬼的情形或是關於鬼的傳聞，談到恐怖的地方，聽者和說者的心都在不住的跳躍；有些在談論別人和女子通姦或是強姦的故事。輪船的機器在均勻的振動着；沈睡者的鼾聲，在和機聲相應。在一盞沈沈的風雨燈的燈光中，又加上了雨夜的晦暝，船艙中坐着的人，只能聽見鼾睡和低語的聲音，誰也看不出誰的面目。小小的房艙中，燃着了三盞平底的美孚燈；劈拍的牌聲，在沈沈的雨夜中，有些使人黏住心頭的感想。南屏坐在房艙的角上，靠着壁上假寐，沈沈的呼吸氣，似乎有些窒塞着的樣子。少敏兩腳箕踞在一條凳上，有時閉着眼睛遐想，有時睜開來看看坐在桌旁打牌的人。他心不在焉的觀察着，神思偶然的注意到他們的情形時，他便覺得有點討厭。他看見那幾個打牌的人，俄而嬉笑，俄而憤慨，俄內靜默，俄而懊喪。他看見他們的情形，覺得既可卑鄙，又可憐憫。爲了

一點小錯，便會鬭爭起來，過了一息，又非常和氣的帶笑的談論着，不久又會鬭然的相鬥。他覺得這班賭徒的行爲，真有點像蠻性未除的黃狗；黃狗在歡樂的撲着，驟然又鬥咬起來。這班賭徒的行爲使他有一種說不出的討厭。若在日間，或是月明之夜，他便要走上船頭去眺望，現在濛濛的微雨下着，漫漫的黑夜罩着，他只好呆呆的坐在艙中，讓那隆隆的牌聲，擾亂了他深沉的心曲。

——真討厭！他輕輕的說一聲。坐在他身旁在那邊打牌的人，旋轉頭來，向他的身上投射一眼，他微微的露出一絲怒意。打牌的聲音，却並不因他的含恨而停止，他很想把自己紊亂心思，整成有一貫的條理，陸續的牌聲，却儘管把他的思想，打得粉碎。他的腦際，彷彿流螢千點似的在紛飛亂舞，他想起晚上紫石告別的情形，總覺懷着說不出的懊惱，自己也要走上了和紫石相同的末路，更覺有點慘然。他很奇怪，爲什麼這幾個湊聚起來的人，竟然會有這般相同的命運？爲什麼在他們幾人中間，思想都會相同，不幸的運命又會這般相似，紫

石還有母親在他的心內縈懷，還有弟妹在他的心內縈懷；紫石的母親和弟妹還肯想着紫石。他自己呢？沒有親愛的母親，沒有親愛的父親，沒有同胞的弟妹，他自己是一隻在漫漫長夜中間哀鳴着的孤雁，雖然他的聲音引起別人的同情，但是總沒有人肯關切到他的身世。松姑也曾痛切的憐惜過他——他想到了松姑，又望着睡在角上的南屏歎了一口氣。——而現在呢，他又是一個被她遺棄了的人了！玉佩雖在關切他，他雖然也肯領受她的盛情，然而已經沒有完全領受的勇氣了！他已經消失了他的勇氣了！

——唉！人生真無味！他又這樣在腹內自歎了一句。

在混亂的牌聲中，他依舊在沉沉的想着，他很有點想和桃花一樣逐水飄流的意思，生在混濁的世界中，如醉如癡的鬼混着，也可以度過了一世，何必一定要在波浪中掙扎着自己的生命呢？娶過了玉佩，一方面回到小學中去教書，一方面還可以去賣點文章，兩人總還不致于餓死！他又想起索性

像沾泥墮溷的柳絮一樣的陷入深坑中吧！他有許多親戚，許多故舊，許多幼年時代的朋友，誰不是閉着眼在隨着人家而墮落呢？他們會嫖，會賭，會吸煙，他們也並不見得怎樣的受人輕視；在社會上也能佔到相當的勢力。他何必要這樣心高氣傲，何必要這樣以清白自居呢？別人在賭，也跟着去賭，別人在嫖，也跟着去嫖；別人在無端的作惡，也跟着去無端作惡。過着這樣的生活，難道再不能立足于社會嗎？能夠過着這樣墮落的時髦生活，社會上的人，難道再不肯來表示同情嗎？但是自己的心，怎能允許他過着這樣精神腐爛了的生活呢？過着這樣卑鄙的下流生活，又怎能對得住地下的父母，怎能對得住幾位清潔的朋友呢？社會上的一般下流的人物，雖然會相當的尊敬他，而自己未死的良心的譴責，又將怎樣才能避免過去呢？他又想起不如像幾年以前的決定一樣，到寺院中去做僧侶，朝夕過着木魚清磬的生活，心頭的煩惱，或可以被梵咒之聲洗淨。即使不做僧侶，到深山中，結着幾間茅屋，約二三同病的朋友，在裏面過着隱居的生

涯；日中到山林裏面閒游，仰臥于松林之下，濯足于清水溪邊；朝夕則焚香茅屋中靜坐，對着搖搖不定的燭光，朗朗的誦讀莊子的南華經，也未始不能度過一生；而何必要像現在這樣栖栖惶惶，心無安宅呢？他層層的隨着牌聲推想，心緒愈覺得無限的無聊。

‘陳村到了！’在濛濛的微雨中，船中的水手在喊，慘淡的汽笛，在黑暗中淒厲的叫了一聲，遠遠的山谷，也應着兩聲淒厲的回响，沉默的空氣在振動着，似乎有一種深沉的哀意，在空間迴蕩。在艙角打盹的南屏悠然的蘇醒轉來，兩手抵着頭上的艙板，立起來欠伸着。揩着自己的兩目，在昏昏的對少敏說：‘陳村到了，最過半點多鐘。就可以抵縣城了。’又伸了一個懶腰。

少敏打斷了他雜亂的思想，也站立起來，伸着懶腰說：“又回來了！紫石現在大概可以駛出關外了吧？”說過後，仍坐在自己的地方。

‘早就出關了。我們到潘家灣的時候，輪船就可以出關；現在出關已有二小時多了。南屏倦着

身，在扯着自己的袍角；坐下去後，右腳的腳尖點在地上，上股在微微的抖索着，心內在計算明天出鄉的事情；也留意着打牌的人。

‘雨還是在沉沉的落着，真討人厭。’少敏站起來，兩眼在小小的玻璃上，看着窗外沈沈的夜色。兩岸的長堤，兩岸的青山，兩岸的遠村，兩岸的樹陰和茂草，都已埋沒在一片模糊的夜色中；玻璃窗上，在濕淋淋的流着幾滴雨點，絕似平滑的面頰上，流着兩道淚痕。南屏的眼光，隨着射向少敏靠着的窗上。

‘夜已深了，雨還是這樣沈沈的落個不了；你回去，姑媽怕已睡了，不如到我家中去暫住一夜吧！我家裏離開埠頭，比較近些。我們又沒有雨傘。’

‘也好；恐怕他們也睡了吧。’少敏無心的回答。桌上的牌聲，也停止了。

走到了南屏的家中，兩人的衣服已經濕透了。少敏在門外就脫下了罩在外面的長衫，立在南屏的旁邊，讓南屏在扣着他自己家中的大門。

家中的佣人，已經睡着了。松姑的臥室，離開大門又較遠一點；全家中的人，只有夢蕙還沒有入睡。她已卸下了外衣，胸骨上蓋着一條薄被，床頭放着一盞洋燈，臥在床上看着一部紅樓夢。她聽見外面扣門的聲音，知道南屏已要回來，就從床上起來，也不再穿外衣，僅僅穿着一件淡紅的對襟的寢衣，提着燈急急的走出來，肥碩的處女的肉體，顯出有異樣的引人的魔力。

‘松姑已經睡着了嗎？’南屏走進來時問夢蕙，一面在重關上了大門，夢蕙看見少敏同時進來，立刻漲紅了面孔，向南屏說了一句‘她已睡着了，’就急急的提着燈走進房內去穿外衣，也不管南屏和少敏在黑暗中靜靜的站立。少敏看見她淡紅寢衣的短裝，看見她緊縛着的衣內微微的突起的雙乳，看見她鬆鬆的亂髮，看見她漲紅了的臉孔，看見她嬌羞的樣子，看見她急急的走進房內的情形；在他的眼光中，夢蕙的體態，顯出了無上的美點；他的心有點陶醉着。

夢蕙披好了外衣，提着燈重新走出院中時，南

屏已在暗中摸索着，走到他自己的房外去叫醒松姑；院中只有少敏一人站在那邊，臂上掛着一件濕衣，左手執着一條手巾，向髮際抹着他頭上的餘濕。夢蕙看見他獨在時，面色又不禁紅起來，心尖在跳動得非常利害；肺葉在振振的跳蕩着，呼吸異常緊張。少敏也覺得非常蹣跚不安。很想叫一聲南屏却怎麼也不肯叫出。只是呆呆的在燈光中對立了一息。各人都存着一層恐懼和羞怯的性情。少敏想和那天握着玉佩的手一樣的去握着夢蕙，却又怕她，不敢伸出手去；又想和她談話，却又不知先說什麼話纔好。還是嬌羞的夢蕙，想着她所應說的話了：

‘袁先生，你的衣服這樣濕，讓我去爲你張掛起來；我先去爲你們燒點面湯，給你們洗洗。’夢蕙把放在桌上的燈，移過一個方向，一面去接衣服。

‘謝謝你！’少敏把衣服遞給夢蕙；兩人的手，微微的措了一下；似乎有一重電力一樣的，在他們的臂上觸着；兩人的心頭，都起一層麻木的感覺。彼此凝神的互視一下，彷彿各人的靈魂，從自己的

心中飛出，飛到別人的身上。

松姑也起來了。他們洗過了臉，吃過點心，各人都去睡着了。

夢蕙關上了房門，心內異常的不安；似乎在心含有許多淒楚和悲愁。她重卸衣服，坐在床頭；把紅樓夢放到桌上；煩雜中想起了少敏的身世，有點像書中的黛玉。她心頭砰砰的跳動着，彷彿覺到了少敏的前途，將要和黛玉一樣的陷入了悲劇的結果，她爲玉佩擔憂，又在爲她自己擔憂。

第十二章

姑母坐在少敏的床邊，眼眶紅紅的看床上的少敏。少敏那夜睡在南屏家中，第二天回來，下午便在床上纏綿的生起病來了。今天是他臥病的第三天。過量的酒力，悲痛的情懷，沈沈的顧慮，夾攻着他的心胸，濕雨又纏繞着他的身體，他的身體火熱的在燃燒着。他有時在沈沈的失了知覺一般的酣睡，有時神經錯亂起來，在不住的說着嚶語。他的姑母時常守在他的身旁，臉上顯着無限隱憂的神色。她在不絕的爲他歎息，也在爲他飲泣。

少敏在床上臥了三天的病；帶着病態的天，也在沈沈的落了三天的微雨。空氣是非常沈悶的，吸進鼻中，彷彿將要塞住了鼻孔一樣。雨絲儘沈沈的下着，却異常的微弱，似乎沒有一點力量一般的隨意飄了下來。灰墨色的愁雲，沈寂的遮着青天，顯現出憂傷的神色。風也在不時的飄動；雨點常隨着飄風而傾斜。一種令人窒塞的氣息，纏繞在人的心頭，令人沈悶欲死。簷溜的聲音，似在沈沈的歎息。——沉沉的爲人類不幸的命運而歎息。

少敏在床上仰面臥着，姑母在聽着他短促的呼聲，和窗外沈沈的雨聲相應。她非常爲他擔憂。她的哥哥，只有這一綫血脈了，倘若他辭開了人世，她的哥哥的血嗣，便將從此而斷絕了。雖然她還有一個兄弟，還有兩三個姪兒，但是她對於阿弟的感情，不及對於哥哥的濃厚，她待少敏，也比其餘的姪兒好得幾倍。她愛少敏幼年時候的和順；她愛少敏幼年時候處女一般的優柔；她愛少敏平時肯聽從她的說話；她愛少敏時常肯和她親近待她係他的母親一樣，她愛少敏特有的聰穎的天資，和

他靈敏的腦筋；她也可憐他：可憐他早年失去了雙親；可憐他孤單單的獨自在家過着孤獨的生活；可憐他時常深藏着的憂鬱的心性；更可憐他處在這般四顧無人的環境中，前途還要生滿了荊棘。平時靜夜，她已常在爲他歎息，爲他下淚；現在他昏昏的臥病床上，更覺多添上了一層憂慮。她平日看見了少敏悲悲戚戚的悶坐時，她總以爲少敏是在想到了父母，想到了死去的父母而感到悲戚。在他病中說着嚶語時，她纔知道少敏在悲傷父母之外，還加上了另外的一重悲傷。他在昏沈中說着嚶語，時而哭他的母親，時而哭他的父親，時而又呼着松姑的名字，像在慰她，又像在怨她，他有時又要呼着玉佩，說是她害了他，又說是他害了她，模糊的語音中，又似在念着夢蕙。有時也在喊着紫石在諄諄的似乎是說到女人的故事。她現在才知道，少敏的心上，深深的刻上了父母的傷痕之外，還深深的刻上了愛情的傷痕。她的心頭，有點淒然，又有點惘然。她也要引起許多疑慮。少敏對松姑爲什麼要這樣念念不忘的懷想着。玉佩的風貌，玉佩的體態，

她覺得處處不在松姑之下；玉佩的性情雖不及松姑的柔和，却也比松姑豪爽而帶有婉轉的性質；而病在床上的少敏，在昏昏的嚶語中，似乎在念念不忘的追懷着松姑，令她不能索解。她聽見少敏在念着松姑，總有兩種思想在她的心中衝突着。少敏念着松姑，她覺得松姑沒有配給少敏，使少敏在這般傷心，追咎她自己不該這樣早早的許給南屏；她又覺得松姑既已出嫁，少敏在病中還在這般念着，有些不合常禮。她哀憐少敏，總覺松姑應該許給少敏，在他的前途，或許會得到一種好一點的結果。她又在寬恕她自己。覺得少敏的形相，有些要夭折的樣子，便覺松姑沒有許給少敏，還算是松姑的幸運。她固然很深切的哀憐少敏，爲了松姑這一層關係，愛憐少敏的心不及寬恕她自己的地方多。她這樣爲少敏悲愁，也爲自己而煩惱。

少敏昏昏的睡着。兩頰的顏色，罩上了晚霞似的淡紅。眼睛雖然閉着，眼球却在陷下的眶內，露出微突。鼻孔的兩旁的肌肉，在微微的扇動着。呼吸非常短縮而緊張。兩唇不定的在夢中噉着。喉頭

間時在放出嗚咽着似的氣息。兩手有時在無意識的動。兩足有時在墮落一層石級似的顫抖。

‘媽媽！……媽媽！……’少敏在沉睡中，先低低的喊了一聲，接着聲音放高起來，兩唇呶了幾下，便放聲荷荷大哭的哀號起來了。

‘韶兒！韶兒！姑媽在這裏，不要夢魘！韶兒！不要夢魘，姑媽在這裏。’姑母稍稍的移動了自己的坐位，坐近了少敏的身旁，用手輕輕的拍着少敏的肩膊；又去探探他的額角，無限的火熱，從他的額角傳到了她的手中。她歎一口氣。

‘媽媽！你看，松姑欺侮我。她同我到花園裏面去，把我獨自丟在那邊，她却拋開我走去了。媽媽！’少敏停了一回又喃喃的在說。

‘韶兒，不要夢魘。韶兒！’她又撫着他的肩膊。待他閉上肩時，又深深的歎了一口氣。‘這真怎麼好呢？這樣在病中夢中糾纏着，’她向自己說了一句，又在想着究竟用什麼法子，會使少敏截然的拋開松姑呢？她想叫他早點和玉佩結婚，結過婚以後的生活，或者會改變一點轉來，或者會拋開了松姑。

但她又想到了若勸他結婚，一定要遭他的拒絕的。她平時勸他結婚，他總是搖頭不語。若再多勸他幾句，他索性憤憤的走到自己的房中去閉門隱泣。這樣還有什麼法子去勸他呢？但是除了勸他結婚之外，又有什麼法子呢。她想。

‘夢蕙！夢蕙！只有你能夠知道我，只有你能夠了解我了！我是一個孤苦的人，夢蕙！你救救我……唉！玉佩！我負了你了！我不該……松姑，我也不該和夢蕙……玉佩呀！玉佩！我是沒有希望的了！……夢蕙，你要和玉佩……。’

姑母的心頭，弄得沒有頭緒。如果長此下去，少敏的病體，不是要絕望了嗎？啊！可憐的少敏！可憐她兄弟遺留下來唯一的兒子！竟然這樣昏沉，竟然這樣陷入了失望的絕境，她哥哥的一綫血脉，難道就永遠從此斬斷了嗎？少敏的病，爲什麼只有一天深似一天；爲什麼昏昏醉醉的囁語，儘管刺刺不休的說着；爲什麼在病中，在睡夢中拋不開他舊日的事呢！

‘姑媽，詔哥的病，現在的情形怎樣？’玉佩愁

容滿面的悄悄的走進房中，夢蕙隨在她的後面；姑媽想着病中的嚶語，非常的哀憐玉佩，眼中情不自禁的落下兩顆淚珠。玉佩和夢蕙，心中都含着無限的悲傷，顯現在面上。

玉佩寂寂的走近了牀前，姑母移動她的位置，退向少敏的足旁，扯一扯她自己的前襟，又抬頭看看病人，看看玉佩和夢蕙。玉佩坐下了床沿，左手去探着少敏的額角，又爲他那條薄被蓋上一點。夢蕙走到牀前，眼汪汪的望着少敏，看見玉佩的手放在少敏的額上，她微微的感着一種嫉妬；她非常縮束的伸手去，探着少敏的指頭，似乎有些不好意思的樣子。她覺得少敏的手指，異常燒熱，她的心頭，似乎有一種火力，從少敏的手指，傳了過來，使她在顫顫的不能自持。她惘然的退了回來，坐在靠壁的椅上，好像失去了知覺。

‘生平有恨同誰訴，付與唐衢一哭中。’少敏在夢中高聲念着他自己的詩句。他念詩的聲音。比平時顫動得許多，還帶有幾分悲咽。

‘唉！這樣沉迷的說着昏話，究竟怎樣好呢？’

玉佩戚戚于容的說。她把少敏身上的被推下一點；她覺得眼前的世界，已臨到了一片汪洋的大海。她的未來，若少敏不幸而不能痊愈，她將要感受到無盡的遺恨了！啊！黑暗的命運！

她輕輕的推着少敏的身體，輕輕的在喊着‘詔哥。’她想把他叫醒，或不致于這樣沉沉的在夢中說着囁語。她一手緊緊握住了少敏的手，一手在推。

‘啊！夢蕙呀！你救救……’少敏昏昏的在睡夢中被玉佩推着，他彷彿和夢蕙攜着手，在河邊緩步。河中的水，是蒼蒼的在隨風吹起微浪，蒼碧的青空，倒映在蒼碧水中，沉沉的和碧流的河底一樣；河底的青天，同時也在微波中蕩漾。河邊叢生着箐密的細竹，竹葉垂垂的倒下河面輕拂着。少敏和夢蕙同向竹叢走去，他和她正在討論些關於文學的各種問題。他說他對於文學，有時非常信仰，有時非常懷疑；他信仰文學是革命的利器，他相信革命的思想，在文學給與常人的影響和力量，比別種的影響更大；他相信文學是革命的先驅；文

學家就是革命家中之最有力量的。同時他懷疑文學，最使人喪志的東西，人如有迷入了文學，大半便要有趨到頹喪的傾向。因為文學家的思想比常人尖利，他們會把各種事實，實地的分割開來，使人看到，易感到無量的失望，他們正在滔滔談著，他失足墮入了水中，便這樣喊了起來。

夢蕙驟然聽到少敏在夢中喊着她的名字，心中異常的震蕩起來，臉上也在紅燒的發熱；她的前面。彷彿天地在急速的旋轉着，眼前的世界，另易了一種景象，房屋似乎都在搖動。姑母和玉佩的情形，她一點都不明白，她心想少敏為什麼從夢中要喊她的名字呢？她平時在羨慕少敏的心迹從沒有向少敏表白過；難道少敏會測度着他的心理，知道她在羨慕他嗎？難道她在羨慕少敏，少敏也在心中羨慕她嗎？要不然，為什麼會從夢中喊着她呢？她想起了少敏平常對他的態度，想起自己平常對少敏的態度，雖然是那般淡淡的，似乎都顯露出微微的相愛慕的痕迹，她覺得臉孔在沉沉的發昏；漸漸有點清醒轉來，看一看姑母和玉佩，臉孔有點紅

燒；看看床上的病人，已經醒轉來在和玉佩說罷了。她覺得非常沒趣，屈着肱枕在桌上。

‘你是和夢蕙同道進來的嗎？我在睡中彷彿是看見你兩人同道進來的。’少敏被玉佩推醒，知道自己失聲喊出了夢蕙，覺得有些對不住姑母和玉佩更有些對不住夢蕙，便故意推託着，說些遁詞。右手仍舊緊緊的握住玉佩的手，另外的一層意識，彷彿握住了夢蕙的手一樣。又舉眼望一望坐在椅上的夢蕙，夢蕙也正在舉頭看他；兩人的目光，在空中相遇，兩人的胸中，從那互視着的目光中透進了一層糾紛的情緒，游龍似的纏住了他們的心頭。

‘是的，我和夢蕙同道進來的’玉佩回答了一句，轉頭去看夢蕙，夢蕙的頭，已經枕在桌上。耳根似乎有點發赤。她又轉問少敏的病體，自覺若何。

‘我的病體，要緊是沒有什麼要緊的。只要身體退涼，我就可以說是沒有病了。你每天總要遠遠的從校中跑到這裏來看我，我深覺有些竊不起你。’

‘只要你的病好一點，我也可以安心些。生病最怕心思雜亂；心思能夠一致點，病體也會痊愈得快些。’玉佩從少敏夢中驚醒的語氣，知道少敏的心頭，一定深刻着夢蕙的影像，她這樣淡淡的勸他，心內覺得彷彿有許多不幸的事體，橫遮斷了他們兩人的希望，面上罩上了一層愁雲。

‘姑媽，有茶倒點我喝喝，涼一點最好。’少敏改過了說話的方向。他不肯繼續玉佩的話說下去。他一面怕要傷了玉佩的心，一面怕要使夢蕙無地自容；又有姑母監督在他的身旁，格外使他覺得有些不好意思。

少敏喝過了茶，姑母把茶杯接了過來，放在桌上。她又提一提茶壺，向茶壺的外面探一探，茶壺內已沒有多少茶盛在裏面，而且也覺得太冷了，她就提着茶壺走了出去。室內三人沈默着。各人在想着自己的心事。夢蕙覺得很無聊，在案上隨便拿出了一本吳梅村的詩集，任意翻到了一首陳圓圓曲，外貌在凝神靜志的看，却一句也看不進去；她自覺拿着書本。很沒有意思，若把書本挪了，也是沒有意

思，口內雖在下句不接上句的念着，腦裏留些甜美而奇妙的玄想。玉佩依舊重握少敏的手，她恨自己不是一種良導體，若能從她的手中，把少敏的熱氣傳過來，使少敏的熱減低下去，她也心願。她另外的一隻手有時在擻着額前的垂髮，有時放在床沿，有時扯着少敏的衣服，扯着他的袖口在把弄着。少敏的心內在發燒；故意蒙上了兩眼，從微開着的縫中；望着正在借名看書的夢蕙；夢蕙也不時從書角上，偷眼窺着少敏，兩人的心內，一樣的在那邊燃燒。玉佩的苦悶，一點點的在她心頭增加。她從那天把信交給了少敏，她的心也全個交給了他；現在他居然在夢中喊着夢蕙，她覺得自己的心，已經失了黏着的地方。她很想問明少敏對她心迹，又恐只能增加他的病，不敢啓口。他看看少敏的面色，已比昨日好看得許多，稍稍放寬了他的心。夢蕙的心中，也感着同樣的鬱悶。少敏握玉佩的手，覺得她的手指，有點抖動着。他想起玉佩這樣誠懇的待他，這樣真心的愛他，使他感到比玉佩更深的苦惱。玉佩不曉得松姑曾經和他發生過這層關係，自己肯

這樣誠心的待他已使他異常感動；他想把以往的事和玉佩說出，却又不敢遽然提起；他現在的心又這樣傾向着夢蕙，似乎太不應該；他很明瞭，如果他和夢蕙再深入一層，只能增加他深一層的苦惱；更有些對玉佩不住。一方承受了玉佩的愛情，一方却又把自己的愛情，向另一方面不該輸送的地方去輸送，更使玉佩再陷入了——層難堪的境地，同時使夢蕙和他自己也陷入了難堪的境地，這是最使他躊躇不安的地方。他又似乎和夢蕙已經同陷入了不可拔的深坑；夢蕙和他也正有同樣的感覺。三人都同在祝禱命運，拯救他們未來的不幸。

第十三章

少敏的病，已漸次痊愈。精神却仍舊很頹喪，體格也非常的瘦弱，若獨立在風前，差不多要被風吹去的樣子。他時常拿着一本詩集來消悶。

他然接到故鄉舊友的一封信，他又想回到家中去走一走。自慕春到F縣姑母家住着以來，匆匆的過了一個多月了。光陰匆匆的繞着他的指頭似的一匝一匝脫了出去，人事的變遷，又繞着他的胸

瞳似的一匝一匝的緊起來。他離父母的坟前，已有一個多月沒有去低徊展拜過了。接到了朋友的信，想到了死去的父母，他整日的感額不語，徬徨惆悵。他對姑母說，想在近幾天內回到家中。姑母也不去贊助他，也不去阻止他。她只淡淡的說他要回去，也得再調養幾天；家中橫顧沒有要緊的大事在這裏再住幾日也好，他自己也覺得病後的身體，非常薄弱，途中非常累人；回到家中，沒人照顧他，只好再延幾日。

他在這最後留在F縣的幾天，心中很有些焦急。每天總是在癡癡的想着，這一個多月的生活，又是夢一般的過去了。一月來的結果，使他更現出消沉。他每每對着自己的人影默坐，自分終身只伴着清寂的人影過活了。他有時停立於院中，呆呆的仰視着天際飄泊的浮雲，心也逐著浮雲在飄飄而飛蕩；浮雲的聚散不常，很有點像他的身世，他有時也目送着飛鳥，他便魂魄逐鳥而飛，他彷彿隨着飛鳥，回到他的故鄉；彷彿已悽悽的立在父母坟前，想起父母只留着他孑然的一身，一身又是飄然

如寄，不期然的低首歎息。啊！他的故鄉，他父母遺骨所在的故鄉！他不久就要回去，不久也就要永別了。

他冥冥的想着，父母的身世是這般淒涼；舅父死過以後，母親沒有了至親的人，接着半個月的工夫也就死了！父親呢，說是有兄弟，却如自己的冤仇，莫說骨肉相附，幾手有抽骨食肉的傾向；他的姑母和他父親是說得來的，又遠嫁到百里以外的地方。現在他已死了三年了！地下的肉體，早已化爲腐泥；枯骨怕也要成爲植物的營養料了！他父母的身世是這般淒涼！

他也想起自己，比父母又要淒涼得多了。母親還有親手撫養成人的弟弟；父親還有遠嫁的妹妹；他自己呢？他沒有兄弟，他也沒有姊妹。他只有他自己的孑然一身罷了！一身之外，還有他自己的人影，算是他最好的伴侶，一刻不離的隨着他，也將永遠的追隨着他了！一身之外，有自己的人影，而自己的人影之外，又能有什麼，能有什麼呢！只有呼出的氣息，到冬天還能凝結在他的眼前罷了！可

憐無依的他，可憐他孑然一身的，只有人影做他的伴侶！

紫壁山上的孤塔，現在依然在他的故鄉靜立着；倒翠橋下的雙澗，現在依然在他的故鄉迴繞着。他的心雖不時在伴着孤立的塔影顯出同樣的蒼茫；雖不時逐縈迴的流水而在感情的漩渦中打繞；而他的身體和塔影，流水，終究是隔絕在百里以外的地方了！他想到故鄉的山水，想到了倒翠橋的風景，一層往事，又浮現上他的心頭，他又感到了無限的苦楚。

是兩年前的事體，父親死後的次年，那時姑母還在他的家中。春天的下午，久雨後的新晴，他獨自走出了北門，在紆曲的石路上曲折的行着。他的頭部，只感到了茫然木然，分不出悲哀和喜樂的心緒，他走過了一個涼亭他回身看看亭上寫着，“雲山萬疊”四個不甚整齊的字。他走過了春雪岩走過了矮石嶺，走上了倒翠橋，在倒翠橋的西面，建立着一座大寺院。他在倒翠橋沉沉的蹲着。兩旁的大樹，夾着小小的溪流，變成了異常陰沉的色彩，

變成了異常莊嚴的形相。春日新漲的溪水，在山石間跳躍的行走。橋的一側，是雙澗匯合的地方，西山下來的小澗被石塊所阻，濺起了幾支白沫，汎起了一個洄漩。片片山間的落花，在水面飄飄的逐水漂流着。在洄漩的地方，輕輕的向上一汎，花片又隨流水而下。他在這莊嚴的靜境中，出神的坐了許久，好像失去了知覺。

一聲沉遠的鐘聲，悠然的從寺院中傳了出來。他的心在猛然的一跳，悲哀的情緒，立時攻上了他的胸懷。他捧住了頭，在倒翠橋上嗚嗚的啜泣。寺中的鐘聲，彷彿誘他墮入了深深的陷阱裏面。他驟然得到了一種新的濃厚的感覺。他立了起來，悲悲戚戚的走上了澄碧潭邊。他在路上，慢慢的走到潭邊，想去投身水中；水底的寒氣逼人，使他在顫顫股慄。自殺的濃愁，已消滅了去，只有蹲在潭邊，正如失去知覺一樣，呆呆如一尊石像。忘却了悲哀，忘却了喜樂，忘却了已死的父母，也忘却了自己的身體。等到山中的歸樵，走過澄碧潭，看見他佇立的情形，高聲呼他，他纔喚回已失的知覺。

他現在重想起那時的情形，似乎有點後悔，後悔他不應該爲了水氣的寒冽冰結了自己的勇氣。當時若能果決一點，現在用不着更受痛苦，更尋煩惱了！而痛苦和煩惱，依舊緊緊的纏住了他；他只付之一歎，只好付之後悔！

——春蠶到死絲方盡，蜡炬成灰淚始乾！他念着李商隱的兩句詩，心頭又浮起一個不易解決的疑問。爲什麼人類定要像春蠶一樣作繭自縛呢？爲什麼人類定要讓感情把自己焚燒而死呢？他想着，他異常的悲痛而苦悶。他自己相信已經從松姑的關頭，跳了出來；而夢蕙介在他和玉佩兩人中間的難關，又似乎已在那邊建築重垣。他想自己和玉佩的結果已經判定是悲劇的結果了的；介在兩人中間的重垣，也只好讓牠建築起來了。

他近來對於玉佩的情感，有時是非常濃烈，有時却淡然若忘的樣子。他想到了玉佩，心中總要非常惆悵；玉佩待他愈加親密，他愈覺對她不起，心緒也愈加紊亂。玉佩當沒有人旁時，總緊緊的坐在他的身旁，神色非常可憐。她近幾天來的態度，

愈要增人憐憫的樣子。她完全是一隻可憐的馴羊，剪剪疑視的雙眸，含滿了一腔衰意。他心內非常明白：她是已經知道他們兩人中間的隔膜了的。她會悄悄的他計劃他們兩人日後的生活，他覺得她的言語，無處不使他傷心。他滿腔的心事，彷彿是氳氳在腹內的浮雲，她的說話使他尋到了一絲空隙，便要向外盡量的騰發出來。玉佩和他說話時，他時常專心的聽着，自己却不加一點另外的意見，只是惘然的向她點頭；他總覺自己的心，已經分裂，已經沒有領受玉佩赤心相愛的資格了。他也時常對玉佩說，他的生命，已如飄下枝頭的飛花，再也沒一綫生機；她雖在他的心底，盡力用她自己的心血，去培壅，灌溉，而他也沒有享受的特權了。

近幾天玉佩來看他的時候，夢蕙和她同道而來。他默默的觀察着她們的神色，形跡雖一天一天的接近，神色却是一天一天的隔絕。從人類的眼睛，是最能窺探出人類的心思來的。他覺得玉佩是非常踉蹌，夢蕙非常的幽悒。玉佩如雨後的梨花時常帶着一副慘淡的神氣；夢蕙如潤底的伏流，

有萬千難語的情懷，壅塞在自己的心頭，不能向外界盡量的剖白。玉佩平常總是凝視在他的身上，彷彿似在探索他的祕密，又彷彿在爲他的病後的羸弱，担着無窮憂慮。夢蕙的目光，若不是仰視着天花板，便俯看地面的裂紋；她常有微微的歎息，從她的心底透露出來，使少敏和玉佩都要注目視她。

他若是繼續住在這裏，總覺有無限不幸的命運，在接踵的追在他的後跟。這重重的不幸，不僅使他自己一人深深的墮入陷阱中，玉佩的受累，也是當然的結果。他所深慮的是無辜受累的夢蕙；他覺得拋不開她，而使她因他的關係而同時陷落，他心中總有些不忍。但是他若再繼續在此間居住，勢必要和她同遭不幸。他又不能決然的離開，他很想姑母來留住他，又怕姑母要堅決的留住他，他總覺留在這裏不好，離開這裏，也是同樣的不好。離開了這裏而回到家中，便要獨自過着孤獨的生活；驟然要重過孤獨的生活，怎能忍耐得住呢。他有些不忍離開玉佩，更有些不忍離開夢蕙。他若驟然的

離開她們，將要使他增加了幾許難堪呢？他要怎樣的懸念着她們，她們又將怎樣的懸念着他呢？但是他終究是不能不回到家中；到家中去重過他孤獨的生活！

姑母從他的病中，知道了他的祕密以後，不住的在籌畫着，在想救出他的計策，她認定除了叫他早點和玉佩結婚以外，再沒有更好的方法了。她整夜的在腹內計算，怎樣纔能使少敏服從她的號令呢？她想除了強迫，再無完善的方法了。她很想叫少敏和玉佩就在她的家中結婚，今年的暑假，在少敏出外以前，先結了婚，使她自己少了一件心事，少敏也可以不再獨自在自悲自苦了。她從前也很知道松姑和少敏愛好的情形的；她却沒有料到他們這樣的一往情深，她只當他們是兒童常有的態度。現在她已發見了這一道裂痕，若不從速補綴，將來不幸而破裂，她將怎樣對得住地下的兄嫂呢？

少敏看見姑母深思的情形，看姑母近日對他的說語，逐漸的減少，他很能探察出姑母心緒的傾

向。他見着姑母自己總覺得有些臉紅；他病中的囁語，他自己也能略略的記憶起來。雖然他心地非常清白，總覺有許多對姑母不住的樣子。他愈覺對姑母不起，愈想到了自己已死的父母；啊！若是父母還好好的生存着，他何致于這樣飄泊無依，何致于這樣的頹喪而不能自解呢？他只有自己隱忍的藏在胸頭，又不敢向姑母說明，求她的饒恕。他決定離開姑母的家中減少了胸中的苦痛。玉佩呀！夢蕙呀！今生要同你們作第一次的別離了！

第十四章

少敏決定再過三天後離開了姑母的家中。那日的下午，玉佩獨自從校中來看他，他有十來日沒有出過門，便和玉佩同到縣城後面的山上去閒走。

時候已經將近端午了。豔陽的光綫，已有刺人的強熱。狹隘的 F 縣的街道，兩旁滿堆着山似的拉圾，日光澄澄的蒸晒着，濃厚的濊氣，強烈的刺入了人類的嗅覺。玉佩在前面走着，手中拿着一條印上紅花的手巾，掩住了她的鼻孔。少敏病後孱弱的身體，敵不住濊氣的襲擊，頭部微微的有點昏眩；他

也拿着一條玉佩給他的縫着淡綠絲綫的手巾，掩住了鼻孔，跟在玉佩的背後緩步。那條手巾的角上，繡着幾個紅色的英文字。日下的影字，和身體同樣瘦削。

他們走到了山脚，從別巷中傳來了一片輕妙的歌聲；聲音非常清脆。他們兩人，同時旋轉頭去；一羣淡青布衫碧綉裙子的女學生，已經跟在後面上來了。那面色紫紅的是玉佩同班的同學。她抬頭看見玉佩，玉佩也剛看見了她，彼此點頭招呼了一聲。她們很急促的走上了他兩人的前面。她們猜度在玉佩背後的男子一定就是平常說起的玉佩的未婚夫。她們在學校的校刊上，曾經看見兩篇轉載別報的少敏的文章；她們知道玉佩每日從校中出來，是去看她作客在F縣的未婚夫的。她們走過了少敏的身旁，一個個都俯着頭心中有點覺得緊張；走過少敏前面後，各人都回頭看看少敏，又微微的對玉佩展開了紅唇輕笑。旋轉去時，相互的交頭耳語，輕輕的笑聲，傳到了他兩人的耳裏；他兩人也互視了一下。清脆的歌聲，又在前面發出來了。

臥床幾日的少敏，今天走上了矮山，兩腳感到了一點酸軟，心中却非常的開曠。鬱積起來的苦悶，已被蒼蒼的天風，吹散在空間了。他們走過蝴蝶岩，裏面傳出了清晰的笑聲，他們知道剛總的一羣女子，已在裏面佔去了他們的逗留的地方了。他們緩緩的又走上去，走到了若虛庵的門口；石榴花在豔陽光下，放射着鮮紅的光彩。他們走進了庵中，老尼正在堂中焚香誦經。

少敏坐蒲團上面，偶然想起了蘇曼殊的‘蒲團坐耐三更冷，香火重生劫後灰’的兩句詩，口內在微微的念着。木魚清磬的靜寂生涯，又在攪起他心內的思潮。他向玉佩看了一眼，歎了一口氣，心中愴然的想到了玉佩，很有點像曼殊的表妹靜子。他默想着曼殊寫他自己身世的斷鴻零鴈記中的事實，很有點使他感動。又俛着頭歎了一口氣。玉佩正去翻着老尼的經簿。

‘玉佩，……’他輕輕的叫了一聲，沒有繼續下面的說話。玉佩閉上了經簿，走過來坐在他的身旁，傾耳聽他，他却依舊沒有說話。玉佩覺得很奇

怪，她不知他心內又想了什麼，這樣向她裝出欲語不語的神氣。

‘你喊我作什麼？’玉佩右手向地上拾起了一根麥桿，在手內不住的轉着。

‘你覺得僧寺尼庵的生活如何？我很想過着僧侶的生活呢；做人沒意味！’

玉佩有些茫然，似乎捉不到他腹內究竟懷着什麼感想。她平日想在茅庵中終老的心思，也時常在腦裏糾纏着的。今天的心中，却沒有起過這層思想。少敏驟然的向她說起，使她不知怎樣回答他纔好。她覺得少敏說話時的神氣，似乎有點推遠她的樣子，她又網上一層沉鬱難宣的悲哀。

‘茅庵的生活，終究比塵世的生活清靜些。在塵世生活着，真有些沾染了塵俗的污點。唉！若不是我的一點塵心未淨，我到也很願意斬斷六根，隱居庵內，晨夕翻着經頁，到比悶悶的過了一生，還要快活得許多。唉！六塵不淨，六根未斷，人類的生活真苦着呢！’玉佩若即若離的話，包含着她說不出的幽怨。她似乎有點哀憐自己的癡愚，又似乎在含怨

少敏。她不願少敏淡淡的隔絕着她的愛情，而少敏對她，她近來已發覺出無數隔絕着的堅厚的高牆。

她很細心的想偵探出少敏心頭的秘密。她有時覺得少敏待她，雖然是淡淡的，却儘有一往情深的樣子；少敏若向她說些含情的話，她反覺得少敏是在籠絡她，要為命運而傷心。今天半為少敏含愁，半怨自己的身世。

‘玉佩，……’少敏靜默後，又這樣欲語不語的喊了一句。抬頭看着棟樑。

‘什麼？今天說話的神色，都有點變更了呢？’玉佩的疑慮，漸漸了深厚起來。

‘我要回到家中一走，過了端午，就到上海去了。你決定同去嗎？你父母若知道你，一定要來阻止，姑母怕也不肯放你和我同走呢？我很疑慮着，有點放心不下呢。究竟怎樣辦纔好，我總想不出法子來。’少敏手抵着下顎，蹙着眉頭。

‘要去就去，何必告訴他們呢？告訴他們，一定是很麻煩的，怕還要去不成。’玉佩很想要哭，又覺哭

起來，總有些不好意思。牙齒咬着下唇，胸頭包藏着的苦悶，也咬定了讓牠在胸內盤結。她似乎有些變態了的樣子，很想割下了自己的指頭，可以使心中的苦悶減少了些。她這樣想，她的指頭便在無意識的動着。

少敏又呆呆的坐着，玉佩的答話，彷彿沒有傳進他的耳朵。他的右股，儘管在自動的抖動。眼光沒有地方可以注視的樣子，看着手內的手巾；喉內在無聲的數着自己呼吸的次數；手指在膝上，彷彿在連寫着‘怎好’二字的字樣。

‘玉佩’他沉默了一會，又叫着她。‘我想讓我先去，你隨後出來，最好。’

‘這怎麼辦呢？若不同道出去，怕沒有出去的日子了。家中固然不許動身，路上又要不便，怎麼辦呢？’玉佩的眼，水汪汪的注在地上，全像一隻失了依恃的羔羊。少敏轉頭看着她，同情和憐憫的心，悠然的發生出來，他的鼻息有些短促起來似的。她如墮入了茫茫的獄底，失了自己的心。

‘那麼，同道去吧。姑母的意思，想叫我們在暑

假結婚呢。真是討厭的事！’

‘什麼？結婚？你的意思怎樣呢？’玉佩的心臟，又微微的跳蕩起來，彷彿不幸的命運？已經和利刃一樣的架在她的頸上，只有覺得一種發噤的情緒。

‘我覺得很討厭。我現在還沒有想到我們要結婚的事體呢。姑母似乎很決心的樣子，一定要用她強迫的手段。我們將怎樣去抵抗她呢？真討厭！我們的年紀，還沒有結婚的必要；自己的生活，現在那裏可以決定得下呢！’

‘我也這樣想。我現在很不願意結婚。如果你……’玉佩又起了一陣顫動。她覺得少敏的話內，還含有一種言外的特別用意。她有點恨夢蕙的意思。

老尼端着兩杯茶進來，兩人打斷了話頭。少敏和老尼談了一會。他們知道老尼也是經過一洶風波的。隱約的語氣中，他們知道老尼和自己的阿姑不睦，阿姑挑撥她的母親，母親強迫她的丈夫離異了她；夫妻本來是很親愛的，敵不過母親的壓力，

只得硬着心腸離開了。離開了以後，她就出了家，在這裏已有三十多年了。他們兩人，很爲她悲傷，也想到了自己的運命。

他們聽了老尼的許多說話，各人心中，有許多爽然自失的樣子。他們覺得還不如老尼那樣的有一種信仰，和斷絕俗念。老尼說她晨夕誦經；很可以消除各種不經的念頭。她不願來生有什麼好好的報應，但願能懺除得今生未了的餘孽。他們覺得自己的四周，有重重的孽障重重的包圍着。

夕陽已將沉溺在西山頂上了。天半的晚霞，遮掩在青碧的天外，好像染上了幾片鮮艷的血跡。遙望東方，有幾朵浮雲已染上了深紫色的色彩。沈默的天空，顏色是深藍的；瞪眼耽視了許久，似乎要飛去的樣子。少敏和玉佩從若虛庵出來，兩人的心底，各人懷着異樣的感念。看看天際的彩霞，看看光芒逼眼的夕陽，看看陽光微微籠罩着的四圍的景物，更增些無謂的感慨。他們在途中決定了他們的後事。玉佩決定和少敏同到上海。

三天以後的清晨，少敏已將動身了。玉佩前夜

宿在姑母的家中，她和少敏對泣了許久，少敏把過去和松姑的關係，全盤的告訴了她，她纔知道她自己的命運完全是受了人家的搬弄。她諒解了少敏的一片苦衷，更覺得兩人的命運，多添上了一層闊淡深沉的色彩。她全夜轉側着，不能熟睡。

來送少敏回家的，除姑母，玉佩，允琨外，南屏家中的三人，也絕早的走到姑母的家中。玉佩看見了松姑，有一種憤然的樣子，她恨松姑不該這樣決絕的使少敏陷入難堪的境地。更不該把她牽入了深深的漩渦；她又有點憐憫松姑，覺得松姑是在命運下輾轉着，失去了自由的意志，不知底蘊的南屏濛在一層厚幕裏面似的，她更覺爲他憐惜，憐惜和她以前一樣的不知自己的不幸深深的藏在幕裏。她似乎已到了海闊天空的境地，心中毫無芥蒂着了。

少敏走出了大門，一步一回頭的望着送客的人。他眼中包着兩支眼淚。姑母也是眼眶紅紅的在囑咐他，叫他回到家中，依舊要好好的保養自己。獨自一人住着，更不要自己悲傷。玉佩只是呆呆的

不知說什麼話纔好；松姑也感着舊日的情懷，心頭爲之悵悵。夢蕙勉強想叫少敏仍舊回到 F 縣來住，却總不敢像心中所想說的話一樣的直說出來。只有南屏，雖在爲少敏發愁，心緒却還沒有紊亂。

少敏的背影看不見了。各人的心頭都異常悽慘，前後歎了幾口氣。玉佩回校中，臥在床上哭着了。

原书空白页

飄泊的雲

(一)

淙兒：

你離家到今已有三個多月了。除了收到你的一張簡短的明信片以外，便沒有你的片紙隻字呈現在我的眼前，你知道你母親的心是怎樣的懸念着你呀！

淙兒！你離家的時候，池中還結着幾片薄薄的冰塊；現在却蓋滿了綠色的浮萍了。我常牽着你的小妹妹坐在池岸，俯看着池內的萍葉，便不禁悽然

淚下。淙兒！總是我們的家運不好，累得你這樣小小的年紀，在外面奔波糊口，到不如池中的浮萍，還能聚集在一塊！

我也知道，我不該拿繁雜瑣碎的家事來縈繞你的旅懷。近日家中的瑣事，真是愈趨愈繁；家中的境況也的愈趨愈下。我無日不在愁苦中過日子；家中除了典押以外，幾乎不能維持一日的生活了。你父親失業兩年。在外飄零，舉債度日，言之令人淒然！而且家中的用度，一點也不能修省：每日飯和菜，你的敏弟的學費和書費，你的妹妹的衣服，那一件事是可以省略得的了呢？淙兒，我的心被家事擾得如亂絲一般的，何時終能有清理的希望呢。

你的敏弟雖然已入了中學，還和在小學的時候一樣；有時還不如小學時代的有好勝心了。校中平日上課的時候是八點鐘，他却一定要到八點半鐘纔能起床，第一時的功課幾乎沒有一日能夠趕得到！下午四點鐘下課以後，又不肯即刻回家；等他回家的時候，總是夕陽已經退隱在西山的後面，晚炊的烟火，和夜神的黑網，同時籠罩着大地了。吃

過晚飯，又不肯好好的在家念書；不是和一羣無賴的孩子，在街上追逐取樂，便是隨着幾個校中的同學到四處去冶游。我幾次對他下懇切的勸戒，又幾次用嚴厲的手段對付他，都沒有一絲絲的效果。淙兒，我們把口氣噓在粉壁的外面，尚能有些潮潤的溼氣；可是你的敏弟的心，比那巍巍的粉壁，還要頑冥不靈了！他讀書既然這樣怠惰，而衣食又不肯受苦。今日嫌長衫太舊；明日又要嫌小菜不合口；無時無刻不來和我作難。淙兒，我們既受盡了外人的虐待，而家中的子弟又是這般無賴，教我多難堪呀！我有恨只能深深的藏在腹內，有淚只能向肚皮裏倒流！我那裏還有在人前說話的勇氣呢！

現代貧苦子弟，真沒有讀書的福分了！你的敏弟，讀書雖是這般懶惰，而校中的學費和書籍費却不能減少分文。校長 K 先生是你父親的老友；你父親未出外的時候，曾把你的敏弟托他照料一切。可是對於你的敏弟的曠課和遲到，他一聲也不會叱斥過；學費呢，差不多一個星期總要索過十來次。淙兒！貧窮的人真不是人喲！K 先生對於你敏弟的學

費索得這般吃緊；而省議員 P 某的姪兒，縣視學 C 某的兒子，兩人的學費都和我們一樣的沒有付清，K 先生對於他兩人却不敢說半個不是；而且提也未曾提起過一次。勢力的懸殊，貧富的不同，多教人難受喲！我曾經託你舅父向他說過，說遲早學費總要該他的。他的答語真要令人氣極而暈了。淙兒！他對你的舅父說：我們既沒有供給敏弟讀書的經費，就不該送他到學校去讀書。既然要送到校中讀書，學費當然不可遲緩的；如果隔了兩星期再不送來，就要停止上課。他還要說這是因為你父親是他的好友，所以特別從優看待；不然，早就不準上課了。淙兒！總是你的父親沒用，不能做強盜打劫，不能向人家諂求，更不能用剋毒的手段，把人家的錢財田地，撈到自己家中；只能靠自己的工作，拿幾個清白的薪支，可是還不夠家中的供給；如今失業兩年，更有何話可說！

你的伯父雖則不像從前那樣鬧得天翻地覆；但是他那副兇惡的臉孔總是令人難堪。尤其令我難堪的還是你的伯母；她的刻毒直和她的年齡同

長；近日真成了一匹牝獅一般的橫暴；和你的伯父比起來，可說是青出于藍而勝於藍了！每日不是指天指地的咒罵，便是雷鳴獅吼的斥喝。板着一副古怪而淡青的臉色，蒼白的兩唇，不用力的鼓動着，時常走到我們家中的門口喃喃的說些不堪入耳的話。我不去睬她，她偏要提高嗓子令我聽得清楚一些。淙兒！石縫中的小蟹，愈是躲避，愈要遭人愚弄，上帝造人真未免太不公平了呀！有一天她家中一隻白色的小鷄不見了，她便暗罵明咒說是我們給她藏起來；後來把牠找着了，又要說是我們受不起她的話，纔偷偷的放出還她。淙兒！像這一類的事，我真不知嘔過幾次氣了。還有一次你的小妹妹拿着一個皮球在階上拍着，——這是你的舅父送給她的——她的三兒走來了，硬要把你妹妹的皮球奪去玩，累得你妹妹哭了起來，他又要不許你的妹妹在石階上站着，我把你的妹妹喚到了自己的房中，不放她出去。誰知她那三兒跑去告訴她；她不說自己的兒子不是，到也罷了；反而帶罵帶說的說是你的妹妹的不是，又要毀謗起我來。淙兒！人真是

獸類不如的了！

還有你那自高自傲的叔父和他的不可一世的妻子，真是盛氣凌人。他總算東奔西走，弄到了一個縣議會的議長，已經替祖宗爭了不少的光榮了。可是祖宗的心要是和我一樣，定不許這種‘暮夜乞憐’‘白晝驕人’的子孫，附在他的塋壙；我寧可絕了後，享不到血食的祭祀，不願有這樣無恥的人，到我坟前摹拜！淙兒！你想，他那種卑劣的行爲，誰不知道。他未得到議長以前，用錢託省議員 P 君向縣署奔走，又託人向投票的人要求。他得到議長以後，一面還要奉承省議員，一面却要倚勢凌人；他倚侍可以出入衙門，便盡氣力去搜括鄉愚的錢財。他的妻子也抱着夫貴妻榮的氣概來凌辱隣右。淙兒！不幸卑弱如我們的家庭，便更看不上她的頭眼了。淙兒！只要是人無論誰總要忘恩負義的。我們的祖母在時，他也曾受過我們祖母不少的好處。他的母親死得非常早；他的繼母待他非常苛刻。他的衣食有不周的地方，總是我們的祖母照顧他的。可是現在呢，他不僅不能記得待他的好處，還要負辱起我

們了。你的伯父和你的父親不和睦，大半是他與波作浪的。他訕笑你的父親沒用；他訕笑我們的家境一日不如一日；他訕笑我們以典押度日；他訕笑我們連敏弟的學費都付不起；他更訕笑你這樣在外飄零，結果不過和你的父親一樣。淙兒！我們忍垢負辱，已到極點了！可是我們只有吞聲飲泣，何敢向人前重說一句話呢！淙兒！你母親不知何日纔有揚眉吐氣的日子呀！

祖母的死期，到現在已有六整年了！棺木依然停殮在荒園的一角；結在棺木外面的磚石，已長滿了灰黑色的苔衣；荒草在蓋着的瓦上隨風而飄動。清明那日我帶了的你敏弟和妹妹到園中去祭掃，不禁令我引起今昔盛衰之感！我坐在棺木的旁邊，足足哭了半點鐘。淙兒！我雖只有四十多歲的中年人，現在已深深的領受着暮年的悲哀了。淙兒！風前的燭光，日下的餘霜，是沒有多久的生命和毅力的呀！

寫得疲倦了，下次再說。 你的母親字



沒有一定住址的淙鳴，今日在友人 C 君家中接到了一封母親寄給他的掛號信，坐在 C 君書室的桌旁，反覆的誦讀着；不時用手擦着頭上蓬着的亂髮。他一面在喃喃的念着，一面在重憶他離家的日期。他是在二月二十一號那天動身的，自離家到今日足有三個半月了。他想起了離家那天母親啜泣的情形，他便彷彿看見他的母親。他的母親雖然還在中年，確乎帶有衰老的徵象了。額上密疊着許多縐紋，稠密得和簷前的蛛網一樣；頭上已間幾條雪白的頭髮；啓口說話時，便可以看見她的牙齒已經脫落如冬日的木葉一樣了；微笑的容顏在她的臉上是很不容易看見的；她的平時的臉色，老是罩着無窮的疲倦和抑鬱；素來孱弱易病的身體，加上每天迫着不能不去作事的勞苦，累得她的身體一天衰弱一天了。他的母親本來出自名門，不耐勞苦的，如今受了環境的牽制，不能不耐勞苦，她的心中更增了無限悲痛。他默想了一會，又呆呆的出了一會神；把信箋摺好，依舊放在信封的裏面，順手把牠插入袋中，茫茫然的站起來，在室內無聊的

踱着，脚步的聲音，衝破了一片沉寂。

C君走進來了。他看了看淙鳴，便坐在靠着旁
面窗口的一把藤椅上。他開口向淙鳴問道：

‘淙鳴，那封掛號信，是你的家信吧？’

‘是的。是我母親寄來的。’

‘說的什麼事？可以讓我知道的麼？’

‘沒有什麼。你拿去看吧！’淙鳴順手把袋中的
信拿出來拋給C君。

C君在看着淙鳴的掛號信，淙鳴依舊很無聊
的來回踱着。室內的空氣，異常的岑寂和窒塞；只
有壁上的鐘聲和淙鳴的履聲，相互應和着。

C君把看完了的信交還淙鳴，站起來靠着窗
口向天空閒看了一回，這時已是下午四點鐘了。初
夏的太陽，還沒有十分酷熱，光芒射在對面的牆壁
上，却足以令人感到許多熱意；階前的綠草，也反
射出綠油油的光線；微風蕩過時，草尖便輕輕地向
左面或是右面點頭。天際沒有一片淡薄的浮雲，蔚
藍的顏色，和風平浪靜時的海水一樣的令人沉思。
有三隻翩翩的粉蝶，在草瓣上相互的撲着。C君又

轉過頭向淙鳴說：

‘淙鳴！我想世界上只要有人類便有罪惡，而家庭尤其是罪惡薈萃的地方！你的父親和你的伯父以前不是很和睦的嗎？我平常聽見故鄉的人們說：唐家的兄弟，纔是真正的難兄難弟呢！他們兩人非但不爭長執短，爭東奪西；而且兄弟兩人還能互相慰安，互相體諒；家庭的幸福，真被他們佔盡了。淙鳴！你看，如今你的父親和你的伯父竟成了慕生的路人了！而且成爲怨恨的仇敵了！這事真是難爲了你的母親！你母親是多麼和易可親呀！我前年到你家中時，我覺得她真是一個和平的天使。現在却要迫着她這樣受苦，真未免太令她難堪了。怎麼你不多寫幾封信去安慰她懸懸不安的心呢？’

‘我又沒有錢可以寄到家中；寄去幾封空空的信給她，依然只是教她失望，也沒有什麼用處！’淙鳴悽然的說了，接着深深的嘆了一口氣。

‘寄錢固然是要緊的事；你現在沒有錢可以寄到家中，我也是知道的。但是你因爲沒錢可以寄到家中，索性連信都不肯寄去，這却如何使得。你的

母親接不到你的信，比接不得到你的錢更爲難堪而失望呢！我知道她思念着你的心比她的生命還要關切；太陽的光線，沒有她思念你的心那樣的熱烈；柔和的微風，沒有她思念你的心那樣的纏綿。淙鳴，我相信她渴望着你的信，和在沙漠中竟日行走着的人的渴望飲水一樣的急迫。『寄信給她是你的第一件急務；寄錢到還不是那樣緊急的事呢。』C君望着淙鳴這樣說。淙鳴這時已坐在以前坐過的那把椅上，手內執着一支鉛筆，側着頭在紙上無聊的畫了幾個圈，又寫了幾個無意識的字。

『你的話當然不錯。我自己也幾次想寫信給我的母親；可是我一執起筆來，便把我寫信的勇氣壓迫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我的思想和亂絲一樣的糾紛；我的生活，像放在斷頭機上一樣的苦痛；我的行蹤，又像浮雲一樣的不定，我要是寫信給她，我真無從下手。我若把現狀告訴她，除增加了她悲愁以外，沒有什麼可以使她快樂。若不把我的現狀告訴她，教我從何處說起？而且沒有錢寄到家中，也是很難堪的事。……』

兩人又沉默着了。C君抬頭看着淙鳴的臉上，見他的雙目，充滿了兩顆淚珠；眼眶漸漸微紅起來。

在兩人沉默着的中間，淙鳴不聲不響的走出去了。C君也沒有留他。

(二)

淙鳴的故鄉是在 T 縣的靈峯山下。從靈峯山上流下來的一支小小的秀汾溪，溪畔有一所殘餘的古屋，和一片曾經火災的荒坦，便是淙鳴的住宅了。

赫赫的唐家，是 T 縣數一數二的望族；淙鳴的曾祖父更是縣中有名的富翁。距現在七十多年以前，T 縣遭了絕大的旱災；貧苦的人們，窮到連菜根都沒得吃了。淙鳴的曾祖父，把自己倉中的積穀，拿出來散給遠近的貧民。他又怕鄰近的人不肯到他家中來領米，他便招了許多工人，到附近的地方，搬運許多龐大的岩石，堆積在自己的園中，造成一座小小的假山。後來他又從各處運來異樣的花木種在園內；這一段奇異的工程，造成了 T 縣著名的懋園。

淙鳴幼小的時候，他家中雖沒有他曾祖父那時候的富裕，也沒有像現在一般的凋落。他在幼年期也曾享過許多幸福和快樂。

淡蕩的春風帶着各種花的香氣，吹到秀汾溪上了。慰園的牆外，沿着秀汾溪的一帶沙灘，長着深綠的竹林，和幾株不知名的雜樹；竹葉和樹葉沐浴在春風中更覺得肥嫩可愛；金黃色的太陽，從稠密的葉縫中透下來，在沙灘上留着許多大小不等的蛋圓式小影。風神在梢頭跳舞着的時候，那些蛋圓式的小影便攪亂了，像溪流吹起的魚鱗也似的波浪一樣的輕盈。鎮日在竹林裏喧鬧的小雀，穿梭似的從這枝竹梢跳躍到那枝。溪中的流水，淒淒潺潺的在淺聲低唱，風掃竹葉的清脆的聲音和小雀兒的睚睚的鳴聲，在合奏着自然的交響樂。在竹林內經行時，更可以聞到從慰園散出來的百花的香氣。慰園牆內的空氣和牆外的空氣，呈現着異樣的氣味；牆外的竹林表現出無限的平和，而牆內的山石與花草中間，更可以使人得着慰安。假山的岩石，長滿了蒼苔；山腳和石縫都生着各種雜草；階

前細瓣的小草，綠茵似的平鋪着；小小的草花不知如何却惹了蛺蝶的注意，翩翩的在草上相互的追逐着。園的左面立着一株蒼老的三針的古松，松樹包着的樹皮，斑駁得和古錢一樣，幾處還像密蓋的蛇鱗。松樹下面的岩上，放着一盆嫩綠的水仙；岩旁有一條石級的狹路，便是上山的山徑。從這條山徑走上去，轉了幾個灣，便到了假山的山巔；山上栽着一株高五六尺的常綠灌木；灌木的旁邊一塊最高的岩石上，放着一個古木雕刻的蒼鷹；山上也生着一叢叢的綠油油的草，有幾叢已封蓋着塵封的蛛網。再從山的這一面走下來，可以看見一個人造的山洞。通過了小小的山洞，再走了幾級石階，便到了松樹對面的山脚了。山的下面，有一個小小的魚池。池內有十多尾的金魚在蘊藻中游泳，轉動着的魚尾，和紅綾一樣的飄忽。附近又鑿起一個淺淺的小井，井欄上放着一個長柄的竹管，是預備着朝夕灌溉用的。假山的對面，蓋着一座古庭；庭外的廊下，放着幾個白色和綠色的石鼓；庭中懸着‘爲善最樂’的匾額，還有一副名士寫的‘至樂無

聲惟孝悌，太羹有味是詩書’的板對，畫桌上放着一個碎磁的花瓶，和一個裝滿古錢的鏡籠。庭外的窗上，鑲嵌着五彩的玻璃；從紅色的玻璃窗看出去，那座假山正映着一片渲染得如玫瑰一般般紅的夕陽；從那綠色的看出去，又恰如春深的堤畔的綠柳。

太陽的路徑，漸漸向西方退去了。那株三針松的影子，從地面上移到了崇高的白壁，婆娑地在曼舞着。寂靜的園地，添了兩個小小的人影。一雙異性的孩子，從階上同跳下去，走到了池邊，靠在白石的欄杆上，間看着池內的金魚。那個女小孩已有九歲了。她的名字叫做玉琛。她的頭上梳着兩支小辮，頂上束着一個紅綢的蝴蝶，在隨風微微的飄拂；前額覆着幾叢疎密不勻的短髮。一副雪白的牙齒，時常露在櫻桃一般的嫩唇的外面。她手內拿着一團勻了水的白粉，右手把那團白粉取下小部分，搓成珠子一般大的小丸，一顆顆拋入池中給那金魚爭食。藏在蘆藻中間的金魚，看見從上面沈下來的食餌，拚命的動着尾巴，張着大口向食物奔去。

兩個孩子看得真樂意了，那個男的孩子喊着女的說：

‘琛姊，分點給我投投吧。’

喊着琛姊的男孩，便是幼年時代的淙鳴了。淙鳴比玉琛少一歲。他們剛從書房中回來，家中恰好在製粉餅做點心，玉琛向她的姑母要來了一塊，便和淙鳴同到慰園中來了。

玉琛的母親是淙鳴的姑母，在玉琛四歲的時侯，她就與世長辭了。次年玉琛的父親就娶來了一位繼母；淙鳴的祖母不放心讓她自己外孫女處在別人的手下；她深恐玉琛的繼母不能與玉琛和諧；她深恐小小的玉琛要受她繼母的磨折；她更傷心她唯一的女兒不幸而早死在她的生前，所以她對於她女兒的唯一的外孫女更覺得親切而關心。她就向玉琛的父親說明，把她的外孫女接到自己的家中，在她自己的膝下度日。

淙鳴把自己手內的粉團已經投完了。他重復跑到他母親那邊要來了一團比以前更大的粉團。他跑回園中時，玉琛已不在池岸看魚；她拿着那個

放在井上的長柄的竹管，向井內汲出許多水向地上的花草灑着。淙鳴跑進來靠在池岸投粉時，她右手拿着竹管，站在淙鳴的旁邊看。她順便把竹管向池內汲水去灌那盆放在靠着岩石的石欄杆上的嫩芽怒長的玉簪花；可是井內的水太淺了，任她把足尖盡力的顛起，那竹管依舊伸不到水面。她真急了，便仍舊向那小井內去汲水；把竹管內盛着滿滿的水，盡量的洒在玉簪花的盆內。洒好以後，依舊看着淙鳴投粉。呆呆的看了兩分鐘以後，她驟然的喊着淙鳴道：

‘三弟，不要再把粉盡量的投入池中了。你把手內剩着的留下；我再去向姪母要了些來，我們可以用粉做成幾個菩薩，和街上賣的泥菩薩一樣；我再用許多花片和草葉去請菩薩。’

‘好！好！你去問我母親要粉，我到房內把幾個小木碟和小木碗拿出來，我們可以盛菜。’淙鳴還沒有說完，便急匆匆的跑到房內去了。

淙鳴去尋些許多花片和草葉；手內拿着一個小小的竹籃，俯身向地面拾起了片片的落花，還摘

些嫩碧的綠葉；他又把那盆水仙花的葉摘來了幾片。玉琛坐在那個綠色的石鼓上俯首做許多粉菩薩，臉上顯出非常專心一志的顏色。她已經做好了兩個，又開始做第三個。做好了一半，覺得菩薩的身體太瘦不像樣了，重復把牠團起來；但是團好重做的時候，粉的水分已經乾了許多，菩薩的身體容易有許多裂縫；她初次想把口中的唾液去融和牠；後來又想起用唾液製菩薩是不潔淨的，便跑到了井畔，用竹管取了幾滴水，把粉放在池畔的石欄杆上勻好；依舊坐在石鼓上重行製造。

淙鳴把許多各色的花和草收拾來了。他把衣袋中的裁紙刀拿出來，放在那白色的石鼓上一刀一刀的切着。玉琛一面在製造第三個粉菩薩，一面很關切的留心去看淙鳴。她說：

‘三弟，當心點，不要弄出血來，免得姪母罵。

淙鳴點着。他已經切好了菜。他又開了園門，跑到竹林內去找尋他們平日所用的風爐；末後他把牠找到了，兩手很努力的搬運到園中。那個風爐不過是一塊很厚的泥磚；他的隣兒升哥替他用一

枚釘子在磚的正面鑿成一個圓孔。這圓孔是預備放鍋爐的，約莫蓋口一般大的一個不規則的圓形；旁而還鑿着一個深深的小孔，這小孔能和正面的圓孔相通，是預備燒火的。

淙鳴把小風爐運到階上時，玉琛早把第三個菩薩做好了，她正想把剩餘的粉來做第四個菩薩；淙鳴却提議道：

‘琛姊，三個菩薩已經夠了。你手裏的粉，我想做成一隻魚，來請請菩薩；菩薩不應當光是吃素菜的。’

‘好！好！我們就做成一隻魚吧。’於是她又開始做魚了。她做魚還沒有做好，接着想了一想，便向他說：

‘我想做魚還不如做成一隻小小的水鴨好。’

淙鳴點了點頭，自己專學着做他母親一樣的工作。玉琛把小鴨做好以後，又來幫助淙鳴煮菜。他們還未預備整齊，洗衣服的李媽走進來喊他們去吃點心了。

‘琛姊，你在這裏看好，我去連你的東西拿

來。’淙鳴這樣對玉琛說。玉琛點着頭，淙鳴已經走出去了。

玉琛剛在把花草的小菜盛在木碟中，淙鳴拿着粉餅走進來；他右手的放在口內咬着；把左手的一個遞給玉琛。

‘好！我們又多了一件請菩薩的小菜了。我先把這個餅請了菩薩再吃。’玉琛說着。把淙鳴手中的餅接過來，放在小木碗上。

祖母帶着比淙鳴大兩歲的堂姊，和淙鳴的五歲的妹妹走進來了。這時他們已經請好了菩薩，玉琛在吃着那個粉餅。淙鳴把那隻粉鴨的尾巴。盡力的把牠伸長。他看見妹妹，便把手中的粉鴨給她；她又向他們要來一個菩薩，他們就把一個最堅固的給她，她樂得迷迷的笑起來，祖母的臉上，也現出溫和的微笑。這時松樹的影子，不知不覺的高出了牆外；他們的人影，也顯出細小而修長，在地上移動着。

淙鳴和玉琛，把地上的木碟收拾好，大家圍集在祖母的膝前，要她教他們唱歌；祖母的臉上笑得

發起光了。

‘好！好！你們聽着。’於是祖母開始唱起‘雀兒！雀兒！’的歌了。

淙鳴牽着玉琛的手，坐在階石上，兩人同齊拍着手，踏着脚，和着祖母的歌聲。融融的笑樂，早已忘却身外的世界。

淙鳴的母親拿着一盆面水走進來，絞好了面巾，先替玉琛，淙鳴洗過手和面。她就把面盆放一邊，坐在祖母旁邊的一個石鼓上，和祖母閒談着。

玉琛和淙鳴又同去灌了一回花，並着肩站在祖母和母親的前面，默默的聽着她們的說話。祖母笑盈盈的指着他們說：

‘我看他們到是一對絕好的小夫妻呢！’

母親也微微的笑起來；玉琛和淙鳴雖不解夫妻的意義，却知道祖母這句話是對他們說的；不知不覺兩人的面頰，泛起了一陣淡霞；小小的兩顆心，同時感覺着異常的緊張；但是他們的腦海中，也一齊覺到一種說不出的安穩。他的堂姊更拍着手唱道：

‘牆頭一個瓶，
玉琛嫁淙鳴。’

他的妹妹也跟着反覆的唱；他們便俛着頭牽着手跳出了園門，在沙灘上竹林內穿走着，像一對並翼齊飛的蛺蝶。他們在牆外走着時，還能聽見園內祖母和母親的格格的笑聲；他的堂姊和妹妹的歌聲也嫵嫵的在空中響着，像鳥鳴一般清脆。

(三)

光陰不聲不響的隨着秀汾溪的流水向前飛跑；慰園中的花草隨着淡蕩的春風和淒厲的秋霜經過了幾翻黃而又青青而又黃的盛衰，又到了一個微雨濛濛的初春了。幼童時代的淙鳴已經到了十四歲。去年殘冬將盡的時候，他在縣立的高等小學畢了業，今春將要隨着他的父親到L縣去插入省立中學的甲班，距離動身的日期只有四天了。

淙鳴在小學畢業的時候，玉琛也在縣立的女子小學畢了業。T縣的高等小學在小北門內，離開淙鳴的家中約有二里以上的路程；女子小學恰在淙鳴到學校去的必經之路。淙鳴和玉琛都有了許多

要好的新朋友，但是減不了他們兩人互相傾慕的熱忱。他們吃了飯以後，便各人背着一個書包，手挽手同路往各人的學校去；玉琛走到了自己的學校，便站在門外讓淙鳴先走，一直到淙鳴的影子像飛鳥一般的出于她的視線以外，她纔肯進去。兩校下課的時間是不齊一的。若是玉琛早一些下課，她便站在校門外觀望，等候着淙鳴；若是淙鳴下課早一些的時候，他也走到女校的外面，坐在那塊白石板上候着玉琛；玉琛同級的朋友，差不多一個個都認得淙鳴了；她們看見他兩人的情形，都用手巾掩着口咕咕的笑，他們却一毫都不覺得不自然。

慰園中的假山，牆外的竹林，依舊是他們談心的地方。他們下課歸家的時候，各人互相敘述着自己校中的情形；先生所說的笑話，同學在操場或是在課堂內鬧出來的有趣的故事，更是他們談論的中心點。他們吃了晚飯以後，各人更相互考察各人的功課，一定問到了無所不知的時候，纔去散步，或去睡眠。這樣三年的光陰，迅速得如一日般的過去了。玉琛在小學得了畢業第一；淙鳴却居在第

二，因為那個考第一的同學已經比他大得七歲了。

淙鳴覺着離家的日子愈近，心中有許多說不出的悲哀；玉琛的心也正和淙鳴一樣。現在離開動身日期只有四天，他們兩人懸懸的心旌，更覺飄搖不定；悽慘而難受。

那天下午，落了許久時候的微雨還沒有晴；慰園中的草木沐浴在濛濛的春雨之中，已含了青春的生意。瓦盆中栽着的矮梅，首先洩漏了春的消息，放出了幾朵淡紅色的花在雨中搖擺着。假山上那株常綠灌木的木葉，手掌一般的仰承着雨滴；葉心盛滿雨水，更不能容留了，便匯成一點點的雨珠，滴在池中，玉琛和淙鳴同坐在階上的兩個石鼓上，蒼茫的仰看着米灰色的浮雲，兩人的心中也感着浮雲一般的飄渺，微雨一般的纏綿。淅瀝的聲中，充滿了別離的懊恨。

‘三弟，你這回去後，暑假回來不回來？’

‘當然的！暑假一定要回來的。清明節若能多放幾天春假，我要父親帶我回家一次。’

‘你到 L 城中以後，那邊如果有好看的景緻，好吃的土產，千萬要寫信告訴我；校中如果有美麗的圖畫，寄幾張給我看看；好聽的歌也抄幾首給我；我最愛唱好聽的歌曲的；你風琴會彈嗎？’

‘會是會的；不過沒有你那樣好。那天你校中行畢業式的時候，我看你彈得真純熟極了。我覺得我那個陰陽面的教唱歌的先生，還不如你彈的好。那個陰陽面的先生——我們叫余判官的——真使我恨極了。他不但教我們彈琴，而且唱歌都懶得教，他只知道鎖日的在外面賭博。你的何先生聽說很喜歡教你們彈琴的，是不是？’

‘是的，他的歌聲真好聽呢，聽說她今年要不來了，真可惜！她是住在 L 縣城內的。我託你帶一封信給她，你肯嗎？’

‘好！你去寫好我替你帶去。’

第三日的早晨，微雨雖晴了，灰色的浮雲，依然在空中飄動。蒼茫的天體罩着一層令人心煩意亂的情緒；淙鳴已準備着次日動身了。

午飯的時候，祖母命僕婦把食具移到了慰園

的庭中，召集了家中的大小，在庭中會食；雖不是正式的爲淙鳴餞行，却含有幾分餞行的意思。

祖母面上現出溫和的笑容，她看見小小的孫兒，居然可以隨着他的父親出外求學，胸中覺得非常高興而舒暢；露出許多縐紋的兩唇，輕盈的鼓動着，說到了東，又說到了西。她吩咐淙鳴到校中讀書不可不用功，但是也必須自己善自修養，不可因過於勞心而致病；她吩咐淙鳴朝夕寒懍須要格外當心保護自己的身體；她吩咐淙鳴在校不可任意曠課，更不可違背校中的規則；她吩咐淙鳴不可過於節儉，致受飢寒的困厄，但亦不可過於奢華；她更吩咐淙鳴到校後間兩星期或一星期必須寫一封家信，免得家中各人的懸念與盼望；末後更吩咐淙鳴對於校中的同學必須和睦，對於師長必須恭敬。祖母諄諄的囑咐，母親也從旁教訓許多關於淙鳴出外的規矩。席上只有玉琛和淙鳴兩人不聲不響的坐着，四目互相觀望，含有說不出的悲哀。

幾顆小星在雲縫中拼命的放出一絲絲的光亮。淙鳴的房內，搖曳着隨風擺動的燈光；淙鳴的

母親在替他收拾行李；淙鳴坐在床上的被內聽着母親的吩咐。玉琛也從祖母的房中跑了來，站在旁邊幫助她的姪母整理雜亂無章的東西。正面床上的弟弟哭了，母親走去招顧弟弟，玉琛就代替了她的工作；她放了一件衣服必定抬頭去看淙鳴一次。母親回來了，她不放心中玉琛所做的事，把放好的東西，重新檢點，一翻纔行重放下去。

‘淙兒，你先卸下衣服睡着，父親不久也要回來了。明天早上五點多鐘就要醒身的呢。’

‘不要緊，壁上的鐘剛打過了八點，時候還早呢。’淙鳴這樣說着，玉琛抬頭把壁上的鐘瞧了一瞧。

‘三弟，我把那封信夾在你的古詩源的裏面，你千萬不要忘記了，交給我的何先生。’

‘你須要夾好，不要讓牠丟了；我總管要送到你的何先生家中的。’

‘我還織好了一個小小的錢袋，放在你的箱內了；你好好的留着，不要丟了牠。’玉琛坐在淙鳴的床沿上。說時又走下從箱內提出來給淙鳴看了重

放下去。那個袋的綫是粉紅和淡綠兩色相間着的，袋口的形式，正是一朵荷花。

‘琛姊，你把地上那個火籠給我；我覺我的手非常的冷。’

淙鳴從玉琛手中把火籠接過來，又繼續着說：

‘今夜坐在這裏烘火籠，明夜已不能再坐在這裏了。……’他說到這裏，喉中有點嗚咽的聲音，眼珠含着許多水分，再也說不下去了。

‘……’玉琛已是沉默着說不出話來。呆呆的睜着兩眼望着淙鳴出神。臉上呈出一層紅暈。

祖母在自己的房內喊着的玉琛，玉琛茫然的站了起來，向淙鳴望了一望，嫵洋洋地走出去，又回頭紅着眼眶對淙鳴說：

‘三弟，你明天動身的時候，早一點穿喊我，我可以送……’說到送字，底下已不能成聲了。淙鳴這時把火籠放在一邊，右手拿出一條手巾，不住的在擦他的眼睛。

孤獨的生活，使一個活潑的淙鳴，換成一副寂寞而且冷淡的性格了。淙鳴到校的第三天，校中就

開始上課。他是一個新進來的插班生；許多去年暑假進來的老同學，都三五成羣的聚在課堂內談笑；有許多睜開兩隻圓圓的大眼，望着他的臉上儘瞧。他像一隻從外面帶來的新鷄，驟然加入了人家固有的鷄羣，不免遭了前來者侮辱。朋友指着他說笑或有來叩問他的里居的時候，他總是赤着臉不敢向他們正視。他素來善于說笑的，這幾天使他變成一個吶吶如口吃一般的人；他一下課回到了寢室，便癡癡的躺在床上凝想：他想到了祖母的和藹的笑容；他想到母親的溫柔的顏色；而尤其在他的腦筋中佔據了長時間的記憶的便是玉琛的影象。他上課的時候，覺到自己非常的孤獨，他偏不想到小學時代的同學；在他的腦裏迴旋着的只是在慰園中喃喃同話的玉琛。他在課本上看到了一個玉字，便在字裏行間，跳出一個活潑的玉琛的影子；他又在代數本子上看到了B字，他也要想到玉琛的紅白二色相間的耳朵。他第一小時的英文，他更要想到燈下互相伴讀，互相發問，互相背誦的玉琛，而英文先生臺上教讀的時候，在他耳鼓響着的却是玉琛

的清脆的聲音。他愈想到在家的快樂，愈感受着無限的淒涼，於是在晚上他有飲聲暗泣的時候了。

L縣的省立中學是建築在城內的北因山上；和北因山正遙遙相對的有巾山上立着的雙塔。淙鳴在下午課餘的時候，不耐忍受着許多同學指着他談笑，拿他開心；他便一個人帶着一本白香詞譜走到素無游人的荒地上呆望着那巾山上巍巍立着的塔影出神。全城的房屋，籠罩在初春的斜陽影裏，都陷入了睡眠的狀態。那荒地上栽着的幾株枯樹，雖然春風沉醉地吹着，還喚不醒牠們酣睡的靈魂。他慢慢的翻開白香詞在念着；無意中看到了李後主那首浪淘沙詞中的‘別時容易見時難’的一句，又不禁愴然神往。左手執着一本書插在腰旁，右手托着樹幹呆呆地站着；心幕上儘印出家鄉的回憶，雖則他離家只有四五天工夫。

他想起離家那天的情形了。夜神的黑幕，仍然緊緊的張着，昨夜在雲縫中竊窺着的星兒，已經很整齊明朗的排在碧天之上；他起來的時候，壁上時鐘的兩針還沒有指到五點鐘的地方。別離的情形，

縈繞着他心兒，昨夜敲過了十二點鐘以後纔能入睡；三點鐘打着的聲音早已把他喚醒，不過仍然臥着，靜數着鐘擺搖動的聲音；直到他的母親來喚他，他纔離開了床上。

他想起他動身的時候，他跟在父親的後面走着，送到門外的有他的祖母，母親，和玉琛。父親走到了門外，又折回家中拿洋傘；他的母親替他把單袍的褶痕向下扯直，玉琛也替他把領角扯起；各人的心中，藏着一種說不出的淒涼；尤其是玉琛替他扯領角時，四目對射着，放出一層充滿了水色的光綫。東方的山頂上，已經現出了魚肚白的光芒；簷頭的瓦雀，還睡在窠內，沒有出來喧鬧。父親手內提着洋傘出來了；他還靠在母親和玉琛的旁邊依依不捨。末後經不起他父親的催促，只得硬着心腸，決然走了。玉琛又喚他回去，要他代她買一部花間集。他走到了巷末，回頭看時，祖母，母親和玉琛還站在那邊；玉琛把淡紅色的手巾向他一揚，於是最後的影子便消失在視線以外了。

他又想起那日船上的情形。咿呀的槳聲，潺潺

的流水，只發出單調而悲哀的聲響。正午的時分，父親疲倦得睡着了，他心內覺得愈加無聊。溪岸上的青山，不住的向上轉移；流水在船的左右夾着船身向下進行。他的身體載在船上向下直流，他的心兒却隨着兩岸的亂山向上飛轉；船到了斷橋的下面，他覺得他的心身，也分成了兩截。微風儘管滄滄的吹着，吹不散他孤獨的悲感；溪水儘管潺潺的流着，流不盡他寂寞的淒涼。他終被無情的流水，送到了這沙漠一般的異鄉了！

這種別離的情景，如雲一般的在他的心內伸張；如霧一般的使他的神經模糊。他覺他不是立在北因山上，是因在幽黑的冷獄當中那對面背着夕陽的雙塔，是兩個崢嶸的巨靈，睜開了大口，想把他一氣吞沒。

——啊！啊！我不該離開充滿了快樂的家庭，投入這淡漠無情的社會！

——啊！啊！和我攜手回到學校的琛姊，遠隔在百里以外的家鄉了！無限的寂寞和淒涼，更有誰能體貼我安慰我呢！

他這樣喊了幾聲，眼中擒着的雙淚，不約而同的落下來；心內感着一陣昏迷，頹然的坐在地上。直到晚餐的鐘聲，悠悠揚揚的從校中傳來，纔把他從睡眠狀態中喚醒。

(四)

又是一天春雨纏綿的晚上，淙鳴在寢室外面的走廊下來回的踱着；沉重的步聲，擊動他心頭的苦悶；縷縷的愁絲，和簷頭的流水一樣的淒涼而幽怨。黃昏的景色，籠罩着L城中的民房，繪成了一幅慘淡的春城烟雨圖。H君從東面走來，要淙鳴到他的室內談話，淙鳴無可無不可的跟在他的後面走到了一間樓上的寢室。

H君是校中的四年級生，和淙鳴是同縣的；在故鄉的時候，他們雖則彼此相認識，但是從未交談過一次。H君到校的第一天，淙鳴到校已有一星期了。淙鳴的父親因為自己須要到外埠去辦事，在家時把淙鳴托H君照顧；所以H君到校的第一天即來看過淙鳴一次；淙鳴到他的寢室在次日的晚上。——就是這春雨綿纏的晚上。

‘這幾天的天氣真惱人；纔晴了沒有幾日；又要下起這樣濃濃的微雨了。以前曾經落了半個月，晴的時候却不到五六天。這回不知要挨到什麼時候纔會晴爽？’淙鳴說時H君把右手向頭上的西式的頭髮一撥；那不受命令的頭髮却仍舊要垂在額前。

‘正是呢！我昨日在船上的時候，也是下雨的，這一回真累死人。最苦不過的要算是出門遇雨了！我的運氣真壞，差不多年年都是碰着這種景況的。無聊的睡在船中，不能打開篷看看兩岸推移着的青山；不能看看畫一般的菁密的叢林；清脆的鳥音，也被這無情的風雨，斷送得寂然無聞了。只有斷雨滴蓬的單調的聲音和着流水在耳畔淒淒潺潺的響着；雖則有許多淒清的詩意，可是那種如畫的美景，畢竟沒有享受的緣分！你動身的那天，是不是一樣的下着雨？’

‘我那天剛好。若是早一天，怕不是要和你一樣的吃“長壽麵”嗎！’

‘那就好了。這樣好的運氣，我四年沒有享受

過一次。不是斷雨打蓬，就是白雪封野。不想你第一次出門就有這樣好運氣。’H君說着，露出欣羨的臉色，淙鳴也微微的露出笑容來。

‘你這幾日的功課覺是吃力嗎？有沒有不懂的地方？我能夠知道的也可以告訴你。’H君這樣接著問。

‘功課到沒有什麼困難。以後如有不懂的地方，我當然要來問你。不過心裏總覺得很為難過。’他的臉上罩上了一層愁雲。

‘這是因為你初次出門的緣故。我曉得你在家是嬌養慣了的；這裏又沒有親人，所以你要這樣難過。你若在這裏住得慣了，這裏的同學又多，斷不會過於寂寞的。’H君這樣的安慰他，他已俯着首沉默着了。

門房手內執着幾封信走進來，把幾封檢出給H君。他看見淙鳴坐在那邊，又檢出一封對淙鳴說：

‘小先生，這封是你的。’

淙鳴接過了信，把信封一看，知道他母親寄

來的，他就向H君告辭了出來，回到自己的寢室燃亮了燈，折開看時，是母親和玉琛的兩張信。他先把母親的信看完；再看玉琛的信。玉琛的信寫着是：

“親愛的三弟：

自從你走了以後，我心內好像失去了一件重要的東西。眼前看見的，腦裏想着的只是無限的空虛。同桌而食的有祖母有姪母還有其餘的人，我心內却覺得非常寂寞。你的四妹時常要我伴她到學校去；但是我在路上走着的時候，總不免要想到攜手同行的你。你現在已在百里以外的地方了！

我的父親昨天到這裏來，我要求他允許我到L城中的女子師範讀書。他說：春季各處學校是不招考新生的；要去也得待到下半年。我會以你春季插班作證；他說這因為你校的校長和舅父是至交，所以纔破了例。這樣我下半年也可以到L城求學了；這是多麼可喜的事呀！

三弟。我又要想到你動身的那日了。你走

到了巷口，轉了一個灣，你的影子便離開我的目光了。我還惘然的立在門外。我想你或者因為丟了什麼東西。跑回來找尋；或者你趕到埠頭而船已經先開了，你必須折回，再遲一天出發；那麼我們可以多聚會一天，多得一天的快樂。然而我這小小的希望，畢竟像雲幕中電光一般消失了！像水上浮着的泡影一般破滅了！三弟！我在門外徘徊了半點多鐘，祖母喚我兩次，我都沒有聽見；直等到了挑行李的阿福從埠上回來，說：小小的船兒，已載着你們安安穩穩地向下面進行了。三弟！畢竟你是走了！我回到房內，不禁伏在床上暗哭了一回。祖母雖則還和平日一樣的歡笑，她的臉上，却不免帶着勉強的容顏。姑母也覺得淒然。

園中的那盆矮梅，已被風雨摧殘得凋零無剩了！你知道我平日是最愛這盆矮梅的，而今教人多傷心呀！

北山的老二哥去年曾經允許送給我們一隻善歌的黃頭小雀，直到念三那天纔送了來。

這隻雀兒真非常的好。我把牠關在舅父做的那個竹籠內。下雨的時候把竹籠掛在慰園中的庭內，天氣晴了，便提到假山上，或是掛在牆外的竹林內。我每天必定用半盞浸漲了的米去餵牠，又要託李媽買了幾個銅元的猪肉給牠吃。牠的羽毛真長得美麗；兩翼撲撲的動着，映着燦爛的陽光，真和黃金的色彩相似。一雙淺色的小脚，從籠的這邊，跳到了籠的那邊，我想童話中的雪花公主還不及牠的幽美，牠的歌聲從早到晚一天不息的叫着，真不愧為善歌者了。只可惜我一個人，玩得十分沒有趣味。

你近日在學校好麼？校中的同學多不多？你讀書要用功些，不要落在人後，這是多麼可以羞恥的事呢。

何先生的信已經送去了麼？花間集早點買好寄來。

你的玉琛姊姊”

離愁別恨一齊擁上了心頭；淙鳴把兩封信讀

完，又徐徐的把牠摺好，放在箱內以後，不禁倒在床上嗚咽着了。

星期日到了。昨晚起了一陣嚴緊的西風，滿天的雲霧，吹散得青碧無際，一輪紅日高高的懸着，正如一顆可愛的赤色的火球。雨後的山路的兩旁，還流着潺潺的積水；枯瘦的草木，却增加了不少新鮮的生意。淙鳴吃過了早飯，便去要求 H 君帶他下山去買書。

淙鳴跟在 H 君的後面，走到教務處去領名籌。那掛名籌的地方太高了，生身矮少的淙鳴，不免吃苦。他儘力伸着右手還不能伸到名籌的末端；他想爬上椅上去領下來，H 君已微微的笑着，替他取下交給他了。

下山的時候，H 君走了幾步又停着等他，他還趕不上 H 君。走到了山腳 H 君俯首對他說：

‘你怎的是這樣短？將來體操的時候，怕不要做了排末嗎？’

‘不會！不會！我們同級的那個姓潘的——滿臉已經生着鬍子的九千歲——比我還要短呢！’他

仰頭對H君說，微微的笑了一笑，H君點頭笑着。

‘到書局還有多少路？’

‘不遠了。在十字街的街口，相差沒有一里路。’他們說好了，又靜默着向前走去。

雨後的街道，不比山路一般的清潔；尤其是L城中的十字街，充滿了一種穢不可聞的臭氣。H君和淙鳴二人狂在人叢中鑽着。路上裂了縫的石板，塗滿了汗泥，正和田中的濫泥一樣汗濁。淙鳴的左手，極力把長衫的後部提起，右手把擁擠着的人推開，找出一條前進道路。狹隘的街道的兩旁，又放着許多賣菜賣魚的竹籃；喧喧嚷嚷的中間，可以分出賣者的叫喊和買者的爭論的聲音，這些嘈雜的聲音，直和沸水一般的喧騰，海潮一樣的澎湃。淙鳴隨着H君從前翻後仰的人海中擠出，走進了書局，纔緩緩的換過一口氣來。他俯首看他的皮鞋，已經塗染得和街中的石板有同等的程度；長衫的後部，雖經他極力的提起來，也被汗泥點染着如天上疎密不齊的繁星。他們在書局的舊紙籠中拿出幾張碎紙，慢慢的把鞋上的汗泥擦去。

他們在書局中買了幾部書出來：H君又帶淙鳴走到了一間他們同鄉人開設的筆莊；在那邊他們又買來了幾枝筆；纔緩緩的從另一條較為清潔的道路回到校中；他們剛進了校門，午饌的鐘聲，已噹噹的敲着了。

下午淙鳴從抽屜內檢出幾張紅綠兩色相間的信箋放在桌上，先寫一封回答玉琛的信：

“我的琛姊：

我接到你的信，同時引起了許多悲哀和快樂。讀完了以後，我真的倒在床上暗哭了半點鐘。

父親在這裏只住三天就走了。我真不知怎樣纔好，像一隻小犬，驟然的離開了親熟的人，走上了素不相識的路途，只有懸懸切切的嘶破自己的喉嚨哀泣。琛姊！你知道一個人初次離開了自己的家庭，和許多惹生的人朝夕相處，是多少難堪的事呀！

何先生的信，我在到這裏的第二天就央求父親帶我送去了。她是住在城東的平蕪巷，

和我的學校相差有三里路。那天她還問我：你能不能到L城中的女子師範升學；我回答她說是不能確定的；如今你既然確定下學期能夠到這裏來，我下星期日去告訴她，好嗎？

我的學校是建築北因山上的；校址的後面，是一段雄偉的城牆；走上了城牆。可以望見城外一條溪流，長蛇一般的曲折而流。綠油油的麥苗，在田畝間隨風披靡。我曾經登臨過一次，可是沒有故鄉的靈峯山那樣的峻秀了。校址的西首，有一片深綠的竹林，我也進去徘徊過一次，只有這一個地方和慰園外的竹林有些相似；不過這裏只有淅淅的風聲，沒有潺潺的流水了。

校中同學有三百多人。和我同班的也有五十幾個。我的功課覺得還不吃力。有幾個同學的國文程度，真相差太遠了。昨天一個同學站起解說，把六經說做大學，中庸，上論，下論，上孟，下孟，又把‘樂樂所以立’一句讀做‘落落所以立’這真要令人失笑了。

花間集，書局說已經賣完了。隔兩星期纔能重到。我在那邊就便買了一部陸放翁詩鈔，先寄給你。”

他寫到這裏，把筆停下了，默然的想了一會，又從袋中取出鎖鑰，開了箱檢點了一會；重復寫下：

“我臨走的時候，把我最心愛的一部壯悔堂全集和一部水滸傳都忘記了沒有帶來。壯悔堂全集是放在第十四號書箱裏面的；水滸傳放在什麼地方却忘記了，大概總丟在慰園庭內的琴桌上，或者在我房內的桌上也說不一定。這兩部書代我檢出寄來。

老二哥送來的黃頭雀，只能讓你獨玩了！可惜我沒有聽牠清脆的歌聲的機會！

我近日稍微感覺到一點頭痛，但是不要緊的，請你不用爲我擔心。

你親愛的三弟”

他寫完了，自己又重讀一遍；接着又把給母親的信寫好。另外又寫了一封給他父親的信。把兩封

同齊封好，交給了門房。

(五)

.....

落 花 曲

啊！你枯萎的花瓣，
你可曾有孤潔的靈魂？
你爲何這般緘默，
任熔熔的烈火，把——
你枯萎的體魄燒焚？



啊！你殘餘的灰燼，
在熔熔的火光中輾轉飛揚。
你孤潔的花瓣呀！

你的體魄和你的靈魂，
可曾靜靜的靜靜的飛向天上？



啊！你的殘骸已在烈火之中燒焚，
你的靈魂呀，更向何處招尋？
那熔熔的跳舞着的火光，
是在爲你奏着葬歌？
還是在悲哭萬彙的定命？



啊！命運的威權，
就是那焦人膚骨的烈火！
你的殘骸已埋葬在烈火當中，
命運的女神呀，
你將永遠俯伏在她的腳下！



啊！我在爲你的命運嘆息，
短促的生涯，真如淒迷的夢影！
可憐那——伏在命運的腳下的。
紛紜的衆生！

都憧憧的在夢影之中爬行！



啊！我想起你的生前，
你曾經在枝頭搖擺。
沉醉的春風，
淡淡的輕輕的漾過枝頭，
你便輕盈的撲入她的胸懷？



啊！你生前曾寄住在西子湖頭，
湖中的積水曾爲你輕輕的歌唱。
堤畔的綠柳，
輕輕的在搖蕩垂絲。
衣香裊裊的向你膜拜。



啊！你當榮華的時候，
枝頭的小鳥也來和你接吻。
你那肥美的嫩頰，
輕輕的淡淡的，——
印上了兩片紅暈。



啊！你可曾記得，
你生前有過無限的歡欣？
簾纖的微雨，
簾纖地織着，
織就了濛濛的靜境。



啊！你可曾知道，
有無數的女郎在爲你傾倒？
你嬌柔的容顏，
你肥美的兩頰，
是那般的美好！



啊！你可曾知道，
有無數的男子，在向你涕零？
那不幸的運命，
那不幸的命運，——
斷送了他們的青春！



啊！你可曾知道，
曾有少年的詩人在爲你悲傷，
你無限的榮華，
你無限的希望，
不久就要萎滅而衰亡！



啊！無情的東風在不住的狂吹，
無情的冷雨在不住的飄打；
可憐薄命的容顏，
消沈了，消沈了，
再留不住過去的榮華！



啊！你漂泊的殘魂，
長向人間浪游；
你辭別了靜穆的西子湖頭，
你飄過了洶湧的錢塘江上，
你投入了我的胸懷。



啊！我在爲你涔涔下淚，

悲哭你漂泊無依的命運，
你遺香未散的殘骸，
你遺香未散的殘骸呀，
可曾知我正爲你幕起無數愁雲？



啊！我想把你的遺骸，
牢牢的夾在書中，
待我鬢髮蒼蒼的時期，
再追憶我失去的青春，
再憑弔遺留的你的玉容！



啊！我又想把你的遺骸，
深深的葬在我的心底。
你漂泊無依的體魄，
你漂泊無依的體魄，
將在我的心頭留着不滅的香氣！



啊！如今你的骸骨又被烈火燒焚！
過去的榮華更向何處追尋，

我爲你，我爲你——

悲哭你的定命，

啊！從何處，從何處重覓你的靈魂？

二月廿五夜半

（後記）書鴻自杭州來信，內附落花兩片；且云，花謝以後，無復舊日風姿！人世茫茫，亦復如是。任叔強投之於火，而花片遂成灰燼。深夜獨坐，倍覺悵然，有感於懷，因成是曲，聊以抒吾胸之鬱悶云爾。 廿六日晨補記

原书空白页

哀 歌

(一)

我要把我的靈魂撕碎，
丟給那——那潺潺的流水，
流水在不住的向前飛跑，
我的靈魂的碎片呀，
也飄到了江洋的大海！

滄滄的天風，滄滄的在吹；
洶湧的怒濤，不住的飄打。

銀箭一般晶濛的白浪，
把我靈魂的碎片呀，
又碾成粉末！

滄滄的天風在吼吼的怒嚴，
洶湧的狂濤在澎湃的狂嘯。
我靈魂的粉末呀！
在宏偉的聲浪當中，
微微的微微的在啜泣，哀叫！

啊啊！腥汗的氣味，是這般濃烈；
浪浪的海水呀，染滿了鮮血。
空中的白鷗，在淒淒的哀鳴！
翻山似的巨鯨，
又待把我靈魂的碎片吞沒！

啊啊！汪洋的海水，是這般汗濁；
銀箭似的高浪，是這般險惡。
我待把靈魂的碎片收拾起來，

重回到了人間——啊！汗濁的人間呀，
那有清明的地方容我駐足！

人間，那洗濯不清的人間；
洒遍了鮮紅的腥汗的血點！
我孱弱的脆薄的靈魂，
——那遍地洒滿了的鮮血呀，
只使我在淒淒的淒淒的發戰！

在遙遙的路上，佈滿了棘荊，
叢生的尖刺，深深的刺入我的心坎；
啊！心上深深刻着的創傷，
裸露在自己的眼前，
永遠的永遠的不能消泯！

啊！廣漠的無盡的世界，
是一座屠殺同類的屠場！
糞蛆一般擁擠着的人類，
是互相慘殺的屠夫！

啊！塵寰呀，只充滿了猙獰的鬼怪！

我厭惡那相互屠戮的社會；
我厭惡那人間，只充滿了悲哀！
我深深的願撕碎了我自己的靈魂，
丟給那潺潺的潺潺的流水；
葬入了汪洋的腥汗的大海！

（二）

我要把我的靈魂撕碎，
深深在花根向土裏葬埋。
啊！我願永埋在沉黑的地中，
我靈魂的碎片呀，
再不願化成飄在人寰的塵埃！

我的靈魂深深的埋在土中；
蟄伏在地下的昆蟲呀，在我的身旁蠕動。
光明的星月，永照不着靈魂的遺骸，
爽人的飄風，也不再向我拂剪；

呵，我的靈魂已如葬入了象牙的皇宮。

我的靈魂伏在深深的土中輾轉，
刺人的穢氣呀，又在我的旁邊渲染；
啊！我又覺到了無依無倚的徬徨，
悲傷的心緒呀，使我在微微哀顫！

啊！在深深的深深的土中，
猙獰的魔王，又要把我搬弄！
我靈魂的碎片呀，
將攜取在他的手中，
將要榮葉似的填入了他的齒縫！

啊！我已走入了妖魔的王國；
顫抖着的靈魂在幽幽暗泣。
我待把撕了的靈魂收拾起來，
重回到了人間——啊！汙濁的人間呀，
只充滿了飄游着的枯骨！

充滿了飄游着的枯骨的人間；
只有罪惡的花果，紛繁的點染。
萬惡不赦的人類，在人海之中飄流，
萬惡不赦的浮屍是無奇不有；
啊！我孤潔的靈魂，怎忍屈節盤桓！

啊！塵寰是充滿了罪惡的塵寰！
爭名奪利的浮屍儘在其間榮顯！
我把我鮮紅沸騰的血液，
捧獻在殘酷的人類的面前，
啊！他們當做了淡水，一飲而乾。

啊！任我喊破了我的喉嚨；
任我的哀求，隨着飄風向人間傳送；
啊！這死一般沉寂的塵寰，
這墟墓一般沉寂的塵寰，
又誰知我充滿了悲憤重重！

我寧願把我的靈魂 撕成碎片，

我願永遠埋葬在枯骨中間；
讓那猙獰的魔王，
把我的靈魂當做他的食料。
我不願呀，不願重睹人類的顏面！

十五年四月三十日

原书空白页

林中早行

當那瓦雀初鳴的清晨，
寒風裏，我在林中緩步。
那東方氤氳着的浮雲，
把初昇的太陽，深深的擁護。

寒風拂着下垂的柳枝，
輕盈地款擺牠的細腰。
只有凋零了的枯樹，
何等地寂寞呀蕭條！

我在一步步的向前邁往，
我的足跡，深深地印在沙上。
我在放浪的高呼，狂嘯，
驚動樹上的鳥兒，停止了歌唱。

我仰看着榦枝的枯枝，
俯看着落葉腐化的土壤；
啊！啊！這自然的凋零搖落，
都是我——未來的化身！

我拾起未曾全腐的落葉，
不住的放在唇邊狂吻。
我為牠的末路哀歌，
我更悲哭我前途的定運！

是造物，還是自然？
這時間的黑海，儘把萬彙推捲！
過去的榮華，未來的憔悴，

日月一般的相互迴環。

啊！啊！我願把堆積的落葉，
做我葬身的墳塋，
我將與草木而同腐，
永恆和人類無愛，無嗔！

原书空白页

讀“祈禱”後的祈禱

從喧擾的人間歸來，
心中籠罩着無限的悲哀。
疎星朗月之下，
清風徐拂着柳枝，
小草們沉沉欲醉。
我跪在主的前面，
深深叩拜——



造物主呵：

自從我墮入這罪的塵寰，
渺茫的人生之夢，時常在我胸中交匯——
啼飢號寒的呼聲；呼么喝六的怪响，
一聲聲震聾了我的耳鼓；
爭奪擾攘，哀求乞憐的怪狀，
一幕幕的電影般的出現在我的眼前。
腥穢如血的氣味，
不絕地侵入我的鼻腔；
無限的人生悲劇，
深深的嵌入我的胸膛；
我的心兒呵！
早嫌惡這罪惡迷漫的世界！



造物主呵：

我現在不再有什麼要求，
只有深深地懺悔：
我不願像那無依的浮雲，
東西飄泊，朝暮變幻；
我不願像那無賴的狂風，

擾亂這和平岑寂的空氣；
我不願像那無限的溪流，
淒淒淅淅地向着下方飛奔；
我不願像那團團的明月，
寂寂地隨着地球旋轉。

○ ○ ○

我不願築那水晶般的宮殿——
用萬民的膏血；
我不願闢那萬木參天的花園，
漏洩了自然的祕密；
我不願築那萬仞宮牆，
遮斷前程無窮的希望；
我不願鑿那千丈深濠，
隔絕了人間相通的道路！

○ ○ ○

我要化爲一隻翠羽的飛禽，
帶了我主的福音，
用婉轉的歌喉——
去安慰勞苦的農民，

去解除工人們的煩滿，
去喚醒沉沉如夢的人生！
醒喲！起喲！
海濤正在澎湃！
風聲正在怒號！
魔王正在狂叫！
隆隆的殺伐的聲音，正在奔騰如吼！
醒喲！起喲！
不要再沉沉如夢！



我將披着靜謐的衣服，
戴着月桂的冠兒，
胸中懷着——雪一般的潔白，星一般的燦
爛，火一般的熱烈，電一般的光華的心
兒。

去遮沒宇宙的汙濁，
照耀着未來的光明，
融化了冰冷的人生，
打破層層障礙。

鷄 鳴 聲 中

- (一) 在曉光如夢的鷄鳴聲中，
相依的形影又要悽然的分開了！
愛人喲！從今我們的兩顆心兒，
永遠要像無情的日月一樣迴環飛跑！
- (二) 你莫再用那美麗的雙瞳向我盪瞧；
你那眼球的網上早已添上幾分紅暈！
愛人喲！在你雙瞳的中央，
早已攝去了我受創而無依的靈魂。

- (三) 我的靈魂是一隻倦飛的小鳥；
你——你就是我歸宿的窠巢，
我從那漠漠的人海之中受創歸來，
我願葬入你的懷中永生相依相倚。
- (四) 啊！啊！怎奈那隆隆的鎗聲不絕的在響，
那受人指使的蒼鷹又在我的頭上盤旋；
縱使你能慈母一樣的溫存着我擁抱着
我，我的心兒喲怎不驚駭得碎成粉片！
- (五) 啊！啊！而今我的傷痕未痊，
又要離開了你向無窮的前途奮飛，
在這曉光如夢的鷄鳴聲中分開了，
啊！待不悲啼，怎不悲啼！
- (六) 惆悵！徬徨！在這鷄鳴聲中，
眼看着這般憔悴的人兒含淚相送。
更那堪從哽咽着的咽喉裏，
淒然的聲音印在我的耳膜——“前途珍重”

(七) 愛人喲!我縱身在千里以外的地方，
我的心兒喲永遠離不開你的身旁。
你莫要用潔淨的手巾拭去汪汪的淚珠，
讓淚滴成湖我們同把身兒沉葬。

原书空白页

露 珠

綠油油的小草，
在隨風不住的飄搖；
草瓣上留着的幾顆露珠，
晶瑩的發出無限光耀。



一顆顆晶瑩的露珠，
可是地球母親的淚痕？
她洒出一滴滴的淚珠，
哀弔那可憐的人生。



一顆顆晶瑩的露珠，
可是人類的汗滴？
那反射着的一閃光芒，
映着慘紅的血色。



太陽從雲縫中透出，
放出萬道強烈的光彩；
阿普羅的神箭，
射得那小小的露珠，莫容存在。



晶瑩閃爍的露珠，
一顆顆在陽光之中消盡。
宇宙間的生命呵，
都只是這麼一瞬！

哀 中 國

序 曲

虎虎的虎虎的翻起了一陣陣怒吼的狂飈，
萬馬奔騰，海濤怒捲的猛雨，在黑暗中哀叫，
啊！頹敗的牆垣，頹敗的棟宇，頹敗的疏櫺，
在狂風猛雨當中，陷入了恐怖時代似的震搖。
啊啊！暴烈的狂風，暴烈的狂雨呀，儘悲儘嘯；
頹敗的古屋呀，呵！定要在這猛烈的風雨之中
傾倒！
啊啊。無限的恐怖，無限的疑懼，無限的哀愁，

又隨着陣陣的風雨，洶洶的震動了我的心頭！
孤弱的靈魂呀，聽窗外風雨的奔騰，看心頭風
雨的滋擾。

只是顫顫的顫顫的依向天帝的靈前，哀哀祈
禱：

禱祝那黑暗的勢力退盡，那猛烈的風雨沈銷；
啊啊！這類敗的棟宇，這類敗傾斜的故舊的棟
宇，

禁不起在黑暗當中，受盡了暴風猛雨的飄搖。
麻木不仁的禁在象牙宮裏的上帝呀，

啊！是一塊無知的岩石，不理我哀哀的懇告！

啊！虎虎的狂風，虎虎的猛雨，儘在不住的狂
飄，

廣漠的世界，廣漠的大陸，將在洪水之中沉
銷；

蒼蒼的蒼蒼的碧天呀，你可也有無限的隱憂，
啊！待你再露自己的面目時，你將看不見，看
不見了——地面上的紛紛來往着的馴潔無
私的小羔！

茫茫的宇宙，茫茫的宇宙呀，將只有恐怖的聲
音纏繞！



那猛烈的風雨，儘在黑暗的世界當中，搖壁狂
震，

屋角的鴟鵂在風雨聲中，如嘲如笑的呼鳴；
慘綠的昏燈，如豆一般的昏燈，照着淒清的孤
影；

那絲絲一息垂危的燈光呀，將不久就要消滅
了光明。

鴟鵂呀鴟鵂，你莫要這般樂觀的放出得意的
呼聲，

你莫要在這黑暗的世界當中，深深的自在慶
幸，

你莫向沉黑的風雨，在盡情的嘲弄人生！

啊啊！可憐的人類是羔羊一般的懦弱，柔順！

啊！不幸的人類，在這不幸的世間，不幸的運
命。

不幸的生涯，冷酷的待遇，斷送了一生，有如

灰燼！

鴉呀鴉！你莫要眼睜睜的俛瞰着可憐的
生民。

看他們被迫下了；迫下在這深不見底的幽黑
的陷阱；

你莫要在禱祝人類早早的滅亡，早早的死淨，
你將儘量的飽啄了他們的屍骨，腐肉，遺身。
你要知不幸的人類，不幸在黑暗世界中長殞，
那不幸的命運呀，又將要追捕着你身後的暗
影！

你呀，你慣於嘲弄人生的鴉呀！也要斷送了
你的生命！



冷酷的鴉，如嘲如笑的仍在屋角哀鳴；
慘綠的昏燈，已到了油乾的時候，熄滅了一重
暗影！

狂吼的暴風，狂吼的猛雨，依舊在怒吼嘯震。
頹敗的古屋呀，將要在暴風猛雨當中，轟然頹
傾！

你蹲在屋角呼鳴着的鴟鵂呀；你莫再自在深
深的慶幸；
你再找不到栖身的地方，將向着無窮的黑暗
中殞命！

原书空白页

第一部曲

偉大的東亞的古國呀，我祖宗世居的中土！
巍巍的高山，在西北邊上，把你迴環擁護！
滔滔的長江，滔滔的黃河，奔流在你的胸臆；
啊！你是這般的莊嚴，這般偉大，這般雄武！
你錦綉似的錯落的原野，又是這般媚嫵！
你有莊嚴的古舊的建築，高崇的雄澤的城府；
有古代遺下的舊迹，點綴着你，有如美麗的圖
畫；
你那秀麗的洞庭，鄱陽，是增你光榮的名湖！

在那西北的邊方呀，又有廣大的雄壯的沙漠！
往古的歷史呀，又使你蘊染上了無上的榮譽！



啊啊！我的祖國呀，你縱有偉大的錦綉似的山河，

如今，如今呀，——已如碎碗一般的殘破！

你偉大的地面，到處點染着刺鼻的血污，

在你的境內，啊！只有無數的新鬼在風前號
哭！

叢生在你身上的香木呀，啊啊！已陳陳的焦
腐！

在你身上寄生着的——啊！是那鑽行不息的
糞蛆！

你呀！啊！你是我所崇拜的莊嚴雄澤的故國山
河，

如今呀，如今你是這般蕭條，零落，殘亡，碎
破！

啊啊！莊嚴的大地，竟然是這般分裂，有如散
沙，

我的祖國呀，我將爲你哀哭到血淚飄戈；
你祖國的靈魂呀，你可也感到了難忍難過？



辛亥的革命，推翻了強奸我們的胡人；
推翻了那盡情壓迫的兇狠無理的暴君；
推翻了往古的不合人道的專制命運！
啊啊！這其間，犧牲了多少英雄的生命！
犧牲了多少壯士的熱血，先烈的英靈！
犧牲了多少壯士的頭顱，戰地的生民！
啊啊！偉大的犧牲！壯烈的犧牲！光榮的犧牲！
爭回了我們的自由！爭回了我們的幸福！
我們從層層的獄底出來，呼吸着自由的氣氛；
我們生命的途上，纔現出了一絲微弱的光明；
我們如枯萎了的弱草，又抽出了嫩芽青青；
我們冰結在胸頭的血液，又在奔放飛騰；
我們脫出了魔鬼的束縛，救出了自己的身心；
我們將在坦坦蕩蕩的自由道上，高歌猛進！
啊啊！誰知道一綫的光明纔吐，又蓋上了黑暗
的重雲！

我的祖國呀！你又走上了絕滅消亡的絕境！

○ ○ ○

十五年來的歷史，同是一般傷心落淚的往事！

十五年來的歷史，塗滿了鮮紅的鮮紅的血蹟！

十五年來的往事呀，令我們流盡了雙淚！

啊啊！這錦綉一般的山河，已破碎如此；

這枯骨一般的人生，又是這般凋敝萎靡；

啊啊！偉大的犧牲，只買得重重的禍亂相繼！

偉大的犧牲，只換得滿塗着的鮮血的痕跡！

你泉下的先烈呀，我定知你在哀哀的啜泣！

你在哀哭民生的塗炭，哀哭生民的自相踏藉！

啊啊！你們熱血染成的花叢，無因的遭人殘食！

你們整好的山河，又將化成如烟的飛絮！

你們的血液，爲人格而犧牲，爲國命而犧牲，

如今呢，爲了那班爲虎作倀的魔鬼榨取了
我們的血液！

啊啊！海外的腥風吹來，我們的國命呀，已危
如磊石！



啊啊！我的祖國呀！你這蕭條破碎的河山！
幾年來的成績，只堆滿了，堆滿了白骨遺骸！
幾年來的成績，只塗染着塗染着血液殷殷！
到處燃着炎炎的大花，建築燒成了灰炭！
到處是隆隆的砲聲，震破了斷夢殘歡！
到處是充滿了沉沉的殺氣，雲慘日暗！
到處是平民呼救的哀音，彷彿是山崩岳陷！
到處是爭名奪利之徒，在來往營攢！
啊！無辜的民命呀，任他們踐踏任他們摧殘，

——
是他們築成上升的階級的磊磊層岩！
到處是陰魂在哭，到處是哀音在喊！
到處是鐵獄銅籠，是囚禁無辜的平民的囚檻！
到處是猙獰的魔鬼，在屠戮生民，有如草菅！
啊啊！遺屍的白骨，還要做惡鬼的糧食的肉
餡！

啊啊！我的祖國呀！你這蕭條破碎的河山！
你渺茫的前途，正重重的重叠着無數憂患！

你一綫的生機呀，也將爲隆隆的砲聲震斃！



南征北討，弔民伐罪，出師的誓詞是這般堂
皇！

去暴除奸，爲民殺賊。虛僞的義氣是這般高
張！

啊啊！虛僞的言詞呀，終填不飽民衆的胃腸！

啊啊！無端的戰爭呀，原只是爲虎作倀！

無端的戰爭呀，原只爲多吸些民衆的血漿！

靈魂的哀歌

——五——

我飄飄的——飄飄的從人海之中經過，
糞蛆一般擁擠着的人類，有千萬無數。
我找求那薔薇飛散着的香土，啊啊！——
那知我所經行的都是罪惡鋪成的道路！

我飄飄飛向南方，啊！南方齠！
只是一座高堆着殘磚剩瓦的荒場！
那兒只有相互殘殺的毒蛇猛獸，

那兒是吃人的魔鬼出沒的地方！

我飄飄的飛向西方，啊！西方喲！
同是留着令人傷心落淚的模樣！
炮火的聲音如元宵燃着的爆竹，
堆山遍野的髑髏任狂風吹轉猛雨漂打！

我飄飄的飛向北方，啊！北方喲！
是陰風苦雨，暗無天日的世界！
迷目的灰塵遮斷了全宇宙的光明，
啊！神號鬼泣的聲音是何等悲慘呀——淒涼

我飄飄的飛向東方，啊！東方喲！
只有淒慘的呼聲震動着我的胸膛！
那兒峙立着高可際天的樓房，
啊啊！那建築的原料是平民的血液汗漿！

我飄飄的飛回我的故鄉，啊！故鄉喲！
也是同樣的荒蕪——悲涼！

啊啊！我找的尋着我舊游的同伴，
只有傷心的往事重祿開我胸頭的巨創！

我飄飄的飛向上帝的天國，
我質問他爲什麼不在地面留一片樂土；
啊！無知的上帝喲，已是失了自己的靈魂；
枉受萬衆的尊嚴稱爲無上的天父！

我只有呪詛這佈滿汙濁的塵寰，
我只有痛哭那沾染着血汗的碧水青山，
啊！天呀！這莊嚴潔淨的宇宙，
爲何要演出慘變層層的夢幻！

我願深深的墮入阿鼻地獄，
不再把傷心落淚的人事重囑！
我永遠在地獄中受着苦痛，
也勝似人類剝去了我心的血肉！

啊啊！人類是相互殘食的英靈！

世界是再沒有莊嚴的靜境！
啊啊！我願永遠墮入阿鼻地獄，
和無辜受罪的同胞為隣。

打聽詩人的消息

郁達夫

死了的人，總是好人，死者的遺稿，總是傑作。近來上海有許多人，在介紹白采的生平和他的詩歌小說，我也很抱同感，因為白采的死，的確是可憐得很，是值得同情的。同時北京也有許多人，在弔劉夢葦，憶劉夢葦，懷劉夢葦，我也為他傷心，因為他死得太年輕，若是不死，將來的成就，或者是很大很大，可以敵過西歐的許多詩人的。這兩位詩人，死是的確死了，哭他們的人，也是無淚不洒了，

現在只有一位天台詩人王以仁，出家已及半載，生死未卜，而弔他懷他，打聽他消息的人，只有一箇許傑。以仁大約是交遊不廣，習氣太深，所以他出門六七箇月，社會上彷彿是已經可以不再要他來充四萬萬數目裏邊的一箇的樣子。我與他，本來有一面之識，並且和他兩位朋友許傑和陳震也很熟悉，所以在此地，很想懷一懷他，來打聽他一箇下落。

據他自己說來，他對於我的文章，頗有嗜痂之癖，現在我這裏寫文章紀念他，追懷他，由神經過敏的人看來，不免要疑我在自吹自捧，然而實際上，我對於我自家的作品，最不滿意。對於模仿我的文章的人，我心裏雖是愛護他們，但實際上對於他們的作品，或者比對於自家的，更要不滿意一點。這一層心理，請大家翻開英國小說雜論家 H. G. Wells —— 這一位先生的作品，我是不歡喜的 —— 序 G. Gissing 的崇拜者 Erank Swinnerton 的小說 Nocturne 的一段短文來看的時候，就可以明白。Wells 的作品，我雖則不

喜歡，但他做的那一篇序文，却赤裸裸地把老作家導引新進作家的心理寫出，當時我讀了很覺得感佩。區區小子當然不敢以老作家自居，以年齡和成就的工作說來，我們都還是在門外的學習者，而以仁也不必要我來推薦，他的真價，早已有人認識了，可是在互吹互捧很流行的現在中國文壇上，這一點也不得不預先留意，特地申明。

廢話說完了，再來說正經的事情。王以仁的和我的相見，是在去年的春季，——或者以前也已經見過，但記不清了——他的面孔，黃瘦像一張營養不良的菜葉。頭髮大約有好幾箇月不剪了，蓬蓬的亂覆在額前。穿的是一件青洋布半新大褂，樣子很落拓，但態度很驕傲。當時我也不曉得他對我有沒有敵意，不過一種 Affectation 的氣焰，却盛不可當。我平時對人，老有一種自卑狂，心裏總在怦怦跳着，所以看了他這一副樣子，一時竟面紅耳赤，說不出話來。後來談了半點鐘天，他告辭走了，我送他到門前，一看天色灰暗，彷彿將要下雨的樣子，心裏倒爲他擔憂不少。在此地，我又要申明一

句，長虹在狂飈上彷彿在說我，說我外恭內踞，這實在是他的偏見。因為我久慣疏懶，見了人之後，每容易忘掉，但在對面的時候，却還有滿腔的熱情在胸中沸湧，可以肝胆相照，可以忘年忘禮，不過這一種熱情，在一二日之後，就要消失，所以有許多見過我幾次的小朋友，都說我第一箇印象很好，以後便愈見愈糟。那一天我送以仁出去，看了暗沈沈的天色，的確爲他擔憂不少，可是過了幾天之後，我老實說，也完全把他丟在腦後，把他忘了。

暑假中，我又因南行之便，在上海住了幾天，這時候就遇見了許傑，他把以仁一箇月前頭，因爲失業失戀的結果，穿了一件夏布長衫，拿了兩塊洋錢，出家匿跡的事情，告訴了我。並且托我到廣州以後，也爲他留意，打聽打聽他的消息。我到廣州以後，不意中遇見了陳震，他說以仁的確是死了。

這一回回到上海來，又遇見了許傑，並且看見了他在一箇小週刊上探訪以仁的下落的很 Sentimental 的廣告，我一時也覺得心動，頗想幫許傑

找找這一位生死未卜的詩人。我記得在北京的時候，曾經在報上看見過一箇尋人的廣告，詞句很短，但很有效力，原文是“三弟！你回來！事情已經解決，娘在哭你。兄某某啓。”這一箇廣告，登了兩天，就不見了，所以我猜想這一位三弟，一定是見了這廣告而回到他的老的娘身邊去了。我想到了這裏，就想教許傑到申報或新聞報去同樣的登廣告看，可是事情已經過去了半年，或者以仁不至於天天在看報，並且我和許傑，都是很窮，不能爲他出這一筆廣告費，所以未了又只好暫且擱起。

現在上海發生了空前的大屠殺，有許多人在路上行走，無緣無故的會被軍人一刀劈死。甚而至於三四歲的小孩，因爲在街上搶看了一張傳單，就會殺頭，剪髮的女子，一走到中國地界，她們的脖子部會被大刀剪掉。所以報上，又有許多尋人的廣告出現了。我看了這些尋人的廣告，就又想起了以仁。他的生死，雖則未卜，雖則有人證據確鑿的在說他死了，但我們總還想尋尋他看。就譬如有許多住在上海界限的老母賢妻，親朋戚友，在盼望他們

的很柔和而從來沒有犯過法的兒子男人朋友的回來一樣。聽說這一次在上海無故被軍人虐殺的二百多平和的市民，都是身首分離，不能分辨的。可是以仁並不在上海，即使是死了，也應該有人認得他出來，若有人能夠把他的行動或死所，詳細的報告報告我，我縱沒有幾百塊的酬金給他，但我想至少至少，有他老母的兩滴眼淚和我與許傑的一回很熱烈感謝，可以獻給這位報告我們的先生，以後永遠和他結為朋友。或者以仁，你自家看見了這篇文章的時候，也請你寫箇信來，好教大家放心。你的詩“落花曲，”我在此地為你發表了，你若還沒有死，我以後還要請你做稿子哩！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日

秋夜懷以仁

許傑

秋漸漸的深了。失業了的我，寂寞的墊居在上海灘上的一間小樓中，以仁！怎的不令我想起你呢？其實，這兩個月來，我何日不想起你，何夜不想起你，何況現在又是旅居蕭條，秋意正包圍着我的肉體與靈魂的秋夜呢！

以仁！你這兩個月究竟消聲匿跡在什麼地方呢？有許多朋友是疑心你跳海死了，有許多人是說你隱山學道去了，還有許多友人是猜你隱姓埋

名了，在人海中到處飄流，過着你所稱道的流浪生活。第二種的猜測，似乎只是普通人的一種預料，因為你的思想，是斷不會妥協到做和尚的。第三種說你是在流浪，却也有些相像，只是你離開台州時僅穿着一身衣服，身邊僅帶着兩塊洋鈔，——你以前自己接頭好的，上海某書局的稿費，我到那邊問，又說並無拿去，——你自從離開台州以後，到現在差不多有兩個月了，我不知你的生活是如何過的，因此便有人猜你早就跳海自殺，不在這個人世上了。但是跳海總也有個影蹤，你自己死了，也須得給大家一個把柄，譬如絕命書之類，——便是你自己決意要死得澈底，死得清確，不要留什麼遺跡，但你的屍首總能夠給你做個見證。因此又決定你是沒有死的。以仁嚟！我那裏有心肝敢說你是死了呢，我只希望你是在到處飄流着。以仁嚟！你現在是飄流到何處去呢，流落在那裏做流浪人呢？你這樣不給我們一點消息，讓我們煞費猜疑，真是可惡呢！你這樣的措施：教我無從捉摸；怎不令人惘然！

大概你還沒有知道罷！第一，你愛的 S 弟，她現在又在悔恨了。她只希望你早日回去；說，什麼事情都可解決。此語係陳震君告我，他是她親口對他說的。所以你現在已經失了你根本的出發點了，——你的 S 弟仍舊愛你的，還那裏算得失戀呢？更何必大驚小怪要用生命名譽去犧牲呢？爲了這一點，你應該趕快歸來。

第二，你若是曉得你家人們對於你的渴念，以及你母親的期望你歸來的情形，你便應早日歸來了。

你的失戀的事情，我許久沒有告訴你母親的。因爲你母親是在夢的喜悅中。她在內外劬勞指點匠人修理家屋，外人說她把屋修好，等以仁把新媳婦帶來住了，她只是笑笑啊！她的笑是何等的慈祥而喜悅喲！那時我想把你的消息告訴她，但是我不敢驚擾她老人家啊！

這或者是我同你一樣的心境，你恐怕使你母親失望，所以便自己消聲匿跡了，是嗎？但是，以仁你錯了，你現在更使你母親失望呢！

有一天，我想以仁失跡蹤後有如許日子，我作朋友的斷不可瞞住他的母親。我跑到你家裏，啊！以仁！這一幕景象，使我永久不會忘記！你母親睡在床上已經幾日沒有吃飯，眼睛已哭得腫起來；原因是你弟弟不懂事務和她強嘴，使她瞻前顧後的想起來，心裏悲傷。我本來想把你的消息告訴她老人家的，但是我哽住了。你母親告訴我你父親七年沒有回家，生計的艱難，房族的壓迫，以及你弟弟的強硬，她老人家也覺得十分絕望，她希望你與你父親早日回家，她可以把家計交給你們。她是何等的念你歸來喲！

我跑到你樓上，你弟弟也餓兩三日了，躺在床上哭。我沒有法子，悄悄的把你失戀而至失蹤的消息，告訴了你的大妹。你大妹是很懂事的了，她才允許我等機會告訴你的母親。那天你母親哭，你弟弟又哭，而你的大妹又哭。你大妹告訴我她自己非常心痛，有吐血症，但只有自己肚子裏明白，不敢告訴母親，使她擔憂。你大妹批評你的事情說，一個女子算什麼，世間沒有老婆的難道又不做人嗎？

她不愛你，你走回家來就好了。以後，你的母親也說：以仁這樣不回來，我便早料到他同 S 氣恨。既然如此，快點回來好了。何必在外面流浪呢？

啊！以仁啊！世間最純摯的愛便只有母親的愛了！可憐我的母親死了，除了在夢中微茫間覺到一些愛以外，便什麼也沒有，而你却心願棄去母親的愛，離開母親，這是何心呢！

以仁，你應該即日歸來，不應在外流浪，更不應自戕。容德說：天下的女子都不是東西。說：以仁不值得爲 S 犧牲。

想你戀愛的時候，以爲 S 這個女子的性情是頂好了，她的同伴誰及得上？與感情頂好的女子戀愛，而這個女子都要使你失望，則天下無值得一顧的女子了！所以容德說：女子不是東西，許傑說：以仁無犧牲之必要。

S 的愛是不澈底的，她倘使真的愛你了，便不應該聽社會輿論的攻擊而改變態度，更不應該受了一點微細的刺激便說不愛你。她對戀愛的見解也是錯的，她在你走了以後，曾有一信寄你，說與

你可以永久作精神上的朋友，若要肉體結合爲夫妻，便是皇帝的爸爸來做媒也不可以；——你看她連靈肉一致的戀愛論都不曉得呢！

我的意思，以爲你的 S 弟是不值得用生命與名譽拿去購買愛情的女子。這當然是我的客觀的觀察；便是你自己以爲值得的，我却聽說你的 S 弟叫你不要爲她發狂，做和尚，自殺。再退幾步，S 是真值得顧戀的女子，她從前是真的愛你的，中間因爲受了別種刺激，對你的愛情起了懷疑，使你失望，差不多要用性命犧牲，但是她現在又歸你了，她說只要你歸來，她仍舊愛你了，還要怎麼樣呢？

我在家裏的時候，聽到你從 S 家裏回到台州，天天喝酒打牌，便覺得你是太無聊了。以仁，我們從前不是說過嗎？最無聊的人，便覺得一切都是無聊；無聊到極點的人，便連自殺都會覺得無聊的。你現在爲了 S，竟然一而喝酒，再而打牌，三而深夜出走，四而消聲匿跡，五而願以身殉，……這樣像煞有介事的一步一步做去，這不是太無聊了嗎？算了，以仁，人類所玩的把戲，都是這麼共同

的一套，你又何必走險路呢？

許傑現在是失業了，你還是歸來與我做老嫖頭吧？在上海灘上流浪，我們也須得一塊兒，回到故鄉的溪畔蘆葦中長吟；我們也須得一塊兒，這一個約言，還記得吧？我們且踐這個約罷！現在我們都是失業了。

以仁喲！秋風起來了，秋意多麼蕭條啊！你的一身夏布衣服，將怎麼過得日子呢！想你這兩月來在人海中總也飄浮得夠了，新的事物，新的經驗，新的接觸，也領受得夠了吧？現在且來想一想你的母親，且來想一想我的無母親，我的無愛的人，且來想想你的大妹小妹，——啊，你的天真而有趣的小妹！——且來想一想一切期望你的朋友。

啊！以仁秋一點點深了，秋夜是如此的寂寞無聊，在客中的我，教我那一夜可以不想起你呢！以仁喲！現在你的影蹤還不知在那裏，啊！一種惘然的淒酸在我的四圍如秋意一般的旋繞着呢！

九月八日上海

這一篇東西是在兩個月以前寫好的，說

是秋夜，如今已轉嚴寒的冬夜了。在秋夜，我只覺得是悽然，到了冬夜，我的心更覺得是冷默，是沉着了。可憐的以仁終於沉默在人世間的生或者是死的最深最深的海底了。我是一夜一夜的在懷念他，我度過了蟲聲唧唧的秋夜，度過了秋風蕭颯的秋夜，度過了冷意襲人的初冬，現在又進入了大雪紛飛，狂風震屋的嚴冬之夜了。我失了以仁我沒有做過一個美滿的夢。我對於一去杳然，生死還無消息的以仁，就是我在冬夜又來懷他，這又有什麼相干？我恐懼着，要不要到了明年的春夜，以仁還是沒有消息，要我夜夜懷着呢！

十二月八日夜呵凍書

補 記

劍 微

我的朋友王以仁君失蹤已四個年頭了。在這四個年頭中，我除了人事的倉忙之外，時常還念起以仁：他到底是死呢？還是留在世上呢？因為以仁在未失蹤之前，已無影無形中向我表示着：“我真的若是失戀了，我當離開我現在所有的人們的關係，待她（不用說，指他的素弟）有了解決之後，我才是回來與你們相見，”我還深深的記念着他的話，所以我對於他的繫念，或許與他另外所有的朋友

有些細微的不同呵！

就是，以仁或許還在這個人世間吧！

不過，事實，我這個繫念終究是恐怕成爲一個繫念吧了！那末，我對以仁應該說什麼話呢？

說起以仁的戀史，恐怕我亦是最熟識的一個；但是許傑君已詳細的敘述過，更毋庸我再說了。

說起以仁的文學，那我自身對於文學，在現在還是一個門外漢；且他的文學的地位，又是事實問題；所以亦毋庸我贅言了。

不過，我對以仁，仍然有我要說的幾句話。

我敢說，我敢直截了當的說，以仁是時代的犧牲者。在這個社會裏，現代的青年爲社會的犧牲者，豈祇是以仁一個人呢！但同是時代的犧牲者，他的所以犧牲的原因，有的是從個人本位與心的本位出發的而受布爾喬亞文化所陶醉之故；有的是從集團本位與物的本位面抱着改革現社會的決心之故；我毋庸諱言，我們的朋友王以仁君是屬於前者的犧牲者。

但我們不能就說以仁的犧牲是毫無意義可言

的。這實在是以仁的環境，就是以仁的時代；要逼迫原來豐富於感情的以仁非走這條路不可。且說起以仁的環境，我相信，現在還存在着的以仁的朋友（我當然是內中的一個，）都要覺得太對不住以仁了。因為當以仁在失戀時，以仁的朋友都祇能拿站在玄妙的心靈上的出發點來安慰他，勸導他；那曉得這些安慰與勸導，實是驅諸以仁安走失蹤這條路的最有爲的助威，和有力的興奮劑呵！

時代是前進的，以仁失蹤後到現在雖僅有四年，但他的朋友，一個一個的不是以仁生在時一樣的而去追隨準備爲時代犧牲者了。這是以仁所夢想不到的，亦是我們還活在世上的所夢想不到的。

時代能製造愈大量的時代的犧牲者，這個時代，才能成爲偉大的時代，偉大時代下的犧牲，是人類最有意義的犧牲呵！

所以我對以仁可惜的，僅在於他的犧牲，沒有犧牲於創造這個偉大的時代的吧了！不過這個責任，我們——以仁的朋友們，都應負幾分的。那末，我們對於紀念以仁，當作何種感想呢？

犧牲，原來是人類真意義的出發點。以仁是時代的犧牲者。所以我們紀念以仁，只有追隨以仁之後面無時無刻的不要忘記着：

偉大時代下的犧牲，是人類最有意義的犧牲呵！

最後，我要向讀者特別聲明的。以仁的遺稿？當然不僅只限於此書所包含的。當初，依許傑君的意見，全書分六卷編次。但許傑君臨走時，尚沒有收齊全稿；以及到現在，有許多的稿子，還不知散失在何處。於是我同守淵君略把許君的編次變更一下：第一卷是已發表及未發表的小說，第二卷是未發表的長篇雜稿，第三卷是詩與殘詩，第四卷是附錄。這一點，且我亦要向許君聲明一下的。

不過，我們還有這樣的希望，如果社會還許我們留在世上的話，如果有機會還應許我們話，我們終有一天把以仁所有的一切留給於人世的文字債，當一絲不漏的付印出來，以為以仁的幻滅的終結束吧！